

你所不知道的人森事 下

桃竹苗地區林業訪談集



農業部林業及自然保育署新竹分署



書介

本書緣起於農業部及自然保育署新竹分署的「臺灣林業史：以新竹林區管理處所轄國有林事業區為主軸闡述 1925 至 1989 年臺灣林業之發展」編撰計畫項下的林業相關人物口述歷史訪談計畫。非常感謝新竹林管處的協助，團隊才能在訪談人選方面有所突破，得以自退休職員串聯至過往林業工作現場的第一線人員人物訪談。

本書 20 位涵蓋林業機關之公務人員、技術士、造林榮民、民間業者，乃至於早年的林業巨賈後人。關於日後正式出版的訪問紀錄篇章排序，參照 2021 年 3 月 5 日的工作會議決議（竹作字第 1102230282 號函），將依林業大事記排定。是以，經團隊內部討論後，決定參考受訪者們進入林業體系工作的時間依序排定；若遇有同年情形，則再依照任職身分排序：技術人員為先、公務人員次之、相關從業廠商最末（身分相同時，再依姓名筆劃排序）。其中，係林業巨賈後人的李智慧女士因身分較為特殊，放置全書最末，以免混亂讀者於全書閱讀時的思緒。

排定的篇章順序如後：陳鏡隆、葉兆椅、李世基、彭春貴、葉義熾、張維舟、陳英琳、張玉印、辛政坤、劉桂仁、張乾榮、林德勝、范來福、黃松妹、陳溪洲、馮光宏、李遠欽、黃吉星、楊駿憲、李智慧。

附表、本案 20 位受訪者相關資訊（本表依章節順排序）

序號	姓名	出生年	服務時間	歷任單位
1	陳鏡隆	1929	1945-1974	臺車工、捆材工、卸材工
2	葉兆椅	1927	1945-1997	林班標售業者
3	李世基	1932	1947-1992	檜山集材工、竹東林場製材廠、獅潭分站巡視員
4	彭春貴	1931	1947-1991	貯木場、觀霧站
5	葉義熾	1931	1951-1991	竹東林場製材廠、乾燥廠、貯木場、（巡視員）內灣檢查哨、上坪檢查哨、觀霧與秀巒
6	張維舟	1936	1952-1997	運材股（運材車、公務車）
7	陳英琳	1932	1954-1997	機電人員
8	張玉印	1933	1954-1999	造林課、貯木場主任、材料股長、推廣股長、行政室主任，以及三義、龜山工作站主任。
9	辛政坤	1936	1955-	集材工、伐木工（小包商）
10	劉桂仁	1928	1956-1989	造林榮民、森林護管員
11	張乾榮	1937	1957-1958	造林監工（亦協助攝影）
			1960-1997	內灣、秀巒、檜山、觀霧、上坪工作站；亦辦過森林育樂
12	林德勝	1935	1960-1999	竹東處檜山站作業股長、林產課處分股長、造林股長及造林課長、林務局造林課長、恆春處副處長、林務局副局長
13	范來福	1935	1960-1992	造林包商
14	黃松妹	1937	1961-1999	監工妻子、炊婦、林管處工友

序號	姓名	出生年	服務時間	歷任單位
15	陳溪洲	1936	1961-2002	坪林、卓蘭、三義、檜山、大湖工作站主任，林務局保林課長、木瓜林管處副處長，農發會森林科科長、林業處處長
16	馮光宏	1941	1964-2006	木材乾燥場主任、材料股長、貯木場主任、經理股長、治山課長，以及觀霧、大湖、竹東工作站主任
17	李遠欽	1939	1965-2004	觀霧、檜山工作站主任，竹東處造林課課長，農發會森林科科長、林業處副處長
18	黃吉星	1944	1966-2017	豐邦家具總經理（林班標售業者、木材業者）
19	楊駿憲	1953	1979-2014	觀霧工作站、竹東處、局本部
20	李智慧	1938	——	巨賈李好生之女



目錄 CONTENTS

上

書介 3

陳鏡隆先生訪問紀錄 9

葉兆椅先生訪問紀錄 33

李世基先生訪問紀錄 67

彭春貴先生訪問紀錄 85

葉義熾先生訪問紀錄 105

張維舟先生訪問紀錄 12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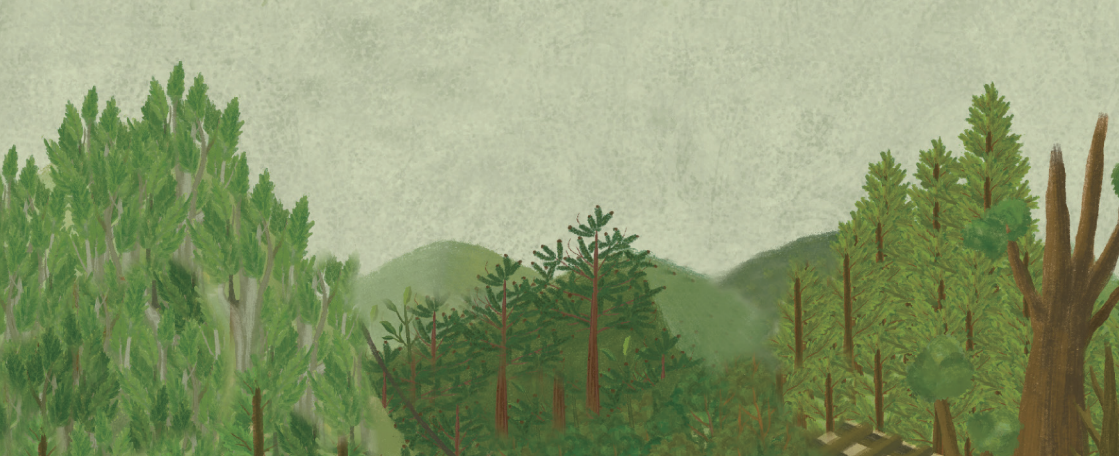
陳英琳先生訪問紀錄 145

張玉印先生訪問紀錄 173

辛政坤先生訪問紀錄 219

劉桂仁先生訪問紀錄 245

張乾榮先生訪問紀錄 281



你所不知道的人森事 下
桃竹苗地區林業訪談集

下

書介

329

林德勝先生訪問紀錄 335

范來福先生訪問紀錄 361

黃松妹女士訪問紀錄 377

陳溪洲先生訪問紀錄 415

馮光宏先生訪問紀錄 493

李遠欽先生訪問紀錄 517

黃吉星先生訪問紀錄 563

楊駿憲先生訪問紀錄 597

李智慧女士訪問紀錄 639



你所不知道的人森事

桃竹苗地區林業訪談集

林 德勝先生

訪問紀錄

時間	2020年7月7日上午09:30至12:00
	2020年7月16日上午09:30至11:30
地點	臺北市文山區溪洲街 林宅
使用語言	國語、臺語
訪問	洪廣冀、張雅綿、張嘉顯、
	顏翊卉、陳瑞琪
記錄	陳瑞琪



訪談會後計畫主持人洪廣冀與林德勝先生之合影

受訪者簡介

林德勝，1935 年出生，苗栗竹南人。1958 年 6 月自臺大森林系畢業，並於同年通過「四十七年臺灣省公務人員高等考試森林科人員」、「四十七年特種考試臺灣省建設人員考試甲級人員考試森林科人員」。畢業後先入伍服兵役，退伍後（1960），經分發進入竹東林區管理處（其後改制為新竹林區管理處，以下簡稱為竹東處、新竹處），服務期間歷任檜山站作業股長、竹東處林產課處分股長及造林課長。1972 年調林務局任國有林造林課長，1973 年再調恆春林區管理處（今屏東林區管理處）任副處長，1980 年調回林務局任造林組長，1981 年轉任主任秘書，1992 年出任林務局副局長，直至 1999 年以副局長一職退休。



一 個人生平與家世

（一）家世

我是林德勝，1935 年 1 月 6 日出生在苗栗竹南的后厝，現在的行政區域叫龍鳳里。我們后厝算是雜姓村，林是其中一個比較多人的姓氏。竹南都是閩南人，頭份才是客家人的聚落。就我所知，我是家族的第六代，第四代的阿公搬到竹南定居。不過祖父以前的祖先從哪裡來、怎麼來，這我就知道了。

我阿公阿嬤生有 5 個男孩，我爸爸排行第二。小時候我們一大家子住在一起，老家的三合院住了二十幾個人。我爸爸是會社（糖廠）¹ 請（tshiánn，聘請）的鐵道工，負責更換枕木、路線維修等。我父母生有 6 個孩子，2 男 4 女，我排行第五。在我上頭的是大哥和 3 個姊姊，家裡最小的則是妹妹。我大哥之後在臺肥的新竹廠工作，大姊嫁到中港、二姊嫁到香山、三姊嫁到臺中，小妹則就近嫁在竹南街，她們都是嫁給閩南人。

（二）記憶中的家鄉

后厝倚（uá，靠近）海，倚海一帶的土地算是海埔地、屬於園（hng，旱田），大部分都是會社（糖廠）的土地，會社不開墾的地方才由我們庄民開墾。會社有請專門的工人種甘蔗，不過其實甘蔗不太需要顧（kòo，照顧），通常是要收成時才需要工人剉（tshò）

¹ 應為南日本製糖會社中港工場。日治時期，竹南地區在總督府的產業政策下，南日本製糖會社於 1913 年正式成立中港工場，帶動了竹南地區的甘蔗農業。資料來源：臺灣總督府殖產局糖務課，《臺灣糖業統計》第 145 號（臺北：臺灣總督府殖產局糖務課，1916），頁 40。

甘蔗磅重。也因為這樣，我們會把倚海那側的園拿來種土豆、番薯。種土豆時，我們會揀（sak，推）土豆犁（即傳統の木製犁花生機）邊挖洞邊掖種（iā-tsing），之後再用腳把土踏實，所以我都說我們是「用腳種土豆」。

至於離海較遠、在庄附近的田，因為日本人在庄裡開設了一條圳溝，² 所以我們可以引圳溝水灌溉水田種稻。日本人當時還在溝邊開了一條汽車能走的路，那條路直到現在都還是庄頭的主要道路。我們家有兩塊屬於自己的地，一塊 1 分大小的田在龍鳳宮³ 附近，另一塊 4 分大的田則在家附近。從家裡到兩塊田的距離差不多，都大概在一公里左右。

以前是農業社會，吃飯時，通常都是男人先吃飯，男人吃飽了才換女人和小孩吃。田裡的農活也要由婦女和小孩幫忙，男人們除了分擔比較粗重的工作，其餘時間幾乎都會出外打工，農忙時才回來田裡工作。大家也會在農閒時一起去海邊牽罟（khan-koo）捕魚，多少補貼生計。

以前的生活艱苦（kan-khóo），我小時候除了要幫忙下田拏草（so-tsháu，跪行於水田中並以手除去雜草）、除草，也要負責放牛，還要去海邊的防風林掃草（sàu-tsháu，指撿木麻黃落葉）回來做柴（tshâ）燒，一刻都不得閒。以前日本巡查（sùn-tsa）對海邊防風林的管理非常嚴格，我們若去掃草，他們一定會有一個人盯著看，確保我們沒有偷斬（tsám）或是不小心折斷枝條。不過若問我防風林是屬於哪個單位管理，當時還是小孩子的我就知道了。

（三）對日本時代與戰後初期的記憶

以前我們雖然有養豬，但不能自己剖（thài，宰殺）來吃，要把豬趕去給豬灶（ti-tsàu）剖，豬灶再秤重算錢賣給我們。⁴買菜的話，我們那時會到中港買菜而不是竹南，因為竹南是火車開通後才發展起來，以前的中港可是比竹南還熱鬧。

在市場裡，我們臺灣人不能去賣給日本人的店買東西。我有一次幫忙媽媽跑腿去買肉，我想一邊很多人排隊、另一邊沒什麼人，就走過去人比較少的那邊要買肉。沒想到老闆竟然說不能賣給我，要我過去賣給臺灣人的隊伍排隊，當下我才知道原來臺灣人跟日本人的差異不只在於學校。以前臺灣人唸的是國民學校（こく민がっこう，即國民學校），日本人則是唸公學校。⁵

到了後期，由於戰爭爆發，豬肉跟米都有配給規定，每家每戶能採買的數量都有限制。因此，如果村裡熱鬧要拜拜、或是誰家要娶媳婦時，都要收集豬肉配給票，一起採買後再分配，要不然根本

2 即今射流溝。

3 即竹南后厝龍鳳宮。建於 1835 年，據信神尊係隨鄭成功來臺的一位將領自湄洲帶到后厝一帶的海濱並建廟祭祀。1914 年傳出神蹟，因而自庄頭公廟蛻變為中港居民的信仰中心之一，惟地位上仍舊略遜官方獻立的慈裕宮一籌。資料來源：林聖欽，《臺灣北部王爺信仰文化的發展及其陸域性格分析 - 以竹南地區為例》（臺北：秀威文化，2010），頁 119-123。

4 受訪者所言應指日治時期即設有的屠宰稅制度。在日治時期，殺豬必須經保正蓋章同意。農家需將豬隻賣給豬灶，再另外至市場選購豬肉。戰後，豬灶改由地方鄉公所管理，殺豬須有「豬牌」（即批發商賣肉的牌照），欲殺豬時須先去公所財政課繳稅，並憑單屠宰豬隻。未繳稅即殺豬者等同逃漏稅，被抓到會移送法院。相關證言亦可見：嘉義鄉村永續發展協會，〈栗仔崙「豬灶」〉，2020 年 7 月 14 日下載，http://cceda2010.blogspot.com/2012/08/blog-post_7807.html?m=1。

5 應為受訪者口誤，公學校為日本總督府實施教育政策改革前專供臺灣人讀書的學校，日本子弟則就讀於小學校。

沒辦法請客。實施管制後，日本人為了防止農民藏米，日本巡查還會帶著臺灣籍的巡查到家裡突襲檢查。我曾聽說過有人因為被抓到偷藏米，所以被巡查痛打了一頓。

不過一般來說日本巡查很少會進到臺灣人的庄裡巡視，畢竟他們是高高在上的「大人」（tāi-lín，日治時代老百姓對警察的稱呼），這種事通常都是階級比較低的臺灣巡查負責。打比方來說的話，日本巡查就像是現在的警官，而臺灣巡查則是一毛一、一毛二的基層員警。日本人也不會跟我們臺灣人住在一起，他們都是另外成群住在竹南街上的木造房子。

另一方面，也由於戰爭的關係，美軍會派飛機來轟炸。車站是主要的轟炸目標，鄉下地方雖然比較不會被轟炸，但還是要疏開（soo-khai，即躲空襲）。我小時候就曾看過日本的飛機和美軍飛機打空戰，最後有一架飛機在空中爆炸起火掉下來，剛好落在我們后厝附近的海邊。我們小孩都很想知道是誰打輸，但又有點害怕，於是等火熄了後才敢倚（uá）近看。我到現在都還記得那個畫面：因為爆炸的關係，所以駕駛的屍體就這樣四散在海灘上。飛機殘骸的尾巴能看見「Hinomaru」的圖案，⁶我們這才知道是日本的飛機打輸。

當時日本在發展軍工業，ラジオ（rajio，收音機）不貴；再加上日本人又半強迫我們臺灣人要買ラジオ收聽日本政府在南洋戰場上的勝利消息，因此可以說每個人家裡幾乎都會有一臺。正因如此，當戰爭結束時，我有聽到天皇的玉音放送（ぎょくおんほうそう），宣佈日本戰敗的消息。我還記得那時大人們對此都感到很茫

然，不曉得以後該怎麼辦。不過可能因為我們后厝算是鄉下地方，所以戰後不僅沒有任何阿兵哥進駐庄頭，庄內也沒有看見什麼外省人。也因為這樣，我們並不知道當時臺北街頭發生的二二八事件，我只記得大人常對我們說「外面很多兵仔，恁囡仔（gín-á）毋通（m̄-thang）烏白走（oo-pèh-tsáu）。」

（四）婚姻及家庭

我太太是新竹市人，我們相差 3 歲，算是親戚介紹而認識。我太太在小學任教，是國小老師。我在 26 歲結婚，當時我在竹東林管處的檜山工作站服務。婚後我們有 4 個孩子，2 男 2 女，老大是男孩。

我在竹東處服務時（1960-1972），太太和孩子都住在新竹市的宿舍。我們最先住在北大路上的宿舍，後來搬到公園路宿舍，等北大路的新宿舍蓋好後又再搬過去。之後雖然我被調到臺北的局本部（1972-1973），但因為調任命令來得突然，一時間也無法媒合到適合的宿舍，所以我是自己上臺北赴任。到臺北後，我先在外租屋了一段時間，後來同學盧繼承⁷知道我的狀況後，正好他當時已經在航測所工作、有宿舍，便讓我借住在他那。

再之後，我被調往屏東處（1973-1980）擔任副處長，當時的屏東處處長是蔡丕勳，蔡處長是我臺大森林系的學長，非常照顧

6 即日の丸，日本國內對自己國家國旗的稱呼。

7 盧繼承，於 1999 年 7 月至 2001 年 1 月擔任行政院農業委員會林務局農林航空測量所所長。葉賢良，於 2001 年 5 月至 2003 年 3 月擔任行政院農業委員會林務局農林航空測量所所長。資料來源：行政院農業委員會農林航空測量所，2020 年 2 月 29 日下載，<https://www.afasi.gov.tw/0000122>。

我。他那時還兼任屏東縣救國團的主任委員，得知我的職務調動後，還主動幫忙找時任的屏東縣長詢問，看屏東縣內有無國小教師出缺，我太太才因此能順利申請調任，一家子隨我到屏東赴任。

1981 年，我被調回局本部。由於宿舍申請還沒通過，我先獨自北上，借宿在同學盧繼承那。後來，蔡丕勳學長知道後，就幫我問了曾任竹東處的許經邦處長。許處長也是我在臺大森林系的學長，我們後來一起在林務局共事過。我們 3 個人在畢業後的關係不錯，許處長當時在臺北有宿舍、和兒子住一起，他知道我還沒有宿舍住，竟然讓他兒子搬去外面租屋，邀請我同住，直到我的宿舍申請通過。就這樣，我在許處長那叨擾了約莫半年，之後就和家人搬到了現在的溪洲街宿舍。我相當感念學長們對我的幫忙。

二 求學歷程與軍旅生涯



（一）竹南國民學校

我在日本時代時曾讀過 3 年的竹南國民學校⁸，每天都自己走路上學，學校和家裡相距兩公里左右。學校除了校長是日本人之外，只有一、兩位日本老師，其他大多是臺灣老師。我現在只對學校有教五十音比較有印象，其他科目不太記得了。

戰爭爆發後學校停課，一開始還曾改到龍鳳宮每星期上一、兩小時的課，之後漸漸就沒有了。後來臺灣光復，我才又回到學校唸書。我還記得升上中高年級後都要讀整天，以前學校沒有營養午餐，中午休息時間都得趕回家吃飯。但我們小孩子的腳程慢，午休

的一個半小時根本來不及跑回家吃飯後再跑回來。於是，大人們就有點像是彼此說好，集合幾家孩子的午飯後，輪流用扁擔（pín-tann）送到學校和庄頭中間的菜堂（寺廟），我們再跑去坐在廟埕（tiánn）吃。午餐不算吃便當，通常就是家裡用小鼎仔（tiánn-á，鍋子）盛一些番薯糜（muê，粥）。

（二）臺糖中學、新竹市立中學

田庄人的生活實在辛苦，所以國小畢業後（1949）我就在家幫忙種田，沒有升學。我大哥讀書時還是日本時代，他也只多唸了兩年的高等科。至於我的姊妹們，3個姊姊沒有機會受教育，只有最小的妹妹有唸到國小畢業。我能有機會繼續讀書，是因為糖廠成立臺糖中學，⁹如果能通過入學考試就可以免學費就讀，只需要負擔自己的飯錢。我爸爸的同事知道我很會唸書，得知這個訊息後就趕緊告訴他，要我去報名考試。

考試時我其實沒有抱太大的期待，畢竟我已經畢業了一年，而

8 即今苗栗縣竹南國民小學。受訪者就讀時之校名應為竹南宮前國民學校。前身為新竹國語傳習所中港分教場，設於1898年3月。同年10月，改稱中港公學校，校址設於中港慈裕宮內。1911年，總督府撥款購置校舍土地，校址該遷至現址（今竹南鎮中正路146號）。1921年，校名改為竹南公學校。1941年，校名再改為竹南宮前國民學校。1946年，校名改為竹南第一國民學校。此後校名歷經多次變更，直至1968年因應九年國民教育實施，校名方訂為苗栗縣竹南鎮竹南國民小學。資料來源：劉德星等，《創校百年紀念特刊》（苗栗：苗栗縣竹南國民小學，1997），頁19-20。

9 即今臺南縣私立南光高級中學。原名為臺南縣私立臺糖初級中學，創立於1947年8月。1948年夏天，校址由臺北南遷，並與臺南縣初級中學合併，改名為臺南縣私立南光初級中學。1950年增設高中部，改名為臺南縣私立南光中學。1957年，因應臺糖委託增辦高農科，學生畢業後經臺糖公司甄試後分法各廠服務。惟，其後因臺糖政策調整，於1961年停招高農科。1979年8月，奉命改稱臺南縣私立南光高級中學。資料來源：臺南縣私立南光高級中學，2020年7月15日下載，<https://sites.google.com/a/nkhs.tnc.edu.tw/xue-xiao-jian-jie/home>。

且我連文具都沒有，還是考前緊急跟小妹借了她上學的鉛筆來用。我還記得當時的考科，數學我向來很有把握，以前在學校時我就常是第一、第二名；不過，國語我就沒那麼自信了，尤其是作文。因為我國語說得不好，詞彙量有限，所以有時候一個句子就變成會寫得又繞又長。比如說那次的作文考題是「我的家」，一般人應該都會直接寫「我爸是農夫」，但那時的我可能只能寫出「我家是種田的」這類的句子來表達。後來放榜，錄取 50 個人，我剛好是第 49 個。我想一定是因為自己的數學成績幫忙拉高總分，我才能考上吧。

糖廠中學只招收男學生，校地預定在臺南的新營。因此，順利通過考試後（1950），由於中學的設備建築都還沒蓋好，第一學期學校是借省立護理專科學校¹⁰的教室與宿舍來上課，第二學期才搬回臺南校區。省立護校在臺北的西門，所以我是跟另外 5 個考上的同學一起從竹南搭火車上臺北。我記得當時我們搭普通車，人很多、整個車廂非常擁擠。

到臺北後，我不曾離開護校過，畢竟出去外面就要花錢，我家境本來就不寬裕，身上根本沒有多餘的錢。連住宿要自備的棉被都是我叔叔把他以前被日本人抽軍伕得到的毯子送我帶去學校。宿舍管理員當時看到我只有一件毯子，怕我入夜後會覺得冷，特地把我的床位移到低樓層的上下舖四人房，要不然我原本是被分配到高樓層的雙人房。說個題外話，就我所知，我們家族在日本時代就只有那個叔叔被抽軍伕，好像是因為當時家裡所有的男丁裡就他的年紀最適合，我爸爸當時已經三、四十歲。不過我不清楚叔叔被派到南洋的哪個戰場，我們在家裡並不談論這些。

再說回我個人的求學生活。第二學期後，我們搬回臺南的新營校區上課。臺糖中學的老師幾乎都是外省人，上課科目應該和現在差不多，就是國語、數學一類。只是要從竹南到新營上課真的太遠了，後來我得知新竹市立中學¹¹在招考轉學生，我決定報名考試並獲得錄取，在二年級（1951）進入新竹市立中學就讀。順道一提，新竹市立中學是男女合校，學校也有女學生班。

升上三年級後要拚考高中，校長常對我們說：「男生的第一志願就是臺中一中，女生的第一志願就是北一女中。」我就也以此為目標奮鬥，最後還真的順利考上臺中一中。

（三）臺中一中¹²

1952年，我進入臺中一中就讀。由於當時我三姊已經嫁到臺中，我便寄住在姊夫家中，每天通學走路上下課。三姊夫家靠近北屯，住的是傳統的那種土埆厝。從姊夫家走路到中一中大概需要20分鐘，不遠。他本身在空軍基地擔任技工，領有配給米，家境算是相對安穩，因此還有餘力能夠負擔多一個人的吃飯開銷。家裡

10 即今國立臺北護理健康大學。原名為臺灣省立護理專科學校，創立於1954年。1963年與臺北高級醫事職業學校（1947年設立）合併，1981年改隸國立臺北護理專科學校，並於1994年改制升格為國立臺北護理學院。2010年8月，奉准改名為國立臺北護理健康大學。資料來源：國立臺北護理健康大學，2020年7月15日下載，<https://president.ntunhs.edu.tw/files/13-1015-9465.php>。

11 即今新竹市立建華國民中學。該校前身為日治時期的新竹高等女子家政學校，校址位於林森路孔廟。戰後改至為新竹初級中學，1950年9月奉令開辦高中部，同年10月再因全臺行政區域調整，改稱為新竹縣立新竹中學。1956年，校名更改為新竹縣立第一中學，並將校址遷至虎頭山下（學府路2號）。1982年，新竹市升格為省轄市，奉令再改為新竹市立建華國民中學迄今。資料來源：新竹市立建華國民中學，2020年5月7日下載，<http://www.chjh.hc.edu.tw/home?cid=92>。

12 即今臺中市立臺中第一高級中等學校。前身為臺灣公立臺中中學，創立於1915年，

再努力湊出我的註冊費、學費，我才能順利繼續讀書。舉例來說，讀書時我雖然有布鞋能穿，但我要到唸大學後才有買襪子來搭配。

正因為我知道自己能唸書實在不容易，所以一般下課後我就會直接回姊夫家，很少參與同學之間的課外活動。一方面是參加活動就需要錢，一方面也在於當時大部分同學都是住學校宿舍，而我每天通學，有些活動的集合時間在晚上，我也不太方便回姊夫家後再出門。

中一中的上課科目有國語、英語、數學、物理、生物、化學、三民主義等等，當然也有美術與音樂課，不過其實不太上課，都拿來補正科了。我自己最感興趣的一樣是數學，但不敢說自己的成績能優異到憑此保送繼續升學。我入學時，年級共有 5 個班，一班約有 50 個人。平時大家都在原定班級上課，唯獨數學和英文課要依各自的學力至指定班級上課，分成甲、乙、丙、丁、戊。同學之中有人找家教補習，但我沒有，平時就是自己溫習功課，而且寒暑假我都會固定回家幫忙種田。

我曾聽說同學舉辦讀書會，但因為那算是宿舍寢室間的活動，詳情我也不是很清楚；再加上我平常就是在學校與姊夫家兩地點移動，所以對白色恐怖時期在校園的氛圍沒有什麼特別感受。

那時臺大、臺師院、省立農學院、省立工學院舉辦聯招，¹³ 我是第一屆大專聯考生。我記得我的考場就在中一中，考完試我就搭車回竹南了。放榜那天，三姊特別從臺中來，說她從報紙上的榜單看到我考上臺大森林系，高興地專程回來祝賀我。我當時最感興趣的是化學，所以第一志願填的是臺大化工系，第二志願才是臺大森林系，但我還是很開心。

(四) 臺大森林系

我在 1954 年進入臺大森林系就讀。剛到臺北時人生地不熟，幸運的是我阿舅（a-kū）的兒子正好也在臺大唸書，很多事情都是麻煩他幫忙。像是報到時，因為還沒有宿舍可以住，所以他便帶我去住他的宿舍，替我省下一筆旅館費。我非常感謝我的表哥。之後，我先住在近山的第七、第八舍，再後來才搬到離側門比較近第五、第六舍。宿舍當時都是 6 個人一間。

我記得我們三年級後開始要去實習，實習地點在溪頭的臺大實驗林。除了寒暑假固定要前往之外，有時課間老師也會帶我們會去個一、兩星期。森林系的老師當時都是外省人，我比較有印象的是：第一，教造林學的王子定老師。王老師當時大概五十幾歲，待人很好，體格有點胖胖壯壯的，說話沒什麼口音。第二，教經理學的周楨老師，他是當時相當老資格的資深教授。第三，負責樹木學的劉棠瑞¹⁴老師。其他幾位還有擔任講師的楊榮啟老師、郭寶章老師，

是日治時期第一所專門培育臺灣青年的學校。其後改稱為臺灣公立臺中高等普通學校，又於 1921 年改為臺中州立臺中第一中等學校。戰後，更名為臺灣省立第一中學。1970 年，再更名為臺灣省立臺中第一高級中學。2000 年，改制為國立臺中第一高級中學。2017 年，改隸改隸臺中市政府，更名臺中市立臺中第一高級中等學校。資料來源：臺中市立臺中第一高級中等學校，2020 年 7 月 15 日下載，http://w2.tcfsh.tc.edu.tw/zh_tw/about_tcfsh/tcfsh_history/time_space。

13 戰後初期，大學入學考試原由各校獨立招考。直至 1954 年，教育部長張其昀主張聯合招生，令當時 4 所公立大學國立臺灣大學、臺灣省立師範學院（即今國立臺灣師範大學）、臺灣省立農學院（即今國立中興大學）、臺灣省立工學院（即今國立成功大學）組成「大專聯招會」負責招生事宜，參與招生的學校包含大學及專科學校。資料來源：秦夢群，〈大學多元入學制度實施與改革之研究〉，《教育政策論壇》第 7 卷第 2 期（2004 年 8 月），頁 59-84。

14 劉棠瑞，江西人。日本京都帝國大學理學部植物學科畢業。1947 年應陳兼善邀請來

以及擔任助教的王德春先生。

除此之外，森林系當時也只招收男生，後來才有招考女生。我們班有 18 個人，我唸書時系上還沒有開設航測相關課程，但我同學盧繼承當時就對航照技術相當感興趣。之後臺灣實施第一次森林資源調查時，¹⁵ 他就是參與計畫的人員之一。這也是為何他後來會轉到農航所服務的原因。

我跟盧繼承都是第八屆的畢業生，在林務體系內我認識的系友有第一屆的許啓祐與許經邦、第三屆的蔡培勳，以及第五屆的焦國模。吳順昭也是系友，後來還回到系上教書。我跟學長們的感情都不錯，學長們對我也很好，像後來以林務局長退休的許啟祐就很照顧我。許局長是彰化人。

我讀書時，臺大校園內的建築還沒那麼多。正門進來後的兩側沿途分別是一、二、三號館，辦公大樓，工學院與農學院，森林系在稍微後面一點的平房裡，學校後面是一片農田。現在的圖書館、森林系館都是後來才蓋的。我自己對校園印象最深的則是傅鐘，我對傅斯年校長非常有感情。儘管我進入臺大時他早已過世，但學校設立了獎學金紀念傅校長。在學 4 年我每學期都順利申請到傅斯年獎學金，我大學 4 年的生活費、餐費都靠這筆獎金，對我的幫助非常大，讓我相當感念。

也因為我知道自己能唸書不容易，所以我很珍惜這個機會。大學時我沒有參加社團活動，也沒有打工，我也很少跟同學出去踏青郊遊，畢竟出門一趟就需要花錢。舉個實際的例子來說好了，整整 4 年我只看過 3 場電影，還是同學們大力不斷推薦，一直告訴我那

些電影有多好看，說得我都按捺不住好奇心，想著我一定要親自見證看看，才捨得花錢進電影院。通常來說，學期間我就是上下課、回宿舍溫習，寒暑假一樣就回家幫忙種田。我還記得大一那年的暑假我如常在田裡拏草時，經過的阿舅看到我很吃驚，問我在幹嘛、怎麼沒有去大學上課，聽完我是因為放暑假所以回家幫忙，這才安心走開。

1958 年，我從臺大森林系畢業。畢業前，我報名參加高考、特考，並順利地通過了兩個考試，獲得臺灣省公務人員高等考試森林科資格，並且得到特種考試建設人員甲級特考森林科的成績優等。

（五）軍旅生涯

畢業後我先入伍服兵役，我是陸軍、第七期的大專預官，被分發到高雄鳳山的步校受訓。幸運的是我在步校遇到一位對我很好的上尉指揮官，結訓後他把我留下來擔任第八期預官的區隊副直至退伍（1960）。我主要的任務就是協助管理新兵，像是課後帶他們出操、做體能訓練之類。因此，我的軍旅生活可以說是相當單純。

臺，任臺灣省立博物館（即今國立臺灣博物館）研究員兼植物學組主任。先於臺大森林系兼課，復於 1955 年改聘為專任教授。亦曾擔任森林系第五任系主任，任期為 1959 年 8 月至 1972 年 7 月；另於 1972-1977 年兼任農學院院長一職。資料來源：臺灣大學森林環境暨資源學系，2020 年 4 月 7 日下載，https://www.fon.ntu.edu.tw/zh_tw/orgi/org；國立臺灣博物館，《百年物語：臺灣博物館世紀典藏特展》（臺北：國立臺灣博物館，2008）；蒯通林，〈植物分類學巨擘－劉崇瑞教授〉，《現代育林》第 13 卷第 2 期，頁 89-92。

15 時間點為 1954 年。農復會為調查國內森林資源及土地利用情形，與經濟部、省政府、農林廳、林試所、臺灣大學合作，並聘請美國專家協助。資料來源：劉潤田，〈航空照像・勘測森林介紹農復會土地利用與森林資源調查工作〉，《中國時報》，1954 年 7 月 14 日，第 2 版。



三 一輩子的林業人

退伍後，我先到了林務局人事室報到，當時的局長是陶玉田先生。¹⁶ 人事室告訴我被分配到竹東林區管理處，隔天我再到竹東林管處的人事室報到。林務局與竹東林管處的位置都和現在一樣，不過以前是外觀看起來有點破舊的 2 層樓木造建築，不像現在都是鋼筋水泥建築。

（一）竹東林區管理處時期（1960-1972）

1. 檜山工作站

因為檜山並未修築完整的卡車路，從竹東搭車只能到土場，剩下來的運材路線則是使用單線索道轉臺車道運送，所以工作站人員只能從土場徒步上下山，頂多中途搭乘一段的臺車而已。由於我是第一次到竹東林管處，根本不曉得哪裡是哪裡，因此，報到後的隔天便有一位同仁帶我上檜山，我就自己扛著裝有換洗衣物的小包包跟著他上山。

檜山的制高點為海拔 2,600 公尺，山上的工作站海拔高度則約莫兩千兩百多公尺。我記得當時我們從竹東先搭運材卡車到土場，之後沿著一號索道走 1 小時 20 分到臺車站，再沿著 5 公里長的臺車道前往二號索道。臺車道這段比較平緩，不像索道在高度上一直爬升，所以大概只需要走一個多小時。抵達後，再改沿著二、三號索道走到索道頭。一號索道與三號索道的長度差不多，步行時間也差不多需要 1 小時 20 分左右。走到索道頭後，路線再分成東、西兩線：東線長度兩公里，那個方向日後發現了一批神木群，再之後

才又開建了大鹿林道通往觀霧；西線長度 5 公里，從索道頭走 300 公尺左右就能看見檜山工作站的辦公室與工寮。

臺車道那裡算是個轉折點，因此那邊有設一個腦寮分站，並有一間獨立的辦公室。除此之外，就是土場和山上索道頭西線有單獨的辦公室。另一方面，由於上下山一趟幾乎要花掉半天，所以我們大概兩、三個月才會下山一趟，每次下山就也多待個兩、三天才又上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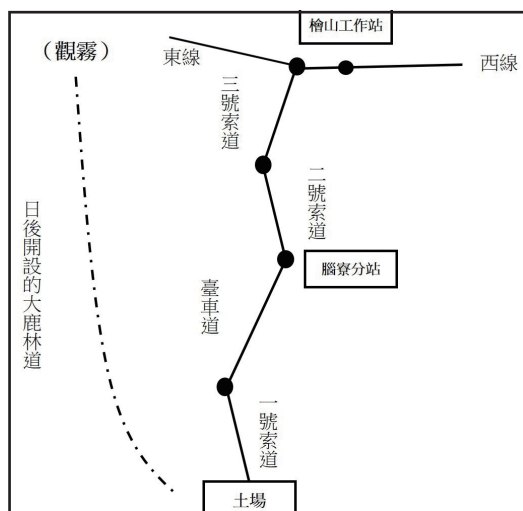
檜山站的主任姓廖，是臺灣人。我當時擔任作業股長，和我同期進入的新人有兩位：一位叫何啟垠，畢業於省立農學院；另一位叫饒識奇。只是山上生活辛苦，後來他們一個申請到美國學校的獎學金、一個申請到日本學校的獎學金，雙雙選擇出國留學，沒再回來了。

由於林務局當時是事務機關，所有經費必須自籌，伐木的販售所得是局很重要的一項收入來源。因此，作業股長最重要的工作就是確保工作站有達到年度伐採生產量，我在檜山站服務 4 年，服務期間的生產量都是每年 2 萬立方公尺。幸不辱命，在工作站全體同仁的協助下，每年都有達成目標。

檜山站主要生產檜木，進行採伐前要先經過每木調查，做好完整的勘查調查報告後送林管處，經處審核通過才能真正開採。檜木通常是純林，偶有雜林情形。生產時採取皆伐，也就是會將劃定區域內的所有林木全部砍除。

每木調查的結果與生產量息息相關，我非常重視，所以每次每木調查作業時，一定是由我親自率領另一組同仁共同進行。調查時

16 陶玉田，於 1956 年 11 月至 1962 年 11 月擔任林務局局長。資料來源：行政院農業委員會林務局，2021 年 1 月 20 日下載，<https://www.forest.gov.tw/0000392>。



圖一、林德勝先生記憶中的檜山索道路線圖／本團隊依林德勝先生手稿再製

通常會有兩組人，一組會有兩位作業股的同仁並另外搭配工人。同仁們負責測量、記錄，每日下工後回到工作站再製作相關報表；至於搭配的工人則算是輔助角色，協助現場測量完後直接於同仁們指定的樹幹上削皮打印註記。

整個檜山工作站約有十一、十二位領薪水的編制內同仁，分別分布在：土場有兩、三個，腦寮分站有兩、三個，山上的檜山站則有五、六個。至於領工資單價的編制外工人約有五、六十人，數量不一定，要看當時的工作量。不過負責運材作業的臺車工和索道工的，數量都是固定的，前者大約十來個，後者大概有七、八人。

伐採作業以分組分工進行，現場有伐木工、集材工、運材工、卸材工等等。工人們的薪資採工資單價計算，單價會依照工作內容而不一樣。工人由各組工頭招募，各組底下的人員不一。就我所知，

整個檜山站有兩個伐木工頭、兩個運材工頭和一個索道工頭。工人們的薪資直接由林管處轉交各組工頭核發，但工頭其實只是向工人抽取一小部分的仲介費，並非直接向林管處統包。至於生產上，最開始是以手鋸伐木，之後才改成鏈鋸伐木。

儘管我們作業股也隸屬林管處的林產課管轄，但我們只負責山上的伐木、集材及山上的運材部分，木材從山上運到土場後，權責就算是交給了貯木場。因此，後半段的運材、原木標售等作業流程是如何，我就不清楚了。

由於我的工作職責比較像是監工，因此我跟工人們的接觸不多，有什麼事情都是直接交代給工頭，再由他轉達。工頭的聘僱資格我不是很清楚，我到任時，現場作業的就已經是那幾位。不過，工頭並非誰都能擔任，他必須熟知每次砍伐的界地到哪、監督底下工人不會越界砍伐，而且還得是工班裡最熟悉整個造材程序及作業流程的人。因為現場若發生了什麼問題，都由他第一時間處理。

在山上沒有什麼休閒娛樂可言，大家下班收工後，不是聚在一塊聊天就是打麻將。我個人對打牌不感興趣，都是自己在一邊聽彭蒙惠的英文廣播學英文。至於在山上的三餐，我們工作站的同仁會組成伙食團，共同分擔並出資請一個歐巴桑煮三餐。工人們的三餐則是由各組的工頭負責處理，我們不負責。食材採購方面，因為每天都會有人上下山，所以通常就是拜託那個人協助到竹東街上採買，再用運材卡車運到土場後，改走索道送上山。再不然，就是我們請山下的工作站幫忙採買。

山上的伙食很簡單，平時就是白米飯配一道鹹菜、一道新鮮的

現炒葉菜。遇到風災沒辦法補給時，同仁們會去採野菜。由於我們平時就會多採購白米以防萬一，所以倒是從不擔心吃不上飯。

2. 林產課伐木股長、處分股長

我在檜山待了四年多後，被處長陳龍馨調回處本部的林產課，並先後擔任伐木股長和處分股長，當時的林產課長姓蕭。

由於竹東處只有檜山一個專責直營生產的工作站，因此，當伐木股長對我來說兩份工作的差異可說是只有辦公地點從山上搬到了山下。最重要的任務仍舊是確保竹東處每年都能達到 2 萬立方公尺的生產目標；另外一個小差異，則是處本部的股長多了一個審查工作，以前在山上只要負責擬定計畫。

一段時間後，我被改調任處分股長，不過因為幾個月後我又被調到造林課當課長，所以我對竹東處實際的林產處分業務量不算很清楚，只是有個概念。如同伐採工作進行前需要經過每木調查，林班標售前也要做預定標售的林班區域調查、區域內立木測量等等。廠商得標後，須要先繳完費用才能取得砍伐證進山砍伐。

3. 造林課長

後來，由於造林課長出缺，陳處長又提拔我擔任造林課長，負責統轄全竹東處的造林和苗木培育工作。我非常感謝陳處長對我能力的肯定與提攜，先是把我從檜山調回處本部，之後又提拔我當課長。造林方面，儘管也會視造林區域決定種植樹種，不過當時最大宗的造林木是柳杉，造林最多的區域則在大湖工作站。苗木培育上，竹東處那時有好幾個苗圃，分別是觀霧的大坪苗圃、大湖苗圃，以及南庄苗圃。所栽種的苗木種類端賴造林計畫而定，但苗木都需

提前培育，而且最遲兩年就必須出栽。

4. 獲選赴國外研習

在造林課長任內時，聯合國糧農組織（全名為聯合國糧食及農業組織，Food and Agriculture Organization of the United Nations, FAO）願意提供我國一個補助名額赴美研習林業相關課程。高層的實際狀況如何我不清楚，但我聽說林試所、林務局等各機關都想爭取這個名額，但又彼此喬不攏，於是乾脆改成公開報名的徵選考試。我是自己報名參加的，當時有筆試也有英文面試口考，沒想到最後我考到第一名，獲得這個出國研習的機會。

就這樣，我在 1967 年冬天前往美國明尼蘇達大學（University of Minnesota, Twin Cities）的森林學院就讀一學期。因為擔心自己的英文程度沒辦法應付太多堂課，所以我只正式修了一堂與造林學相關的課，其他三、四堂課都只是旁聽。不過，最後我的造林學成績拿到 A-。

冬天的明尼蘇達州非常冷，經常會下雪，也因此我不太會自己外出走走，多是待在有暖氣的宿舍獨自看書。課堂參與以外，校方當時也有安排我就近參觀他們以前的伐木跡地。他們砍伐後再造林的樹種都是針葉林，造林林木密集，這點跟臺灣有點像，不過兩邊的地理環境截然不同，無法比較。

結束了一學期的研習後，我又奉令前往澳洲和日本交流，我在兩國各待了一個月。在澳洲時，我一落地就有專人在雪梨機場迎接我，之後的一個月也都由對方陪伴我就近參觀雪梨周遭的造林地。澳洲當時主要的造林樹種是桉樹，我幾乎都在澳洲北方移動，參觀的造林地

多半是地勢平坦的荒地。也因此，澳洲林業的機械化程度非常高，而且適合大規模開發。這就與臺灣不一樣了，臺灣的林地幾乎在陡峭的山區，分布瑣碎，不僅不利於機械化，作業成本亦偏高。

說到這裡，還有件有趣的事能分享。接待我的那位專員不曉得為什麼，對我國的相思樹¹⁷非常感興趣，一直問我能不能給他一些相思樹苗。至於背後是否代表澳洲當時的林業部門對這個樹種感興趣，這我就不得而知了。

結束澳洲的參訪後，我轉往日本的北海道與九州參訪。當地接待的林業單位安排參訪的造林跡地也是人工林，主要栽種柳杉。日本與臺灣的環境條件相似，林業規模不大，不過北海道、九州的林地幾乎都是平地。另外，在人工林的疏伐上他們採取間伐，而且為了生產成本，他們會妥善利用機械輔助來作業，進而提高生產效率。

（二）林務局時期（1972-1973）

1972年我接到調任命令，於當年7月調至林務局造林組，擔任國有林課課長。當時的造林組分成國有林、公私林兩課，組長是孟傳樓先生。公私林課的業務主要是補助縣市政府造林，至於租地造林的部分，在那時的權責劃分上屬於林政組主辦，因此我不太清楚實際情況。

而整個國有林課加我在內大概有五、六個人，我們主要辦理國有林地的造林作業。每個人平均分配一、兩個林區，分配時當然也會考慮到林區的大小。舉例來說，像當時的竹東林區有最多造林案件，那它的負責人可能就會再搭配一個案件數相對比較少的林區。

由於林務局已經全面禁止高山伐採，鼓勵造林。以當時來說，中

低海拔主要種植楓香¹⁸等闊葉樹種，高海拔山區會栽種檜木，而平地造林樹種則以相思樹為主，海岸地區就種植木麻黃¹⁹等抗風抗鹽植物。

我在國有林課服務的時間不長，約莫一年左右就又再被調派至恆春林區管理處擔任副處長。至於我會有這個機會，則是得於孟傳樓組長的推薦。我還記得那天孟組長從局長辦公室出來後就走來辦公室找我，他跟我說屏東林管處有個副處長缺，沈家銘局長²⁰問他有沒有適當的人選能推薦，他覺得我在造林組幹得不錯就順勢說了我的名字，沈局長思考後覺得也可行，這件事就這麼定下來了。於是，隔天我就接到調派令，轉調恆春林區管理處任副處長。

（三）恆春林區管理處時期（1973-1980）

當時的恆春林管處位置在屏東女中附近，與屏東女中相隔一條街。管理處後方就是3棟職員宿舍、處長宿舍、副處長宿舍與秘書宿舍。我在恆春處服務時，處長是蔡丕勳。正如前面所提，他也是我大學學長，因此對我也多有照顧。我認為身為一個副官，最大的職責就是協助長官推動業務。除此之外，也要盡可能不出鋒頭，一來是不

17 中名為相思樹，學名為 *Acacia confusa* Merr.，為相思樹屬豆科的喬木。分佈於全島低海拔次生林中及荒廢地。資料來源：特有生物研究保育中心—臺灣野生植物資料庫，2021年1月27日下載，<http://plant.tesri.gov.tw/plant106/WebPlantDetail.aspx?tno=409002070>。

18 中名為楓香，學名為 *Liquidambar formosana* Hance.，為楓香屬金縷梅科的喬木。常見於全台中低海拔樹林。資料來源：特有生物研究保育中心—臺灣野生植物資料庫，2021年1月27日下載，<http://plant.tesri.gov.tw/plant106/WebPlantDetail.aspx?tno=403005010>。

19 中名為木麻黃，學名為 *Casuarina equisetifolia* L.，為木麻黃屬木麻黃科的喬木。在臺灣屬栽培木，為引進樹種。1896-1897年由森尾茂柱引進。資料來源：特有生物研究保育中心—臺灣野生植物資料庫，2020年5月8日下載，<http://plant.tesri.gov.tw/plant100/WebPlantDetail.aspx?tno=301001020>。

20 沈家銘，1962年11月至1974年1月擔任林務局長，其後轉調任省府參議。資料來源：行政院農業委員會林務局，2020年2月13日下載，<https://www.forest.gov.tw/0000392>。

使底下的職員們難辦事，二來也是維持一個單位的向心力。

在恆春處的服務期間，一切業務都算順遂。我記憶裡並沒有碰過什麼推行不易或不力的情況。

（四）再調林務局（1980-1999）

1980年，我被調回林務局本部擔任造林組長。沒多久，許啓祐局長上任，他希望我能出任主任秘書。因此，我又再調任主任秘書。主秘就像是對內的大總管，所有局內的公文、業務會議都會匯報到我這邊。日後（1992），白迺義副局長退休，副局長出缺，何德宏局長²¹便提升我出任副局長一職。當時的編制和現在一樣，有兩位副局長，另一位副局長正是蔡丕勳。何局長為人不錯，是個好長官。他是臺大森林系第五屆畢業，也算是我的學長。

不過無論是擔任主任秘書又或者是副局長，我向來秉持著自己的副官原則，扮演好襄助的角色，並且盡可能低調行事。1999年，我提前一年申請退休，卸下公職，享受退休生活。

（五）退休生活

退休後，我和太太繼續住在臺北的宿舍。剛退休的那陣子，我會和太太一同出國旅遊，或是在國內旅行，四處走走看看。不過隨著年紀漸大，腿腳比較沒力，外出行動上有諸多不便，近來就少出去玩了。



四 對我國林業政策變化的看法

我認為完全不砍伐是錯誤的作法，應該轉變成細緻的疏伐，尤其是那些有三、四十年之久的造林地。放任林木生長並非對大自然就是好，林地也需要新陳代謝。以觀霧地區為例，退休後我曾再回到觀霧，現在的林相之所以美麗，要歸功於當時的造林有成。不過由於全面禁伐，導致現在的林木生長密度太高。應該施以疏伐，汰除長得沒那麼好的立木，讓出空間給其他優良木繼續生長。

21 何德宏，於 1987 年 3 月至 1995 年 8 月擔任林務局局長。資料來源：行政院農業委員會林務局，2021 年 1 月 27 日下載，<https://www.forest.gov.tw/0000392>。



你所不知道的人森事

桃竹苗地區林業訪談集

范來福先生

訪問紀錄

時間	2020年8月24日上午10:30至12:00
	下午02:00至04:00
地點	新竹縣竹東鎮環山路1號 竹東鎮立圖書館外、 竹東鎮康寧路 范宅
使用語言	國語、客語
訪問	張家綸、張雅綿、朱家立、顏翊卉、陳瑞琪
列席	張乾榮、羅籬妹
記錄	陳瑞琪



訪談後大合影，從左起為新竹處代表顏翊卉、助理朱家立、張雅綿、計畫協同主持人張家綸、范來福先生、張乾榮先生。

受訪者簡介

范來福，1935 年生，新竹湖口人。經人介紹加入造林行伍，原受雇於竹東勝義木行的詹德仁先生。1960 年獨資創立「依信有限公司」自行承包標案，而其主要造林地為上坪工作站之轄區。因林務局政策轉換，1992 年宣布禁伐天然林後，因造林需求銳減，不得不結束公司營運。第一次退休後先在太太開設的裁縫店幫忙，後來適逢新竹林區管理處的竹東苗圃招募育苗人手，憑藉著過往造林經驗應徵。一直工作到 70 歲高齡，才於 2005 年正式退休。其造林經驗豐富，見證竹東地區的造林歷程。



一 家族與個人生平

（一）我的家庭

我是范來福，1935 年出生。阿爸（a+ ba`）叫范光明，偌姆（nga me`，我的媽媽）叫陳三妹，我們是老湖口人。我們湖口老家是跟人租的，房東姓羅，住在我們家附近。房租不是交錢，而是一年 200 斤的穀仔，不算太貴，房子加上屋前的埕（tang）大概有四、五十坪。

我們家有 6 個小孩，剛好 3 男 3 女，我在男孩之中排行第三。我爸爸平時會跟附近山區的果園批水果回來賣，賣相比較不好的水果山楂仔就做成糖葫蘆賣，我曾幫阿爸在街上賣過糖葫蘆。他也會去大地主的農地幫忙打雜，工作內容不一定，人家喊做什麼工就去做。偌姆也是，只是家裡孩子多了之後，她只好留在家裡照顧我們。

我們家有一塊大概八分多的田地，算是從阿婆（a+ po，祖母）娘家那邊分來的。我們那邊的田能種兩季，一季種禾仔、一季種番薯（fan` shu）。不過以前沒有圳溝水能灌溉，都是靠池塘儲水，我們的田又在最尾端，常常輪放不到水，要不然就是水流到我們的田裡時，別人田裡的禾仔（vo er，稻子）都已經長大了。我們田的收成不算好，收成的稻仔、番薯都是拿來自己吃，不會賣給販仔（fan` er）。除了種田之外，我們家也有養豬。

因為我們家的經濟狀況不好，連小孩都要出外打工，像我大妹 8 歲就去大戶人家家裡當使女（女僕），做到 20 歲才回到家裡，在家裡幫忙了兩年，22 歲嫁人又離開家了。我兩個哥哥也是小時

候就要當童工幫人看牛，我自己小時候則是先在家裡幫忙照顧妹妹，等到大妹妹 8 歲後我才去外面打工。

（二）時代交替的童年

我小時候是日本時代，我曾唸過 3 年的日本書。學校（湖口南國民學校）¹ 離我家很近，距離不到 100 公尺。學校的老師都是臺灣人，我現在只記得學校有教日文的五十音，就像國語的注音符號一樣。也因為這樣，我們其實都不太會說日文。不過後來戰爭爆發，大家常要躲空襲，所以學校後來也停課了。

臺灣光復（1945）時我 10 歲，不過我沒有太多印象當時發生什麼事，只記得連幾年乾旱，大家的日子都變得更辛苦了。光復後，我也沒有再回到學校讀書，到外面打雜工幫忙賺錢，偶爾有空閒才會去湖口街上的私塾讀漢書。私塾老師是一對兄弟，哥哥叫羅漢雲、弟弟叫羅錦輝，他們兩個人會輪流上課，教人三字經、千字文、四書五經等等，課程會慢慢變難。我記得學費不貴，沒有多少錢，我大概斷斷續續上了一年多的課。我們三兄弟都有上學，不過只有我二哥唸完 6 年的小學。我大哥只讀了 2 年書，就因為要幫忙家裡賺錢，所以沒再去學校了。

（三）艱苦少年時

房東羅先生跟竹東勝義木行的詹老闆² 認識，他知道對方那邊有缺造林的工人，羅先生很照顧我，就介紹我去詹老闆那裡工作。我在詹老闆底下工作了兩年，直到我入伍當兵（1956）。

詹老闆在日本時代曾當過警察，跟上頭的關係很好，生意做得很大。他那時剛開始承包造林工程，要招募工人。男人一天工資

18 元，女人一天工資 12 元，工作內容主要就是種樹苗、砍草。我做了 3 個月後被升成工頭，要負責帶工人。工頭就是什麼工作都要做，包括每天上工時點名記工、採買食材、煮飯等等。雖然我當工頭沒有加薪，不過工人們的薪資都是實際上工幾天就領幾天的錢，只有我領月薪。因此，通常我一個月工資有四、五百元，一般工人大概就是三、四百元。

以前造林都種杉木，像是日本柳杉或臺灣杉。工人們只有過年過節或是工程結束才會下山，平時都住在山上造林地附近的工寮。我因為負責採買，大概一個禮拜會下山一次。畢竟青菜沒辦法放太久、會爛（lan+）掉。不過米可以放，比較不怕壞掉，所以可以一次買多一點。詹老闆的造林地通常都在尖石、內灣一帶的山區，所以我採買時不是從尖石搭公車回竹東，就是從內灣搭火車回竹東。到了竹東的市場買完食材後，再搭卡車連同食材一起運回山上。

22 歲那年（1956）我收到兵役通知單，我抽中了陸軍的步兵，被分派到金門。我先到（新竹）關東橋基地受訓 4 個月，接著就隨著部隊前往高雄港，搭船前往金門。新兵訓練結束時我們有放兩天假，但可以說是回到家後隔天就要準備再回部隊。之後我就再也沒放假，一直在金門服役直到退伍。

1 即今新竹縣立湖口國民小學。前身為大湖口公學校，創於 1907 年。1918 年改稱中崙公學校，1921 年再改名為湖口公學校。1941 年改名湖口南國民學校，戰後更名為湖口國民小學。資料來源：楊惠雅、徐順理，《知識啟蒙地 相思逾百年—湖口國小 110 週年校慶紀念特刊》（新竹：新竹縣湖口國民小學，2017），頁 9-10。

2 即詹德仁。資料來源：王良行總編纂，《竹東鎮志 經濟篇》（新竹：新竹縣竹東鎮公所，2007），頁 237。

在金門當兵的日子很苦，大小膽島的營區我都有駐紮過。白天除了出操外，還要幫忙做防禦工事，挖防空壕、蓋碉堡。金門的土（地質）是玄武岩，非常堅硬不好挖，很耗（ho`）體力，而且部隊還規定要挖一公尺多深，有時候挖出來的土堆起來都快比一個人高。金門沒有水庫，用水都靠水井水，部隊每天每人就只發一面盆（mien` pun）的水，刷牙、洗臉、洗澡都靠那一盆。也因為這樣，根本說不上洗澡，只能算是擦澡。

當時國民黨和共產黨的情勢緊張，雖然還沒有開打，³但雙方常常會用廣播互相隔空喊話。而且由於我們陸軍算是第二道防線，崗哨不憑（ben`，靠近）海，比較不怕對岸的水鬼摸上來。

我原本應該在 1958 年 1 月退伍，但因為退伍時間接近過年，上頭提早讓我們退伍。當時部隊從金門回到高雄後，還在衛武營停留了幾天才讓我們離開，所以我算是正式在 1957 年 12 月 28 日退伍。

（四）婚姻與家庭

我太太叫羅籬妹，我們差 4 歲。她也是老湖口人，我們住在同一條街上，她娘家算住在老街的中間段。我們在 1960 年結婚，結婚後我才算正式搬到竹東，我們在街上租房子住。我們有 4 個孩子，2 男 2 女。



圖一、與夫人羅籬妹於大霸尖山上合影／范來福提供

二 漫漫造林路



退伍後，我先回到湖口家裡休息了幾天再回到竹東，繼續在詹老闆底下工作。過了3年（1960），詹老闆不想再標造林工程，我便藉著這個機會自立門戶，成立自己的公司行號，承包林管處的造林案。說起來我真的算好運，剛好在林務局改制前成立公司。要不然等改制後，包商除了要有營業登記、3年以上的相關經驗資歷之外，經營人同時也會被限制至少要有農校或高中以上的學歷。

我跟人家借了5萬元，到縣政府的工商課辦理營業登記，獨資成立依信有限公司，專門承包林管處的造林工程。我認為做人做生意最重要的就是要依照信用行事，所以公司的名字就取為「依信」⁴。

3 指 1958-1979 年的八二三砲戰。

4 依信有限公司，登記負責人為范來福，稅籍登記地址為新竹縣竹東鎮東寧路 703 號。營業項目登記為承包造林、種苗、伐木、造林，以及種苗及竹木材買賣等業務。於 1992 年 10 月 23 日登記解散。資料來源：經濟部商業司商工登記公示資料查

（一）標案二三事

1963 年以前，管理處採取的是「募工制」，也就是一個包商負責所有工作與工人工資發放。1963 年以後，改採「招攬承包制」，變成工人的薪水改由承包人發放。不過這對我沒有甚麼影響，我該做甚麼事就做甚麼事。

我承標的造林地有大有小，大林班可能有二、三十人，小林班可能就十幾個人。林管處會先貼出公告，我們包商自己去領標，然後依照投標須知準備相關需要的文件，像是營業登記、執業 3 年以上證明、押標金本票、標單等等，裝入信封袋封口後，再送到林管處文書組掛號。一般來說會用郵寄，但因為我們跟林管處距離不遠，親自送到管理處登記也可以。反正資料都會封口並登記，等開標當天才能現場拆封唱標。

標案金額以造林面積計價（單位為公頃），以我個人的經驗來說，最小的標案面積也都有一、兩百公頃，標案總金額至少都有百萬。當然還是有更小的標案，大概幾十公頃大小。我記得我剛開始做包商時（募工時期），工人每天的薪資是 24 元，到了 1980 年代後似乎是每日工資兩、三百元。我現在記不太清楚，不過這個金額基本上每年都會調漲，畢竟物價也是每年上漲。不過以前的標案數量非常多，不怕接不到案子，尤其是實施林相變更後，⁵ 我公司最多就曾同時開超過 10 個林班在作業。

也因為這樣，我們業者之間其實會有股無形的默契，講好各自負責哪一區的造林標案，像是我就專門承包上坪站的造林工程，其他人專門承包內灣站的工程、也有人專門標觀霧站的造林案。這

樣能避免大家起衝突之外，其實也可以減少我們因為承標林班地太過分散而增加的交通成本。

（二）造林工作與工人

得標後，要先針對造林地整地，接著才能進行栽植種樹，然後砍草。通常新植地第一年都會砍 3 次草。砍草完畢我們會通知工作站的造林監工，經初驗無誤之後，填具完工報告，由工作站呈報林管處。管理處再派員前來檢查，驗收通過後才會核撥這一期的價金。至於造林地的契約期限則是有長有短，要看管理處怎麼訂定。⁶ 那時候的造林樹種以針葉樹為主，像是柳杉、檜木、香杉和臺灣杉。不過也會種些楓香、赤楊木之類的闊葉樹種。

我公司全盛時大概有一百多名工人，工人們主要來自新竹縣內，漢人、原住民都有，真的很缺工時才會到高雄、屏東招募工人。他們的工資是算日薪，我會幫他們辦勞保，也會幫他們每年調薪。不過以前的人其實都很老實，我們連契約都沒打，講好了就算數，工人們連假都很少請，我個人跟工人們從來沒發生過什麼糾紛。造林工作也沒什麼加班，大家就是每天做好自己該做的事。

當時是戒嚴時代，上山工作必須申請入山證，所以我在請工人

詢，2020 年 9 月 2 日 下載，<https://findbiz.nat.gov.tw/fts/query/QueryCmpyDetail/queryCmpyDetail.do?objectId=SEM00DA2MDA1NA==&banNo=48060054&disj=C177938F1C45D40E7CE3EAE87FFFE56>。

5 1965 年 1 月至 1976 年 12 月，在聯合國世界糧農組織計畫下，我國推行林相變更的工作。計畫執行 12 年，共變更林相 38,723 公頃。資料來源：李桃生，〈農業 100 年精華—百年林業承先啟後〉，《臺灣林業》第 37 卷第 6 期（2011 年 12 月），頁 3-19。

6 據列席陪同訪談的張乾榮先生進一步說明，通常新植地的契約期限會是一期 6 年，其他追加撫育的造林地原則上以 3 年為一期，但會視林木生長狀況決定追加撫育期限。

這方面也不會隨便就要對方來上班，還是會探聽一下工人的背景，盡量找能相信的人。入山證我們都是一次整批幫工人們申請，每3個月就要再重新申請。雖然進出都要接受盤查，但我們這種很常進出的人，警察光是看臉就知道是誰，進出入山檢查站都很順利。

我的工人裡沒有榮民，做造林的榮民算是另外一批「專門的人」，⁷由林務局安排。我的工人裡比較特殊的是一些學生，他們大多也都是新竹人。我平時沒有張貼僱工廣告，應該就是自己打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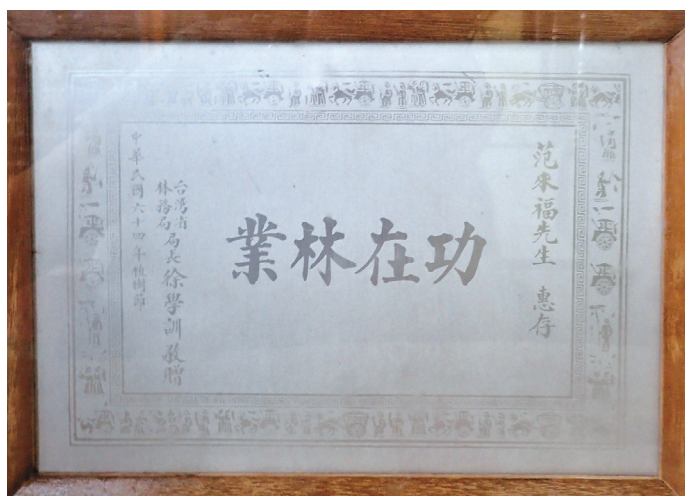
圖二、獲臺灣省政府頒發的獎狀（1975）／范來福提供

到我這邊有在招募造林工人，所以自己找上來的吧？他們通常只有在暑假期間會來打工賺學費，我會僱用他們算是想彌補自己以前沒辦法讀書的遺憾。

上工時，大家都就近住在山上的工寮。通常來說，這種工寮都是臨時性的，造林工作結束工寮就跟著拆掉，建材帶到下個造林地

附近重新再蓋。管理處會出材料錢，由我們的工人自己蓋。工人們原則上一天的工時是 8 小時，不過夏天天亮得早，有時凌晨四、五點就會準備出門上工。我們沒供應午餐，工人們自行處理，他們會一起集資買食材、找人煮飯，然後看每個月花了多少錢大家再按各自的上工日去分攤。造林工作沒有什麼禁忌，每個月初一、十五都會拜拜，也算是做牙（zo`nga，打牙祭）請工人們吃飯。

造林發生的工安意外通常都是一些皮肉傷，像我自己就曾在山上被虎頭蜂叮過，或是搭卡車下山時不小心被吹落的電線勒住脖子受傷。我三十多年來的造林生涯裡，嚴重到出人命的意外似乎只有 3 件。有一件我比較有印象的是工人在山上不小心跌倒，撞到脖子，儘管我們立刻把人送去山下的醫院，但對方住院兩個月後還是不幸



圖三、由時任林務局長徐學訓頒發的「功在林業」獎狀（1975）／范來福提供

7 據張乾榮先生補充說明，通常新植的造林地都會發包給民間承包商負責，四、五年生的造林地才會交給由林務局奉命協助安置的榮民負責。

過世了。那件事後來都是我太太處理，我太太很盡力在幫忙善後，我們該負責的醫藥費也不逃避。

（三）記憶深刻的人事物

因為我承包的都是上坪工作站的造林案，所以對上坪站的幾個主任也比較有印象，像是第一任、同時也是任期最久的陳春灶主任，另外一位是同樣是湖口人的羅仁晃主任，以及比較後期的楊仁惠主任。羅主任其實算得上是我鄰居，我們小時候住附近，他的岳父是國中老師、媽媽是國小老師，他本人在被調到上坪服務之前是在（竹東）林場的製材場工作。張乾榮先生則是當時上坪站的造林監工，不過或許是緣份吧？我們到現在都還是很好的朋友。我沒做造林包商後，很多以前工作認識的人就沒有再來往（loi vong'）了。

而造林工作上，我有標到很好做的林班，也有標到比較有難度的造林地。這要看地區，造林地的坡度、地形以及交通動線都會有影響，沒有一定。⁸ 另外比較特別的是我們冬天會配合軍警的高山清查，⁹ 主要就是一起上山撿共產黨放的空飄氣球，他們會綁一些乾果和傳單，我們的工作就是幫忙回收傳單交給警察。¹⁰ 我們平時在山上工作其實也會看到共產黨的傳單，但我都會交代工人們直接把它埋在造林地內，千萬不要因為好奇就去撿起來留著看，那會出事的。

（四）造林職涯的結束

1970 年代以後，林務局逐漸封山，先是結束直營伐木生產，之後又宣佈禁伐天然林（1992）。¹¹ 沒了伐木，自然也就沒有造林需求。沒有標案能做，我只好結束公司。

我太太開了家裁縫店一元行，¹²我結束造林包商工作後（1992）就乾脆（ziong`ciu+，乾脆）在店裡幫忙。再後來，管理處在竹東的苗圃¹³在招募育苗人手，我想說以前我做造林、也做上坪苗圃，對這塊也在行，就去應徵，幫忙做些育苗、除草的工作，直到 70 歲（2005）離職才算是正式退休。那時我原本還想繼續工作，但馮光宏主任跟我說我年紀大了，應該要好好享福、不要再這麼累啦。

8 據張乾榮先生補充說明，以范來福先生承包的作業區域為例，羅山地區的谷地下線因造林地的坡度較陡，造林作業上也就較有難度；谷地上線坡度相對平緩，造林工作也就相對容易。

9 其法律根據應為〈戒嚴時期台灣省區山地管制辦法〉。該法於 1965 年 5 月 8 日公布，1987 年 7 月 15 日宣布廢止。其中，第 22 條規定敘明：「…份子較為複雜及平日不易清查之地區或單位，分別實施突擊檢查，每年至少一次。前項突擊檢查，應運用山地青年服務隊員協助辦理，必要時，得透過當地警備分區指揮部或地區警備司令部，協調陸軍山地警備支援部隊協助辦理之。」資料來源：國防部國防法規資料庫，2020 年 9 月 2 日下載，<https://law.mnd.gov.tw/scp/Query4B.aspx?no=1A001000034>。

10 據張乾榮先生進一步補充，高山聯合清查時間約在冬至前後，為期一週，由新竹縣警察局、地方分局會同憲兵、警備總部，並由林務局派員陪同。他於 1960-1962 年於秀巒分站服務時，便曾被派遣支援過兩次。工作內容主要也是協助撿拾共產中國施放的空飄氣球夾帶的政治傳單，傳單內容大意指稱祖國知道臺灣人民生活得相當困苦，呼籲回歸祖國懷抱。氣球上並會另外綁上諸如烏棗一類的乾果。

11 直營伐木於 1965-1989 年間次第結束，1992 年起全面禁伐天然林、集水區保安林、生態保護區、自然保留區、國家公園及無法復舊造林地之林木。1992-1996 年間則僅限於租地造林木之成熟主伐。資料來源：姚鶴年，〈台灣林業歷史課題系列（六）—台灣超量伐木之時代背景〉，《台灣林業》第 30 卷第 2 期（2004 年 2 月），頁 55。

12 於 1990 年 9 月 18 日核准登記，負責人為羅籬妹。營業項目為車邊、鈕扣車線零售、繡學號。資料來源：經濟部一商登名稱暨所營事業預查輔助查詢，2020 年 9 月 2 日下載，<https://reurl.cc/v1gyGa>。

13 即今新竹林區管理處的竹東苗圃，位於竹東鎮大明路 296 號。



三 退休生活

現在我有時候會自己騎車回湖口老家附近的田種菜，也會跟朋友們一起喝茶聊天。我太太有報名參加社區大學寫書法，什麼字體的毛筆字她都會寫。



圖四、由中國造林協會頒發的獎狀（1991）／范來福提供



你所不知道的人森事

桃竹苗地區林業訪談集

黃松妹女士

訪問紀錄

時間	2020年4月27日上午10:30至12:00
	下午01:00至04:00
	2020年10月19日下午01:30至03:30
	2020年11月4日下午01:30至03:30
地點	新竹縣竹東鎮林森路40號 竹東工作站
使用語言	國語、客語
訪問	張雅綿、張嘉顯、陳瑞琪
列席	徐美鳳、邱睦容
記錄	陳瑞琪、張嘉顯



開心回憶往事的黃松妹女士，以及陪同出席訪談的女兒徐美鳳小姐

受訪者簡介

黃松妹，1938 年生，新竹橫山人。夫婿徐金來為竹東地區的領工包商家族，兩人於 1960 年結婚。黃松妹婚後協助打理夫家事業，亦曾隨夫婿上山工作，對改制前後的領監工作內容多有瞭解；再加上她本身於 1970 年正式進入林區管理處服務，曾在觀霧工作站擔任炊婦，服務 10 年才改調回處本部任公文登記桌。她的口述證言能自女性的角度提供另一種觀點敘述林業工作，是相當難得的一篇紀錄。



一 個人生平與家世

(一) 童年與家庭

我叫黃松妹，1938 年出生在新竹橫山。我爸爸叫黃阿古，92 歲過世（1997）；媽媽叫余谷妹，她走得比較早，82 歲過世（1986）。他們倆年紀相差 3 歲。我們家有 8 個孩子，4 女 4 男，我排行第七，下面還有一個弟弟。

我娘家是農家人，有種稻和茶。平地的田大概有一、兩甲，山上還有茶園，以前又沒有除草機、農藥能用，所以很多事要忙。也因為這樣，我們家的生活還算不錯，能請五、六個長工幫忙。這些長工不會住我們家，他們都住附近，我們算是同庄人。

我媽媽每天都很忙，她平時除了煮飯給家裡吃以外，也要煮三餐給長工們吃。早上上工前要先去喊長工們來家裡吃飯，午餐煮好後會請人專門挑上山去，晚餐等他們下山後再到家裡吃。我覺得她很辛苦，卻也覺得她很厲害。她通常早上會煮飯，菜的話看家裡有什麼就煮什麼，不一定。

我媽媽是一個很好的人，常常把家裡多的東西送給其他人，像是庄裡若有婦女生孩子，她就送豬肉和蛋給對方進補。她對人很好，所以她過世時很多人都來參加，村人還在村莊口搭起了牌坊。我哥哥原本要拒絕，但送來的人非常堅持，說我媽媽值得這樣的排場。

小時候家裡收成的稻子、茶葉賣給誰、賣多少錢，因為當時我還是小孩子，不是很清楚。我印象中好像稻子要交固定的量給政

府，不過那時候秤稻的人都隨便量，有幾次交糧時還連人的重量一起秤。茶葉的話會有商人來收，我爸爸他們會先比價，賣給價錢比較好而且有信用的業者。我們家種了3種茶，烏龍茶、包種茶，還有一種我忘記了。以前（1950年代）的人工很便宜，採茶的工錢一公斤幾毛錢而已，當天就會把錢發給他們，而賣給商人的茶葉也是用人工一纂（lui）纂挑出去。

以前是農業社會，很少人家裡會有現金，更別提拿去存，我爸爸不一樣，他會把錢拿去農會存。那時農會為了鼓勵大家多多存錢，都會給存戶肥皂、火柴一類的小東西，我爸爸拿到時很開心。

除了種茶、種稻，我們家還養了雞鴨豬，我還記得我們小孩都要去撿鴨蛋。我媽媽有次就叫我拿6顆鴨蛋去送日本老師，老師收到後很開心，送了我衣服、小朋友的圍兜兜和木屐，之後又給了我好幾盒糖果。我們小孩平常要去幫忙撿目浪子（mug` long zii，無患子），目浪子的果實裡頭有籽，搓一搓後會有泡泡，可以拿來洗衣服或洗頭，到現在也都還有人在用。目浪子的樹幹也還可以拿來當柴升火煮飯，很多用途。不過以前我們家洗頭都是用稻稈燒成的灰混入熱水再洗頭，頭髮可以洗得非常乾淨，是最好的天然洗髮精。

（二）求學生活與歡快的少女時光

我曾唸過日本時代的橫山幼稚園，學校就在現在橫山國小旁邊的廟¹旁。我唸幼稚園時都是我姊姊揹我去幼稚園上學，但比我小一歲的堂妹卻要在家揹小孩子、照顧弟弟妹妹。因為這樣，大家都說我很好命。後來發生戰爭，我們常常要躲空襲，我姊姊她只要一

聽到空襲警報就會趕緊跑來幼稚園接我。我們有時候會躲到附近的防空壕，也有時會躲去山上。過沒多久，幼稚園就停課了。

我對日本時代的記憶不多，只記得在街上看到的日本人都穿著和服、木屐。我們橫山有個姓蔡的人，光復後當了縣議員（即蔡錦繡），他平時就都穿著皮鞋走來走去，皮鞋走路時會發出咖咖咖的聲音，常常人還沒到就先聽到了聲音，因此大家就會自動把路讓開出來。我小時候有一次便故意不讓開。我媽媽當時站在我旁邊，一直拉我說：「人家聲音到了怎麼還不讓開？」我還是不讓，眼睛一直盯著蔡議員看。蔡議員沒說什麼，還摸摸我的頭說：「你是黃阿古的么女嗎？不錯！」然後就自己走掉了。可能因為我爸爸在橫山算是有頭有臉的人物，再加上我們家族在橫山很有名望，所以最後對方也沒對我怎麼樣。

日本時代我家（家境）還算不錯，比較不擔心沒東西吃，所以大家都很羨慕。戰爭後日本人有管制糧食，還會到家裡來檢查。因此我們平時吃飽完，會故意把剩飯摻一點水、假裝家裡吃稀飯，這樣就不怕警察來檢查。以前的廁所都在外頭的豬圈旁邊，房間裡只會擺尿桶方便尿尿。我們家就把尿桶放在房門口一進來的空間，再用一塊布當簾子遮住。日本人看到就知道那邊是尿桶，不會進到房間裡，我們就可以把稻穀藏在房間裡的櫃子。我家雖然也有養豬，

1 橫山國王宮，位於新竹縣橫山鄉橫山村 3 鄰 56 號。為橫山聚落主要的信仰中心，主祀三山國王，1875 年建廟。資料來源：吳學明、林柔辰，《臺灣客家聚落之信仰調查：變與不變：義民爺信仰之擴張與演變》（南投：國史館臺灣文獻館，2013），頁 39；施添福等，《臺灣地名辭書》第 14 卷（南投：台灣省文獻委員會，1999），頁 511-512；文化資源地理系統，2020 年 9 月 29 日下載，<http://crgis.rchss.sinica.edu.tw/temples/HsinchuCounty/hengshan/0408001-GWG>。

但日本人禁止我們自己殺豬，²我們都要偷偷抓到山上去殺來吃。一方面是怕豬叫引來警察，另一方面也是怕被隔壁鄰居告發。殺完豬我們會用鹽醃豬肉，然後在地上挖洞藏醃豬肉。為了怕被人發現，我們還會特別用樹葉把洞蓋起來，等要吃的時候再去拿。

日本打輸後，很多外省軍人到我們橫山，他們腳上都打著綁腿。那時橫山派出所的所長是個外省人，他想娶我大姊，但我們家裡都很反對這樁婚事，後來也就沒有成功。

戰爭結束後（1945）我剛好7歲要上小學，我唸橫山國民學校。³因為剛光復，沒什麼人會講國語。學校老師都是當地的客家人，他們的學歷大概就是國校畢業，但（個性）比較敢，去新竹受訓一段時間後回來就直接上臺教書了。我印象中上課時老師都叫我們自己翻字典，所以與其說是我們去讀書，比較像是我們教他們認字。

另外，因為我家常要煮飯給長工們吃，吃不完的飯通常都會拿去餵豬，我覺得很可惜，就把那些多出來的飯帶去學校，給一些家裡比較沒錢的同學當中午的便當吃。我有個同學叫陳貴美，我們感情很好。她後來有繼續讀書，最後當了老師。我記得以前有次她媽媽叫她去買糯米，我跟她說：「我家很多，我拿給你就好，你不要去買。」後來她拿了很多糯米回家，她媽媽看到還嚇到，問說：「我才給你多少錢，你怎麼能買這麼多糯米回來？」我們現在還有聯絡，打電話聊天時還會說起這件事。

國小畢業後（1951），我沒有繼續唸初中。我聽那些參加考試回來的同學在講考了哪些內容，我覺得他們講的東西我都會寫。但我媽媽覺得女孩子以後要嫁給別人，拜別人家的祖先，不需要讀那

麼多書，她不想花那個錢，所以儘管校長、村長都來家裡拜託她，說我們家境還不錯，應該讓我繼續唸書，她還是沒答應。

後來我到橫山街上學裁縫，教裁縫的老師叫鄒蘭妹，她也是橫山國小的老師，學費不是交錢，而是拿幾斤的米去當學費。我們大概十幾個人一起學裁縫，不過因為大家家裡（家境）都還算不錯，所以我們感覺不像去上課，比較像是結伴一起去玩。

以前去竹東的交通不像現在這麼方便，出去只能搭火車，但火車一天又只有幾班，錯過了就只能走路回家，而且路上還會經過榮民醫院，那裡很多外省人，如果只有我們女孩子的話會怕（被騷擾）。所以我們如果要去街上看電影，都會找庄裡的一位男生一起，幾個女孩子一起出錢請男生看電影，算是請他當我們的保鏢。有次我哥哥不知道怎麼了，對著陪我們一起去看電影的男生大罵了一頓。我當時很生氣啊！是我找人家去看電影，他要罵也是罵我，怎麼可以亂罵別人呢？之後想想，他大概是氣單獨一個男生跟著一堆女生出去，怕發生什麼不好的事吧。以前如果有陌生男人自己進庄裡，很有可能會被庄民追著打，因為我們會怕是壞人，所以陌生

2 受訪者所言應指日治時期即設有的屠宰稅制度。在日治時期，殺豬必須經保正蓋章同意。農家需將豬隻賣給豬灶，再另外至市場選購豬肉。戰後，豬灶改由地方鄉公所管理，殺豬須有「豬牌」（即批發商賣肉的牌照），欲殺豬時須先去公所財政課繳稅，並憑單屠宰豬隻。未繳稅即殺豬者等同逃漏稅，被抓到會移送法院。相關證言亦可見：嘉義鄉村永續發展協會，〈栗仔崙「豬灶」〉，2020年7月14日下載，http://cceda2010.blogspot.com/2012/08/blog-post_7807.html?m=1。

3 即今新竹縣橫山國民小學。前身為樹杞林公學校橫山分校，創於1911年。校舍原先借橫山國王宮，1920年方遷校至現址。翌年奉准獨立為橫山公學校，1941年改為橫山國民學校。1968年，因應九年國民義務教育實施，更名為橫山國民小學。資料來源：古美華、胡雨欣、彭筠雅等，《新竹縣橫山國民小學創校100週年校慶特刊》（新竹：新竹縣橫山國民小學，2011），頁10-20。

人進出都要有認識的鄉親帶進庄裡比較好。

學了一段時間的裁縫後，我一樣待在家裡幫忙，沒有去外面工作。亞泥在九贊頭設廠後（1957），⁴ 哥哥就在橫山火車站對面開了一家枝仔冰店。從配水、冷凍到拔模都自己來，不是從外面跟人家批現成的貨回來賣。也因為這樣，我除了要負責結帳收錢，還要幫忙做冰，不過一些村裡認識的男生都會自願來幫我，我也會請他們吃冰做為謝禮。來冰店的客人幾乎都是男生，他們聊天時常講一些不好聽的話，我很不喜歡，愈來愈不想去幫忙，後來真的就不去了。哥哥拿我沒辦法，只好自己請一個小姐幫忙，但對方手腳不乾淨、會偷拿店裡的錢，他叫我一定要回去幫他。我說不過他，再加上媽媽也要我去幫忙，我只好答應。

我在哥哥那邊工作差不多一年左右，跑去找嫁到臺北的姊姊玩。姊夫開油漆行，生意很好，請了很多工人。在姊姊家住了一段時間，回到橫山後一樣去哥哥的冰店幫忙。

另外一方面，我三哥初中畢業後去新竹當機器學徒（摩托車行學徒）。爸爸曾搭頭班車去新竹看他，結果發現他的閩南人老闆家裡吃的稀飯，比我們家裡養豬的稀飯還稀，他很捨不得，當下直接幫三哥收行李、帶他回家。回家後，三哥心情一直不好，他還是想做別的工作，不想在家種田。媽媽知道後就說：「好吧，你去吧！」但我爸還是捨不得，會去新竹把他帶回來。他們就這樣來來回回了3次，爸爸才放棄，真的放手讓三哥去做。三哥後來的生意做得很成功，事業比他師傅還要大，在竹東有2家分店、在新竹市也有一家店。

（三）姻緣伊始

我先生徐金來是竹東人，我們算是我表哥的朋友介紹認識。那時候有很多人都很喜歡我、要追我，我只有一個想法：不要嫁地主，因為我怕嫁過去後會很辛苦，得做很多事（農活）。像以前有個鄉長跟我阿爸交情非常好，他來給我說媒，要介紹一個大地主，說對方家裡田很多、山上也有不少土地。我聽了趕緊叫我爸拒絕。對方聽到我拒絕很驚訝，說：「老么不趕快嫁，是要養豬嗎？」他話裡的豬是指外省人，光復後有很多外省阿兵哥駐紮在附近的國王宮，鄉間大家都不喜歡他們，會排斥。以前我們叫日本人「狗」，「豬」是對外省人的一個不好聽的稱呼。我媽聽到我拒絕鄉長的介紹後，只對我說：「人家這樣講，不要真的跟著豬去啊。」我跟媽媽說放心，我想嫁上班族、一個領固定薪水的人就好。

之後有天表哥的朋友來店裡，說要幫我介紹對象。我沒有多問，因為當時我根本還沒想要結婚，所以我也沒有特別留意，就只說好。他們在端午節前 2 天來，⁵ 當天我也沒有特別打扮，平常該做什麼工作當天就做什麼。只能說大概就是緣分吧。

後來我表哥說對方很喜歡我，很快就要來講親事。結果端午節才過兩天而已，我先生就帶他爸爸、媽媽來看我。原本他們想（農曆）十二就要訂婚，但我覺得太快了，我都還不知道他們家是做什麼工作的呢。後來講好改到（農曆）二十二，我才答應。當天我爸

4 此指亞洲水泥新竹廠，位於橫山鄉大肚村，該廠於 1957 年成立。資料來源：亞洲水泥官方網站 - 公司簡介及沿革，2020 年 11 月 6 日下載，<https://www.acc.com.tw/about-us/company-profile-history>。

5 應為 1960 年 5 月 27 日。



圖一、兩人結婚照／黃松妹提供

爸不在，媽媽對這樁婚事沒有意見，她只問我說：「你還沒看過對方，你可以嗎？以後你不要回來怨嘆！」我跟我媽說我不怕：「一個人做，也沒有兩個人給他！」⁶

依照我們的習俗，訂婚當天要吃湯圓，所以前一天晚上整個庄頭的人都來我家幫忙搓湯圓。我哥哥回來看到問說：「幹嘛搓這麼多湯圓？」他才知道原來是我要結婚了。沒想到他當下立刻跑了出去，一段時間後回來，邊跑邊喊說：「不嫁了！不嫁了！」原來他跑去打探消息，說我先生他們家在開木材行，⁷專門做林管處的林班標售。他捨不得我過辛苦日子，我哥哥一直說他寧願把穀倉裡的

稻子賣掉賠聘金。

訂婚時，公公他們聘禮準備得很齊全，送了一套金飾之外，還包了 9,690 元的聘金。聽說我的聘金是我們村子裡最多的，那時候普遍來講不是 6,600 元就是 5,600 元。爸爸媽媽都很疼我，尤其是我爸，他常說我是他最好的幫手。結婚那天（1960 年 11 月 13 日）他還哭了，我 3 個姊姊嫁出去時他都沒有哭呢。我的嫁妝非常豐富，不知道是不是因為我是最小的女兒。我的嫁妝有衣櫥、梳妝臺、沙發、縫衣機、電扇、棉被，載了滿滿的一卡車。我記得其他姊姊出嫁時都沒有這麼熱鬧。

結婚當天原本要抬轎迎親，但我說不用，後來先生他們就開了 6 臺車從竹東來橫山。聽說以前如果要到竹東找我公公，完全不用報住址，只要在路上說公公的名字「徐石榮」，隨便一個人都能幫忙指路。我記得光是我娘家這邊就開了 20 桌、發了一百多個喜餅，但我公公是集材領工、人面廣，他們那邊請的客人更多。

6 意思為不怕辛苦。

7 即建榮木行。徐氏家族在日本時代就擁有熬腦執照，徐石榮、徐石房兄弟延續林業生產，在戰後創設「建榮木行」，專營伐木、集材、臺車和索道運材 4 種工務。1953 年，徐家兄弟拆夥，徐石榮獨自經營建榮木行，徐石房另立門戶。資料來源：陳顏、陳郁涵，《檜山邊境・觀霧森林：竹東林場職人傳》（新竹：林務局新竹林區管理處，2012），頁 106-123、134-144。



二 辛勞的人婦歲月

（一）新婦生活

我結婚的時候 23 歲（虛歲），我先生 25 歲。結婚後沒幾天我先生就跟著公公上山工作了，公公負責管理現場的所有事情，我先生則是負責開集材機的司機。我公公大概一個禮拜下山一次，我先生則是一、兩個月才下山一趟，因為只有擁有執照的人才能開集材機。

剛嫁過去時我很不習慣，因為公公是領工，家裡常有工人來來去去，所以我平時要幫忙婆婆煮三餐之外，還要煮飯給工人們吃。我可以說是結婚後才邊做邊學，而且橫山以前沒有瓦斯，煮飯都是燒柴，但竹東這裡卻要用瓦斯。

我先生家是大家庭，我嫁過去時他的祖父、祖母都還在，我每天要洗很多衣服，洗到我的手都破了皮。再加上我先生是長子，他的 3 個弟弟當時都還小，等於我一嫁過去要幫忙婆婆煮三餐，還要照顧 3 個小叔。最大的小叔唸國小六年級，很調皮；排行第二的唸一年級，有小兒麻痺、身體不好；最小的甚至還在讀幼稚園，但他常跟老二打架，我都要揹著他邊做家事。他們平常跟我一起睡，小孩子還小，晚上睡覺會搶被子，因為這樣我都蓋不到被子。生活突然變得很辛苦，我每天很早就要從樓上下來做事，一直忙到睡前才能休息。白天時一下這個小孩尿尿，一下另一個吵著要吃飯，我真的顧不來，小孩常自己到處亂跑，婆婆回來看到就罵。我婆婆又是一個比較嚴肅的人，我不敢頂撞她，所以有時候我都會躲起來坐在



圖二、建榮木行的貯木場／黃松妹提供



圖三、夫婿徐金來的集材機司機證／黃松妹提供

床邊哭。

有一次我先生下山，大家一起吃晚飯時，我先跑去洗澡、不敢看到他，因為我怕自己會忍不住一直流眼淚。我也不敢說要回娘家，我媽媽不可能讓我回去。她以前就常說，以後我們結婚了，萬一發生什麼事情不要回家講。可能她也怕自己幫不了忙，聽了只是捨不得吧。

不過也因為小叔們算是我從小照顧到大的，他們現在都很尊敬我。最大的小叔後來在新竹開了 2 間家具行；第二的後來在新加坡發展，他每次回來臺灣看望親戚，第一個要找的人不是親哥哥，而是作為大嫂的我；最小的的小叔是職業軍人，退伍後另外去找工作，現在也從公司退休了。

我跟先生一共有 4 個孩子，2 男 2 女。我先生久久才下山一次，小孩怕生，有時候難得他下山一趟，小孩卻覺得這是哪來的陌生人，嚇到不敢睡，我先生躲起來後他們才乖乖睡覺，說起來這也是很心酸。以前的生活真的很辛苦。

（二）初上檜山

結婚半年後，有次公公跟先生兩個人都在家。公公看我去洗澡去了很久，我先生正好剛回家，他就叫我先生去看我一下。先生一來，我頓時忍不住眼淚，哭得很大聲。隔天公公就叫先生拿我的身分證去警察局申請入山證，要先生帶我去青草湖走走。第二天，公公甚至直接叫我跟他們去山上，說就當去放鬆心情。

公公跟我講話很客氣，都是「你可以幫忙我們嗎？」、「你可以幫忙做什麼嗎？」比較不像婆婆，而且公公人很好、很疼我，像



圖四、全家福，前排由左至右分別為大女兒、小女兒、小兒子、大兒子（1976）／黃松妹提供

有次他叫我煮綠豆湯，我傻傻地拿一堆綠豆去煮湯，我公公回來看到後，既沒罵我，還特別跟我說他不會跟婆婆說，把煮失敗的綠豆湯倒掉就好。

以前去檜山全程都要自己走路，從平地到腦寮的路不太好走，腦寮後的路就更陡、更難走了。雖然可以坐臺車，但臺車要讓人家推上山，我不好意思，所以就算公公要我坐臺車，我還是堅持要跟他們一起走路上山。公公很貼心，他們原本前一晚在家裡談好，怕

我辛苦，要讓我在腦寮過一晚，隔天再繼續走路上山。不過我覺得他們可以怎麼我就不行，還是咬牙說要繼續走。結果整路我都一直在想「到底到了沒！」

沒走過的人真的沒辦法想像那個辛苦，真的太累了，我很想放棄，最後還走到哭。我先生看我一直哭，說要揹我，但路（坡度）很陡，如果他揹著我走，一個重心不穩人往後仰，兩個人就這樣摔下山了，所以後來我還是自己邊哭邊走，最後甚至用爬的，我才到了檜山。

一到山上，好多人聽到小老闆的太太來了，大家都跑來看我。他們原本要我坐在椅子上休息，但那椅子很矮，我怕一坐下就站不起來了也不敢坐。那時候山上還沒有電，晚上都點瓦斯燈。公公是領工，因此我們住的宿舍比較高級，是日本式的房子，有榻榻米，還有一張公公寫文件的事務桌。我們那區的宿舍有一個大澡堂，裡頭有個四方型的大浴池，有專門負責燒火的工人在燒熱水。通常都是男人洗澡完才換女人洗，但我不敢泡大眾浴，先生就叫我去廚房燒水洗澡。可是廚房有點破，不是這面的牆有破洞、就是那面牆有破洞，我還是不敢洗。我先生真的很貼心，就站在廚房門後等我，說：「我在這邊看著，不會有人來，就安心洗吧。」

說到洗澡，以前公公他們也會批肥皂上山去賣給工人。每次只要肥皂送到山上，一下子就被搶光。沒有肥皂能用，我只能拿煮飯燒柴的灰加在熱水裡洗先生他們的工作服。

鄰近工寮加在一起有十幾個太太，換林地要搬機器時，公公會叫我們這些太太做點心給工人們吃。冬天山上很冷，水管結冰了就

只能走路去溪邊挑水。太太們都會結伴一起去，我不好意思讓人家幫我挑水，也會跟著去。後來她們也找我去苗圃拔草，我看她們背著孩子都能去打工了，我一個還沒生孩子的人怎麼就做不到，便答應跟著去。

但我沒有特別跟先生講，是其他人跑去跟我先生講，我先生就去跟那些太太說，我太太娘家也算是有錢人，她從來沒做過這種粗重的工作，請她們不要再找我去。我先生沒跟我講這件事，因此我平常還是跟著她們去拔草。過了一段時間，我因為懷孕了要下山，這才發現「對耶，我從來沒有領到拔草的薪水過！」也不曉得是誰拿走我的薪水。但我很感謝我公公，讓我有這段在山上的生活可以慢慢去習慣他們的生活起居。

（三）得人疼的好幫手

下山後，我開始幫忙家裡的生意。除了煮飯，我也會幫忙跑銀行，有時候我也會跟我先生一起找工人。以前工作不好找，我公公算是一個很重要的角色，所以很多工人都會送他們家裡養的雞鴨鵝來，而且都還專挑最大、最肥的送，我幾乎每天都要殺雞。

在山上工寮的話，工人們要自己處理三餐，我們（領工）只負責採買食材。食材大概一個禮拜補給一次，來買菜的人不一定是我們的工人，也有可能是開林道的榮民，但榮民都會付現金，我們的工人才記帳，等月底發薪水再一起扣。不過實際怎麼算這就只有我公公跟工人們的會計知道，我只負責登記誰每個禮拜買了多少東西，再交給工人們自己選出來的會計記帳。工人們會幾個人合資一起請個煮飯工幫忙煮三餐兼洗衣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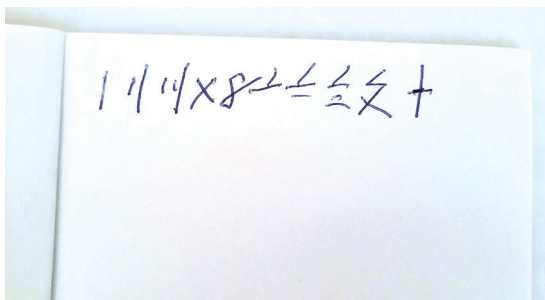
1962年3月我生完大兒子，坐完月子我就又上山工作。我在山上懷第二胎，原本打算等懷孕月份差不多了就下山待產，沒想到就遇到了葛樂禮颱風（1963），沒辦法下山，被困在山上了幾天。

以前沒有氣象預報，都要等到風雨變大了才發現不對勁，也因為這樣，我對這個時間印象很深刻。那時候我先生提前幾天下山修機器，沒想到颱風就來了，他沒辦法立刻上山找我們母子。我記得那時候雷聲轟隆轟隆地一直響，我很害怕，緊緊抱著大兒子。雨很大，山上的路又都是爛泥巴，我不可能自己帶著小孩下山。等颱風走了，我先生和另個領工的弟弟陳森興一起走路上山，他們走到腦寮時，剛好那邊的人在殺豬，他還順道買了豬肝來給我補身體。

說個題外話，以前我在山上有養雞，本來是想就近直接賣給在山上工作的榮民。但公公為了討婆婆開心，特意請人把雞載下山要給婆婆拿去賣。明明賣給榮民的價錢比較好，我實在搞不懂他們的想法。

再說回來。颱風過後很多索道都被雨打壞，我先生帶著工人四處去修理。也因為這樣，山上很多爛掉的木頭長出了香菇，那些工人們都會順道撿回來送我。我不喜歡一直收人家的禮物，會覺得很不好意思，因此我就唸了先生一頓說：「工人年紀大了還會去採香菇回來送我，你這個年輕的怎麼好意思一直拿人家的。」他一直不去，是後來被我唸到受不了了，才很生氣地跑去山上採了一大堆香菇回來給我。結果他還因為這樣受傷，腳被生鏽的鐵釘刺到。

我的膽子很大，有時候他們這個伐區做完，隔天要進到更深山裡面的伐區，得走更遠的路，但我都不害怕，自己一個人揹著大兒



圖五、山上記帳特有的碼字，從左至右分別代表數字的 1 至 10 / 黃松妹手寫



圖六、颱風過後的倒木清理 / 黃松妹提供

子說走就走，所以我可以說是他們的好幫手。我做事的能力好到什麼程度呢？這麼說好了，我平時會幫忙跑銀行辦事，我在那裡遇到觀霧站的張得濱股長 4 次。每次遇到他都問我「請問你可以進來林場幫忙觀霧（站）食堂的工作嗎？」但我不想，每次都用要照顧小孩當理由拒絕他。張股長說他不反對我把小孩帶去山上照顧，而且他不但不會扣我薪水，要是遇到加班也會幫我報加班費。雖然我可以請人幫忙顧小孩，自己上山工作，但我還是覺得麻煩，不想去，就一直拒絕他。後來觀霧站的司鐘主任直接去找我公公、拜託他幫忙說服我，公公不好意思拒絕，畢竟他都標林務局的案子，就跑來問我能不能幫忙。

我公公人真的很好，他跟我說「萬一不想做了的話，回來也沒關係。」不過我這個人不喜歡這樣，我覺得太沒責任感。因此我就跟司鐘主任說我只願意當臨時工暫時幫忙，等他們找到正式的員工後我就不去了，但對方不答應，一直叫我繼續做。以前去林務局上班要做身體檢查，竹東林場有個醫務室，他們叫我去那邊做檢查、交照片，要讓我正式報到。我就賴皮，不去檢查也不交照片，但先生非常老實，工作站叫他拿我的資料去，結果他就真的拿去交了，也沒事先問我一聲，就這樣幫我報到了！但我記得那陣子（1970）剛好山上的索道壞掉，好幾個月人員都沒辦法上觀霧，我也就這樣在山下待了好一陣子。

我公公去山上做每木調查時我也曾跟去幫忙，還去了好幾次。每木調查主要是林務局的人負責，但我們標案子的包商要編列一筆每木調查的工作費。每木調查通常是 10 天，遇到雨天的話就可能

會延長到半個月，而工作的人零零總總加在一起大概有十幾個人。公公拜託我去幫忙煮飯，畢竟這種短期的煮飯工不好找。沒想到最後我除了要煮飯，還要洗他們所有人的衣服。通常每木調查的最後一天他們都會待在工作站內計算這趟調查的木材總材積，林務局的人居然也就把這段時間累積的髒衣服拿出來給我，我洗也不是、不洗也不是，唉。



三 我的林業工作回憶

（一）領（監）工二三事

林管處以前是領工制，之後改成監工制。⁸在領工時期，一個標案的成本除了有工人們的薪水以外，還要把臺車、集材機器、木馬道（的鋪設）算進去，我們包商自己會保留一成作為基本利潤。竹東有很多家業者在做林班標售，我記得的就有公公徐石榮、我公公的哥哥徐石房、我先生的堂哥徐兆泉、陳木旺、葉金土、一個嘉義來的閩南人，還有一個關西人。⁹大家會有一個默契去標案，有點像是彼此講好，所以不太會起衝突。至於要符合什麼資格才能當領工，我想應該就是要有執照和營造經驗吧？改制後，以前的狀況是林管處會請我公公推薦，我公公寫了幾個名字交上，那些人就可

8 林務局考量到領工比價制度的弊端時出，於 1963 年將轄下各直營伐木林管處之計件工資發放改為監工制，直接由各林管處發放工人薪資，免除工人們再遭中間一層剝削。資料來源：林務局誌－第三章 五〇年代大事記，2020 年 8 月 12 日下載，http://subject.forest.gov.tw/web/publication/main_01-9-2.htm。

9 據本團隊研究，應為主要承包香杉山標案的鍾進昌、竹東林場的運材包辦邱榮源、香杉山伐木包辦的陳金德、承包檜山標案的吳盛發與莊阿水。

以當監工，不過我想林管處應該還是會報請林務局，獲得同意才可以。我公公的角色比較像是一個幫忙推薦的老前輩。

以前領工標下工程後就要負責全部的事情，像是找工人、盯生產進度、調度運材卡車，以及最重要的發工人薪水。工作現場會分成伐木、集材、檢尺、運材 4 個組。伐木和集材的工人薪水是計件制，他們的薪水分 3 個等級：最好的、其次與一般價格。工作難易度不同，工作性質也不同，所以工人們拿的錢也不一樣。不過這也沒有一個固定的金額，因為還要看我們標案標到的錢。但工人們每月的薪水都會扣一成下來，有點像是福利金。做得好的人會留下繼續做，不能接受的人就離開，離開的人留下的那一成錢就會分給其他繼續工作的人。檢尺、運材的工人則是另外由林務局聘請。

遇到工程款還沒發，但是工人家裡有急用的話，我們都要先墊錢，或是請他們先去家裡對面的米店拿米、記帳，我公公再去付錢，我公公會再折價換算，等月底發薪水了再扣。以前我們有個住香山的工人，他太太就曾跑來預支薪水，她還得把米從竹東挑回香山，這一趟路很遠，想來他們也是很辛苦。

我們的工人大部分是苗栗、寶山、桃園或龍潭來的人，也有一些從彰化員林或嘉義來，工人的年紀則差不多在三十幾歲左右。趕產的時候我公公會敲鐘叫大家起床，那時候天都還沒亮，他們還要點火把走路去工作現場。我們的工人很少山地人（原住民），他們比較多是在造林包商那邊工作，幫忙砍草。

改成監工制後，最主要的改變是大家的薪水都直接由林管處發。雖然如此，但因為公公他們過去對工人們都很好、很照顧，再

加上以前也都是他請的工人，所以我們家裡還是有非常多工人進進出出。有些工人甚至把他的（華南銀行）存款簿、印章都寄在我們家，讓我們幫忙領錢出來再交給他們山下的家人。這代表著他們非常信任我們。

我們跟工人的感情為什麼可以這麼好呢？這麼說好了，他們家裡要是突然發生了什麼緊急狀況，我們一定會盡力幫忙。正因為這樣，我們到後來都變成很好的朋友，不只是頭家與工人，所以我們之間也從來沒有發生過什麼衝突（指勞資糾紛）。

畢竟我公公以前是當老闆的人，因為改制後變成固定薪水，他就沒再繼續做了，他一樣標林班，自己伐木自己賣。我先生的堂哥原本也不想繼續當監工，想要在外面闖、自己當老闆，不過他有 7 個女兒要養，後來實在沒辦法，只好再來當我們的工人。我先生則繼續在林管處工作當監工，監工的工作壓力沒有比較小，一樣有生產壓力，所以他還是每個月底都要做報表。我先生一直做到觀霧停產（1986），之後改調到羅山分站當巡山員。羅山以外，他也被調到上坪、竹東過，最後他在清泉退休（1996 年 7 月 16 日）。退休後他還曾經當過處的顧問，在山上的作業指導他們年輕一輩的工人伐木。

比較可惜的是我先生過世後（2018）我把他的一些舊資料都丟掉了，畢竟我們家裡也沒人看得懂，要不然他把那些老文件都整理得好好地收著。

（二）在新竹林區管理處的工作記憶

我大概在 1970 年正式進入新竹林區管理處工作，我的職稱是



圖七與圖八、每木調查相關工具／黃松妹提供



圖九與圖十、左為臺灣省林務局期的冬季長袖制服，右則為竹東林區管理處時期的冬季長袖制服
／黃松妹提供

「工友」，最先在觀霧站當炊婦幫忙煮飯。1980 年我才被調下山，到市區的林管處工作。在觀霧時，我每天都要煮十幾桌的菜，來吃飯的人都是工作站的員工。菜色通常都是三菜一湯，要吃飯的人會掛牌子，就像登記一樣，我們就看牌子的數量去煮飯。煮好後我們會分一桌一桌去擺，不是自助餐那樣自己夾。一般來說，工作站的員工都是掛牌登記，統一在月底發薪水的時候扣錢。運材司機、附近林班地工人就是直接給現金，（飯）錢也會比較貴一點。

以前會有很多山地人搭工人的卡車上山。山地人有些是帶桃子等水果上來賣，或者是被找來當每木調查的臨時工。有些平地人會

把育苗砍草割下來的草，托運材卡車幫忙送下山，賣給山下的農家餵牛。說到這個，其實運材卡車司機競爭也很激烈，他們的薪水是算「趟」（載貨量），所以很常吃飽飯、錢丟著就走了，我都來不及找錢。這些司機除了載木頭賺錢，也會有人請他們載東西上山，或是軍方當時要蓋電塔，也花錢請他們幫忙載水泥、砂石那些建材，算是賺外快。

我在觀霧工作時，一開始只把小兒子帶上山，其他 3 個都留在山下請婆婆幫忙照顧。後來 4 個孩子都讀書了，只有放暑假才會跟我們一起上山。我除了煮飯外，晚上回到宿舍後我都會幫我先生做報表。以前計算機很貴，我還是狠下心買來用，所以我先生的報表做得很好，都是工作站第一個交的。另外兩位監工也想請我幫忙，說可以貼我一點錢。但我就覺得很奇怪，為什麼自己不做要叫我做

松 盈 木 材 商 行

(三一一二六:指電) 號九七七路北鎮東平縣升新

品名	單位	數量	單價	合計	備註
豬肉	斤	42	80	3360	2702.2
雞米	斤	10	42	420	1.249.6
青菜	斤	16	42	672	1.164.6
豆腐	斤	24	11	264	610.8
合計				4316	
豬肉	斤	42	80	3360	2.124.6
雞米	斤	10	42	420	1.684.6
青菜	斤	16	42	672	2.030.8
豆腐	斤	24	11	264	2.684.6
合計				4316	
豬肉	斤	42	80	3360	2.064.6
雞米	斤	10	42	420	639.2
青菜	斤	16	42	672	2.430.0
豆腐	斤	24	11	264	1.343.6
合計				4316	
豬肉	斤	42	80	3360	601.6
雞米	斤	10	42	420	134.6

咧？我也不是為了想多賺錢，只是因為小孩子都留在竹東，我得讓自己忙一點比較不會胡思亂想。不過後來我還是幫忙他們做報表，但就是義務幫忙，沒有拿錢。

我還記得剛上山的第一年還是第二年的夏天，發生很嚴重的風災，颱風過後我先生帶著司鐘主任、我跟小兒子要下山，走到林道9公里時，溪溝水位暴漲，獨木橋在水面上搖搖晃晃，看得很嚇人。我們前進也不是、後退也不是，最後是我先生先帶司鐘主任過河，再回過頭帶小兒子過河，最後才來帶我。水勢很洶湧，他說要攆我走過去，我跟他說：「不行！這樣要是一個不小心，我們兩個一起被水沖走孩子要怎麼辦！」小兒子在岸上看著我們一直哭、一直哭。現在想起來那個畫面，我都還會害怕。下山時我還跌倒，右手脫臼，非常痛，但還是緊緊牽著兒子的手。

風災後往往林道上會佈滿大大小小的岩石，以前觀霧沒有拖吊車，都是靠人力接龍一顆顆搬走石頭，把路清出來。遇到比較大顆的岩石，就會有一個人吆喝大喊「一二三！」，大家一起使力把石頭推到一旁。

後來我會想離開觀霧是因為孩子都大了，上了國中、到了叛逆期，所以我想要親自顧。我們主任一直不肯答應，他說：「我要怎麼找到像你這樣負責的人」，一直叫我不出去（調離）。之後有人跟我說他可以幫我調職，我就傻傻地等，結果到後來也沒有。最後是表姊幫忙，我才順利從觀霧調下山。

到了林管處之後，我平時就是幫忙課室同仁送公文，算是公文登記桌。我一開始先在運材股，做了一段時間後，林務局的梁秘書

想要幫我升職，但那時候有個同事可能忌妒我，就騙我說：「如果答應升職，就要被調回去觀霧當檢尺。」我那時候傻傻的，怕又被調回去觀霧就拒絕升職。梁秘書一直勸我說：「你現在不升的話，之後年紀馬上就要到了，要升就難了。」那個同事就不斷嚇我，說要是我答應會立刻被調回觀霧，我就很堅定拒絕梁秘書的好意，也就這麼錯過升職機會。要不然他原本還問我要不要去臺北工作，他可以幫忙找房子。他對我真的很好。

運材股裁撤後，我想說新竹（處本部）這邊要照時間上班，不像以前在觀霧上班時間比較彈性，所以就表示希望能再回到工作站。我大概 1986 年被調到內灣分站，在內灣工作站待了 4 年，主任又問我有沒有想調去哪。剛好那陣子我小兒子要結婚、娶媳婦了，我想說婆媳長時間在家面對面不好，畢竟我從內灣下班回到竹東很快。我就問處本部有沒有缺，還真的就這麼剛好本部人二室有個女職員去生孩子，我就被調去當代理了。

再之後，我一直都在處本部上班直到退休。我後來從人二室調去林政課，最後調到作業課。本來會計室一直希望我過去幫忙，育樂課也想找我去，但林政課的劉啓永主任不同意調任。後來是沒辦法一定要調，我才從林政課再調到作業課，不然我們課長還曾去拜託當時的總務主任張玉印，看看有沒有機會讓我不調動呢！

我這個人很勤勞，做事又快，交代我的事情我一定處理得清清楚楚，因此不管我在哪個課室大家都對我很好。一開始他們本來想派我去文書股管理物品，那個職位是正職，他們知道我的身分是工友、不符合條件時還嚇了一跳。我在林政課時，一位姓蔡的科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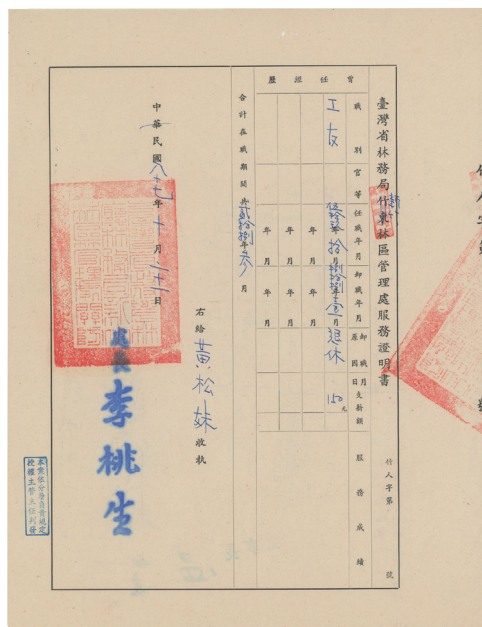
圖十二、1989年改制為新竹林區管理處時的大合影／黃松妹提供

什麼事情都喜歡找我去做，一些課長也都很信任我，要跑銀行的事都交代給我，我也會義務幫忙治山課、總務課送公文。以前沒有電子公文系統，我常常要送公文到臺北的林務局，有一次比較特別，要送到臺中的省議會。我同事一開始還問我敢不敢自己去，我回他「有什麼不敢的！」就這樣一個人從新竹出發了，也不要誰跟著。同事他們都說我很大膽。

另外還有一次比較特別，林務局要在太平山舉辦交誼活動，13個林管處都要派代表去。我不曉得為什麼抽到我，但因為那個活動都是男生，只有我一個女生（所指應為新竹處的活動參與代表），所以大家都打賭我不會去。但我是誰？我沒在怕的啊。還記得那天為了要趕集合時間，我一大早就準備出門，剛好那天先生從山上下來，他不知道我為什麼要那麼早出門，一直唸唸唸，害我錯過去新



圖十三、黃松妹女士獲選年度模範勞工（1995）／黃松妹提供



圖十四、黃松妹女士的服務證明書／黃松妹提供

竹的第一班火車，最後只能自己另外買票趕去跟他們會合。

處裡面平時也會定期舉辦自強活動，我都會報名參加，跟大家一起出去玩。我印象最深的是 1990 年去墾丁，有好幾個跟我要好的同事都有去，我們玩得非常開心。我媳婦也曾經帶孫子來找我，拜託我幫忙顧一下小孩子。我把孩子托辦公室的同事幫忙看一下，先去送公文，沒想到回來後發現孫子不見了，大家幫忙找了很久都找不到，後來才發現說是被處長廖福麟¹⁰帶去處長辦公室玩。

1999 年 1 月 16 日，我在作業課退休。我退休後作業課有同事臨時要請假，所以又拜託我回去幫忙當代理。因此，我退休後還是回去上一段時間的班，我們課長看到我很高興呢！我退休那天同事們幫我辦了一個送別餐會，副處長鍾文毅還叫我上臺去講以前觀霧的事情給大家聽，因為那天來的課室主管大多有在觀霧待過，大家一起回憶以前，我講到沒有聲音（指講到哭、捨不得）。他們對我太好了。

（三）人生插曲：因工安意外而吃上官司

我先生當監工時，常常禮拜一上山，禮拜六才下山休息，他是一個做事非常認真的人。山上工作很多意外，我先生曾因為這樣被告，被判停職，整整打了 3 年的官司，這中間都沒有收入。幸好那時候我已經在新竹處工作，除了一般薪水，觀霧站的職員還能多領一條山地加給，就現在的生活水準算起來大概有三、四萬元。但我

10 廖福麟，1989 年 5 月至 1994 年 3 月擔任台灣省政府農林廳林務局新竹（竹東）林區管理處長。資料來源：行政院農業委員會林務局，2021 年 1 月 27 日下載，<https://hsinchu.forest.gov.tw/0000430>。

們有 4 個小孩要養，讀書、吃飯每一樣都要錢。

我平時拿到薪水袋，連拆都沒拆就直接交給我婆婆，婆婆跟我說不夠用，我也不曉得是真是假。娘家的媽媽捨不得，請哥哥從橫山用摩托車載米送到竹東給我，也會直接拿錢給我。後來我跟娘家借了點錢，買了兩部全新的集材機，再找人當保人，讓我先生暫時去其他木材商底下當集材小包工，日子才勉強過得去。

那件事情是這樣的。那時（1971）觀霧工作站的主任是司鐘主任，有次觀霧西線的一個林班地發生火災，大火燒了很久、面積很大。我先生那時剛好跟司主任去巡其他林班地、不在現場，沒想到竟然被以「監督不周」起訴。一審判決出來時，認定我先生有罪，判了 4 個月的有期徒刑，可以易科罰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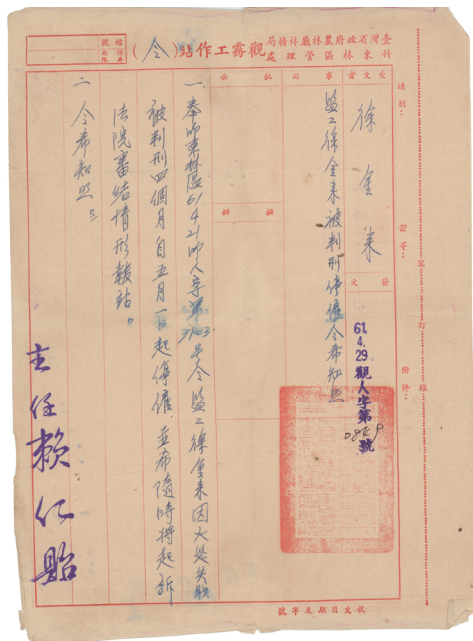
我很不服氣這個判決，火災發生時我先生人不在現場，怎麼能怪他呢？而且他會離開現場也是因為去巡邏其他林班，那也是他的工作啊！我們請的曹律師以前當過審判長，他雖然很同情我們，但還是建議我們不要再上訴，他說判刑 4 個月已經算是從輕發落。但娘家的媽媽曾說過：「我們人生下來什麼都不需要，生下來清清白白，死掉時也要清清白白。」所以那時候我到處陳情找人幫忙，行政院我也去、監察院我也去，我還代替過他上法庭跟法官辯論呢！

後來是監察院的一位梅專員同情我們，給我一些建議。他原本也是說 4 個月折合罰金的錢不算多，算小事，要我回家湊錢贖回我先生比較實際。但我非常堅持，我跟他說這不是我們的事（指錯誤責任歸屬），為什麼我們要承擔。他大概佩服我的勇氣吧，他之後幫了很多忙。經過檢察官的再調查，終於澄清了先生被判

有罪的冤屈。

二審開庭的結果，真的是無罪！我跟先生都很開心。證明無罪後，我先生打算申請復職，並追討回停職期間的薪水。過程很順利，大家也都很歡迎他回去。一開始先生原本不想再當監工，希望林管處可以讓他去做別的工作，是觀霧的王仁東主任一直拜託他，他才又繼續當監工。

那段時間我們過得非常辛苦，山上打火時我每天都沒睡什麼覺，一直在做飯糰送去現場給我先生的同事們吃。因為那陣子太操勞，我得了肝病都不知道。後來會發現，是因為我在勞保診所看病一直看不到，就去藥局打針，但過了一週還是覺得很累。藥局老闆



圖十五、夫婦徐金來於一審判決後收到的停僱令／黃松妹提供

以前在竹東街上的徐外科當過助手，他建議我要改去診所看病，我就到街上的林小兒科看。林小兒科的醫生跟我哥哥認識，他聽完我的狀況後建議我去何醫院驗血。我把驗血的血檢報告，拿去林小兒科，醫生看到時嚇了一跳，「要是給你哥哥知道我會被打」，叫我一定要去何醫院住院治療。

但家裡的事情這麼多，我不可能就這樣一直待在醫院，所以那時候我很常偷跑回家，衣服就這樣掛在醫院。何醫院的醫生人很好，不僅沒有追究我偷跑回家，還會跟我說有事情就打電話給他。我生病，我先生也生病。因為壓力太大了，他還得了胃潰瘍，得開刀治療。那陣子真的事情一件接著一件發生，很倒楣。

（四）回憶裡的山上工作趣事

觀霧大概在 1969、1970 年左右有發電機，所以山上的宿舍可以開燈，還可以在大家休息的大廳看電視，不過電（力）只供應到晚上 8 點。差不多在 1980 年左右，觀霧才有拉電線，整個宿舍區都能點電燈。我在觀霧工作的那 10 年期間曾帶爸爸、媽媽去山上玩。我先帶爸爸去神木那邊走走，他那時還穿皮鞋。以前的路（步道）不好走，都是泥巴，我跟他說打赤腳比較好走，他一直不要。他穿西裝爬山走路很熱，我叫他把外套脫掉放地上，反正山上沒有什麼人，不會有人拿走，他也不肯。

另一次帶媽媽上來觀光，我特別請人去接她，因為我想讓她看看我工作的地方。我還記得媽媽看到觀霧的餐廳時說「這個餐廳這麼大，排這麼多桌子！飯都是誰煮的啊？」我跟她說煮飯的人是我，她還不相信的說「你怎麼可能會煮，騙人！」畢竟以前我在家

裡就是小姐，這種事情哪裡需要我去做。甚至，以前我在家當小姐的時候，吃飯都有人幫我盛好飯，我不敢吃肥肉，家人也幫我先把肥肉去掉。爸爸媽媽他們兩個是分別上來的，沒在一起，我安排他們住在招待所，也就是後來改成總統套房的房間。他們對觀霧的印象非常好，我哥哥事業做得很大、夫妻倆常出國玩，我爸爸從觀霧回去後就對他說「出什麼國？觀霧那邊更好玩，風景更漂亮！」



圖十六、黃松妹女士的父母合影，左為母親余谷妹、右為父親黃阿古／黃松妹提供

我們在檜山時，（農曆）初一、十五會拜拜，時間快到的時候會請人趕緊運豬肉上山。拜拜時要準備3樣供品，通常都是豬肉、豆干或乾魷魚來湊牲。有時候山上沒菜了，連鹽巴都能拿來湊牲，畢竟山上的東西沒有山下多。農曆7月我們也會普渡拜拜，除了生

雞蛋不能當供品，其他沒有特別的禁忌。因為生雞蛋圓滾滾的，山上伐木時最怕樹倒的方向亂滾造成傷亡，所以為了避諱，如果祭品有雞蛋的話，一定會用煮熟的煎蛋。送上山的食材，會先用運材卡車從街上運到土場，再經過 3 段索道、2 段臺車道送到林場工寮。後來我到觀霧工作時，工寮那邊的工人會拜拜，工作站這邊則會由管理處出錢，買一些糖果餅乾拜拜。

我在觀霧當煮飯工的時候是兩個人輪流。原本是工作 3 天休息，但山上下山都要花一天時間，我就提議說不然我們一個禮拜輪一次。因此，後來我們都是禮拜一搭交通車上山，中午到山上跟對方交班，但要下山的人得等到下午才能順便坐運材卡車下山。

其他比較有印象的同事的話，我知道和公公同期的領工叫吳勝發，另外還有木材領工薛炳坤、集材領工彭玉芳、木馬領工葉金土和王雲波、陳木旺；改制後跟我先生同期的監工有：伐木監工葉坤松、鄒慶榮，集材監工徐石金、徐瑞坤、王瑞裕、岳廣淮、張錦浪、林文松、鄭文哲和陳添興，以及做樹頭材的監工陳添森。陳添森卸任後將他的（職）缺讓給他弟弟陳森興。



四 退休後的生活

退休後我的生活還是很忙，到處都有朋友要找我、招待我去玩。像現在花蓮林區管理處的處長楊瑞芬，以前也在新竹處工作，我們感情很好，她都喊我「乾媽」。她調去花蓮後，一直要找我去花蓮玩，叫我一定要去給她招待。我這個人不喜歡麻煩人家，所以其他還有很多好朋友也都找我，但我都覺得不好意思、沒有答應。

我現在白天會去社區的樂齡班，跟老師、同學一起做運動，下午就回家睡午覺。我小女兒就住在隔壁，都是她開車載我出門。孫子為了這個還特別買了一輛車給她，說要方便姑姑送阿婆去上課、出去玩。其他孩子、孫子也是平時有空就會回來看我，他們都很孝順。



圖十七、黃松妹女士當選 108 年社團法人中華民國退伍軍人協會模範母親證書／黃松妹提供



你所不知道的人森事

桃竹苗地區林業訪談集

陳溪洲先生

訪問紀錄

時間	2020年3月9日上午10-12時 下午2-4時
地點	臺北市松山區南京東路四段56-1號 全家便利商店
使用語言	國語
訪問	洪廣冀、張家綸、何伊喬、張雅綿、 陳瑞琪
記錄	陳瑞琪



侃侃而談己身林業生涯的陳溪洲先生

受訪者簡介

陳溪洲，1936 年出生，新竹竹東人。1959 年 6 月自省立農學院森林系畢業，並於同年取得「四十八年度臺灣省建設人員特種考試」。1960 年通過公務人員高等考試，並取得農業技師資格。退伍後（1961）正式進入臺灣省林務局竹東林區管理處服務，並於 1981 年轉調林務局，1989 年再調農委會，直至 2002 年退休。服務期間歷任三義、卓蘭、檜山、大湖等工作站主任，竹東林區管理處經理課長、林務局保林課長、木瓜林區管理處副處長，以及農委會森林科技正、科長、林業處處長。服務期間多次獲獎，如 1985 年行政院褒舉獲頒「總統府特優人員」獎章，1992 年獲頒農委會「一等服務獎」、2001 年再獲農委會頒發「農業獎章」。退休後，於 2018 年獲農委會頒「林業及保育有功」獎章。



一 個人生平與家世

（一）家世

我是陳溪洲，1936 年 12 月 20 日出生在新竹州竹東郡的上坪。我的祖先是客家人，在清代來到臺灣，他們一開始在頭份開墾，之後慢慢轉移到竹東。我們家族算得上是竹東的地方望族，祖先們當時就在林場附近定居，也就是現在的雞林里。以前整個竹東林場到竹東火車站那一帶的土地很多都屬於我家，我們不僅有水田、茶園，甚至還有自己的碾米廠、糖廠、榨油廠。我聽說在日本時代初始，我們的老宅有很多房間和倉庫，是一個非常大的家族。但我們家族沒有人去考功名，大家都是務農或經商。

後來竹東發生大水災，¹大水沖毀了農田和房舍。水災後，我的祖父搬離竹東，日本政府來土地測量時沒有人指界的部分便將其收歸國有。要不是日本人接受鄰居指證，附近的居民替我們證明那是我們家族的地，才得以保留了一部份的土地。也因為水災的緣故，我們家族也就散掉了。我祖父這一房之後搬到芎林、沙坑，最後在上坪定居，到上坪大概是 1930 年代左右。

我的曾祖父叫陳業水，²祖父叫陳阿茂。祖父有 4 個兒子，最小的兒子第二次大戰時被日本政府徵調，去了新幾內亞後就再也沒

1 據受訪者說明，推測應為發生於大正年間的水患。資料來源：林水樹，〈臺灣省新竹縣志稿·經濟志·林業、水利、水產業〉（新竹：臺灣省新竹縣文獻委員會，1955），頁 46-48。

2 據客委會計畫「數位客家莊」資料庫所查，同為陳家子弟的陳燕樂先生表示曾祖父陳業水又名陳阿水，生於清同治年間。資料來源：數位客家莊，2020 年 3 月 25 日下載，https://117.56.166.76/category_detail_list.php?page=315。

回來。他去當兵時大概二、三十歲，已經成家立業。我們家族只有他一個人被徵召當日本兵，聽說他當時在崎頂農業改良場³工作。我爸爸說崎頂改良場主要是做海岸林相關的農業改良研究，我叔叔會拿一些新品種的水果種苗回來在家裡試種，像是泰國芭樂、楊桃、枇杷、桃、李。我爸爸在兄弟間排行第三，叫陳永金。我媽媽叫戴益妹，我的父母都是客家人。我們家有 5 個孩子，4 女 1 男，我排行第四，我下頭還有一個妹妹。

我們搬到上坪後曾幫人管理田地當佃農，自己後來也開墾了水田、茶園，祖父在山上還有造林，種泡桐、⁴油桐、⁵杉木、相思樹、桂竹和孟宗竹，是持有土地權狀的私有地。油桐可以榨油販賣、相思樹燒炭，其他的泡桐、杉木則是到了戰爭末期才砍伐販賣。在當時，泡桐是比較常見的造林樹種，杉木還很少見，我伯父告訴我，我們家的泡桐還被徵用作為海軍用材。由於日本時代的樟腦統一由樟腦局專賣，我們沒有做樟腦生意。我祖父算是新竹一帶最早開始造林的人，那時總共有 4 家比較有名的造林人，有一戶是東勢姓賴的人家、一戶苗栗公館人，還有一戶我忘記了。

我家的田在三合院前，稻子收成後，我們就在埕前晒穀。山上的造林地加上水田、茶園的面積，一共有幾十甲。我爸爸在分家時分到了十多甲地，我家還能請一、兩個長工幫忙種地。我們不用為了三餐煩惱，家境還算不錯。而我們家的茶園就在鄰近的山坡地，我們會在茶園間植相思樹，有點像是替茶樹遮蔭。上坪一帶有很多茶園，都是漢人的地。有兩家茶工廠，因此茶葉收成後就將茶菁賣給他們加工。

以前竹東附近有 3 家比較大的茶工廠，其中一個是北埔姜家，另外兩家，一家姓宋，一家是姓何的竹東人。我在森林系有個學長就是何家人的後代，學長畢業後去日本學醫，現在在鹿兒島當醫生。臺車是上坪對外交通的主要工具，能通到清泉、花園。山上生產的林產品以及農產品都用臺車運到竹東。以前我們都是靠牛耕田、用人力推臺車，完全沒有汽車或鐵牛車一類的機械。小時候如果有汽車開來上坪，我們小朋友還會因為好奇而追在車子後面呢！

（二）從日本時代到臺灣光復

我出生時雖然還是日本時代，不過我對那時候的記憶不多。我們平時在家都講客家話，家裡也沒有改成日本姓氏。我們不是「國語家庭」，但家裡供奉的神像之後都被清掉了，我們也沒有改拜日本人的神道。聽我大伯父陳露雨說，「北埔事件」發生時，⁶ 很多

3 疑為農業傳習所，全名為「新竹州立農業傳習所」。為響應日本母國的前進南洋政策，總督府擬於新竹州培育農業人才，便在 1933 年於竹南崎頂設至「新竹州立農業傳習所」，亦即今農委會家畜衛生試驗所動物用藥品檢定分析所前身。資料來源：古秀如，〈客庄生活影像故事 3－凝視頭份·張阿祥〉（臺北：行政院客家委員會臺灣客家文化中心籌備處，2012），頁 80。

4 中名為泡桐，學名為 *Paulownia fortunei* Hemsl.，為泡桐屬玄參科的喬木。分佈於中部地區的中海拔闊葉林。資料來源：特有生物研究保育中心－臺灣野生植物資料庫，2020 年 6 月 29 日下載，<http://plant.tesri.gov.tw/plant100/WebPlantDetail.aspx?tno=525016010>。

5 中名為油桐，學名為 *Aleurites fordii* Hemsl.，為油桐屬大戟科的喬木。屬外來種的歸化植物。資料來源：特有生物研究保育中心－臺灣野生植物資料庫，2020 年 6 月 29 日下載，<http://plant.tesri.gov.tw/plant100/WebPlantDetail.aspx?tno=415003020>。

6 1907 年 11 月發生於新竹北埔的一起抗日事件。係客家人蔡清琳聯合賽夏族頭目大打祿，共同組織攻打日警北埔支廳，過程中殺害北埔支廳廳長渡邊龜作、郵電局長、日警與日本人共 57 名。事件發生後，總督府立即派軍鎮壓，並於事後逮捕百餘人。資料來源：呂思賢，〈史事與史釋：北埔事件之爭議〉，臺北：國立臺北教育大學臺灣文化研究所碩士學位論文，2013 年。

日本人逃到我們竹東老家的穀倉避難。平時也會有一些人偷偷跑來我們老家吸鴉片煙，因為房間多，警察不好抓。我記得日本警察很兇，很會打人，我們都叫他們「巡查」。我曾經看過附近鄰居因賭博被捉到派出所毒打一頓。

我唸國校二年級時，學校因為戰爭的關係停課。上坪位在山區，我們不太需要擔心美軍的飛機轟炸。空襲警報發佈時，我們小孩子特別喜歡跟大人跑去山上看空戰，我們還會爬到樹上看美國人的飛機，我們都說那是「飛機打架」。通常 B-29 從新竹市區丟完炸彈後就會飛回琉球的美軍基地，有次他們執行任務完，經過上坪上空時，突然又撒了一些細長的金屬片，小孩單純，什麼都不懂，以為那是炸彈，都嚇得躲起來。後來長大了才知道那是一種用來干擾通訊的器材。

戰爭時所有人的生活都很困苦，因為要繳軍糧的關係，連種田的人都只能吃到稀飯或地瓜飯而已。為了躲避空襲都市的人會疏散到鄉下，連我們上坪這種山區也有不少日本人被疏散到此避難。我們上坪人很友善，不會刻意去為難他們，我們家附近就住了好幾家日本人。後來日本戰敗，他們要被遣送回日本時，我們還拿了一些食物給他們，他們為了表示感謝，說要把他們在臺北大稻埕的房子送給我們。我大伯父還真的有去臺北找他們說的房子，可惜經過戰亂，房子已經被一群黑道流氓佔領。那些流氓隨身帶著武士刀，樣子非常可怕，我伯父他們不想惹事，就決定放棄。

臺灣光復，原本大家都很高興，街上還列隊歡迎國軍的到來。不過等我們看到國軍的穿著打扮時，所有人頓時都很失望。他們不

但連綁腿都綁不好，阿兵哥身上還揹著鍋碗瓢盆，穿著也亂七八糟。而且他們的軍紀很不好，會去偷我們百姓養的雞。他們進駐上坪後直接霸佔了國小當基地，大概住了幾個月後就走了，我記得約莫有幾十個人，都是一群老兵，沒有年輕小夥子。再之後，國民黨政府撤退來臺灣，好多難民也跟著逃到臺灣，連我們上坪也有難民跑來住在廟裡。來我們這邊的都是廣東人，我們都戲稱他們叫「唐山人」，因為他們也講客家話，所以雙方在溝通上倒是沒問題。我們上坪人對他們很友善，大家都會僱用他們工作，也會拿一些食物給他們的小孩吃，我家當時就請了兩個唐山人小孩幫忙看牛。到現在仍有人還住在上坪，也有人搬到其他地方發展，不過說實話，他們後來也跟當地人通婚，早就分不清楚誰是在地人、誰是外來客了。

「二二八事件」發生時我還小，住在上坪的我們什麼都不知道，直到聽說竹東街上有學生們組成了「青年團」在示威抗議，才知道發生了什麼事情。也因為這樣，我們上坪其實沒什麼被事件影響，竹東的氣氛就比較緊張。那時候外出是一件很危險的事，像我大伯父去臺北談生意，由於不會說臺語，還差點就回不來了，後來他用日語跟對方講「我是說客家話的臺灣人」，才僥倖逃過一劫。我大伯父本來要做木材生意，不過因為情勢改變的關係，算是還沒正式上軌道就結束。後來他就在上坪經營碾米廠。

再之後，政府推行了「三七五減租」、「耕者有其田」等土地政策，我家有好幾甲的田和茶園就這樣被放領給佃農。雖然說是佃農，但其實也是我們的親戚，不過那些地都是良田，位置在現在竹東水泥廠的後面。有時候我會忍不住跟我爸抱怨，「你最好的田都

被放領掉了，只留下在山裡的田自己耕種」。我家的田在葛樂禮颱風時（1963）有一大部份被流失，後來我們曾一度將未受災的水田改成林木苗圃，但現在幾乎都休耕了，只開放部份給附近居民種點青菜，我還有堂兄弟住在那裡。

說到土地問題，就不得不提另件事。我那名被抓軍伕的小叔叔有塊 27 公頃的土地，在日本時代，新竹州廳原本想用新竹其他土地跟他交換，把那邊變成實驗林。沒想到證件送出去後沒多久，日本就投降了，這下證明文件要拿也拿不回來。我們雖然還保有清朝時期的地契，上頭有寫明地界東至何處、西至何處，不過也不管用，新來的政府不承認。我們抗爭了很久，最後還是在十幾、二十幾年前變成了國有地，並被劃入竹東事業區最後一個林班地。



圖一、陳溪洲先生老家前的苗圃／陳溪洲提供

（三）記憶中的家鄉

「竹東」這個地名是後來才有的，早年我們都講「樹杞林」，這個名稱到現在也還有人用，但竹東是政府通用的地名。以前新竹縣是全臺灣茶葉產量最多的地方，整個山坡放眼望去都是茶園，造林地反而不多，整個景觀和現在完全不同。現在看不到茶園，放眼望去是一片青翠的造林地。

我們家族搬到上坪後一樣住傳統的三合院，正廳是神明廳，大伯父家住右側，二伯父家住左側，我們家則在大伯父家前面一點的位置。我的爺爺奶奶在我還沒唸小學前就過世了，他們過世時大概六、七十歲。分家後大家雖然還住在一起，但吃飯、下田都是各自處理。老家現在經過改建，三合院已經看不見了。

我記得小時候都點油燈，而且到升初中後才穿鞋子到學校上課。以前沒有什麼娛樂活動，到我大學畢業後才有電視機。一般來說，我下課後都要幫忙家裡的農活，所以如果真的有空閒時間，我會到附近的上坪溪玩水，水潭大概一丈多深，水裡有石鱸（石斑）、香魚、溪哥、溪蝦和爬岩鰍，我會自己用網子抓魚。可惜葛樂禮颱風後，整個河道改變，深潭也就這樣沒了。

如果說要外出郊遊，大概也只有到五峰和五指山，偶爾會跟大人到竹東。不過小時候大人都會叮囑我們不能自己去溪邊玩水，回家時還會檢查，用指甲在皮膚上刮一下，如果有出現白白的刮痕，他們就知道這小孩剛下過水，小孩就會挨罵。

我們上坪的信仰中心是村裡的三山國王廟「廣惠宮」，⁷ 每年

⁷ 即聯庄廣惠宮。於 1929 年由閩郁雄、小田邦政兩人基於廟舍簡陋，改建為土牆泥磚。

大概在第二季水稻收割後會舉辦祭典，算是我們的豐年祭。祭典確切的時間由廟方決定，他們會跟大家收丁錢，然後請平劇團來演平安戲，通常都演2天、有時候也會演3天。慶典的時候大家都會各自準備祭品，並且會邀請親戚朋友來吃拜拜。至於其他婚喪喜慶，庄裡也都會辦桌請客，告知左右鄰居。不過庄內通婚情況比較普遍，當然也會娶鄰近的女孩，像我大伯的兒媳就是從竹東嫁來上坪。而我自己的姊妹大概在我讀高中時結婚。我有一個姊夫是教員、一個經營瓷磚工廠、一個在上坪家，做林木苗圃。妹夫一開始在做菌種、也就是所謂的種香菇，後來轉而從事建築業。

也因為上坪算在山區，土地邊界和番界相接，所以常常看到五峰的賽夏族、泰雅族下山來交換或販賣物資。我們都叫原住民做「番仔」（fan`er），他們都披著一塊布當衣服，不分男女臉上都有紋面。我記得我們街上有一個商人泰雅話講得很好，和他們在溝通上沒有問題。他們通常都換鹽和菸酒。我現在不記得他們是拿什麼東西來換，但我想應該是用他們的農作物或獵物吧？

而我自己對他們（原住民）比較深的記憶有兩次。第一次是他們來我家說要買米，當時只有我在家，我還跑去廚房把剩飯拿來送給他們。對方很開心，從背後的揹籃裡拿出芋頭送我。至於他們手上的錢怎麼來，這我就知道了。第二次是小時候我跟朋友瞞著大人結伴去五峰看猴子，結果被部落擺放在岩石下的骷髏頭給嚇到。五峰離上坪有一段路，但我們聽說那邊的猴子每天下午會下山洗澡，小朋友止不住好奇的心理，便決定成群一起「出門探險」。沒想到最後沒看到猴子，還被嚇得不輕。

長大後我才知道，那些人頭應該是日本時代的歷史遺留。那時候新竹山區的原住民跟日本警察對抗得很厲害，戰線一路從白石延長到了李棟山，連桃園地區的原住民都加入。最後，日本人採取「以番制番」策略，對五峰和尖石部落都發出「用人頭換獎金」公告，一次鎮壓了兩個部落。⁸說到五峰，再往山裡一點的清泉後來關押了一位名人，叫張學良。政府當時派了一排的兵力進駐看守他，不過往昔張學良住的那棟房子被葛樂禮颱風引發的溪水暴漲給沖毀了，現在的故居是重新仿建。

（四）求學歷程

我這個年紀出生的小孩算是一個分水嶺，年紀比我大的孩子比較有受到完整的日本基礎教育，像我堂哥堂姊們都會說流利的日語；年紀跟我差不多、或是比我小的，由於戰爭爆發、學校停課，我們很少去學校，可以說連日本字母都不熟悉，更別提講日語。話雖如此，但我小時候還是有上過一段時間的國民學校。我記得當時我跟兩位堂哥一起去上學，不過沒幾天被老師發現年齡不足，就被改帶到了幼稚園。

光復後，我們有宗長開私塾教人漢文，我爸爸就把我送去那邊

後因屋舍漏水破舊，地方人士遂集資重建，於1976年遷建至現址。廟址位於新竹縣竹東鎮上坪里6鄰48號，原址為現在的竹東衛生所上坪衛生室。資料來源：黃榮洛，《竹東鎮志—文化篇》（新竹：竹東鎮公所，2011），頁125-126。

⁸ 即白石鞍隘勇線，又名福元山隘勇線。係1905年總督府為進入山區開墾及發展樟腦事業而規劃雞罩山至崙尾寮段的隘勇線。路線經上瓦厝埔、烏才頭、白石鞍山（鹿窟尖）、打鐵坑延伸至白沙鵠（白雞）。資料來源：高俊宏，《橫斷記：臺灣山林戰爭、帝國與影像》（臺北：遠足文化，2017）。

學習漢文，每天晚上上一、兩小時的漢書。而我也從瑞峰國校⁹三年級開始重讀，學校採男女合班，我們班上有三十幾個人，但女生大概只有 10 個左右。學校沒有原住民學生，五峰那邊有一所學校收原住民學生。我的同學都是附近地區的客家子弟，以前我們都是走路上學，住很遠的人甚至要走一個小時。至於上課科目，我比較有印象的科目是國語和算數。

瑞峰國校的老師都是客家人，老師們上課都用國語，我對教過我的幾位老師們還有印象：一開始是一位姓陳的男老師，他是五峰人，爸爸是警察。陳老師曾去過中國，應該有接觸過共產黨，因為他教我們唱了一首共產黨的歌，我到現在都還記得其中有句歌詞是「熱紅紅的太陽往上爬」。陳老師教我們不到一年人就不見了，換成傅老師，我們當時對陳老師不見沒什麼特別的反應，長大後才知道那就是所謂的白色恐怖。傅老師是一個二十多歲的年輕人，高等科畢業，他也是新竹人，個性雖然很兇，但對學生很好。升上高年級後，換成了官有福老師教我們，之後則是戴榮榜老師。

國校畢業時有畢業旅行，學校帶我們搭火車去基隆。那是我第一次搭蒸氣火車，也是我第一次看到大船，我對港務大樓還有印象，我人生第一次搭電梯就在那裡。到現在，我只記得搭火車時車廂內是坐硬板凳，其他細節就記不清楚，但我猜我們應該也是住在臺北的旅館、睡大通舖，好像也參觀了臺北市的博物館。此外，國校畢業時我還得到了縣長獎。

以前要通過考試才能唸初中，我們老師很鼓勵大家升學，我爸爸也支持我繼續讀書。因此，老師在放學後招了一個補習班，主要

複習國語和算數，我爸爸就要我報名參加，我記得補習費沒有多少錢。下午3點學校放學，我們繼續留在教室上課，到了晚上再回家吃飯。參加補習的學生大概只有五、六個人，不過後來順利考上的只有兩、三個，我是其中之一。至於其他沒繼續升學的同學，我想他們畢業後應該就是在家幫忙種田。

1950年，我順利考上竹東初中。¹⁰我們班上有四、五十個學生，上課科目我記得有國文、英文、數學和歷史，但還沒有三民主義。由於從我家走路到學校要兩個多小時，因此，我就跟兩位堂哥一樣住進了學校宿舍，我固定每週六下午回家，隔週一早上再從家裡走路回學校。住宿要搭伙，我們每個人每個月要繳30斤的米作為自己的伙食費，學校有請一個管理員負責煮飯。除了米，我們還要自己帶菜，所以那時候的三餐都很簡單，早餐是稀飯、午餐晚餐吃飯配青菜，很少能吃到肉。現在回想起來，我們在最需要營養的時候卻吃得很糟，大家都營養不良。

初中畢業後（1952），我順利考上竹東高中。我的父母其實沒給我任何升學壓力，再加上我們的家境不錯，我不太需要擔心學費問題，我本身的成績不錯，就順勢地繼續往上唸了。我的姊妹們除

9 即今新竹縣瑞峰國小。前身為竹東旭國民學校上坪分教場，設立於1941年。1945年，分教場廢止，設置瑞峰國民學校。戰後維持原校名，直至1968年因九年國民義務教育實施，改稱瑞峰國民小學。資料來源：黃榮洛，《竹東鎮誌—文化篇》，頁67-71。

10 即今國立竹東高級中學。於1946年設校，初始為新竹市立新竹初級中學竹東分校。1948年奉命獨立，定名為新竹市立竹東初級中學。1950年，改為新竹縣立竹東初級中學。1951年，奉令試辦高中。1952年奉准正式設立高級部，校名改為新竹縣立竹東中學。1961年，改制為臺灣省立竹東高級中學，轄下初級部一改為新竹縣立竹東初級中學。2000年，改隸更名為國立竹東高級中學。資料來源：黃榮洛，《竹東鎮誌—文化篇》，頁24-28。

了大姊有唸到高等科畢業，二姊和三姊沒有上初中讀書。二姊在家務農直到嫁人，不過出嫁後她仍留在娘家做農。三姊送人當童養媳，她婚後有 6 個兒子，都是政治大學畢業，其中次子現在還是外交部派駐聖文森、索羅門群島的大使。

我唸高中時上坪當時一天有 4 班客運巴士到竹東，我就沒在外住宿了，改成每天搭巴士通學。高中班導老師很年輕，會跟我們這些學生玩在一起。竹東高中在當時是社會實驗高中，學校有技職教育課程，鼓勵學生多元發展。¹¹ 再加上以前學校放學得早，因此放學後我通常會到新竹客運的修車工廠學修車。一方面是打發等車時間，另一方面也是因為我自己對這些東西感興趣。修車廠主任不會因為我們是學生就放水，很認真嚴格地在指導我們。

高中畢業那年（1955），我跟另外 5 個比較要好的同學相約一起去考駕駛執照，結果最後只有我因為畢業時還沒滿 18 歲，連考試都沒辦法參加。不過沒想到修車的經驗日後還真的派上用場。進入林務體系工作後，我曾被調派到卓蘭工作站當主任。那時卓蘭街上沒有摩托車修理店，得到豐原才有，但兩地距離很遠，因此我乾脆跟街上的貨運公司借工具，自己動手修車。至於高中同學畢業後的發展，據我所知，考公職當公務人員的人不多。不過高中同學們來自四面八方，不像以前初中就是臨近地區的農家子弟，我想他們應該也就是各自求職、找工作吧。

我會報考大學一部份原因是受到高中老師鼓勵，他覺得我成績優秀，應該要繼續升學；另一層原因則在於，我聽人家說大學畢業後很好找工作，而且他們都說大學很好，我便決定試看看。我是參

加第二屆大專聯考的學生，我報考了丙組。選填志願時，因為我不會填志願，就一個科系一個科系地唸給我爸爸聽。我爸爸一聽到省立農學院¹²的植物病蟲害學系，就說「學病蟲害這個很好啊！」所以我就這樣登記了志願，順利於1955年進入省立農學院就讀。我是竹東高中第二屆畢業生，也是竹東高中第一個當屆考取大學的畢業生。

農學院大一上課其實不怎麼分系，幾乎都是一般科目。當時我有兩個比較要好的園藝系同學打算要轉到森林系，於是我就在大二上學期跟他們一起轉到森林系。我堂哥陳東藏¹³是當時竹東林場的貯木場主任，他知道後跟我父親說我「放著皮鞋不穿要穿タビ（tabi，日式分趾鞋）」。因為森林系要上山工作，學病蟲比較輕鬆。

11 1953年8月，該校獲選為「社會中心教育實驗學校」，兼辦「四健會」，接受美援以增建特別教室。試驗學校分為升學班與就業班，就業班所有之職業訓練計有：玻璃製造、水泥製造、汽車駕駛與修理等14種。資料來源：黃榮洛，《竹東鎮誌—文化篇》，頁25。

12 即今國立中興大學。前身為臺灣總督府農林專門學校，戰後改為臺灣省立臺中農業專科學校，1946年再改為臺灣省立農學院，設有農藝、森林、農化3個科系。1961年7月1日，臺灣省立農學院（臺中）與臺灣省立法商學院（臺北），合併成為臺灣省立中興大學。資料來源：國立中興大學，2020年2月13日下載，<https://www.nchu.edu.tw/about/mid/22>。

13 陳東藏於1926年受雇進入新竹州內務部勸業課服務，1932年轉任森林主事。戰後，於1945年任農林處臺灣拓殖會社林業部接收管理員。1947年，自林產管理委員會第二組生產課改派至竹東辦事處任生產股長。資料來源：中央研究院臺灣史研究所臺灣總督府職員錄系統，2020年3月25日下載，<http://who.ith.sinica.edu.tw/s2g.action>；「農林處臺灣拓殖會社林業部接收管理員康正立等8員派代案」（1945年11月17日）〈農林處林務局人員任免案〉，南投：國史館臺灣文獻館藏，檔號：00303234234002；〈林產管理委員會第二組令派生產課長陳東藏暫兼竹東辦事處生產股長案〉（1947年4月24日），臺北：中央研究院臺灣史研究所檔案館藏，識別號：LW2_04_008_0043。

說到我這個堂哥，他的來頭可不小。他是日本時代第一屆的高等農林學校的畢業生，當過新竹州的森林主事，在我們林業界算是相當資深的人物。光復後他受邀加入政府的接收委員會，參與林產管理局的接收工作。接著，又被派到竹東林場當技師直到退休。這個堂哥是我家族裡的親戚，不是我兩位伯父們的小孩，我們年紀相差很多，應該有差到 20 歲。我堂哥的個性比較一板一眼，也一直都在公務體系工作，沒有轉去經營林產相關生意。不過說實話，以他耿直的個性也不適合。說個題外話，我那兩位同學他們在森林系畢業後，都到竹東高中當老師。

（五）記憶中的省立農學院森林系

1959 年，我從省立農學院森林系畢業。我入學時，我們班上有四、五十位同學，但都是男生、沒有女生。我們上一屆和前兩屆才各有一位女同學，她們還是姊妹呢！據我所知，妹妹後來留在系上當助教，不過結婚後也離職了。我至今對系上的幾位老師印象深刻。

當時的系主任是李達才，當年他大概六十幾歲，雖然是外省人，卻畢業於日本的東京帝國大學，在系上負責教森林經營，會講授法正林。李主任上課沒有指定教材，都是用他以前在帝大上課的講義，不過他不太出作業。李主任上課雖然都講國語，但和我們溝通上卻經常改說日語，但我還沒畢業，李主任就過世了。李主任愛喝酒，聽說是在一次林務局的學長招待酒宴上突然身體不適。李主任過世後，系上要把他的研究室清空整理出來，我想到他上課用的講義，不曉得有沒有機會拿來收藏，便趕快到他的研究室找找看。沒想到助教林守誠老師跟我有一樣的想法。我到的時候他問我要找

什麼，我跟他說想收藏老師的講義，他就笑笑地從手中展示給我看，倒是被他搶先了一步。

教植物學的是林渭訪¹⁴老師。林老師當時是林業試驗所所長，在農學院這邊算是兼課，他每週搭火車來臺中上課。他是福建人，個頭不高，都用國語授課，福建口音很重。林老師對學生很慈祥，他當時大概五、六十歲，年紀比李主任年輕點，他每次都會從林試所帶來一些植物標本，上課前就先拿出來要我們辨識。若沒人能回答樹木名稱，老師就會點我說：「這個是什麼樹木？」因為我住鄉下，老師也不是帶特別稀奇的植物來刁難我們，所以一般植物的土名我大概都知道。我還記得老師時常對我說：「溪洲啊，畢業以後到林試所工作啊。」不過畢業時，我聽說林試所的待遇沒有很好，之後我就不敢去找老師，連林試所都不敢去，就怕被老師問起，哈哈！

另外，教過我的還有林產利用的廖坤福老師、造林學的陳振東老師、水土保持的周恆老師、林務局來兼課教航空測量的廖大牛¹⁵老師。廖老師這個人很嚴肅認真，不管是做研究、做事都非常敬

14 林渭訪（1895-1974），浙江人。1922年畢業於國立北京農業專門學校，先後任教於浙江大學、河北省立農學院、國立河南大學農學院、國立廣西大學農學院、福建省立農學院等校。戰後，隨陳儀等人來臺，奉派接任林業試驗所，為第一任所長，直至1966年退休。資料來源：陳運造、魏水明等，《園林尋芳：臺灣省議會紀念園區樹木導覽手冊》（臺北：行政院研究發展考核委員會，2003），頁17。

15 廖大牛，省立農學院森林學系畢業。歷任臺灣省林產管理局技佐與技士、農林航空測量隊技師，臺灣省政府農林廳林務局課長、技士、技正、組長、簡任技正，以及臺灣省政府農林廳山地農牧局局長、行政院農業委員會林業處處長、水土保持局局長。此外，亦曾任中興森林系兼任副教授、文化大學森林暨自然保育學系兼任教授。資料來源：廖大牛，〈林務局航空測量業務回憶〉，《臺灣林業》第38卷第4期（2012年8月），頁63-67；行政院農業委員會水土保持局，2020年3月25日下載，https://www.swcb.gov.tw/About/show_detail?id=8eb99adccc444716bfc8c37af6b2aeea。

業，他離開林務局當了山地農牧局長，最後以農委會林業處處長退休。教導造林各論的劉業經老師則是林渭訪老師的高徒。我退伍後（1961），劉老師本來要我到學校的實驗林管理處當技正，不過簽呈送到湯惠蓀校長時，湯校長跟他說：「在我印象裡，技正應該是年紀很大、德高望重的人，這個小夥子才 30 歲不到，當技正還太早了吧？」這件事就這樣不了了之。

除了課堂，我們暑期也要到林場實習。學校的附設林場有惠蓀林場、新化林場，實習時間通常不會超過一個月。實習時我們什麼都要做，我都笑說我們是在玩。我在森林系的成績一直都很好，我會幫忙老師上山採標本，也因為我有扎實的農家經驗，還曾提供老師杉木、竹林經營的經驗。

大三時，我曾想過要出國留學，劉業經老師有個同學在加拿大教書，是世界知名的林業統計學家，好像是薛承健博士。他正好想在臺灣找一個研究生做林業統計，劉老師想推薦我去。但是等我升上四年級時那位老師過世了，一向很支持我讀書的父親這時也非常反對我到國外留學，他不希望我去太遠的地方。

到了大四，我以參訪全臺林管處為由寫了一份計畫，順利向農復會申請到一筆經費。這趟參訪之旅也就成了我們的畢業旅行，我們從新竹出發，沿途拜訪了太平山、木瓜、玉里、臺東、恆春、楠濃與嘉義等 7 個林管處。我們有很多學長在林務體系工作，到了每個林管處都不免有學長招待，所以環島一圈回來後，我們的經費還有餘款呢。

我記得在學期間大雪山林業公司成立了，我們還去現場參觀過

他們的伐木、運材作業。當時全臺灣還是用人工伐木，只有大雪山改採鏈鋸伐木。我到現在都還記得，我們在一旁聽到機械運轉聲的震撼，以及驚嘆於現場伐木、集材的驚人工作效率。除了伐木方式不一樣，大雪山的集材方式也跟傳統不一樣，完全採用地上拖曳方式的集材方法。大雪山在伐木作業上屬於皆伐，林木蓄積豐富，林相非常漂亮。他們以聯車運材，生產長材，並以檜木為大宗。

森林系畢業後，多數同學會參加就業考試和高普考，我自然也不例外。我在畢業當年（1959）順利通過了「四十八年度臺灣省建設人員特種考試」。次年參加全國公務人員高等考試及格。

（六）軍旅生涯

大學畢業後依規定要先入伍服預備軍官役，20 個月後退伍（1961）。我很幸運，畢業時抽中陸軍測量軍種。先到陸軍步校接受 6 個月的入伍訓練，是第八期的預官，然後到臺中測量學校接受了 3 個月的分科教育。結訓後，我被分發到野戰部隊。那時八二三砲戰剛開打沒多久，情勢緊張，我還記得當時我在工兵營輪值，負責將上級發來的電報紀錄在日誌上。我執勤的某晚聽見電報說中國發射了幾萬發砲彈。我從來沒上過前線，對戰爭沒有概念，一直懷疑自己聽錯，遲遲不敢把那個數字寫在日誌上。後來是我的長官問我怎麼一直沒交日誌，我才誠實地報告。他聽完後沒生氣，但還是唸了我一頓，說我沒聽錯，要我趕緊呈上日誌。

我被編入的野戰部隊是剛從馬祖調回重訓的野戰 17 師，營區在新化虎頭埤附近，而我的職務是工兵營代理少校補給官，負責主辦營房修繕業務。部隊在新化整訓後，接到命令調澎湖。我們便在

澄清湖待命，準備隨時前往澎湖。沒想到在待命期間，我又接到命令調到步兵學校的印刷廠，擔任少尉繪圖官。我在印刷廠負責軍官教育的講義印刷，正因為這段經歷，讓我學會操作老式印刷機。我最後也就在步兵學校退伍。

（七）婚姻家庭

我太太叫謝瑞珍，她是楊梅那邊的客家人。她從臺北女師（即今臺北市立大學）畢業後，在桃園縣大坡國小擔任教師。我們是透過我的學長介紹而認識。我和太太在 1963 年結婚，當時我已經在竹東林管處的卓蘭工作站服務。我太太由桃園縣大坡國小調苗栗縣卓蘭國小任教，以後也隨著我的職務調動一起調至鄰近的學校服務，像是苗栗縣三義鄉的育英國小、新竹縣竹東鎮的瑞峰國小，最後她在新竹市的三民國小退休。我們婚後有 4 個孩子，3 女 1 男。大女兒輔仁大學畢業，二女兒中興大學法商學院畢業，三女兒政治大學畢業，她們都跟我太太住在新竹。後來我調到木瓜林管處時，我太太和孩子也還是分別住在臺北、新竹，只有我自己到花蓮赴任。

我兒子在手足裡排行第二，他現在在北科大教書。二女兒跟小女兒移民加拿大，只有大女兒留在臺灣。我總共有 6 個外孫，其中 4 個在加拿大，只有 2 個在臺灣。他們有 5 個人都唸醫，最小的外孫女唸加拿大多倫多大學，她說：「哥哥姊姊們都當醫生，我要學電腦工程。」



二 初入竹東林管處（1961-1981）

我在 1961 年 2 月退伍，同年 3 月到林務局報到，之後被分發到竹東林區管理處。當時的林務局長是沈家銘，林務局的外觀是一棟日式的木頭房子，位置和現在一樣。

（一）坪林工作站、卓蘭工作站

我到了竹東林管處報到後被派往坪林工作站，當時的經理課長郭宗炎先生告訴我，先拜訪大湖工作站主任蔡東保先生，他會告訴我要怎樣去坪林工作站。結果，沒想到從大湖坐三輪車到南湖，還要再走一個多小時的山間小路才能到坪林。我當時還以為坪林是交通方便的村莊，結果竟然比我家還要鄉下。我去報到時我爸爸堅持要陪我一起去，因為他原本替我在竹東高中安排了一個教職，但我對教書不感興趣便拒絕了，他就說要去看我找了什麼好工作。我們抵達坪林站時天都快黑了，他當下就調侃我說：「結果你一個大學畢業生跑來這種荒郊野外工作。」

抵達的當晚，工作站主任林遠德先生和前輩們說要替我開個歡迎會，大家一起喝啤酒，氣氛很熱鬧，但我才喝了一碗啤酒就醉得睡著了，現在想起來自己都想笑。隔天早上我爸爸自己下山後，前輩們說要帶我上山抓盜伐，我當下整個人愣住，我才第一天上班啊！在學校沒聽老師講過什麼是盜伐、濫墾，但也只能跟上他們的腳步。不過與其說是盜伐，那邊比較多的其實是平地人偷採竹筍，尤其是卓蘭和南庄一帶，最多竹筍盜採案件。坪林管區有幾十公頃的竹林都是國有地，當時竹材的價值遠高於竹筍，因此我們一般都

會留著竹筍不採，就是要等它長大成竹材。晚上若看到竹林內到處是火把或手電筒，像螢火蟲一樣跑來跑去，那些都是盜採竹筍的人。坪林是鄉間小農村，附近只有一家雜貨店，沒有飲食店，所以工作站員工自己組成伙食團，睡覺則在辦公室旁邊的大通舖。

我在坪林工作站約一年，坪林就跟卓蘭工作站合併了。坪林站的業務主要是取締盜伐，收回濫墾地造林，還有一處苗圃（中心苗圃），我記得站內沒有多少員工，職員連主任只有4人、甲技10人、造林榮民20人，所以業務劃分上也就沒有太仔細，大家會互相幫忙。當時卓蘭工作站主任是黃維全（合併後退休）。兩個工作站合併後，我就變成了卓蘭工作站造林主辦，工作站主任則是林遠德先生。

當時工作站做好了造林計畫後要上報林區管理處核處，我記得那時造林工人一天的工資女性是18元、男性是20元，早期工人除一部份是輔導就業的榮民外，很多是當地住民。後來林相變更面積比較大，需要較多工人，承包商就從外地找工人，像新竹處就有很多工人來自屏東。不過那時依聯合國四八〇公法發放美援物資去抵償工資，像是麵粉、大豆油一類。但工人們通常都想拿現金，所以我還得自己先算好一桶油的市價多少、米值多少、麵粉值多少，統計好後，還得由造林募工員把物資換成錢，再發現金給工人。也因此，那時候為了做工資表而加班是常有的事。我到現在都還印象深刻，以前使用手搖計算機，常常統計到最後整個數值又跑掉了。後來我乾脆自己出錢請了一個算盤好手協助，他打算盤是真的厲害，我口唸金額給他聽，他手指撥打算盤很快把金額計算出來，又快又

準。

卓蘭是個林政工作站，因此業務最多的還是在濫墾取締。這個地方比較特殊，日本時代時總督府樟腦局為了製腦原料，有計畫性地移入了一批住民開墾造樟樹林。橫貫公路開通後，部分榮民因為找不到工作，也遷徙到卓蘭擅自開墾。這些榮民大多來自臺灣中部地區，經常有數十人結夥來濫墾。他們多半種些柑橘、水梨。不過驕傲地說，在我任內，我們轄區（大安溪以北）可是鮮少發生盜伐案，大面積的濫墾也完全被制止。

（二）三義工作站

我在卓蘭因工作表現績效卓著，受到管理處長官的賞識，當時三義工作站轄區盜伐相思樹當薪材，以及盜伐（挖）樟樹製樟腦油或雕刻用材的案件非常嚴重，因此將我調到三義工作站，抑止盜伐風氣。在三義的盜伐時間大多在夜間，因此護管人員經常要在夜間巡山取締，直到第二天的早晨才回工作站，我們平常都會三、四個人結伴一同去巡視。有次工作站的林政主辦率領了三、四位同仁傍晚上山巡視，結果他（林政主辦）發現有人正在盜掘樟樹頭，便潛行到盜採者的背後意欲將其逮捕。沒想到盜採者是兄弟二人，其弟看見哥哥被捉，即從後持鐮刀將林政主辦打暈，並往其腰部砍了3刀，然後又在他臉上用鋸子拉了3下。好在那時是冬季，那位主辦穿了5件衣服、腰上的刀傷不深，儘管如此，傷口仍達3公分。盜伐犯經會同苗栗警察局刑警緝捕歸案後，移送新竹地檢處。最後以輕傷害被判3個月徒刑。

（三）檜山工作站

1967 年，我從三義工作站主任改派至檜山工作站主任，檜山是直營生產的伐木基地。當時全臺灣的伐採許可量是每年 100 萬立方公尺，而整個林務局有 5 個負責直營伐木的林區管理處，分別是巒大處、木瓜處、蘭陽處、大雪山林業公司以及竹東處。其中，我們一年有 5 萬立方公尺的伐採額度，這也就是我們檜山站的年度生產目標。

我記得我到任後，都已經到了 6 月，生產量卻還不到 1 萬，我只好全力衝刺，幸好在同仁們的大力協助下趕產順利，得以於 11 月中旬追上進度。那時我們每天天沒亮就點著火把上工，我也推著一臺臺車跟他們上山，他們更不敢落在我後頭。下山時我也自己推臺車，但沒人敢搭我的車，他們說我的車速太快了，哈哈！

檜山工作站位於竹東事業區第 26 林班，附近沒有住家。工作站辦公室以及員工宿舍、招待所，都是用上好的檜木所蓋。工作站有製材機鋸製自用建材、臺車軌道枕木及橋梁，工作站也自備發電機供應照明，每天晚上 10 點關燈。

檜山工作站生產線分為兩部分。一為檜山西線，主要伐木地點為南庄事業區第 45、46 林班，以及腦寮上方中間軌道的正上方，即竹東事業區第 19、20 林班。檜山站的伐木造材有一部分還是用傳統的手鋸斧頭及胴剖大鋸，但集材是用集材機器搬運。至於運材方面，檜山則由 3 段的臺車道及 3 段的索道運至清泉土場，再以卡車運至竹東貯木場。

另一處的主要伐木區域則在觀霧。觀霧當時的臨時辦公室、工

寮與餐廳都是木造，這些建築物現在也供觀霧森林遊樂區的遊客使用。伐木地點位於大鹿林道西線，當時生產的檜木及香杉材質都相當優良。觀霧都用卡車運材，榛山嶺線上並架設有兩臺風壓集材機。集材機利用風壓控制集材速度，當時機械運轉的聲音足以撼動整個觀霧山區！此外，運材卡車主要經大鹿林道運送木材，但林道剛通車不久，車道路面尚不堅實，卡車輪溝很深，坐在車上就像坐船一樣搖擺。管理處當時規定上山搬運木材的卡車要在行經清泉時，順道於河床載運卵石上山，以修復道路，若有不配合載卵石上山的卡車便予以拒絕載運木材。為此，我經常在天還沒亮時就站在觀霧東西線入口監視。

在檜山工作站相當辛苦，白天到伐木現場，晚上回工作站處理公文。檜山到觀霧要沿著舊臺車道東線走 5 公里，我經常一個人往來。有一次大清早經過檜山巨木時，有一群約二十多隻的臺灣獼猴擋在路上向我獠牙裂齒、一直不肯離去，像是在抗議我破壞牠們的棲地似的。

我記得編制內有許多不同的甲技、乙技工人，像是伐木工、造林工、檢尺工、運材工和索道工。工人在山上作業時都住在臨時工寮，作業結束就下山，工寮也跟著拆除。我們通常半個月下山一次，出入都是自己走路上下山，不過我膽子比較大，常藉著檢查索道的保養為由，搭流籠和木材一起上下山。我記得有次上山時，因為流籠裡的木材載運量不夠重，就這樣吊在半空中晃啊晃，離索道發送點還差了五十幾公尺。上山時其實比較容易，只要在流籠吊鉤上插放一根木頭就可以順利吊運上山，下山就坐在木材上面，跟木材一

起下到土場。

林業工作其實充滿了危險。我在檜山任內雖然沒有發生過流籠失事事故，但是曾有過一名集材工人在操作捆材時，因作業不慎而被木材打死。那名工人曾是我家的長工，他上山的那天我還見過他，他搭著林場卡車經過我家特別舉手向我打招呼。想不到第二天下午就傳出意外，人就這樣被載出來了（即死亡）。後來失事地點發生火災，火燒到半夜還撲滅不了。我知道那是他的出事地點，就很生氣地對著空氣大罵他一頓，沒想到天亮時火就熄了。

（四）卓蘭工作站

我在檜山工作站服務了一年多，因為卓蘭站主任林遠德先生和造林課長黃炎火先生一起去取締濫墾收回林地造林時，被墾民拿鐮刀砍傷，所以我被管理處調回卓蘭工作站當主任。幸好那位受傷的人當時身體往前傾，要是往後仰的話脖子就被砍斷了。

我從檜山調回卓蘭工作站繼續收回濫墾地業務時，有 3 個墾民突然衝進我的辦公室，嘩地一下就在我桌上擺出了 3 把刀，要我停止收回濫墾地，算是對我的警告，我答應次日至山上現場協調解決。第二天上午我自己一個人到山上，墾民佩服我的勇氣，態度軟化了，於是我才裁決先剷除三分之二的香茅，留下三分之一，待年底香茅全部收刈後再剷除，終於收回林地完成造林。

林務局為了解決榮民濫墾問題，規劃了「榮民竹林保育」，¹⁶ 將收回的濫墾地安置營造竹林，濫墾的情況逐漸舒緩。竹東處安置榮民營造竹林大部分在大湖及大安溪事業區。不過榮民們通常都

會在竹林間植一些果樹，不太照規定辦理，為了他們的生活我也默認。我跟這些榮民相處非常好，像一家人一樣。

（五）大湖工作站

本來陳龍馨處長要我從卓蘭站主任調新竹經理課長，原來的課長調任技師。後來課長向處長表示自己願意技師兼課長，而原大湖站主任黃宏哲先生要改至中華紙漿公司服務，加上大湖工作站要推動林相變更，業務比較繁雜。因此，課長建議處長將我調大湖站主任，我就從卓蘭調大湖工作站。以下並分列數點任內我印象深刻的業務。

1. 恢復造林臺帳登記

到大湖工作站我查看造林臺帳，發現大湖工作站臺灣櫟木造林面積有數百公頃，引起我的注意。在我調動之前，大湖工作站在66林班櫟木造林地準備重新改種柳杉，在實施引火整地後，原有櫟木造林木存活良好，只不過被茂盛的芒草覆蓋而已。因此，我向管理處造林課長林德勝先生建議，恢復造林臺帳登記，全面撫育刈草一次。經撫育刈草的造林木生長旺盛，樹幹也長得直挺。到了秋末冬初，放眼望去一片紅葉。而當春季來臨，一片鮮綠的景觀也確實美麗。

16 據時任林務局長黃裕星指出，林務局自1956年起奉命永久性安置榮民4,275人，從是造林、保林、伐木、運材、開路、治山等工作。1966年，鑑於榮民年紀漸長，爰辦理國有林地榮民竹林保育工作，一人一戶，面積以兩公頃為準，除竹苗及一切植栽工具由林務局供應之外，另按每月發給生活補助費、年終獎金等。參與榮民限齡退休，屆時交還林地之外，亦會安置於榮民之家就養。資料來源：黃裕星，〈國有林地租地造林問題之探討〉，《臺灣林業》第28卷第4期（2002年8月），頁3-7。

2. 大象脫毛傳說

在大安溪北岸大克山東邊地名叫象鼻（地形像大象的鼻子），有步道從泰安鄉士林部落到象鼻、二本松，這個地方原來是造林地，但是每3年就會發生火災一次。地方人士說這是因為大象脫毛，是自然現象。我不相信這個說法就前往實地調查，發現步道旁有很多燒過的竹子炭片，這才知道原來部落在夜間行走時是以竹片紮成火把燃燒照明，因而散落的竹片碎屑容易引起火災。後來，我便在步道兩側種植榕樹，抑制芒草生長，並且在乾季前清除步道兩側雜草。從此，再也沒有發生火災，「大象不脫毛了！」不過現在部落夜間照明也不用火把，改用手電筒了。

3. 「羊害」與蟲害

有一次我到二本松瞭望臺，看到瞭望工非常無聊、連講話的對象都沒有，我便想到買幾隻小山羊給他養。沒想到山羊非常適應當地，繁殖很快。後來只要我到司馬限或二本松出差，就會請對方宰羊來加菜。後來造林課的人到司馬限出差造林督導，看到山羊在吃造林木的嫩芽。因此，他在處務會議時就報告說瞭望臺的羊群損害造林木，最後只好將山羊們全部宰殺。但其實造林課的人吃的羊肉比我們還多。

另外，為因應林相變更的需要，在二本松開闢了臨時苗圃。有一次我在秋初中午雷雨過後到苗圃查看育苗情形，發現苗圃畦間步道爬滿了夜盜蟲，地上幾乎沒有空隙，一腳踩下就能踩死幾十隻。這種情況跟我當時在檜山工作站很類似，檜山臺車軌道上也是爬滿了油蟲，人行走在軌道上不禁起雞皮疙瘩。

4. 林道的蛻變

為因應林相變更需要，管理處決定將司馬限林道從二本松延伸到北坑，主線是沿著原警察道拓寬，路面平坦，唯一缺點是起點 3 公里處有陡峭的大坍方，每遇豪雨就一定會坍方。因此，伐木業者在上方沿著嶺線另闢臨時林道，便於集材、運材。因為視界遼闊又利於林野巡視，後來雪霸國家公園便將上線整修到荻崗，整條臨時林道就這樣變成景觀道路。

5. 北坑地區早年特有的伐木放流

北坑地勢平坦，早期山林管理所李遜桃先生任大湖分所所長時，就曾在此造林並設分站。分站的房子是用一棵牛樟倒木製材而建造，非常特殊。夜間點蠟燭照明時，天花板還會閃閃發光。北坑再往山裡去的地名叫馬達拉溪，日本時代末期及光復初期曾有伐木特買制度，曾有商人在溪岸砍伐檜木及肖楠，製成角材後再結成木筏，沿大安溪放流到卓蘭的內灣上岸。

我擔任檜山主任時曾到馬達拉溪的大潭，當地還可以看到當時伐木留下的根株。我曾在卓蘭拜訪當時放流的掌舵師傅劉先生，他說掌舵需要豐富的經驗，一不小心木材就會阻塞堆積，橈開時木材又會一洩而下、非常危險。放留工作時，師傅們都不會穿衣服，因為深山裡的溪流冰冷，要等木材上岸後他們才會換上衣服。木材順利上岸後他們還會拜宴客，大家一同大碗吃肉、大碗喝酒，非常熱鬧。

6. 改良的新式集材法

在二本松執行林相變更時，我在伐木現場看伐木集材，發現有

一部份工人在大徑木集材後，還得另外捆集被棄置一旁的小徑木枝梢材。我就想，那為什麼不將小徑木或較大的枝梢整株集材到裝車地點後再切剪呢？這樣不僅能節省人力，又可增加工業原料材的收穫量。我把這種集材方式稱為「全株集材」或「全幹集材」。由於這個方法能增加許多材積量，後來連造林木砍伐也改採這個集材法。當時的伐木業者都很感激，這個方法也就被推廣到其他地區。

（六）竹東處經理課

1972 年 2 月，我被調到管理處擔任經理課課長。經理課的業務有保林、水土保持、林業推廣、森林遊樂，以及森林經營計畫的執行。過去經營計畫都是由局本部編定後交由管理處執行，每 10 年一次大檢訂、5 年一次小檢訂。我認為林區管理處的經營計畫應由管理處自己編訂後再報局審定。當時林務局經理組廖大牛組長很支持我的建議，便同意經營計畫由林管處編訂。以下是我在經理課任內印象深刻的經辦業務。

1. 年度伐木預定作業

竹東處當時的年度伐採總額有 10 萬立方公尺，但事隔多年，我現在也不能很肯定這個數值。不過我在編訂計畫前都會先去預定地勘查，尤其是在制定年度伐木計畫時，我一定會親自現勘一趟瞭解區內的木材蓄積情況，比如說牛樟的新芽生長情形、櫟木落葉前的紅葉等。我自己在做材積調查時，目視一圈就能估算伐區內的蓄積量。至於對同仁的要求，若是他的調查有誤，我會請他重新調查。

2. 司馬庫斯

我們曾經想瞭解司馬庫斯周邊的林木資源，為此我還專程去了

一趟部落調查。當時去司馬庫斯的路只開到前山宇老，後山的秀巒、泰崗、鎮西堡和新光都得靠走路步行。司馬庫斯那時只有 6 戶人家，交通極為不便，他們種小米和芋頭維生。本來我們雙方說好以換地方式將他們遷出到尖石附近，舊屋拆除後將土地交給林務局，沒想到他們後來反悔，整個事件就不了了之。

我還記得有一次我跟同仁沿著森林開發處 100 林道走，過了鴛鴦湖後突然起了大霧，我們根本沒辦法看地圖，也看不清周遭的地形，最後是靠著我們爬山的經驗，沿著山胞狩獵小徑冒雨走到司馬庫斯。當天傍晚才到達新光，說個題外話，我們那時借住在新光國小，學校的硬體設備條件很差，小學生寄住在學校，連棉被都破爛成一團。我覺得很不忍心，下山回到管理處後就發起了舊棉被募捐，將募到的物資送給國小。

此外，司馬庫斯算是石門水庫上游的集水區，我不贊成那裡的開發案，我任內也一直盡力維持不破壞那邊的生態。如果當時我還在竹東處服務，一定會反對司馬庫斯的連外道路開闢案，因為開設道路土砂會淤積到巴陵攔砂壩，這對水庫的影響太大了。

3. 竹東、南庄事業區未定線

竹東和南庄兩個事業區的界線在日本時代就是未定線，戰後林務局施業案檢訂時也一直沒有處理。而我主動提出要包辦來做，林務局也很高興，很快就核准了。

4. 林相變更

林區管理處的經營計畫被後來推行的「林相變更」給打亂。我個人不贊成這項政策，我覺得本來的林相就很漂亮了，實在沒有必

要變更。而且它的砍伐面積太大，攪亂了所謂「法政林的理念」。但因為這是當時國家施政重要政策，我們也只能遵從並優先執行。

第一期林相變更的經費來源有一部份是美援物資，整體流程也是要先編訂年度林相變更區域和面積，以皆伐方式砍除區域內林木後，再種植預定的樹種。林產課負責林班標售，造林課負責發包造林，我們經理課就負責事前的規劃制定執行區域。竹東處的林相變更大多集中在大湖、觀霧和上坪工作站的轄區內。初期認為二葉松生長快速，是營造工業原料林的理想樹種，但後來發現膠袋苗木容易產生盤根問題，導致生長不良，也就改變了主要造林樹種，以柳杉、香杉和臺灣杉為主。

以前省府的中興紙廠是以針葉樹等長纖木材為原料，以機械磨漿的方式生產新聞紙，但松樹節疤堅硬，不易磨碎，會影響現在的高速印刷、發生當機情形。因此，現在臺灣的紙廠已不用針葉樹為原料。

5. 取締盜伐

我任內處理過太多盜伐案，隨手都能舉出好幾個例子。像有一件發生在羅山。一開始是因為觀霧直營生產的鏈鋸被偷，在山地傳教的牧師在傳道時向原住民訓誡，說要是犯了偷竊坐牢，死後靈魂就不能上天堂。偷竊的那名原住民聽到後，就帶著獵槍逃跑到山上盜伐種香菇，展開逃亡生活。

他在逃亡期間有時候還會趁造林工人外出工作時，跑去造林工寮偷食物。偷拿食物不打緊。工作站的員工有好幾次將他包圍，但都因他持有獵槍而被他逃走。後來知道他有臨時過夜的地方，便會

同地檢署、橫山分局進行圍捕，警方後來在圍捕喊話時將他擊斃。不過那次是他先開槍，檢察官才授權警察也開槍回擊，沒想到本來躲在大石頭後面的嫌犯剛好抬頭看，那一槍就這麼剛好地射中他額頭，分局長急壞了，對著開槍的員警大罵說：「射擊訓練時子彈打到哪裡都不知道，今天卻又特別準！」

取締違法種香菇時，我們也曾直接被盜伐種香菇的原住民持獵槍威脅。在大溪工作站，有天晚上我和同仁在山上埋伏取締盜伐，隱約聽見鏈鋸的運作聲音，立刻就猜到有人在盜伐偷種香菇。我們正準備以現行犯逮捕他們時，沒想到卻被附近盜伐的同夥蒙面持槍威脅，說要是不放走他們和鏈鋸就要對我們開槍。我們巡視時不會佩帶武器，頂多就是一把用來開路和破壞盜伐者檣木的開山刀。雙方裝備如此懸殊，當下也不得不讓他們離開。

也因為這樣，如果我們要去林班巡視，在行經盜伐者可能搭建的香菇寮路上會特別小心。尤其走到下坡的階梯地形時，更要留心有沒有原住民鋪設的陷阱，他們會把鐵釘釘在木板埋在路上，行走時一個不注意就會踩到。有次張雨峯處長到南庄巡視就不小心踩中了陷阱。那次出發前我還特別叮囑他，一定要跟著我的腳步，沒想到最後他還是受傷了。我記得上坪工作站的主任陳春灶也曾在巡視時，因為誤踩陷阱而受傷，後來送到醫院開刀取出有倒鉤的鐵釘。

6. 建議開發東眼山森林遊樂區

東眼山在復興鄉小烏來的上方，地形平坦，有早期大面積的造林地，林相優美。有一次許啓祐局長從臺中北返，經過新竹時，許經邦處長和我一同請他吃晚飯。席間我向局長建議開發東眼山遊樂

區，當時從角板山到東眼山還沒開建卡車路，步行需要兩、三個小時。

當時臺灣中部已有臺大實驗林溪頭森林遊樂區，但我認為北部可以開發東眼山遊樂區，一來是能使北部的遊客能夠當天來回，二來當地能夠眺望大臺北地區、新竹以北的中壢、桃園、新北市、臺北市，俯瞰石門水庫，景觀資源不遜於溪頭遊樂區。

那時我已經決定要調林務局保林課長，以後竹東處的業務我很少參與，沒想到竹東處在林班標售時竟將東眼山的造林砍了幾十公頃，非常可惜。但標售造林的同時也開闢了往東眼山的卡車路，並且將其連接戰備道路，其實也加速了東眼山森林遊樂區的開發。

7. 大霸尖山

大霸尖山係新竹縣尖石鄉秀巒村與苗栗縣泰安鄉梅園村之間的一座山峰，山頂標高 3,492 公尺，在嶺線山脊突起 362 公尺的山峰，山勢磅礴壯麗，有「世界奇峰」之美譽。自古是泰雅、賽夏兩原住民族的聖山，新竹的漢人則稱其為酒桶山。天氣晴朗時，在新竹平地也可以看到挺拔的山峰，山前的素美達大埤方令人心驚膽跳。

(1) 黑森林

我調新竹處經理課長時，為瞭解大霸尖山登山業務以及救國團的暑期登山活動，親自上山了解路況及設施。從馬達拉溪登山口到九九山莊，在我從前當檜木站主任時是一片茂密的檜木林，沒想到幾年後再登山，登山口左側的森林已經快被伐盡，只剩下山莊附近的林木。不過這些樹的根株上都蓋有每木調查的鐵印，表示這些樹木是經過每木調查、需要砍伐的。我看到這些鐵印非常著急，回到

管理處後立即簽呈報告處長「刀下留樹」，終於獲得准許保留。比較可惜的是，馬達拉溪登山口的那片二葉松天然林在日後的林產處分時還是被砍伐了，那片天然林地勢平坦，松樹又巨大挺拔，是非常理想的登山休息場所。後來我在林務局保林課長任內時曾陪客人去爬山，原先的松樹天然林已被砍伐了，看見芒草叢生的空地時仍不免感到惋惜。

(2) 重新勘訂登山步道

從馬達拉溪登山口到九九山莊的登山步道坡度大、路況較為不佳，再加上很多沒登山經驗的年輕人往往下車後就急著往上衝，不到半路就高山病發作。為了改善這種情況，我決定從路況著手，找了幾個比較有登山經驗的同事，一起重新踏勘路線，減緩步道坡度。步道改線後，高山症發作的遊客人數減少許多。

登山口處是馬達拉溪，遊客常常在河水暴漲時急著涉水而過，險象環生。為考量遊客安全，我報請管理處同意，利用直營生產報廢的集材鋼索架設吊橋，以便利遊客安全過溪。

(3) 戲稱「龍門客棧」的九九山莊

九九山莊最初是用鋁板建了 6 個饅頭狀的臨時工寮，後來因為登山客急遽增加，睡覺的大通鋪擁擠不堪，有些人甚至得睡在地板上。後來，也為了配合青年救國團的暑期登山活動，管理處核准利用附近的枯立倒木建了一棟木造房屋。正好當時電視臺播放龍門客棧的連續劇，我便把它稱為「龍門客棧」。巧的是當時該影劇的男女演員也親自到訪過九九山莊，他們那時就正好住在這棟新蓋好的木屋，「龍門客棧」一稱更是實至名歸。

(4) 山莊管理員邱沐庭先生

九九山莊的管理員邱沐庭先生是臨時工，少年時家境非常貧苦，國小還沒畢業就在我家幫忙放牛，長大後改做長工。我們兩人很熟，相處上就像兄弟一樣。他在山上工作，沒有登山客時就得獨自一人守候，連說話的對象都沒有。補給品會由平地送到登山口，管理員得自己挑送上山。暑假因為救國團舉辦活動，相當忙碌。邱先生白天時忙著服務青年學員，只得利用晚上獨自一人拿著手電筒，把米糧從登山口挑上山莊，有時一晚要走好幾趟。他吃苦耐勞、膽大不怕鬼的精神，不知感動了多少山友。因此許多人向管理處反映陳情，希望能將他改聘為正式工友、有更好的待遇，後來管理處接受，將他納入正式編制的技工，退休時他也有了退休金。

(5) 登頂鐵梯被拆除

大霸尖山登頂早期只有一根鋼索可以幫助攀爬，後來大鹿林道開通後，為了服務更多登山朋友，除了整修步道外，在大霸也用角鋼搭建鐵梯，方便山友登頂。鐵梯完成後我陪客人去了好幾趟。我還在頂上的地底埋了一個玻璃瓶，瓶內放了許願的字條。現在年紀大了，鐵梯也被國家公園拆掉，不知道那些留言的紙條還在不在。其實攀登鐵梯並不危險，只要膽大心細，仍是有足夠的安全性。實在可惜。

(6) 登大霸當天來回

我在新竹處經理課長任內曾有當天登大霸來回的紀錄，當時同行的有管理處的司機鍾正德、楊榮與造林課的黃代明。我們那次天

還沒亮就出發，坐車到登山口，回程時還沿路跑步下山，回到觀霧不過傍晚。此外，我記得有次我在登山途中有遇到一個德國人，我們邊走邊聊，他告訴我這是他第三次來爬大霸，因為大霸尖山太壯觀了，百看不厭，「是世界奇山」，他以後還要再來！



三 轉調林務局（1981-1989）

（一）保林課長

1981 年 6 月，我被調到局本部擔任保林課課長，局長是許啓祐先生。由於當時全臺灣的伐木量逐年下降，連帶影響林務局的收入也逐漸減少。到後來，局長甚至要跟國家借錢才能發出員工薪水，因此我到林務局工作時，內部的士氣不是很好。

1. 經辦盜伐案

我在保林課主要經辦森林保護，但我也處理很多林班標售而衍生的盜伐案或越界砍伐案。我記得許局長有次要我去東部的某林區查案，他還要我在 2 週內完成，但我實際只花一週就完成了。我提前回到臺北辦公室，在電梯門口巧遇許局長時他被我嚇了一跳，「我不是派你去花蓮嗎？怎麼這樣快就回來了！」我當下就笑笑地跟他說：「案子查完了當然就回來啊，不然你還要我去查其他的嗎？」而我之所以能這麼快就追查到盜伐位置，是因為出發前我就先從航照圖判斷出可能的位置，所以到現場能很快找到目標，只要找到盜砍後剩下的樹頭便能定案。

我調查完後就把相關證據與地點報給林區管理處後移送地檢署，並且由他們負責進一步追查及後面的起訴作業。盜伐地點和伐區相距有一公里多，被砍下來的母樹非常漂亮，讓人惋惜。算是一個非常大型的弊案。很多人都會說山老鼠在盜伐後會焚燒樹頭消滅證據，其實那是是最笨的方法。因為燃燒時會有煙和焚燒的痕跡，等於告訴保林人員那裡有情況。

再舉個例子。有次我也是到木瓜林區查案。我發現裡頭有塊地方的集材架線很奇怪，還有棵像是最近才移植的樹。現場捆樹木的鋼索方向也不對，竟然是指往伐區外的山上；而且鄰近山溝的石頭上還有卡車的輪胎痕跡，種種跡象都顯示出不對勁，我便詢問現場的人，他們雖然跟我說是最近有人來這裡採石頭樣本，但我不為所動，繼續循著痕跡尋找，果然在鑽過樹叢後發現了一條淺溪，溪邊就有一間被燒毀的工寮。雖然現場已經看不到人跡，但他們疏忽了一點：沒有清走現場的垃圾。

我在垃圾堆裡找到寫有看診日期及姓名的藥袋、報紙，以及寫了蔬菜訂購人姓名的標籤。經查對後，此些物品與入山檢查哨的出入山紀錄相符，我立刻就將這些都撿起來交給林區管理處移送地檢署偵辦。檢察官說垃圾堆裡找出的東西不能夠拿來當證據，我聽了很不服，怎麼不行！這些就是最好的人事時地物證明。幸好，最後還是順利起訴該名包商，但判決結果只是賠錢了事，而相關涉案的林管處人員記過處分。

2. 防救森林火災

早期森林火災因無完整的指揮體制，救火人員到達火場後各行其事，缺乏整體的分工配置及任務重點指示，常常一團混亂。因此在林務局保林課長任內，我建立了森林火災指揮系統，及森林火災無線電通訊網。每年在乾燥季節前到各林區實地舉行防火消防演習。

除此之外，我在保林課長任內也曾獲選加入農發會的國外研習計畫，於 1985 年 5 月中旬前往歐美國家考察林業經營技術。我記得當時同行的人有主任秘書林德勝、同仁李桃生等 6 人。



圖二、於美國研習時演示森林火災救災／陳溪洲提供



圖三、指揮森林火災救災／陳溪洲提供

3. 執行「德基水庫濫墾地處理方案」（1984）¹⁷

余玉賢先生是當時的農林廳長，林務局有他的辦公室。有天他來林務局，把我找去他的辦公室，問我有沒有「能夠一炮而紅的案子」。我跟他說：「有啊，梨山濫墾地的收回（即德基水庫集水區）歷經 3 任省主席、2 任行政院長都不敢下手。」他問我有沒有辦法，我一貫笑笑地回他：「要是你立場堅定、敢做，我有辦法，我來做。」

梨山那裡的佔墾者很多都是當年跟著黃杰將軍撤退來臺的退伍軍人，也有一些是原住民。光是德基水庫集水區內陡坡農用地及逾期未申報濫墾地就有兩百多公頃、兩百多戶墾民。濫墾問題已經嚴重危害到德基水庫的水質與水土保持，水庫優養化問題迫在眉睫。經濟部長趙耀東先生當年也曾去巡視過，但由於土地的歷史問題特殊，他也不敢貿然處置。

不過有了余玉賢廳長的保證，我就大膽放手去規劃。我在一次協調會上提出建議，我認為墾民之所以反彈聲浪大是因為頓失生計，所以政府若能每公頃提供 20 萬元的「轉業救助金」，有了補償他們自然不會那麼激烈反對。那場會議是農林廳副廳長主持，他聽完後當下很生氣，說了一句：「陳溪洲你今天的發言有失立場！等事情結束後我要辦人！」

於是，會議結束後我向廳長報告。廳長很認同我的想法，畢竟要是收回現場萬一發生了什麼意外，政府若事先就有提出一筆補償金額、只是不被接受，這樣的做法不僅合乎民情，也比較具有人性。

17 資料來源：〈德基水庫濫墾地區 果樹已經全部剷除 李主席感謝佔墾人合作 林務局近日將整地造林〉，《中央日報》，1984 年 1 月 19 日，第 6 版。

因此，余廳長就帶著我一起前往省主席宿舍向李登輝主席報告。他聽完我的報告後很高興，「林務局的！你這個建議非常好！」他不僅贊同我的意見，還認為應該要給予農民更高的補償金，每公頃40萬元。這件事在省府的支持下有了最好的結果，省府並決定相關費用由電力公司支付。

執行前的氣氛很緊張，在執行剷除前還發生了幾次森林火災，聽說是墾民故意放火，也有風聲說墾民準備了炸藥要炸德基水庫。他們早年參加關建中橫公路，手邊藏有黃色炸藥。他們還放話說「你砍樹，我就砍人」；至於原住民方面，他們在執行果樹砍除前3天舉辦「射箭比賽」，試圖恐嚇收回作業。我們和合作的警政署都不敢大意，雙方戰戰兢兢。警總當年雖然也有派員，但他們的人力只負責站崗維安，並沒有參與砍除工作。砍除前3天省府新聞處也管制了新聞報導。

氣氛就這樣一直僵持著。在決定動手的前3天，我再向墾民喊話：「只要你主動砍掉一棵樹，國家除了依照墾區面積給予相對應的救助金以外，連一公頃7萬元的砍除費都直接給你，而且剩下的樹我們會替你砍完。」7萬元這個金額是當時我們內部估算後的每公頃僱工砍除的費用，我希望藉由這樣的重賞誘使墾民配合，只要對方砍了一棵樹，表示這一塊地砍除就沒有阻力；又，只要有一個人行動了，一定也會有第二個人、第三個人被影響。當時的省府委員解顯中將軍（前海軍陸戰隊副司令）是臺灣省政府濫墾濫伐處理小組召集人，他對我的做法很誇獎，認為這樣的做法很有效率。

在事前規劃作業時，大甲林管處估算砍除所有違規果樹需要

27 天，我說：「不行！得再減半！」余廳長又把我找去問能不能再減半。我跟他說：「好，我會在一個禮拜內處理完這件事」。因為這個案子比較特殊，我們請不到工人。為求用最快速的速度砍除，我特別協調了各個林管處，一共調集 80 部鏈鋸，由我在竹東林場親自訓練我們的巡山員如何操作。省府委員解顯中將軍他來視察我們的訓練情形時很高興，說我訓練的樣子就像他當年在軍營練兵，對我相當讚賞。現在有時我們在球場上遇見，他講起這件事還是非常高興。



圖四、收回濫墾地當時現況／陳溪洲提供

事後證實我的做法確實有效，儘管有零星幾戶不願意配合，但我在現場再次協調後他們還是同意了。解委員就打趣說：「陳溪洲這個人也不知道怎麼回事，反正原住民在他面前就乖乖的。」砍除

時，我發現他們都有在果樹樹幹上釘鐵釘，我以為是故意要妨礙我們作業，後來才知道這麼做的原因是農民為促進果樹結果。因此，我告訴砍除人員要他們改鋸樹幹較高的部位。最後，天黑了，但還有一塊比較遠處的地還未作業，砍除隊員自動組成義勇隊，拿著手電筒砍完後才回來。果樹砍除後，我們在當地改種了香杉、紅檜和臺灣杉。我們在 3 天內完成了砍樹、植樹。造林部份是由造林組派人處理。取締工作順利圓滿結束後，行政院對我個人「親自攜帶鏈鋸直接參與砍除，特別頒發獎狀以示鼓勵。」

4. 木瓜林區管理處副處長

出國研習前，原本許局長說等我回國後就把我派回新竹服務。不過由於東部地區的盜伐嚴重，後來許局長希望我能到木瓜處「貢獻所長，防止及取締盜伐。」於是我就在 1986 年 5 月被調往木瓜林區管理處擔任副處長。

以木瓜處轄下的林場來說，萬榮林道、光復林道、西林林道這一帶是最容易發生盜伐的地方，有多處的林道出口，不好監控；相較之下，哈崙、嵐山工作站需要經過索道運材，比較好管理。對此，我採取的應對措施很簡單，我用最笨也最土的方法杜絕盜採問題：我在每個標售的伐區都派一個駐場員緊盯集材機的移動，並且要他們每天回報負責區域內的集材線架設情況。畢竟木頭搬運一定要用集材機搬動，因此只要抓住集材機的動態就能控制伐木業商動態，有點是盯哨的概念。

在任內森林救火的防治上也有所改革。我有時假日沒回臺北，就會去找市內熟識的農藥行「玩噴農藥的機器」，並且把玩出來的

心得實際應用在森林火災消防工具的改良上。我參考了日本的揹負式消防器具，於 1988 年改良研發出背負式的滅火幫浦給同仁們使用。傳統的幫浦都很笨重，在山區不僅搬運困難，山區溪溝的水量也不夠。改良後的輕型幫浦就針對這些缺點改進，儘管輸水量比較小，但輸送的水管最多能中繼接到 700 公尺。這 700 公尺在平地看似沒什麼，但在山區那可就是一段不得了的距離，能為同仁省下很多行走背水的力氣。省政府農林廳還特別頒發「研究發展獎」給我。



圖五、改良的揹負式滅火器／陳溪洲提供

2001、2002 年在梨山連續發生了幾場森林火災。有些起火原因是菸蒂，也有些是果園耕作失火。我在 2002 年初退休，不過由於我繼續擔任農委會的顧問，有次環山發生火災，我也受邀與當時的行政院長張俊雄、消防署長趙鋼一同搭直升機前往勘災。我當時得知

了空軍有 15 部直升機要封存，但大都還堪用，於是我在飛機上跟趙署長建議，說爭取將這些直升機用來成立「空中消防隊」。一番討論後，趙鋼也覺得這主意不錯，當下我們就向法院長報告。張院長聽了之後很高興，轉頭就交代趙署長回去後要研擬計畫報到行政院。空中消防一直是我的夢想，我很開心能在日後看見它正式成立。

5. 利用業餘協助兆豐農場轉型

業務以外，新光集團當初要在壽豐成立兆豐農場時，他們的老頭家吳火獅先生也特別邀請我們協助規劃。老頭家對我很滿意，事後要我們跟他做個簡報。他聽完報告覺得很有意思，開口要我們去日本、荷蘭考察他們的農場規劃，費用全部由他們集團負責。於是，我便找了同事林朝欽、程天立，以及中原大學的教授成其琳，4 個人在 1992 年一起前往日本考察。我們從福岡進、東京出，沒有特別規劃什麼行程，就是走走停停，看到有趣的農場、森林遊樂區就進去參觀，像是知名的盛岡縣小岩井農場。回來後修改了原有的簡報再次報告，簡報時規定一級主管全部要參加，老頭家還交代我們要再去歐洲考察，但後來因為時間的關係做罷。可能是我們幫忙規劃的兆豐農場還不錯，我退休後，北京有個集團打電話給成教授，他們預定在伊犁開設一個 8 萬畝的休閒農場，希望我們能幫忙規劃指導。該農場有 8 萬畝的山坡地，但山上缺乏水源沒有樹木，只有小面積栽種的小麥，需要抽取地下水，或是分 3 段從水圳引來河水後再抽送貯放在蓄水池中。



四 四、進入農委會（1989-2002）

（一）森林科

余玉賢先生留學回國後，先是當了嘉義農專的校長，之後又轉調農林廳廳長。他接到農林廳長的派令當天到林務局找我，希望我能跟他一起去農林廳當他的總務主任。不過我拒絕了，我跟他說我不是辦總務那種瑣屑事物的料子。後來他當了農委會主委，我已調到木瓜處。我在木瓜處時他來花蓮，我調侃他說：「我都躲來花蓮了，想不到還是被你找到。」他也不客氣地回我說：「以前我找你去農林廳你說不要、嫌離家遠，現在被調來木瓜處，難道就不遠啊？一個禮拜內到農委會報到！」

沒想到我的人事簽呈送到農委會時，被主任秘書時被打回了票，我知道後就打電話給余主委，調侃他「沒有人事權、會計權，這個主管大概是當假的吧。」他沒聽懂，問我發生什麼事，我便誠實地跟他說我調農委會的簽呈被主秘給退回來了。他聽完後很訝異，當下承諾要親自處理。

嚴格來說，農委會技正這個職務和林務局林管處副處長其實差不多，因此不能算是高升，但當時農委會的職等比林務局高。我在森林科主要負責林業政策，像是農地造林。由於我業務處理得宜，原本的薦任五級很快升到簡任，也從技正變成森林科科長，甚至在1994年出任林業處處長。順道一提，我也在森林科任內獲頒「一等服務獎」（1992）。

1. 持續投身於森林火災防救

調到農委會當技正，工作比林務局的副處長輕鬆，因此有時間做自己想做的工作。我於是想到「森林火災防救」一直沒有一套完整的教材，便以自己多年的救火經驗，編著「臺灣森林火災防救實務」，並在農委會林業特刊第二十五號發行。¹⁸ 林務局之後將其列為救火訓練的主要教材，並供各縣市政府及消防單位使用。此外，我也應聘擔任警察專科學校森林火災消防教官，退休後仍應聘多年。

另一方面，德基水庫集水區的永久防火線防火效果不佳，每年乾燥季節前的清理地上雜草及落葉枯枝的所需經費龐大，我便建議林務局種植耐火常綠樹種，形成新的天然防火林帶，控制火災延燒效果一定會更好。

2. 推動農地造林

為配合稻穀減產政策，我向農委會余玉賢主委建議，獎勵休耕



圖六、機動消防隊之訓練／陳溪洲提供

農地轉而造林，特別是山坡地梯田，能使土地仍保持在生產狀態，對環境、生態皆有益處。主委贊同我的建議，成立「獎勵農地造林」政策。¹⁹

3.「澎湖造林工作隊」²⁰

1989年艾爾西颱風襲擊澎湖，不僅造成電力中斷，且因為只有強風而無降雨，導致澎湖陸地全面鹽害，所有綠色植物因此枯死，當地一片荒涼。農委會主委余玉賢指示成立「澎湖造林工作隊」，加速恢復綠化。當時我常利用周末飛往澎湖直接參與造林規劃，並洽請軍方支援人力，提供軍事用地造林。當時發現在墳墓旁有6株小葉南洋杉未受鹽害、仍保持綠色狀態，因而指定其為主要景觀造林樹種；同時，停止溝渠造林整地方法，並以種植狼尾草代替尼龍防風網。因綠化恢復迅速，改善澎湖觀光景觀有成，獲得澎湖縣政府發給「澎湖榮譽縣民證」。

18 後有單獨出版，相關資訊見：陳溪洲，〈臺灣森林火災防救實務〉（臺北：行政院農業委員會，1990）。

19 1991年6月5日行政院農業委員會訂定發布「獎勵農地造林要點」，獎勵農牧用地及其他得為造林使用之田、旱地目之土地轉作造林。應以集團造林為原則，每一集團不得少於10公頃。造林樹種及每公頃最少栽植株數亦應符合規定。獎勵金總額依臺灣省林務局所核算公私有林平均造林成本的30%計算，分兩次於第二年及第四年檢測成活率達70%以上後核發。資料來源：行政院農業委員會林務局函釋查詢系統，2020年6月29日下載，<https://explain.forest.gov.tw/LawContent.aspx?LISN=43>。

20 澎湖縣政府自1984年起便依「澎湖農業綜合發展計畫」執行擴大造林計畫，但1991年10月露絲颱風侵襲，災損面及達300公頃以上，幾乎前功盡棄。為落實復育及加強澎湖的造林、綠化作業，臺灣省政府依農委會指示，於1992年8月成立「澎湖造林推行小組」，其下設「澎湖造林工作隊」，由李秋鳳任工作隊隊長。資料來源：李秋鳳口述、李桃生撰文，〈澎湖造林驚奇——一個老森林人的回憶〉，《臺灣林業》45（2019年8月），頁56-61。



圖七、艾爾西風災後（1989）澎湖當地的草木因鹽害，只有小葉南洋杉得以保持常綠，且生長旺盛。
／陳溪洲提供



圖八、澎湖表土層淺薄，底下是堅硬的玄武岩，土溝內不易蓄水保溫，不利根系伸展，因此整地時不再挖溝／陳溪洲提供

4. 推動私有林營林示範區計畫²¹

選定新竹縣橫山鄉、竹東鎮、南投縣鹿谷鄉為示範區，並商請省府秘書處第五組林業專家協助，指導林農造林、打枝、疏伐及社區營造等工作。今橫山、竹東地區大面積的油桐林仍維持著廣闊優美的林相，成為「六月雪」的熱門觀光區。而鹿谷鄉當時因解除合作，辦理竹林地放領，放領人紛紛砍除竹林種茶，頗受環保人士指責。因此，於茶園內試辦兼植喬木銀杏，勉強被農民接受。現在每年的秋末冬初可看見一片金黃色的杏林，為南投地區的觀光資源加分不少。

（二）林業處處長

1. 調任契機

1994 年因臺南殺老虎事件，引起國際保育的指責。²² 首先，英國環境保育團體（EIA）聯合國國際保育組織及我國民間保育團體，強力向我國政府抗議。美國農業部依華盛頓公約組織（CITES）準備禁止我國海產加工品輸入美國，當時美方也要制裁中國、韓國、印尼等國家，但是這些國家的外交部態度非常強硬，堅決反對美方的制裁，中國大陸甚至將獵捕大熊貓的人犯槍決。最後，只有臺灣

21 即私有林經營改善實驗計畫。為突破臺灣民營林業困境，解決山村地區經濟蕭條與林農生活困苦等問題，農委會自 1992 年度開始支援臺灣省政府秘書處第五組，研擬各項改善措施與經營模式。擇定全國民營林地裡較集中、具代表性、且地方林農較熱心的新竹縣橫山鄉大山背與竹東鎮上坪、南投縣鹿谷鄉小半天，以及嘉義縣竹崎鄉石桌等三地為私有林經營改善實驗區，推行私有林經營改善實驗計畫，採混農林綜合經營，確有其效。資料來源：吳俊賢、陳溢宏，〈混農林綜合經營〉，《林業研究專訊》第 11 卷第 5 期（2004 年 10 月），頁 2-7。

22 資料來源：陳秀蘭，〈針對指控臺灣還有殺老虎行為 林亨能：盼 EIA 拿出具體證據〉，《中國時報》，1994 年 11 月 4 日，第 9 版。

被美國依據「培利修正案」制裁。其中，影響最大的是澎湖的海產加工品禁止出口到美國。其他象牙、犀牛角、虎皮、虎骨、熊膽等，也都禁止交易展售，並禁止飼養保育類動物。

美國宣布以培利法案貿易制裁臺灣後，²³ 農委會主委孫明賢即表明，若華盛頓公約組織通過制裁決議，林業處負責保育業務的主管必須負行政責任。因此，時任處長黃永桀調任技監、保育科長湯曉虞調技正。接著長官派我接任林業處長一職，保育科長則由原臺灣省特有生物保育中心副主任簡明龍接任。

我在 1994 年 9 月 10 日到任。上任後，除積極協調立法院通過〈野生動物保育法及施行細則〉外，²⁴ 亦下令全面執行取締販售保育類產品，並將民間持有的犀牛角、虎骨、虎皮、熊膽、象牙等庫存清查造冊註記。另一方面，也加強民眾教育宣導。雙管齊下，有顯著的成效。美國內政部、司法部及國務院代表組團前來我國實地調查，對我國野生動物保育工作之進展表示肯定。經美方跨部會小組討論後，建議解除對我國的進口限制，在柯林頓總統簽字後，終於取消貿易制裁。²⁵ 後來，我國積極參與國際保育活動，成為國際保育的模範國家。

2. 賀伯風災

1996 年 8 月初，賀伯颱風降下一天四千多公厘的豪雨，導致我國西南部發生嚴重的土石流災害。²⁶ 颱風來臨前，時任行政院政務委員的馬英九先生、林振國先生正好到阿里山出差。下山時，阿里山公路因豪雨崩山造成交通中斷。他們回到臺北後便召集農委會、公路局、水利局、水保局、臺灣省政府、臺北市政府開會檢討。

馬、林兩位政委一再強調要各單位嚴懲相關失職人員，我當時辯稱降雨量超出工程規劃設計頻率太多，這是自然現象而非工程承受強度不夠，承辦人員並無疏失。

但馬政委還是親自打電話給臺灣省長宋楚瑜先生，宋省長回應省政府所屬單位及人員對這次超大天災並無疏失之處，而且大家對搶救災區及復建工作都非常盡責，不應究責。事後，只有農委會處分了林業處長，記處長一支申誡、副處長一支小過，並將水保科長調離主管職務。

3. 推行全民造林運動²⁷

賀伯颱風挾帶的超強風雨造成臺灣重大的水土災害，因此農委會核定了〈全民造林運動綱領暨實施計畫〉，預計於5年內完成六萬多公頃的造林面積。造林適用對象包括國有林、公私有林、原住民保留地以及學校和軍事用地，預計造林完成後，臺灣的森林覆蓋

23 資料來源：曹郁芬，〈外交部昨證實美將引用培利法案對我報復初步以皮革及珊瑚等製品為對象 我對此感到遺憾與不滿〉，《中國時報》，1994年4月1日，第1版。

24 1990年3月31日經行政院農業委員會訂定發布，期間歷經多次修訂。最近一次修正時間為2013年10月28日，針對第26、27、29、33條之1、33條之2條條文修正發布。資料來源：行政院農業委員會林務局網站，2020年6月29日下載，<https://www.forest.gov.tw/0000061/0000426>。

25 資料來源：冉亮，〈美培利案對臺貿易制裁柯林頓簽字解除〉，《中國時報》，1995年7月1日，第10版。

26 資料來源：黃宏璣、陳紹聖，〈南投多處山崩、山洪暴發 死傷慘重 信義、水里、鹿谷均傳不幸 已知九人死亡 其中六人遭活埋 另廿七人失蹤〉，《聯合報》，1996年8月2日，第3版。

27 即全民造林運動實施計畫。農委會遵照李登輝總統訓示，邀集內政部等二十餘機關共同推動「全民造林運動」及訂定「全民造林運動綱領暨實施計畫」草案。1996年10月7日報奉行政院核定，自同年10月至2001年6年底實施第一期計畫5年計畫。資料來源：行政院農業委員會林務局函釋查詢系統，2020年6月29日下載，<https://explain.forest.gov.tw/LawContent.aspx?LISN=35>。

率由 58% 提升至 60.24%，排名全世界第五。農委會為這個計畫召集了相關單位及各地團體共三千多人參與，立法院、監察院、中央各部會局處、省政府及各地方政府等均有派員參與。活動於國父紀念館舉行誓師大會（1996），由李登輝總統主持宣誓，並由副總統、行政院長及各部會首長頒授苗木給全省造林代表。²⁸



圖九、於誓師大會上率領同仁宣示推動全民造林運動之決心／陳溪洲提供

4. 完成中央山脈保育軸

自培利修正案解除後（1995），我國持續推動生物多樣性保育，保存生物基因。臺灣土地面積雖小，但有各種地形，兼具熱暖溫寒四帶的氣候，物種非常豐富。據學者專家概估，全部生物種類約有 15 萬種，佔全球物種數約 1.5%，其中並有三成為臺灣特種。但因我國人口密度高，環境敏感，生物易因衝擊受害，所以棲地保育更形重要。也因此，在我任內積極推動「中央山脈保育軸」

(1999)，依據文化資產保存法、國家公園法、野生動物保育法，劃設保留區、國家公園、動植物保護區，將中央山脈各種保護區予以貫通成為生物廊道。²⁹

5. 「九二一」地震，震災重建

九二一地震(1999)造成中部地區重創，臺中縣東勢鎮房屋倒塌造成居民重大傷亡，集集大廟陷落；南投縣國姓鄉九份二山及雲林縣草嶺地滑，造成了許多房屋被埋沒、草嶺清水溪河道被堵塞而形成堰塞湖，嚴重威脅下游的住家和農田。地震後為了災害調查以及重建需要，農委會林業處遙測小組緊急協調工研院，3天內利用遙測技術完成了災區相片圖，提供各單位災區重建使用。

地震造成中部地區山坡地陡坡地滑、崩山和大面積表層脫落，一有豪雨便容易成災，山洪暴發引起的土石流更是造成二次傷害。因此，農委會水土保持科積極配合重建委員會以及水土保持局，林務局再實施坡地綠化和野溪整治，各單位通力合作，力求將災害降到最低。

6. 棲蘭山枯立倒木整理，促進天然下種更新

棲蘭山是臺灣檜木天然林分布的北端。在開闢橫貫公路時，中央政府核定公路兩旁的國有林地由退輔會開發經營。退撫會便在宜蘭成立「森林開發處」從事伐木、造林工作，砍伐林木的價金則屬

28 資料來源：崔慈悌，〈全民造林運動今誓師 李總統主持：農委會以中時保護水源為例 建議企業界撥款保護水土、水源和林木〉，《中國時報》，1996年10月19日，第7版。

29 資料來源：陳秀蘭，〈林務局建構中央山脈生態廊道〉，《中國時報》，1999年12月11日，第24版。



圖十、退輔會森林保育處轄下的棲蘭山枯立倒木集材作業
／陳溪洲提供

退輔會的收入。³⁰

日後，退輔會為配合政府的新林業政策，也停止大面積皆伐。而在森林裡，千年樹齡的檜木難免有枯死、倒木，退輔會便試辦枯立倒木整理，並委由林試所及學者專家調查規劃，測試天然下種更新情形。³¹ 經觀察結果發現績效卓著，故擴大規模、成立新的整理計畫繼續執行。

不料在執行時砍伐枯死的立木被民間保育團體認為是砍伐生立木，因而走上街頭請願抗議（1998），要求農委會停止處理枯立倒木計畫，³² 也因為這樣，計畫最後不了了之。棲蘭山的明池森林遊樂區及巨木園區則繼續經營著。

7. 成立馬告國家公園的爭議³³

抗爭砍伐枯立倒木事件告一個段落後，保育團體又發起了「成立馬告國家公園運動」（2009）。當時的立委田秋堇及行政院長游錫堃也響應，支持內政部成立國家公園。但農委會及原民會認為南邊有雪霸國家公園，北邊有插天山保護區，中間還有鴛鴦湖自然保留區，沒有再成立國家公園的必要。假使規劃成立國家公園，對新竹縣尖石鄉秀巒、新光、鎮西堡、司馬庫斯，桃園縣復興鄉的光華、三光、巴陵等村的原住民影響最大，因為這些地方是他們的傳統生活領域。

為此，行政院召集內政部、農委會、原民會、宜蘭縣、桃園縣、新竹縣等政府單位，共同討論成立國家公園的必要性。內政部由副部長林中森代表，他表達了成立國家公園的必要性；農委會由我出席代表，我則堅決反對。那些地區部落居民的習性與自然生態，我比內政部的代表清楚。針對我的提問，內政部代表無法自圓其說，主席游錫堃院長偏向內政部，便禁止我發言，但我認為自己身為農委會代表，還是堅持立場發言。會議結束後，游院長馬上打電話給

30 資料來源：〈開發橫貫路森林資源 林管局設籌備處 棲蘭山積材二四〇萬立方尺 明年即可大量出材〉，《聯合報》，1958年11月4日，第5版。

31 資料來源：錢先蓮，〈專家研究：臺灣森林 負成長達 24% 余玉賢考察棲蘭山區枯立倒木整理 指未來林業政策保育重於利用〉，《聯合晚報》，1991年6月27日，第10版。

32 資料來源：邵冰如，〈勘查棲蘭山枯立倒木 退輔會保育人士 針鋒相對 環保人士質疑新砍的檜木中有些是生立木 退輔會強調每一株皆經調查且蓋鋼印〉，《聯合晚報》，1998年12月23日，第4版。

33 資料來源：廖雅欣，〈誓死反馬告 泰雅族遞連署書〉，《聯合報》，2009年1月6日，第C2版。

農委會主委要求撤換林業處長。主委非常緊張，交待守衛室看到我回會裡後就先到主委室。主委問我怎樣觸怒院長，我告訴主委我堅持反對設立國家公園，「你認為該換就換吧！」說完我就走回自己的辦公室。沒多久，我又接到行政院秘書長邱義仁的電話，邱秘書長告訴我「院長在說氣話，不要理他。」

這整件事情最後在原住民委員會主委及當地原住民的群起強烈抗爭下不了了之。原住民常說「最討厭的是林務局，最恨的是國家公園。」因為林務人員經常會因取締林政案件「找麻煩」，而國家公園則是妨害他們傳統的生活習慣。

8. 推動成立林業署

1998年，農委會行政機關改組。漁業處要成立漁業署，防疫檢驗所要成立防檢局，我也想順勢成立林業署，由其負責統整全國的林業政策、水土保持、農田水利、生態保育及推動遙感探測等業務。因為我跟立法院的立委們關係都很好，他們也都很尊重我的專業，所以我便商請當時的立法委員許舒博、高揚昇、陳文輝等人幫忙。2個小時內連署了86位立委簽名同意，已經達到立法院的議案逕付二讀門檻：獲得全部立委三分之二以上席次同意。

不過這件事後來被彭作奎主委擋下。彭主委當時問我：「聽說你在活動要成立林業署是嗎？」我就跟他報告自己已經順利連署了86位立委的同意簽名。他聽完後要我把連署書拿給他過目，沒想到他接過文件後直接順手放進他的抽屜、再也沒還我。他跟我說：「不要急，等兩個單位成立後，下次就是你優先了！」殊不知這件事情不僅就這樣不了了之，我退休後林業處竟在賴建興處長任內，



圖十一、於農委會辦公室辦公之身影／陳溪洲提供

把林業處的原有業務分別劃給林務局、水保局、特有生物保育中心，只有農田水利還留在農委會，改組成為農田水利處。

但值得欣慰的是林務局、水保局、特有生物保育中心，因精省而把這些省級單位提升為中央單位，原來一直人事層級偏低的編制升格了不少。



五 副業：業餘的菇農好手

我是國內最早在平地種香菇的人，那大概是 1962、1963 年左右。我在農學院讀書時有興趣蒐集食用蕈類的參考資料，到林務局工作後也還持續著。我在上坪老家有一塊兩甲多的雜木林，有很多樹種可以試驗種香菇，我也會跟別人買木材回來試種。

後來，我還在家裡的農田蓋了一棟一棟的塑膠溫室，裡面擺滿了種白木耳的櫟木：赤楊、楓香、杜英、³⁴ 相思木，白木耳盛開時就像大朵的菊花，非常漂亮。那時候白木耳的價格很好，乾的 1 臺兩就能賣 320 元，當時我在新竹林管處報到時一個月的薪水還只有 620 元呢！我們一共 7 個人合股做生意，臺大植病系的教授唐美逸、技術員陳炳照都是其中成員。產品商標是「七心白木耳」，在當時就已經外銷到法國。我們的白木耳（乾品）產量佔臺灣的三分之一，直到中國的產品大量傾銷到臺灣，我們才停止栽種改為試種香菇。試驗成功後，我們便改種植香菇。那時埔里也有很多農民試種（香菇），經常邀請我前往指導如何克服雜菌。

林務局福委會其實也曾動過念頭想栽種香菇，局長沈家銘先生為此還專程到新竹處來找我，討論在大坪苗圃種香菇的可能性，不過我那時不敢同意這個提案。沈局長反問我說：「你都可以在家裡種，為什麼我們不行？」我便認真分析給他聽，「要是我種成功，一定會有許多人來參觀，到時我們如果沒準備一份伴手禮給來參觀的大官，這不是得罪人嗎？反而不好。」他一聽，覺得我講得也有道理，這件事日後就再也沒被提起了。

後來臺灣有很多人想種靈芝，我就請日本友人寄來 6 瓶菌種，結果被扣留在桃園機場，當時的省議員邱泉華也想種靈芝，我們便一起想辦法解決，順利取得菌種。由櫟木長出的子實體像鹿茸一樣，非常好看。也因為我個人在菌菇栽種上略有成就，日本排名前三大的菌種公司社長每次到臺灣都會來找我。當時我還未退休，他便一直要我快退休、轉行跟他合作，他負責開發日本市場，臺灣市場就交給我處理，不過我一直都沒答應他。



六 退休生活

（一）獲聘擔任農委會顧問

我在 2001 年 1 月 16 日屆齡退休，林業處同仁在泉州街陸軍聯誼社為我舉辦了一場慶祝退休餐會，參加的人士有立法委員許舒博、高揚昇、林豐喜、鄭永金、陳文輝，以及農田水利會 17 個會長、多位大學教授與林業界的朋友們。總共擺了十幾桌，由演藝界明星席曼寧小姐主持，會場擺滿了花籃，林業處的同仁與農委會的農業記者還為我編寫了一本《巨木長青鬱松林》³⁵ 論文精選，我跟我太太非常感動。

34 中名為杜英，學名為 *Elaeocarpus sylvestris* (Lour.) Poir.，為杜英屬杜英科的喬木。廣泛分佈於低海拔森林。資料來源：特有生物研究保育中心—臺灣野生植物資料庫，2020 年 6 月 29 日下載，<http://plant.tesri.gov.tw/plant100/WebPlantDetail.aspx?tno=438001090>。

35 蔡惠卿、林鳳琴總編輯，《巨木長青鬱松林——陳溪洲榮退紀念論文精選》（臺北：編者自印，2002）。



圖十二、榮退餐會上與夫人之合影／陳溪洲提供



圖十三、獲陳希煌主委頒發「農業獎章」／陳溪洲提供

在我提出退休申請時，陳希煌主委曾希望我能再延後一、二年，但我若申辦延退，之後退休金就得一次領完、不能領月退俸，我便婉拒了。退休時，我還榮獲農委會頒給「農業獎章」，並獲聘為農業顧問，還特別為我準備了一間辦公室。這是農委會退休處長從未有過的禮遇。

我記得李金龍主委任內時，因立法院審查年度預算，要刪減20%的農業科技預算，嚴重影響年度農業科技的執行。農委會秘書室國會組經多方努力還是沒有辦法改變，後來主委找秘書室主任黃明耀緊急請我出面幫忙。由於預算審查在即，對方要我馬上搭計程車趕到立法院第八會議室找陳杰立委幫忙。我順利在會議室找到陳委員並請他幫忙，他說：「這是國民黨團會議決定，要我負責執行。」我跟他說：「為照顧農民，一般立委都不願意刪減農業預算。要不然你等到其他會議室開會好了，不要參加這個會。」結果他也真的就沒有再進去參加審查會，我順利達成任務。後來，李主委對此還在一次農委會內部的主管會議上說：「你們這些主管還不如一位已退休的人員，要檢討。」

（二）獲聘擔任日商立達大地工程公司顧問

日本公司當時承包臺北捷運松山線的部分工程，需要找一位對臺灣本地法規熟悉，並且與各機關關係良好的人。他們透過介紹找上了我，給我非常優渥的待遇。該公司還曾想把日本正在推行的崩坍地以及道路護坡的生態工法推介給水土保持局、公路局，以及水保技師顧問公司，但始終未被採用。他們完成捷運工程後打算競標蘇花改工程，可惜沒成功，我也算是第二次（勞保）退休了。

（三）前往中國參訪

蘇州市政府為了開發太湖內的西山島，委託臺灣的企業邀請專家規劃該島的休閒農業。西山島的面積與臺北市相仿，有山有平地，四周被湖水環繞。島民有人從事漁業，也有人務農（生產碧螺春與楊梅），島上還有許多文化古蹟。整體居住人口不多，是發展觀光農業的理想場所。

四川林科院曾邀請中華林學會交流，當時我們參觀了熊貓保育基地、九寨溝風景區、樂山大佛以及冰川海螺溝，沿途也看了他們的林業與育苗情形。全程由林科院副院長陪同外，一路上參訪的林區管理處都是由處長親自解說。後來我也曾陪同動物園協會理事長洪文棟先生再訪四川的熊貓保育基地，洽談贈送臺北動物園的手續問題。當時是我們一同遴選了熊貓團團與圓圓。

陪同林享能主委參訪福建三民市的林業展覽、武夷山風景區，以及參加江西省政府召開的臺商說明會。沿途經過的地方廣葉杉（即杉木）造林非常成功，孟宗竹的林相也很優美，讓我記憶深刻。

為了產業競爭，我也曾率領生態材料產業發展協會的會員們實地參訪江蘇省、杭州市、蘇州市的竹炭加工廠。透過那次參訪，得知了儘管他們的生產量大，竹炭品質卻參差不齊、成本低，難怪可以往臺灣和日本大量傾銷。

（四）擔任趨勢科技的造林顧問

擔任趨勢科技越南造林顧問，主要造林樹種為玫瑰桉，³⁶ 採用廣西大學育成品系。北越六省的民間造林樹種除桉樹外，還有耳英相思、³⁷ 直幹相思、³⁸ 細葉相思³⁹ 等。造林 10 年後即可收成作為



圖十四、會同動物園協會理事長一行人前往四川洽談熊貓贈送事宜／陳溪洲提供

紙漿用材，每公頃的收穫量約有 15 噸。不過民間造林過度密植，一定會影響後期生長。

趨勢科技在越南的造林地位於廣寧省部分，他們在河口設置了臨時苗圃，以插條方式育苗。第一批在北越河口的丘陵地試種 300

36 中名為玫瑰桉，學名為 *Eucalyptus grandis* W. Hill. ex Maiden，為桉屬桃金娘科的喬木。資料來源：特有生物研究保育中心－臺灣野生植物資料庫，2020 年 6 月 29 日下載，<http://plant.tesri.gov.tw/plant100/WebPlantDetail.aspx?tno=456005080>。

37 中名為阿列克桉，學名為 *Acacia auriculiformis* A. Cunn. ex Benth.，為相思樹屬豆科的喬木。資料來源：特有生物研究保育中心－臺灣野生植物資料庫，2020 年 6 月 29 日下載，<http://plant.tesri.gov.tw/plant100/WebPlantDetail.aspx?tno=409002030>。

38 中名為直幹相思樹，學名為 *Acacia mangium* Willd，為相思樹屬豆科的喬木。資料來源：特有生物研究保育中心－臺灣野生植物資料庫，2020 年 6 月 29 日下載，<http://plant.tesri.gov.tw/plant100/WebPlantDetail.aspx?tno=409002620>。

39 即相思樹。



圖十五、於越南當地的造林木沉香之合影／陳溪洲提供



圖十六、受邀前往柬埔寨考察麻瘋樹作為生質能源的可能性／陳溪洲提供

公頃，苗木成長快速，13 個月後樹高便已達 10 公尺、根株直徑 10 公分以上。該區域原為灌木地，未經開墾，只是引火整地去除雜草，再以怪手挖好苗木植穴，並施以基肥（化學混合肥料），6 個月後再施追肥。整塊造林地的林相非常美麗，後來還被越南政府列為國家示範造林地。⁴⁰

在越南期間我最注意的是越南沉香造林，其實沉香生長快速，目前尚未克服的問題是，如何把沉香真菌接種上去。上好的沉香其市價比黃金還貴，新加坡是世界交易市場中心。沉香是世界三大信仰的宗教樹種，在臺灣也有人試種。據我所知，高雄一帶還有類似老鼠會的地下公司在推廣，該公司的董事長、總經理還到我家拜訪我，說要聘請我當顧問，提出了相當優渥的待遇，但我沒答應。

在越南當顧問期間，亦經趨勢科技的游總經理介紹，曾陪同孫明賢主委拜訪柬埔寨的農業部長，對方希望我們能夠協助開闢湄公河淹水地。⁴¹ 為此，我分別於淹水期與退水期間邀請日本專家到實地考察，評估開闢水田的可行性。返國後，我又邀請了國內 17 個農田水利會長，並徵詢有興趣開發的相關企業家，可惜沒人感興趣。

在金邊通往滂沾港口的路上有一塊約 5 萬畝的林地，柬埔寨農業部希望我們能開發種植癡瘋樹，因為癡瘋樹的種子能榨出世界上

40 趨勢於 2005 年開始，以子公司 InnovGreen 在越南中部清化省種植 200 公頃的桉樹，之後延伸至北部的諒山、廣寧，以及中部的義安、崑崙與廣南等地。資料來源：黃依欽，〈台灣農業生技 海外開花結果 趨勢造林 創 25 億碳權價值〉，《經濟日報》，2008 年 12 月 7 日，第 A6 版。

41 據柬埔寨大舉向外資招攬的時間點看來，該事件應發生於 1994 年左右。資料來源：程榕寧，〈柬埔寨向外資招手 下月將公布獎勵投資條例〉，《經濟日報》，1994 年 4 月 30 日，第 6 版。

最好的生質柴油。⁴² 不過，由於它的結實整年零零落落，採取相當費工。最後，經整體經濟效益評估低落而作罷。我也有將這個調查結果提供給農林廳陳廳長參考。⁴³

（五）聖文森及菲律賓

位於拉丁美洲加勒比海地區的聖文森，國土面積小，只要半天時間就能環島一周。路上的車輛很少，來往的摩托車車身上幾乎都有中華民國國徽。他們主要的外銷農產品是香蕉、芒果，因而我國派駐的農技團備受友邦重視。⁴⁴ 我曾應外交部邀請前往聖文森，評估該國開闢中部橫貫公路的可行性，當時同行的還有農委會林業處李允中。在該國林業部長的陪同會勘下，橫貫公路僅須經過中央高地即可貫通，路長約莫 15 公里。但因沿途屬於火山灰地質，遇雨便容易崩坍、表土流失，必須做好路面強化及邊坡防護工程。⁴⁵

另一方面，農委會也應菲律賓請求，向臺灣國內的企業發出造林投資邀請。農委會當時派我帶團實地考察，我邀請了造林協會以及臺大王亞男教授等，一行 6 人前往呂宋島北方考察。該地區荒廢林地廣闊，地形平坦，但因夏季的颱風侵襲頻繁，對林業投資極為不利。由於國際情勢的關係，我們與菲律賓的林業部合作必須以民間團體的名義簽約，我認為民間團體的負責人經常更換、沒有保障，因此最後這項合作沒有成功。菲律賓原本還要我們擇期前往呂宋島的南方考察，我認為若沒有辦法解決簽約代表人的問題便無必要，就婉拒了對方。不過這次的考察非常仰賴我國駐菲國代表處的幫忙，我很感謝他們。而且，由於我外甥也曾任職於該代表處，是他們的同事，所以他們也都跟著叫我「阿舅」，我們之間的互動相當熱絡。

（六）推動竹炭產業

農委會為增加九二一地震災區的林農收益，與工研院合作研發生產竹炭及加工產品，並成立「生態材料產業發展協會」。⁴⁶我國的竹炭產業發展雖然比日本起步慢，但經過日本專家的指導，加上我們的努力，很快便追上了日本，尤其我們的加工產品多樣化，竹炭現在已成為附加價值最高的林產品。生態材料產業發展協會成立迄今，我先後擔任過第一、第二暨第四屆的理事長，現在則仍擔任榮譽理事長。日本愛知博覽會時（2005），臺灣的產業僅有本協會獲邀參展，在林務局的支持下，我們除了攜帶既有產品成果參展外，

42 資料來源：洪長春，〈生質柴油綠金的新趨勢—麻瘋樹〉，《科技發展政策報導》（2008年5月），頁108-111。

43 資料來源：陳溪洲，〈越南林業投資環境評估〉，《臺灣林業》第20卷第16期（1994年6月），頁44-52；陳溪洲，〈玫瑰桉（*Eucalyptus grandis*）在臺灣之育林技術〉，《臺灣林業》第21卷第8期（1995年8月），頁6-11。

44 1982年8月31日，我國代表董宗山與聖文森代表塔尼斯於金斯敦簽訂「農業技術合作協定」。資料來源：中央社，〈我將派農技團赴聖文森工作〉，《聯合報》，1982年7月23日，第2版；植根法律網，2020年6月29日下載，<http://www.rootlaw.com.tw/LawHistory.aspx?LawID=A040050080001900-0710831>。

45 我國應於2004年協助聖文森興建該國的橫貫公路，不過也引發了「國際鳥盟」抗議開發案破壞了當地亞馬遜鸚鵡棲地的爭議。資料來源：陳如嬌，〈我將派農技團赴聖文森工作〉，《中國時報》，2004年11月4日，第A10版。

46 即台灣生態材料產業發展協會。在農委會、林務局、經濟部、內政部及工業技術研究院的指導及支持下，台灣生態材料產業發展協會於2004年成立。以協助政府政策，輔導生態材料產業發展其臺灣地區應用技術與相關產品品質認證為目標，並與國內外相關團體相互交流為宗旨，以提升國內生態材料相關產業競爭力，建立標準化檢測設備與機制，維護市場秩序及消費者健康。登記日期為2004年4月23日，現任理事長為顏仁德，會址為臺南市六甲區甲東里工研路8號北研棟611室。資料來源：台灣生態材料產業發展協會，2020年6月29日下載，<http://www.eco-materials.org.tw/>；內政部合作及人民團體司籌備處，2020年6月29日下載，https://group.moi.gov.tw/sgms/html/new_search_team!searchteam.action

還率領了臺東原住民的小學生二十餘人一同前往於展場上表演，獲得現場觀眾的熱烈掌聲，主辦單位還商請我們每天加演場次。⁴⁷ 透過展覽，日本業界也在探討臺灣的竹炭產業之所以能快速發展，是在產、官、學、研等各界的緊密合作成果。也因此，日本業界曾組團到他們的農林水產省陳情，要求政府集中力量輔導產業發展。

在我國，工研院與協會對竹炭電容器的研發成果已頗具信心。我們認為這是最環保且能普遍性推廣的產品，因為竹炭電容器的容量比傳統電容器多四分之一，而且又能再減少一半充電時間。若將其運用在電動車馬達，其電池爆發力會比傳統的電池強很多。可惜的是現有生產技術還不夠成熟，竹炭品質還無法如一般工業原料穩定；再加上研發經費不足，沒辦法繼續推行，因而停頓。

竹炭海水淡化機的構想本來要應用在遠洋漁船上，其技術研發原本也已達成功階段，但因成本較目前的工業產品高，至今仍未完成技術轉移。不過已經有很多飲用水的濾水器廠商將竹炭作為濾水材料使用，因此我認為竹炭產業仍是未來的發展方向。舉例來說，竹炭及其副產品竹醋液是未來農地改良、農作物病蟲害防治裡一項很重要的原料。⁴⁸ 竹醋液在近年迅速發展替代一部分化學農藥，像是草莓、番茄與蔬菜，亦被運用於稻熱病防治。高濃度的竹醋液可驅蟲抑菌，⁴⁹ 而濃度較低的竹醋液經研究發現可以促進植物生長、改良土壤品質，⁵⁰ 解決一部分的食安問題。除此之外，竹炭於室內裝潢也是大有功效，能有效改善室內空氣品質。經研究，竹炭是目前全球氣候變遷下，被選擇用來固定二氧化碳最有效而持久的方法之一。由此可知，竹炭在高科技上仍有無限的可能性等待科學界的

發掘。

在我即將從農委會退休前，森林科黃妙修技正便時常向我報告日本竹炭產業的發展情形，因而我退休後便有意協會促成與新竹工業發展研究院的合作。對此，我要感謝陳文祈經理率領研究團隊；也要感謝他們邀請日本專家鳥羽曙來臺指導建窯技術及炭化秘訣；謝謝中興大學劉正字教授協助修訂竹炭、竹醋液檢驗規範；更要感謝臺灣百合公司鄭森煤董事長願意發展竹碳纖維，並將其製成各種紡織品，這才使竹炭相關加工產品能被外界看見、使用，進而倍受好評。

（七）造林地是我最好的運動場所

從我唸森林系開始，寒暑假幫忙耕田種地以外的時間，我一有空就上山種樹、刈草、切蔓、打枝。我甚至自己採種育苗，像是相思樹、廣葉杉（即杉木），很少購買外面的樹苗。調到新竹處擔任經理課長時，我經常在假日自己帶著便當上山工作，有時太太也陪同，偶爾在假日才跟同事到池塘和海邊釣魚。

我在花蓮服務時，有一年春節回到竹東老家過年，我上街要買香煙，小店的老闆說他有一塊林地造林木已經砍了、空地轉賣給我

47 資料來源：王淑瑛，〈臺灣竹炭 前進愛知竹炭樂器、竹炭電容器…等產品 躍上國際舞臺〉，《民生報》，2005年7月7日，第A3版。

48 資料來源：扶小萍，〈抗熱新突破 竹醋液 證實可抗病毒 稀釋後能有效使病毒去活化 不再具感染力〉，《中央日報》，2003年6月15日，第19版。

49 資料來源：陳紹聖，〈竹山蟲害擴大 橫掃百公頃 竹醋液除蟲效果不賴 如何全面施藥考驗大〉，《聯合報》，2005年11月15日，第C2版。

50 資料來源：徐白櫻，〈竹炭改善土壤 蘿蔔質好量更多〉，《聯合報》，2017年12月9日，第B2版。

好不好。他講的地點我很熟悉，我也沒有到現場看，當場就把訂金付了。這塊地約莫一甲三分多，原先的砍伐跡地約一甲，經過補植後再實施萌芽更新，沒有造林的空地也就不再造林。我買下後用自然農法種植一些果樹和蔬菜，不施農藥和化肥。我現在年紀大了，就改由我兒子、媳婦繼續耕作。



圖十七、熱愛造林的祖孫三代，畫面由左至右分別為：父陳永金、大兒子陳世楷及陳溪洲本人
／陳溪洲提供

（八）愛打高爾夫球

我在花蓮服務時，經中華紙漿公司的朋友介紹買了球證，下班後經常到球場練習打球。調到農委會後，因環保團體經常抗爭球場開發影響環保及水土保持，索性就把自己的花蓮球證賣了，還賺了不少。退休後，林務局和農委會的球友經常邀我一起打球，尤其農



圖十八、受邀參加花旗高爾夫球賽（2011）

委會的球隊是蔣彥士秘書長成立的「神農隊」，不定期會在長庚球場和東方球場舉辦球敘。林務局的「臺林隊」也邀我參加，我到現在還擔任著臺林隊的隊長。

（九）希望成立專責單位，加強林道旁的造林地撫育經營

我認為政府應成立專責單位，加強既有造林，提昇木材生產能力，培養大徑木材。我從事林業工作一輩子，當然也很重視森林的永續經營。不過所謂的林業永續經營並不代表零開發，我們不能讓它自生自滅，既要維護良好的森林覆蓋率，也要有適當的木材生產力。我們的日常生活離不開林產品，臺灣經過幾十年的努力，全國

森林覆蓋率已達 60% 以上，但我們對林產品的消耗並沒有相對減少。如今，我國 99% 的木材原料依賴進口，不像德國、奧地利等歐洲先進國家，他們除了維護優美的森林景觀，還要有適當的木材生產量供應自用與外銷。

臺灣的森林受到地形以及氣候的自然環境的影響，連帶有許多施業限制無法進行。在我還沒退休前，我曾與林務局規劃造林中心區，加強撫育疏伐，促進材積生長，希望一方面生產疏伐小徑材，一方面也能培育大徑木材。最近我曾到竹東事業區的羅山林道、南庄事業區，看到非常成功的造林地，可惜缺少後期的撫育疏伐。我國有很多的造林地都是如此，讓樹木自生自滅非常可惜，應該妥善規劃利用。因此，我建議林務局全面調查早期因林產處分而開闢的臨時林道或永久林道經過的造林地，在林道的上下方或左右兩側 200 公尺範圍內的實際造林面積。將其逐區分年編製計畫，加以撫育疏伐。疏伐後留存的林木會逐漸恢復生機，生長更加旺盛，不僅能增進蓄積，木材形質也會相對提高。

為了推動中後期的撫育疏伐，需要培訓疏伐、集材工人，可以比照當年直營生產僱用乙技的模式，以工資單價計算工資並長期聘僱，確保他們的工作效率之外，也應保障他們的工作不會中斷。

（十）訂定政策，回饋私有造林

早期熱心配合政府的林農，因 1989 年伐木、造林政策的改變，發生了血本無歸的窘況。當時的政府無力負擔龐大的補助費，只能任由他們自生自滅。但是這些私有造林地無疑也擔負著臺灣山林保育、水資源涵養的使命與功能，林農們卻一點實質的回饋都拿不

到，這是我內心所不忍見的。我認為今日政府應針對此批林農給予應有的補助金，對於造林面積不多者申請砍伐時給予輔導。

（十一）幫國寶櫻花鉤吻鮭找新家

櫻花鉤吻鮭是我國相當稀有且寶貴的物種，我認為應為其建立一套萬全的保育方法，並擴大保育區域。目前的保育區為七家灣溪、有勝溪，溪水流量有限，尤其七家灣溪集水區上游的地形陡峻，地表又長滿茂密易燃的地被物。萬一發生大型水土災害或大面積的森林火災，必定影響溪流的水量水質，嚴重威脅國寶魚的生存。因此，我在退休前也常常跟朋友、同事討論，希望能幫櫻花鉤吻鮭找到更適合棲息繁殖的新家。有人建議可以對立霧溪或霧社水庫上游進行評估調查，甚至有人提議南投縣的卡社溪經人倫林道可到達處，也許是理想的棲息新環境。

（十二）幫梅花鹿回故鄉

臺灣經多年的保育努力，已能明顯看見成果：臺灣黑熊會跑到平地、臺灣獼猴已經在平地擾民，連山豬也不時傳出跑下山損害農作物的消息。幾十年以來在平地看不到的山羌、雉雞，現在也都能於平地再次聽見牠們現身的消息，甚至是親耳聽見牠們的鳴叫聲。唯獨北部的野外還看不見梅花鹿，希望有朝一日也能幫助牠們儘速回到往昔的故鄉。

（十三）上坪溪的香魚回來了

在我擔任林業處長任內時，曾和清華大學的曾晴賢教授分享說以前上坪溪有很多香魚，但後來棲地惡化、地表水量減少，從前溪裡的深潭不見了，香魚也就此絕跡於上坪溪。如果有一天能讓牠復

育該有多好。沒想到去年（2019）參加林務局保育有功人員的表揚大會再次遇見對方時，他就為我帶來了這麼一個好消息：上坪溪的香魚回來了！我的夢想終於實現了！如果能夠營造更理想的棲地環境那該有多好。



七 給未來的林業人建議

（一）培養敏銳的觀察力

從事林業工作者到了現場並非走馬看花而已，必須注意觀察周遭事物和造成業務推動困難的癥結點。最好隨身攜帶相片基本圖，盡量了解當地的水文、地文狀況，並牢記在腦海裡。如此一來，若以後發生緊急事件，儘管無法立即趕赴現場，但仍可以運籌帷幄於千里之外，遠距指導現場執行工作，進而收事半功倍之效。

（二）親身體驗

許多林業工作表面上看起來十分簡單，但若不親身體驗，便無法真正瞭解箇中難度與癥結。因此，應多嘗試基層的林業一般工作，舉凡採種、苗圃、伐木、集材等都應實際操作，也才更能體會到現場工作的同仁辛勞，進而更為精準的規劃任務執行日程。

（三）宏觀的處理態度

我任內就常告訴同仁：「可執行的政策才是好的政策。」在執行政策或處理長官交辦之任務時，必須先考慮到採用強勢或和緩手段造成的影響，甚至必須優先思考到政策推動之結果可能衍生的問題，並提前構思因應的解決方案。

（四）多看書、多聆聽

知識是一切事務推動準則的基準，因此我鼓勵年輕人要多看書，多參考國內外相關經驗，好跟上世界潮流的脈動。此外，也應多參考別人的意見，尤其是擔任主管職務時更要多多聆聽基層的聲音。

（五）廣結人脈

有時若只專注於體制內的本職工作，便容易忽略了與之相關的業務內容。對此，我認為應廣結業界人脈，透過在第一線的經驗與觀察，才能適時提供最真實、最正確的資訊，以利我們的業務推動。

（六）採用新科技與新技術

由於臺灣森林分佈在高山峻嶺之中，交通非常不便，為了在短時間內能夠了解和解決大面積森林所發生之問題，採用新科技及技術絕對有其必要。以我個人的經驗為例，我在抵達現場前，就會先利用航空照片做初步的分析與瞭解，並勾選出問題點和問題區域。如此，也就能大量縮短現場勘查的時間。比如九二一震後的土石流或土砂埋沒區域、阿瑪斯號油輪在海面上的漏油救災等等，都是借助航空照片的輔助，以加速救災進度的推進。



你所不知道的人森事

桃竹苗地區林業訪談集

馮光宏先生

訪問紀錄

時間	2020年1月21日下午2:30至5:00
----	-----------------------

地點	新竹縣竹東鎮林森路40號
----	--------------

	新竹林區管理處竹東工作站
--	--------------

使用語言	國語
------	----

訪問	洪廣冀、何伊喬、張雅綿、陳瑞琪
----	-----------------

記錄	陳瑞琪
----	-----



專注講述往昔工作時光的馮光宏先生

受訪者簡介

馮光宏，1941 年出生，屏東麟洛人。1963 年自中興大學森林系畢業，並於同年度通過「特種考試臺灣省經濟建設人員考試森林科甲級人員」。大學畢業後先服一年預官役，退伍後（1964）進入臺灣省林務局竹東林區管理處服務，直至 2006 年退休。此外，亦於 1969 年通過「全國性公務人員高等考試森林科建設人員」。服務期間歷任木材乾燥工廠主任、材料股長、觀霧工作站主任、貯木場主任、經理股長，以及改制後治山課長、大湖、竹東等工作站主任。



一 個人生平與求學

我是馮光宏，1941 年 7 月 21 日出生，我的家鄉在現在的屏東縣麟洛鄉，父親馮雲麟，母親馮謝四妹。我們家共有 10 個孩子，6 男 4 女，我在兄弟姊妹之間排行第七，兄弟裡則排第四。我們是務農人家，主要種植稻米、香蕉。以前的人孩子生得多，父母忙於農務，實在無暇照顧那麼多的小孩。我們白天出去玩，晚上肚子餓了就自己回家吃飯。不像現在人孩子生得少，每個都惜命命（sioh-miā-miā，疼惜有加）。

現在回想起來，以前我們是農業社會，農家要有現金得等到養的豬長大了賣掉，或是稻子收割曬乾後賣給碾米廠才有。我們家的姊妹 4 人小學畢業後沒有繼續升學，就在家幫忙農務家事、幫助家庭收入，以供兄弟 6 人繼續升學，兄弟也都頗爭氣，讀到高農或大學。由於父母及姊妹們辛勤持家，量入為出，讓我們兄弟 6 人得以順利完成學業。回憶起來真是感恩。

我和我太太在 1966 年結婚，她是屏東南州人，畢業於屏師。¹我和她哥哥是省立屏東中學²時的同學。高中畢業後，我們 5 個保

1 即前國立屏東教育大學。屏教大前身為臺灣總督府屏東師範學校，設立於 1940 年 4 月。1943 年，更名為臺灣總督府臺南師範學校預科。戰後，先改為臺灣省立臺南師範學校屏東分校，1946 年 10 月正式獨立為臺灣省立屏東師範學校。1987 年升格為臺灣省立屏東師範學院，1991 年改隸中央並更名為國立屏東師範學院。2014 年，國立屏東教育大學與國立屏東商業技術學院合併，成立國立屏東大學。資料來源：國立屏東大學，2020 年 2 月 13 日下載，<https://www.nptu.edu.tw/files/11-1000-3310.php>。

2 即今國立屏東高級中學。前身為高雄州立屏東中學校，創立於 1938 年。戰後改為臺灣省立屏東中學，為 6 年制的完全中學。1970 年，更名為臺灣省立屏東高級中學。2000 年，因精省，改隸屬教育部中部辦公室，校名再更改為國立屏東高級中學。資

送大學的同學，因不必參加聯考了，就說好輪流到對方家裡玩。我和太太會認識，是某天我搭火車去同學家，中午吃飯時他妹妹幫忙端菜，我們就這樣認識了。我們婚後共有 3 個孩子，老大是女生，現在在實驗中學當高中老師；老二是臺大醫院新竹分院的眼科醫生，老么則在電子公司上班，孩子們都住在竹北、新竹市附近。

我們麟洛是屏東境內最小的鄉，只有一所麟洛國民學校。³ 我 7 歲（虛歲）上學，學校和我家距離將近 3 公里，我每天都赤腳走路上學，到初中後我才有鞋子穿。赤著腳走路哪可能不受傷，但以前也沒那麼講究，受傷了就是自己在傷口處塗上紅藥水；如果剛好沒有紅藥水可擦，那只好任其自行痊癒。國校一年級要去學校唸書前要先報到，但學校卻沒通知我。我想可能是因為以前的制度，就學年齡的算法是算到 7 月 1 日，但由於我是 7 月 21 日出生，尚未滿當年學齡兒童上學的足歲標準，所以未被列入入學名單，因此，我上國校是爸爸主動去學校找老師，請求准予提前入學，也因為這樣，我是班上的最後一號，直到後來有人轉學進來，我才不是最後一號。國校畢業時，我以第一名的成績畢業（1953）。

以前的初中要經過考試，《新生報》⁴ 會刊登榜單。我們鄰居有訂報紙，放榜那天，看到報紙刊登我考上省立屏東中學初中部，我很高興。回憶當年國校畢業生報考初中入學考試，都是由學校集體報名，錄取的學生也是由省立屏東中學統一通知各國校，再由國校老師個別通知錄取的學生，所以我一直在等老師的通知。直到有天，一個同村的小學同學跑來我家，說：「你今天下午要口試，學校老師有講」，我才知道原來還有一關，趕緊拿了准考證出門搭火

車去口試。原來那天的情況是這樣的：我們老師應該是要來我家通知提醒我這件事，但他騎腳踏車一進村莊，就看到那位同學在遊戲，老師看到他便乾脆叫他轉達，自己就不過來了。好在這位同學的即時轉達，我才沒有錯過這個讀書機會。我非常感謝他，他是我的貴人。我覺得冥冥之中一切都有安排，順其自然或許就是最好的發展。

初中、高中我都在省立屏東中學就讀，也就是現在的國立屏東高級中學。初中時學校以姓氏筆劃編班，一年級共有 9 個班，從甲班編到壬班。馮姓氏比較不常見，我的班級就排在辛班。我的在學成績不錯，當年初中部應屆畢業生約四百多人，初中畢業時（1956），我的成績是全校第八名，榮獲免試直升高中部。屏東中學高中部採能力分班，值得一提的是我讀高一時，因德、智、體、群四育成績優良傑出，榮獲救國團頒發獎學金 500 元，我父母很高興，用獎學金其中半數為我買了第一隻手錶，餘數則留著家用。高

料來源：國立屏東高級中學，2020 年 2 月 13 日下載，<http://www.pths.ptc.edu.tw/home?cid=600>。

3 即今屏東縣麟洛國民小學。前身為長興公學校麟洛分校，創立於 1920 年。1922 年，正式獨立為麟洛公學校。1941 年，改稱麟洛國民學校。戰後改稱為高雄縣麟洛國民學校。1946 年，併入屏東市，改稱屏東市麟洛國民學校。1950 年，因行政區域劃分異動，再改名為屏東縣麟洛國民學校。1968 年，因應九年國民義務教育實施，改制為屏東縣麟洛國民小學。資料來源：屏東縣麟洛國民小學，2020 年 2 月 13 日下載，<https://sites.google.com/a/llps.ptc.edu.tw/llpsweb/school-history>。

4 全名為《臺灣新生報》。前身為日人創設的株式會社臺灣新報社，戰後改組為臺灣新生報社，隸屬於臺灣省行政長官公署（後改組為臺灣省政府）宣傳委員會。其後，隨政府改制，新生報也先後改隸於臺灣省政府新聞處、行政院新聞局。前期具官媒性質，後期則更因組織更易，係屬國營媒體。直至 2001 年 1 月 1 日轉為民營，將己身定調為以兩岸經貿及交通訊息為報導主軸的專業媒體。資料來源：臺灣新生報，2020 年 2 月 13 日下載，<https://www.tssdnews.com.tw/?PID=4>。

二後要分組，甲組是理工，乙組是文、法、商，丙組是農醫（理工學科外，醫科加考生物科）。我的志願是理工，所以我進了甲班。

高中3年（1959），我以全校第五名的成績畢業。原本我想參加大學聯考，沒想到畢業典禮當天教務處派人通知我，說第五名有個名額可以保送省立農學院，也就是現在的中興大學，問我要不要。我才知道說學校有保送名額，前兩名可以保送臺大工學院、第三名成大、第四名東海、第五名中興。⁵中興推薦保送生的公文直到畢業典禮當天才到，也因為這樣，學校給我的思考時間很短，要我隔天就答覆，如果我不要，他們就讓第六名遞補上去。

學校突然丟來這個問題，使我的計畫完全被打亂。我本來是打算參加聯考的甲組考試，目標是臺大，其次則是成功大學。我一時間無法下決定，當時我哥哥人在臺北唸書、無法聯絡請教，我父母對這些也不懂，我這下真的沒輒了，只好看以前聯考哪個學院的分數最高。1950至1960年代森林系很熱門，分數門檻較高，因此我就在中興寄來的志願表上填了森林系、農化系。最後，我就這樣糊裡糊塗地進了中興森林系。

森林對我這個在麟洛出生的人來說其實很陌生，因為我們那邊都是平地，要到三地門鄉一帶才看得到森林。不過就算曾去過三地門郊遊，我對森林也沒有概念，只知道那裡有很多樹。入學後（1959），我自己在校外租屋，和一群同鄉的客家人承租了人家的老房子，位置大概是現在的大門附近，以前則是農場的邊界。因為離學校很近，所以我只要走路就能上下學。

剛開始就讀時，我內心還是有點支支吾吾，一來是對森林這個

領域真的很陌生，二來則是我對化學、理工這些科目比較感興趣，以前的目標一直是鎖定在臺大或成大的理工學院，心態上還沒調適過來。舉例來說，森林系的課程有微積分，每次上課時同學都會跟老師說：「老師你不要（出）太難喔！」但對我來說微積分很簡單。也因為這樣，第一學期時我心裡有點猶豫要不要重考，所以平時我不太跟同學來往，平時考試也沒有很認真在準備。

到了第二學期，我註冊繳完學雜費後，我遇到一位同鄉，他跟我說：「我剛從教務處經過看到公佈欄，你第一名耶！第一名可以減免學雜費喔。」我當下有點驚訝，原來我拿到了第一名！而且第一名還可以獲得免繳學雜費的獎勵！於是我就先去了一趟教務處辦理退費。後來假期回家，我們麟洛那邊的人就跟我說：「哎唷，沒關係啦，就繼續唸。我們寧可做雞首，也不要做牛尾啊！」畢竟到

5 即國立臺灣大學工學院、國立成功大學、東海大學和國立中興大學。臺大工學院前身為創立於日治時期的臺北帝國大學工學部，戰後初期設有土木工程學、機械工程學、電機工程學及化學工程學等 4 個系，其後隨著時間發展，今日計有 11 個系所。國立成功大學前身為創立於日治時期的臺灣總督府臺南高等工業學校，戰後初期改制為臺灣省立臺南工業專科學校，其後再升格為臺灣省立工學院，設有機械工程、電機工程、電氣化學、土木工程、建築工程、化學工程等 6 系；東海大學創立於 1953 年，由美國紐約中國基督教大學聯合董事會（The United Board for Christian Colleges in China, UBCCC）協助建立，初期僅設有文學院和理學院。文學院下設中國文學系、外國語文學系、歷史學系，理學院下設物理學系、化學學系、生物學系、化學工程學系；國立中興大學，前身為臺灣總督府農林專門學校，戰後改為臺灣省立臺中農業專科學校，1946 年再改為臺灣省立農學院，設有農藝、森林、農化 3 個科系。1961 年 7 月 1 日，臺灣省立農學院（臺中）與臺灣省立法商學院（臺北），合併成為臺灣省立中興大學。資料來源：國立臺灣大學工學院，2020 年 2 月 13 日下載，<http://www.eng.ntu.edu.tw/tc/page.aspx?mid=34>；國立成功大學，2020 年 2 月 13 日下載，<https://web.ncku.edu.tw/p/412-1000-6.php?Lang=zh-tw>；東海大學，2020 年 2 月 13 日下載，<https://www.thu.edu.tw/web/about/detail.php?scid=2&sid=6>；國立中興大學，2020 年 2 月 13 日下載，<https://www.nchu.edu.tw/about/mid/22>。

臺大去也不一定能名列前茅，既然在這邊可以拿到第一名免除學雜費，不如就繼續唸下去。我之後也就比較認真在學習上，時間久了，我覺得其實唸生物、森林、樹木紋理為什麼會長這樣子等等也很有趣。就這樣，我的大學成績平均一直維持在 90 分以上，還每年都獲得「農民子弟獎學金 1,000 元」，而當時學校伙食團飯票每個月是 210 元。直到畢業我都保持著第一名。

我記得當時的系主任是劉慎孝老師，另外兩個比較有印象的老師則分別是後來當了水保系系主任的周恆老師，⁶ 以及陳振東老師。我有修過周老師教的水土保持課。



二 一辈子的林業人

（一）契機

大學畢業（1963），那時候臺灣的出國風氣很盛，我原本也想出國留學。我哥哥已經在國外唸書，他大學就讀臺大農化系，不過後來他從農化專業轉向了生物化學。想當然爾，我們要出國唸書是不可能靠家裡資助，一定得申請國外學校的獎學金。我哥哥一直鼓勵我到國外讀書，告訴了我很多資訊，也幫我探聽了幾間學校的風評。於是，我在畢業前提出了幾間美國的大學申請，後來他們也都願意給我獎學金，我想這是因為我在學成績不錯的緣故。本來我預定要前往俄亥俄大學（The Ohio State University, OSU）的森林系就讀，但我太太，也就是當時的女朋友，不願意跟我一起出國，她說這不在她的規劃裡，如果我一定要她跟著去，那只有分手這個結

果。我不想要放棄這段感情，因此最後我選擇放棄出國唸書。我同學們當時還調侃我，說我是為了美女放棄了出國，不過我覺得這就是每個人在每個階段重視的東西不同而已。

再說回畢業那時。畢業後我先入伍，在羅東擔任預官，隔年（1964）7月退伍。儘管人在軍中，我還是向部隊請了3天假參加高考。當時我借宿在臺大的宿舍，畢竟住旅館要另外花錢。我記得是在考試的第二天上午，我邊吃早餐邊看報紙時，發現先前參加的經濟建設人員的甲級特考剛好放榜了（1963），而且榜單上有我的名字。我那時候很天真，想說未來的工作有著落了，就沒再繼續考試，而跑到陽明山去玩，現在想起來，真的很後悔。退伍後，我還在猶豫要不要出國唸書這件事，便決定要先留在臺北工作，這樣要補習英文比較方便。由於我已經通過甲級特考的森林科人員，若要待在臺北的話，未來不是在局本部就是林業試驗所。我就先跑去林試所詢問，當時的所長是林渭訪，他很歡迎我加入，不過他也誠實地跟我說林試所的薪資不高。我個人覺得沒有關係，生活能過得去就好。於是，他們就把我的聘書公文往上呈送，公文送到農林廳後被退回來，因為農林廳說我是被分發到林務局。

我心裡就想，好吧，反正林務局也是在臺北。我爸爸知道後跟我說，要有一個人推薦比較好，就托了我們屏東的一位省議員帶我

6 就目前能於中興大學森林系網提供的資料中可見劉慎孝、周恆兩位的相關資訊：因治山防洪日益受到重視，周恆教授於1964年省主席黃杰支持，成立水土保持學系。同年，系主任劉慎校教授爭取農村復興委員會之美援經費，重建系館。資料來源：中興大學森林系，2020年2月13日下載，<http://for.nchu.edu.tw/index.asp?ind=2&no=1&id=4>。

去林務局。那時的林務局長是沈家銘，他後來還曾當過奧林匹克委員會的主席，在省政府裡也是份量很重的一位。林務局位於臺北市杭州南路一段，當時建築外觀還是日治時期的木造樓房，我記得好像是兩、三層樓的樣子。現在的林務局是後來改建，改建期間的臨時辦公室在仁愛路二段、靠近臨沂街的位置，我來臺北出差時曾去過那邊，一直到新建辦公大樓完成後，才搬回到現在的杭州南路上。

進了林務局後，人事室告訴我，我被分配到竹東林區管理處，也就是現在的新竹林區管理處（以下簡稱竹東林管處、新竹林管處）。我說我想留在局本部，對方回我說「竹東林管處就在新竹，新竹臺北之間很近。人家是一等處呢！有的人要去還不能去咧！」帶我的那位省議員幫我探聽了一下，才知道說所有新任人員都不能直接進局本部，我只好到竹東林管處報到。

1964年10月，我進入竹東林管處服務。管理處的外觀也是像日本式的房子，外面的木牆漆成綠色。當時的處長是陳龍馨，⁷為人相當豪爽。我報到後，陳處長就問我說「你的興趣在哪裡？」我回答說自己對木材利用比較感興趣。他跟我說：「好，我們這邊正好有個乾燥工廠有缺。」

（二）木材乾燥工廠

我在木材乾燥工廠待了九年多，現在應該還能看到小部分工廠廠房地基遺跡。我剛報到時，這個單位才成立三、四年，是臺灣和加拿大技術合作。儀器是從加拿大整套引進的，我想第一批的員工應該也有到加拿大受訓過，可以說「整套都是加拿大進口的」。我來的時候，這邊只留下一位最早期曾受過訓的技術員。當時，全臺

灣的林管處只有我們竹東林管處跟花蓮的木瓜（林管）處有乾燥廠，木瓜處的乾燥廠在南華。除了公家有乾燥廠之外，坊間業者和國軍退除役官兵輔導委員會（以下簡稱退輔會）也有小型的木材乾燥窯。退輔會在中壢有個木材加工廠，⁸ 裡面就設有一個小型的乾燥室，他們會請我們過去做技術指導。當時不只是退輔會的木材加工廠向我招手，希望我到他們單位服務；竹南一家私人廠商也曾向我請教，邀請我到工廠觀看他們的設備。我抱持著技術交流的心態去看過，告訴了他們一些重點，不過他們受限於公司規模，不可能做到像我們一樣的水準。

我在乾燥廠主要的工作是操作儀器去監測乾燥室內木材的溫度與相對濕度，這屬於森林利用的一環，相關知識對我來說不難，前人也都有儀器的相關操作說明書可以參考。編制上，我底下有一個助手和十幾個木材製品、搬運及堆疊的技工。我負責監督及操作儀器，確保木材的乾燥品質。乾燥廠有兩間乾燥室，每間容量約七、八十立方公尺，每間有 6 臺堆疊木材製品的臺車，臺車經鐵軌推送乾燥的木材進出乾燥室。乾燥室外面接著一間 24 小時運作的鍋爐間，供應乾燥室所需的熱能及水蒸汽。

7 陳龍馨，1962 年 2 月至 1973 年 5 月擔任臺灣省政府農林廳林務局竹東林區管理處處長。資料來源：行政院農業委員會林務局，2020 年 2 月 13 日下載，<https://hsinchu.forest.gov.tw/0000430>。

8 所指應為退輔會事業管理處於 1957 年 8 月 1 日成立的桃園榮民工廠，主要產品項目計有：製材、木製家具、帆布、被服加工等製品。1963 年 4 月 1 日，改稱桃園工廠。翌年，再成立所屬的榮民印刷廠。2001 年 12 月 31 日，奉行政院核定結束營業。2004 年裁撤。其中，木製品部分主要生產傳統式樣的家具、學生課桌椅。當時的場址為桃園縣中壢市興仁路二段 492 號。資料來源：楊慶煌、張筱貞等，《輔導會真情故事—事業機構篇》（臺北：國軍退除役官兵輔導委員會，2014），頁 2-6。

在這邊我也簡單說明木材乾燥製品的生產程序：首先，製材廠依照乾燥廠開具的明細表，包含樹種、製品規格尺寸、數量等，製材後交給乾燥廠。接著，乾燥廠工人將製品在室外堆疊放入乾燥臺車，然後推進乾燥室，由技術人員操作儀器開始乾燥運作。完成後，我們會將成品分為合格品與瑕疵品，分級對外零售，販售地點在乾燥廠的大倉庫。我們也會定期派員到木材市場調查市價，綜合市價與成本，依成品大小訂價。一般的木材經過乾燥後就已經是完整的製品，可逕作家具等，無須再防腐處理。除此之外，我們也接坊間業者的乾燥委託需求，這部分是以每立方公尺及實際人工乾燥天數計價，價格也會每年度依成本進行調整。不過不管是製品零售或是乾燥委託，費用都是直接匯入銀行公庫（華南銀行竹東分行），現場沒有涉及金錢交易。我們乾燥廠總共有兩間大倉庫，每間倉庫都有一位管理員以及一位計算工，他們的工作就是負責確認購買人或委託乾燥人已完成公庫繳款，以及出貨規格及數量，廠商載貨離開時我們也會再清點，以防有疏漏。通常會來向我們購買的廠商都是傢俱業者，他們把製品買回去後會再自行切割成需要的大小。

早期為了供應人工乾燥而製材的樹種多半是闊葉樹，像是椎木，也就是長尾尖葉槲，我們都叫它「si-à」。另外一個是木荷，⁹但它比較容易變形。闊葉樹製品不好乾燥，若乾燥操作不慎的話，容易反翹變形，很考驗操作者的技術。不過對比之下，椎木其實還好，木荷的乾燥難度反而比較大，控制不好很容易反翹，但木荷有個好處，它的木質比較細，而且硬度比較夠，所以廠商曾將乾燥處理後的良質木荷供應 YAMAHA 公司（龍潭工廠）¹⁰ 製作成鋼琴柱

臺。附帶一提，我到乾燥廠上班第二年（1965），林管處派我到新竹縣大禮堂參加「新竹縣各機關聯合保防講習」。結束後講師要求學員寫心得報告，我將「保防工作融入木材乾燥業務」寫了一篇心得報告，榮獲首獎，獎品是當時很名貴的派克（Parker）鋼筆一支。

（三）插曲：再考高考

我在 1969 年重新報考高考並順利通過。我再考高考的原因很簡單，就是為了更好的薪資。通過甲級考試後是委任十級任用，本俸起薪 140 元。高考通過後的起點則是委任一級，本俸起薪 230 元。公務員考績每年升一級，即 10 元，從委十（140 元）晉升到委一（230 元）需花 10 年。我一開始並不知道兩者之間的差異這麼大，畢竟甲級特考的全名是「經濟建設人員」，加上又是甲級，我以為聽起來已經夠響叮噠，薪資應該算很不錯了。想不到真正進到體制後，才知道自己當時果然太天真了。再說回高考。我記得當時高考科目有 8 科，專業科目 6 科、共同科目 2 科。為了準備考試，我不僅把以前的老古董課本、筆記本等都翻出來，還特別寫信到臺大詢問有沒有最新的教材。我唸大學時，臺大的王子定老師出了一本《育林

9 中名為木荷，學名為 *Schima superba* Gard. & Champ.，為木荷屬茶科的喬木。分佈於全島低、中海拔山區。小枝被柔毛。資料來源：特有生物研究保育中心—臺灣野生植物資料庫，2020 年 2 月 13 日下載，<http://plant.tesri.gov.tw/plant100/WebPlantDetail.aspx?tno=351008010>。

10 即臺灣山葉樂器製造龍潭工廠。該廠設立於 1969 年，基於「在臺灣銷售於臺灣製造的鋼琴」之想法而營運。在尖峰期，年銷售量曾高達 13,700 臺。然，後因少子化衝擊，中古鋼琴進口解禁，臺灣的鋼琴市場大幅萎縮。日本總社遂於 2009 年 7 月 31 日決定結束臺灣廠的營運，其後臺灣市場的鋼琴改由其他生產地區供應。資料來源：臺灣山葉音樂股份有限公司，2020 年 2 月 13 日下載，https://tw.yamaha.com/zh/news_events/contents/yamaha_news/no_19/yamaha_factory/index.html。

學》，但那時只有上冊，我想說都過了這麼多年，不曉得下冊是不是出了。可惜臺大那邊始終都沒有回信，石沉大海，我只好將就拿自己的舊課本備考了。當時我自己心裡的打算就是把這年的考試當練筆，目標放在來年高考。畢竟我手邊都是舊資料，又有一段時間沒讀書了，難免還是有點忐忑。

到了放榜當天，我自己不敢查榜。我的鄰居是一位老師，那個老師他有報考高考，他一大早就去買了報紙回來查。就是他跑來跟我說：「我在報紙上看到一個名字跟你一樣，可是我都沒有看到你唸書啊？」我趕緊拿來一看，還真的是我。後來成績單寄來，我考的最好的科目是森林利用，拿了九十幾分。說到這裡，其實當下我也有點後悔，我應該在第一次應考時就把剩下兩天的考試考完。畢竟第一次應考時才剛畢業不久，是專業知識記憶力最好的時候。第二次應考，雖然我最後也順利通過，但想到損失了這幾年的薪資差額，還是很扼腕。經事後比對，第一次有入考場考的3科成績竟然，比第二次同科分數還高！高考通過後，我也在這年升任乾燥廠主任。

（四）造林課與工務課

1973年2月底，上頭決定將乾燥廠併入製材廠。一方面是處內對人力分配進行檢討，另一方面則是人工乾燥技術不僅成熟了，也有了一定的推廣。不過製材廠、乾燥廠兩個單位整併後，自然兩個主任也只會留一個，當時製材廠的那位主任畢業於高農，年紀也比我大，我就主動先跟處長說，我在乾燥廠也待了近10年，很想到各事業區林班體驗現場業務，不然就調我離開好了。因而在同

年3月1日被轉調到造林課，至於原本的乾燥廠員工就一樣留在原單位繼續生產，只是編制上併入製材廠。

我到造林課後，主要負責造林監督，也就是到各個工作站去監督廠商有無依照契約執行。我對這項職務調動還蠻開心的，因為這個職位出差機會多、距離遠，像到秀巒的差旅就要兩、三天，觀霧一趟過去至少也要3天。那時的造林是以標案形式發包給造林承包商做，造林課是依照年度造林預定案來執行。每年3月前公告招標，由得標的造林承包商依照合約書內容施行造林工作。我到造林課不久就接辦當年度造林預定案承包作業之招標業務。記得當時課長交付我這件事時，我還很緊張，因為我才剛到這個單位沒多久，還不是很熟悉這些業務，但課長很鼓勵我，一直跟我說：「哎呀你沒問題的！」造林承包商沒有地域限制，他們大部分來自北部、新竹一帶。可是他們得標後，底下的工人就不一定來自新竹，也有屏東人，但不管來自新竹或屏東，工人都是原住民。就我印象裡，經手的造林業務都很順利，大家也都很認真在造林，沒有聽過發生弊案。

我們那時轄下有7個工作站，造林課內部有分配誰負責哪個工作站的造林監督，像我負責的就是內灣、三義和羅山。其中，羅山區域的造林新植工作我去了非常多趟，時間點大概是1973至1974年。羅山的造林木的疏伐則大概在2003至2005年左右，中間大概隔了有30年，從疏伐的柳杉橫斷面年輪就可數出來。很多人會說，林務局只有砍伐沒有造林，實際上這是錯誤的，我們都有做，只是成效品質如何就要看各個林管處，這我不敢打包票。順道一提，疏伐柳杉也是採取發包的標案形式，不過直營伐木或林班標售伐木，

都屬於面積不超過 3 公頃的小面積皆伐或擇伐。

除此之外，我在造林課還做了一個改變。當時，負責各工作站檢驗新植造林存活率的人員，回來後會將檢驗資料彙整填寫在一本共用的紀錄登記簿上，由於當時造林量很大，我覺得這樣一本書翻來翻去很複雜，要查哪個承包商承租了哪幾塊地，既沒辦法迅速查到，又不好查帳。於是，我就用自己的方法再整理過這些資料，比如說這個年度的這個廠商契約是 6 年，他總共承租了哪幾塊地、契約價金等等，我把這些資訊整理在一張表格上，讓人可以一目瞭然。當時的謝瑞濱課長看了很高興，驚呼「哇！」跟我說這樣做很好。他又拿給處長張雨峯¹¹看。我那時候是用複寫紙寫了好幾份，我就說：「那一份可以直接給處長留著過目。」此外，我充分利用出差到各造林地督導或驗收存活率的機會，幾乎跑遍了各重要林班。除了造林，我也會仔細觀察各林班的森林林相、生態等，我覺得在造林課的這一年收穫很多，也印證了大學的所學的知識。

我在造林課待滿一年，又被調到工務課擔任材料股長，大概是 1974 年 3 月的事。我上班的地方在竹東，辦公室是現在的林業展示館，主要負責採購供應運材卡車零件等相關事務。舉個例子來說，當時整個林務局只有 5 個直營伐木生產的林管處，分別是：蘭陽處（現在的羅東處）、木瓜處（花蓮處）、玉里處（臺東處）、巒大處（東勢處），及竹東處（新竹處），有負責直營生產的處才會有運材卡車需求。我們材料股的上層是局本部供銷組，供銷組內有個科長，對於我們竹東處採購的輪胎就非常誇讚，他還特別來跟我們處長說，幾個處裡，就我們竹東處得標的輪胎品質最好、價格

卻最低。處長知道後很高興，覺得這是件很有面子的事。

這裡面的差異在哪裡呢？那時會來標林管處輪胎採購案的就是幾個大廠，像是固特異、泰豐、南港等等，其他小型零售商不會來標。我們有一次得標的廠商是固特異，固特異在坊間的評價不錯，可是我們旗下的卡車司機的反應卻相當不好，我就去了解，這才知道說原來固特異提供的輪胎其實比較適合一般平面道路。於是我就改了輪胎條件，特別註明廠商要提供的是適合跑山上碎石路、耐載重耐磨，而且得擔保最少要跑 1 萬公里的里程數。畢竟我們都得採取公開招標，但開的條件更清楚了，也就相對能得到更好的品質。

（五）觀霧工作站主任

1978 年 12 月中旬，我被改調到觀霧站當主任，我對這個時間點印象很深刻，當時我坐在公務車上要前往觀霧站就任時，聽見廣播報導中美斷交。行前許經邦處長只對我說了一句話：「你上去（觀霧站）以後，目標就是達到年度生產量，沒有達到的話你什麼都不用講。只要順利達到生產量，就可以早點下山。」他這麼看重生產量，是因為那時候林務局每年的收入就靠 2 項：直營伐木生產的木材標售價金，以及林班標售的標案價金。全省的林管處轄下首要業務其實也就這兩項。

觀霧站前兩任的主任調動會頻繁，正是這個原因。記得之前有一位主任，他也是一個工作很認真的人，但就是沒達到生產量，在

11 張雨峯，於 1973 年 5 月至 1978 年 8 月擔任臺灣省政府農林廳林務局竹東林區管理處處長。資料來源：行政院農業委員會林務局，2020 年 2 月 14 日下載，<https://hsinchu.forest.gov.tw/0000430>。

處務會議上報告時他還講到流眼淚。儘管沒達到生產量不會有什麼實質的懲處，但正如前頭所提，因為直營生產的木材標售所得是林務局最主要收入來源，所以也是每次局務會議討論事項裡重點中的重點。只要某林管處的直營生產量沒達標，該處長免不了在報告後被局長削一頓，因而不難想像「達到直營伐木生產量」這件事的壓力與重要性有多大。還好由於工作同仁的合作及努力，我在觀霧站的主任任內，每一年都有達到目標生產量。

觀霧站的伐木現場有 5 個集材組，領班我們稱作「監工」，監工再加上自己那組的工人，大概有 6 到 8 個人。監工由工作站指派，領固定工資；其他工人全部都是計件工資，不是編制內的人員，換句話說也就是領工資單價。畢竟我們沒有限制每天的生產上限，他們能力愈高，賺得也就愈多，但他們應該都是兼職，有上山做工才有錢，沒有基本薪資。

他們的工作內容簡單來說，每一組內會有伐木師父負責伐倒立木後，其他人後面協助集材、造材。我們提供集材機，他們會自行架設集材線，我們不需要做其他的指揮。伐木會有工寮，砍伐期間他們就都住在那裡面。他們上山工作幾天就會準備幾天的物資，自己載菜上山煮。當然工作期間也可以補給，請運材卡車上山時順便攜帶一些物資。這也是為何觀霧不像太平山能夠聚集成一個機能完整的聚落，因為工作結束後工人也就跟著下山離開了。觀霧站的海拔大概有 2,000 公尺，附近連原住民部落都沒有。最近的部落要到五峰、清泉那邊才有。

伐木工人們的年紀大概都在四、五十歲，很少三十幾歲，可以

說都是些經驗老道的老手。工頭在找人時不會找沒經驗的人，畢竟這是項專門的技術，用鏈鋸伐木時不僅要考慮坡度、伐木鋸口的角度、估算樹倒下的方向等等，不是什麼人都做得來。他們大多住在竹東、上坪一帶，都是平地人，沒有原住民。造林工人才會找原住民。

我平常的工作就是制訂伐木計畫與集材路線，報到林產課，經審核後再依照進度表去監督每組的生產量，並且記錄。若有進度落後的組別，我就要督促趕上進度。在山上我最擔心兩件事。首先是擔心下雨天，因為大雨可能造成集材路線或卡車運材道路的崩塌，要是原木沒辦法順利運下山就麻煩了，所以每天早上六點多起床時，我都要聽見遠處檢查哨放行的卡車喇叭聲才能安心。工作站有個作業組，他們會在前一天計算運載量，再和處的運材股聯繫每日的運材卡車調派。我們處的運材卡車有十幾輛，只要調配得當，達到年度運材量目標是沒問題的。

其次擔心的是現場工作人員的安全，觀霧站除伐木、集材、造材等現場工作外，還有林產、造林、保林巡山取締盜伐濫墾等業務，全站約有六十多位員工，海拔高、山路又險峻，我都會特別叮囑員工現場工作的安全。每週下山開處務會議時，心裡都在想，我什麼時候可以下來、什麼時候可以不用再提心吊膽這些事。剛上山時還不覺得害怕，但時間待久了就會想調下山。

另一件讓我印象深刻的事情，就是每次農曆年前的人力安排。天穿日（農曆正月初九）是客家人的休假日，剛好落在農曆年間。因而，現場伐木的工人們就會提出要求，在農曆年前兩、三天就先放假下山，天穿日後再上工。這樣一來，整個年節前後的工作天數也會減少，想

當然爾就會進而影響到該月的生產量。要放假也不是，不放假也不是。處長給我的指示是：「不管你怎麼決定，反正年度生產量就是要達標。」真的是讓我傷透腦筋。在觀霧待了一年 10 個月，順利執行各項業務，圓滿達成任務，處長也很高興，履行承諾讓我調下山。

（六）貯木場主任

從觀霧站下山後（1980），我被派往貯木場做主任。貯木場的工作主要有二：其一是將原木依樹種整堆，其二是原木標售及交貨。在此我也簡述整個貯木場工作過程：運材卡車將直營伐木生產的原木從觀霧現場載運到貯木場卸材，並區分樹種再用吊車彙齊整堆，以便日後列標標售。待標售後，得標廠商提貨時，並由本處總務室派駐的守衛人員會同貯木場檢尺工及交貨員切實按照得標內容交貨放行。至於標售底價的擬訂，則會由貯木場不定期派員做市價調查，分別依各材堆擬訂合理底價，陳送處長核定並密封。開標時，廠商的標價一定要超出底價才能得標。如果有未達底價以上的材堆，就留待下一期再列標。而得標廠商在提貨程序上，他們會持貯木場開具的繳款三聯單到竹東的華南銀行公庫繳款，再憑繳款收據辦理提貨程序。由於原木標售的價金是本處、也是林務局的主要收入之一，我叮囑工作同仁務必嚴格依規定辦理，不得出任何差錯。

後來，因為直營生產量慢慢減少，1985 年先是宣告這項政策結束；¹² 其後竹東林區管理處也在 1989 年改制整併成「新竹林管處」，原先的觀霧、內灣、上坪 3 個工作站合併成竹東工作站，由技師兼主任。貯木場的業務漸漸也就少了，但因為木材還沒全部標（售）完，還不能夠結束營運。雖然觀霧工作站被併入竹東，但其

實它在當地還是有持續運作，只是變成了觀霧分站，日後又逐漸轉型成觀霧森林遊樂區。上坪工作站完全被取消，內灣工作站則是配合地方需求，改為林業展示館。

（七）歷任：經理股長、治山課長、大湖及竹東工作站主任

我在 1986 年被調回處本部接任經理股長。一開始我還兼任貯木場主任，直到貯木場結束運作。經理股的業務非常多，我每天都很忙。工作內容包括森林經營企劃、集水區治山防洪治理、防砂壩興建、野溪整治，以及保安林的經營管理等等，範圍很廣，公文數量又多，號稱全處的首席股。許經邦處長又很認真，每項業務的公文都看得很仔細，常常要我們檢附參考的檔案資料就有 1 臺尺（30.3 公分）高。回想起來，這 3 年的經理股長磨練雖然辛苦，但以後在經辦其他業務企劃及公文處理上，因而覺得簡單輕鬆多了。1989 年改制後，我奉派擔任治山課課長，綜理治山股、林道股及保安林股 3 股的業務。1996 年再調大湖工作站技師兼主任，綜理站業務。工作站的業務繁多，例如租地造林，每 10 年要換約一次，工作站會派員會同承租人到租地現場，檢查租地有無違規使用，並拍照存證。若無違規，則准予續約；不過若有違規，就會督促承租人限期改正，待改善完成，再准予續約。如不改善而繼續使用，則將陳報林管處並予以解除契約，租地收回後由本站擇期改植造林。造林樹種依海拔高度不同選種適當樹種，一般以柳杉、臺灣杉、香杉、紅檜為主。

12 省府訂於 1989 年度須結束所有直營伐木業務，惟標售處分得以延續至售罄。資料來源：林務局誌－第五章 事業機構之林務局，2020 年 2 月 14 日下載，http://subject.forest.gov.tw/web/publication/main_01-5-6.htm。

2003 年，我轉調竹東工作站主任。我轉任竹東站時，辦公室已經在現在這個地址，辦公大樓是在 1989 年林務局改制後所興建。現在竹東站辦公大樓的原址是五十多年前原竹東木材乾燥工廠的辦公室及乾燥室。沒想到乾燥工廠拆除後，竟然改建成了工作站辦公大樓，我又調到竹東工作站，真的很湊巧。我其實應該要到 2007 年 1 月才是屆滿退休，不過那年正好待遇改制，我算了算自己的退休金，便決定申請提前一年，於 2006 年 2 月退休。

本來我們處長¹³還不願意簽我的退休公文呢！他先要我再想想，後來又說反正時間上也只差一年，要我繼續留下來到屆齡再退休。我心裡著急啊！畢竟公文層層關卡，需要時間跑完整個流程，那時又快到春節連假了，我很怕時間上延誤，一直拜託處長。最後，他被我磨不過，才同意了。我在竹東林區管理處服務時，曾於 2004 年獲得農業委員會「林業有功人士」的表揚，及 2005 年榮獲行政院頒發資深績優特等服務獎章，我想這無疑是對我能力最大的肯定。



三 職涯回顧與感悟

1989 年是我國林政改革上相當重要的一年，林務局將轄下的 13 個林管處裁併成 8 個，我所服務的竹東林管處便改制成新竹林管處。我個人對這樣的改變相當樂見，甚至能說是一直在等這個改變到來。還未凍省前，林務局隸屬於農林廳，算下來算是三級機關，林管處是四級機關，所以不僅編制小、連帶的官職級等也小，不像縣市政府直屬省政府，屬於二級機關。以我個人為例，同樣是高考通過人員，若是在地方政府，以我當時的資歷來說，應該已經升遷成處長或局長。

所以我會樂見改革的原因就在這。儘管整體架構上感覺好像被縮編，但在業務劃分上卻是更加明確，而且更重要的是職等的提升。這不僅最直接反應於薪資，也釋出了各級職等的職缺，促使在地人才更容易被看見。舉例來說，以前的技正職只存在於林務局本部，林管處要到改制後，才將副技師一職改為技正；另一方面，因為林管處重新編整，等同每個處的各級職等人員，在編列上也有所增加。若是在改制前，局本部、處本部的缺額都很競爭，地方工作站的人才很難被看見。雖然還是有從地方一路做到中央的例子，但真的很少。

我在新竹林管處服務 42 年，經手過許多業務，唯獨林相變更與林班標售未曾接觸。

13 此時期的處長應為郭武盛，任期為 2001 年 6 月至 2009 年 1 月。資料來源：行政院農業委員會林務局，2020 年 2 月 14 日下載，<https://hsinchu.forest.gov.tw/0000430>。



你所不知道的人森事

桃竹苗地區林業訪談集

李遠欽先生

訪問紀錄

時間 2020年3月12日上午09:30至11:30

下午02:00至04:00

2020年5月7日上午09:30至11:30

地點 新北市樹林區復興路 李宅

使用語言 國語

訪問 洪廣冀、張家綸、何伊喬、

張雅綿、張嘉顯、陳瑞琪

記錄 陳瑞琪



聚精會神聽取提問的李遠欽先生

受訪者簡介

李遠欽，1939 年出生，新竹人。1961 年自臺灣大學森林系畢業，並於同年度通過「高等考試森林科」。大學畢業後先入伍服役，退伍後（1962），因林務局及林業試驗所當年滿編、無招聘新進人員，只得先於新竹的二重初中任教，半年後轉往山地農牧局新竹水土保持工作站任水土保持推廣人員。2 年後（1965）因林務局欲辦理林相變更，重新招募人員。因而再次辭職，轉任林務體系，正式開啟己身的林業人生涯。2004 年屆齡退休。服務期間歷任竹東林區管理處技術員、造林撫育股長、造林課長，行政院農業發展委員會（行政院農業委員會）簡任技正、森林科科长與林業處副處長，並曾派往澳洲研習林業，為期 6 個月。另，亦被派往印尼協助移民開發計畫規劃，為期 5 個月；以及兩次帶職出國進修，至美國奧勒岡大學一年及日本九州大學一年兩個月。



一 家世與生平

（一）家世與童年

我是李遠欽，1939 年 2 月 15 日出生於新竹市。我的祖父叫李樹勛，¹ 祖母叫陳娥。我的祖先是閩南人，在清代從中國福建省遷移來臺。他們先落腳在苗栗後龍，之後才遷移到了現在的新竹市。我的老家就在市區的武昌街、林森路交界處，離火車站很近，離新竹公學校、² 新竹家政女學校、³ 中山堂⁴ 都不遠。祖父在街上經營雜貨店，我們當時是那一帶唯一一間雜貨店。但我對他們的印象不深，祖父在我 5 歲的時候過世。至於祖父之前的祖先以何為生，這我就不清楚了。

1 黃旺成曾在日記中記載與其的來往，「夜有江錦樹和李樹勛弟來訴蔡來進之劣行」。據中央研究院臺灣史研究所考察，李樹勛生於 1878 年，經營雜貨店。資料來源：中央研究院臺灣史研究所臺灣日記知識庫，2020 年 5 月 8 日下載，<http://taco.ith.sinica.edu.tw/tdk/> 黃旺成先生日記 /1928-09-01。

2 即今新竹市東區新竹國民小學。前身為 1896 年成立的臺灣總督府新竹國語傳習所，校址原在新竹市西門街的明志書院。1898 年 10 月 1 日改稱新竹公學校，1906 年遷至新竹孔廟（新竹街東門）。1921 年改稱新竹第一公學校，1941 年再改名為新興國民學校。1946 年又改為新竹市立第一國民小學，其後因行政區域調整多次一名，後於 1990 年 11 月 1 日正式定名為新竹市東區新竹國民小學。資料來源：陳秋月等，《新竹國小創校百年紀念專刊》（新竹：新竹市新竹國民小學，1998），頁 15-21。

3 即今新竹市立建華國民中學。該校前身為日治時期的新竹高等女子家政學校，校址位於林森路孔廟。戰後改至為新竹初級中學，1950 年 9 月奉令開辦高中部，同年 10 月再因全臺行政區域調整，改稱為新竹縣立新竹中學。1956 年，校名更改為新竹縣立第一中學，並將校址遷至虎頭山下（學府路 2 號）。1982 年，新竹市升格為省轄市，奉令再改為新竹市立建華國民中學迄今。資料來源：新竹市立建華國民中學，2020 年 5 月 7 日下載，<http://www.chjh.hc.edu.tw/home?cid=92>。

4 即今新竹縣中山堂（新竹公會堂），位於新竹市武昌街 110 號。現址今為國立新竹生活美學館活動場地。資料來源：文化部文化資產局——國家文化資產網，2020 年 5 月 7 日下載，<https://nchdb.boch.gov.tw/assets/overview/historicalBuilding/20110406000001>。

我爸爸叫李澤藩，畢業於臺北第二師範學校，⁵ 他最先在小學任教，光復後改到新竹師範（學校）當老師，也曾在師大及藝專兼課。我爸爸同時也是個西洋畫家，專門畫水彩畫。他的水彩畫作曾獲得「金爵獎」，日後亦獲文建會選為「臺灣十大前輩美術家」。⁶ 我媽媽叫蔡配，她是臺中梧棲人，畢業於彰化女中，本身也是小學老師，婚後改到新竹幼稚園任教，後來還擔任園長。光復後，因為家裡的孩子多了，所以她就辭職在家照顧我們。

我們家有 8 個孩子，5 男 3 女，我在手足間排行第四。我上頭有 2 個哥哥、1 個姊姊，底下則是 2 個弟弟、2 個妹妹。我大哥叫李遠川，我們差了 7 歲；大姊叫李惠美，我們差了 4 歲；二哥叫李遠哲，我們相差兩歲半；我跟大妹李芳美相差一歲多，跟大弟李遠昌相差四歲多，跟小妹李季眉相差 10 歲，跟最小的弟弟李遠鵬則相差 13 歲。在遠昌和季眉中間其實還有個妹妹，只是沒來得及長大便夭折了。



圖一、懸掛於家中的祖父母相片／李遠欽提供

大哥李遠川之後在美國約翰霍普金斯大學（The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Hopkins or JHU）的生物系任教，也曾獲選為我國中央研究院院士。⁷ 二哥李遠哲除了獲得諾貝爾獎外，也曾獲選為中央研究院院士，亦曾擔任中研院院長一職。⁸ 大弟李遠昌沒讀大學，他在新竹老家開了家文具行做生意。小弟遠鵬取得柏克萊大學（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Berkeley）的博士學位，回國後先在清華大學教書，之後又改到交通大學任教。他也曾獲選中研院院士，去年（2019）更獲頒總統科學獎。⁹

5 即今國立臺北教育大學。前身為芝山巖學堂，創設於 1895 年。翌年改稱臺灣總督府國語學校，1919 年再改為臺灣總督府臺北師範學校。1927 年分割為第一師範學校及第二師範學校，直至 1943 年兩校再度合併。1945 年，更名為臺灣省立臺北師範學校。1961 年改制為臺灣省立臺北師範專科學校，1987 年升格為臺灣省立臺北師範學院。1991 年改隸為國立臺北師範學院，2005 年再升格為國立臺北教育大學。其中，第一師範學校即今臺北市立大學前身。資料來源：國立臺北教育大學，2020 年 5 月 7 日下載，<https://general.ntue.edu.tw/exhibition/history>。

6 李澤藩，1907 年出生於新竹武昌街，1921 年進入臺北師範學校就讀。就學期間受石川欽一郎啟發，立志走向美術之路。1926 年畢業後，於新竹第一公學校任教（即今新竹市東區新竹國民小學）。1946 年轉任於新竹師範學校，直至 1964 年退休。惟，退休後仍返校繼續兼課。資料來源：邱琳婷，〈斯土斯景：李澤藩作品中的新竹情懷〉，收錄於《竹塹風華再現：第三屆竹塹學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集》（臺北：萬卷樓，2019），頁 269-295。

7 獲選第二十屆中央研究院院士（生命科學組）。資料來源：中央研究院，2020 年 5 月 8 日下載，<https://academicians.sinica.edu.tw/index.php?r=academician-n%2Fshow&id=102>。

8 獲選為第十三屆院士（數理科學組），並於 1994-2006 年間擔任中央研究院院長。資料來源：中央研究院，2020 年 5 月 8 日下載，<https://academicians.sinica.edu.tw/index.php?r=academician-n%2Fshow&id=159>。

9 獲選為第二十七屆院士（數理科學組）。資料來源：中央研究院，2020 年 5 月 8 日下載，<https://academicians.sinica.edu.tw/index.php?r=academician-n%2Fshow&id=469>；連以婷，〈2019 年總統科學獎，李遠鵬、陳垣崇、魏福全三院士獲殊榮〉，《科技新報》電子報（2019 年 10 月 29 日），2020 年 5 月 8 日下載，<https://technews.tw/2019/10/29/2019-presidential-prizes/>。



圖二、懸掛於家中的父母相片／李遠欽提供



圖三、全家福／李遠欽提供

說明：前排從左至右分別為大妹李芳美、母親蔡配、小妹李季眉、父親李澤藩、小弟李遠鵬；後排從左至右則為大姊李惠美、二哥李遠哲、大哥李遠川、李遠欽本人、大弟李遠昌。

照片攝於李遠欽先生高中時期（1957-1960）

大姊李惠美畢業於師大理化系，畢業後擔任中學老師，結婚後隨丈夫前往美國。大姊的運動神經相當好，曾是省運選手，她的網球、籃球、排球都打得好，在美國也常是業餘網球及田徑賽的冠軍，贏得的獎杯、獎牌無數，也曾獲得世界老人田徑賽的金牌。大妹芳美，高中畢業後考上實踐家專，但爸媽覺得其他兄姊都是唸公立學校，私立學費負擔重，就沒讓她去報到。因此之後她先在國小兼課，後來改到幼稚園教書，最後還當起了園長。小妹季眉則在德國拿到博士學位，回國後在中興大學任教，並當副校長。

儘管我出生在日本時代，但我只對躲空襲比較有印象。我們在老家挖了一個防空洞，作為臨時的緊急避難場所。後來我們從新竹市疏散到雙溪，¹⁰ 雖然生活過得比較困苦，但在鄉下的日子非常自由。戰爭時新竹市區曾被空襲轟炸過，幸運的是老家的建築完全沒有損毀。

我們平時在家都講閩南語，爸爸一般不是在學校教書，就是在家裡畫畫或外出寫生；再加上他是比較傳統的父親，個性嚴厲，我們也不太敢打擾他。我還記得每次我調皮時，爸爸、媽媽如果要打我，我都會趕緊求饒「後擺毋敢（āu-pái m̄ kánn，下次不敢）啦！後擺毋敢啦！」他就會覺得我有主動認錯的心不會再打我。此外，我爸爸對他的學生很嚴厲，但他們卻都認為我爸爸很幽默。那時我也覺得自己很幽默、像爸爸，不過爸爸一點都不這麼覺得，他常常罵我「恁哪遮 kàn！」意思就是說我個性天天（thian-thian）。

畫一幅畫需要好一段時間，沒辦法當場就完成。以前照相機不

10 即今新竹縣寶山鄉雙溪村。

普遍，畫家們通常都是將畫面印在腦海裡，事後再仔細畫於紙或畫布上。因此，我爸爸作畫有兩種情形，一種是直接戶外寫生，另一種是在現場素描、先用鉛筆畫下輪廓後再回家繼續畫。他在家裡畫畫時，我們都是安靜地看著，不敢向他搭話。不過我猜我們兄弟姊妹或許多少也都有遺傳到爸爸的美術天份，因為我們求學時，大家都常被老師找去畫壁報、參加比賽，像我小學時就很常被老師派去參加圖畫比賽。不過，爸爸不鼓勵我們當畫家，他覺得走這一途太辛苦、賺不了什麼錢，也因為這樣，我們兄弟姊妹沒人當「畫」家，但往後我們全家 16 人卻有一半是「化」學家。大哥李遠川畢業於臺大農化系，大嫂高坂玲子畢業於臺大化學系，大姊李惠美師大理化系畢業，姊夫周宗文臺大農化系畢業，二哥李遠哲臺大化學系畢業，我太太鄭素美師大理化系畢業，小妹李季眉臺大農化系畢業，小弟李遠鵬臺大化學系。大概是「畫」、「化」同音吧。



圖四、兄弟姊妹及其伴侶的家族大合照（2011）／李遠欽提供

另一方面，也因為爸爸一個人的薪水得應付一家 10 口人的開銷，所以我們家雖然不貧窮，但也不到寬裕的地步。以吃食來說，儘管還是有白米，但裡頭還是摻雜了很多番薯簽。我們很少買新衣服，都是大的給小的，這樣一件一件傳承下去。不過也幸好爸爸是畫家，哪怕當時的畫賣不了多少錢、很少有人會買畫，但由於省政府每年都會舉辦全省美展，¹¹ 我爸爸常得獎，教育廳會收購得獎的畫作，多少能補貼一點家用。

小時候我們不太有機會到外縣市去，頂多就是陪媽媽回梧棲的娘家，或是星期日家人一起走路去十八尖山、青草湖踏青。那時候街上的汽車很少，多數人都是騎腳踏車或走路，連客運公車也不常見。我只有兩次上臺北的記憶：一次是跟爸爸一起搭火車到臺北辦事，出了臺北車站後覺得「哇！臺北的房子好高啊！」；另一次則是讀新竹國校時，學校棒球隊打進了全省比賽，老師們特別帶我們到圓山的棒球場幫校隊加油打氣。

在我家，我們小孩的教育主要由媽媽負責。她對我們很嚴格，尤其要求我們的生活能力，不分男女、每個人都要會做家務，平時也都有各自負責的打掃工作。舉例來說，她上菜市場買菜時會要求小孩幫忙提菜籃，要我們跟去幫忙，目的是要順便教我們怎麼挑新

11 全稱為臺灣省全省美術展覽會。係全臺最大型、也最具歷史的美術展覽，也是國內藝術創作者重要的發表管道。源於日治時期的臺展（1927-1936）與府展（1938-1943）。戰後在畫家楊三郎等人的提倡下，於 1946 年再次開辦。1999 年臺灣精省，由省府教育廳移交省政府文教組續辦。目前已與全國美術展覽會整併，改為全國美術展與臺灣美術雙年展。資料來源：臺灣省政府，《省展—甲子紀念專輯》（南投：臺灣省政府，2006）；張乃予，〈從前，有個全國美術展〉，《國美 E 讀誌》第九期，2020 年 4 月 7 日下載，https://www.ntmofa.gov.tw/ntmofaepapercon_1193_10_34.html。

鮮的魚、新鮮的蔬菜，以及要買多少份量才夠；到了一定的年紀之後，更是人人都得進廚房學煮菜。我記得高中暑假時，她給我一天的菜錢，要我得獨自完成買菜煮菜，負責當天全家的伙食。

父母對我們幾個年紀比較大的孩子尤其嚴厲，特別是我大哥、大姊，他們小時候最常被父母「修理」。我想，父母應該是希望哥哥姊姊們能做好榜樣給弟弟妹妹們學習。不過或許年紀也會影響教育方針和個性吧？到了我最小的弟弟妹妹們出生後，父母對他們個個都是疼愛有加、一點都不嚴格，跟照顧我們當時完全不一樣。大哥大姊有時就會拿這來調侃，打趣說這根本是換了一對父母吧。

我對媽媽另外一個很深的記憶也在於，只要我們兄弟姊妹有人出外讀書，不管我們多大年紀了，她一定是給每人每週至少寫一封家書。我媽媽本身受日本教育長大，又曾當過老師，日文讀寫能力自然不在話下。像我哥哥姊姊們都能說寫日文，媽媽和他們用日文來往書信完全不是問題。但要用中文寫信給我及弟妹們，很辛苦。我想到她每週都要寫那麼多的信，如果自己也能學會日文，她用日文寫給我就不會那麼累了，我便在大學時學了日文。

我的老家在 1994 年改建，從傳統的磚造平房變成了一棟 10 層高的大樓，我們兄弟姊妹一人分住一層。現在只有兩個弟弟定居住在那，兩個妹妹一個嫁到臺中、一個嫁在臺北，沒有在老家定居，但也常回新竹老家。我自己則是只有農曆新年及有事才回去住。我們把 3 樓改成爸爸的李澤藩紀念美術館，¹² 用以展示他的畫作。我們認為爸爸算是臺灣美術史上很優秀的水彩畫家之一，應該要讓更多人欣賞他的作品，因此媽媽及兄弟姊妹們便興起了成立美術館的



圖五、懸掛於家中的父親畫作／李遠欽提供

念頭。美術館由妹妹季眉當館長負責管理，並由一位弟媳協助打理。館裡的畫作每 3 個月定期更換一批，不過也由於是私人性質的館舍，維持營運的經費籌措不易，後來便從全天開放改成只在假日開放參觀。

（二）求學生涯

我曾上過幼稚園，而且還是通過考試進入幼稚園。只是我上沒幾天課就因為戰爭爆發而停課，所以我沒畢業，成了幼稚園的「肄業生」。我還記得自己有張幼稚園時期的相片，和兩位日本女孩一起合影，可惜現在那張照片不曉得收到哪裡了。

12 李澤藩美術館設於李家故居。原址並於 1994 年改建為一棟地下 2 層、地上 10 層的大樓。美術館設於 3 樓，於同年 8 月 6 日啟用，並由三女季眉綜理館務。資料來源：李澤藩美術館，2020 年 4 月 7 日下載，<http://www.tzefan.org.tw/Oldpage/intro.html>。

光復那年（1945）9月我剛好唸國校一年級，新竹國校是一所歷史相當悠久的優良學校，因此有遠從湖口、香山來上學的學生。當時一個班有五、六十人，一個年級有5個班，從甲排到戊。其中，有3個男生班、2個女生班。學校老師都是本省人，他們本身都是臨時去學國語來教我們。上課的科目有國語、常識與算數，我還記得一年級國語的第一課課文是「來來來，來上學；去去去，去遊戲。」我記得升上高年級後的班導師叫許金榮。許老師非常認真，放學後還主動找了班上七、八個成績比較好的學生到他宿舍補習，拚初中入學考試，我就是其中之一。

1951年，我順利考上新竹中學初中部。¹³我們班上有六、七個人考上，在當時一個班能有一、兩個學生考上新竹中學初中部就已經很不得了，由此可知我們班的成績算是相當不錯。新竹中學是男校，學校位在東山（十八尖山）山腳下，校地總共有8公頃，而一般市內學校面積不過才兩、三公頃。新竹中學那時設有初中部與高中部，我和二哥李遠哲剛好相差2個年級，他當時也是新竹中學的學生，所以我們會一起上下學。初中時我們都是走路去學校，單趟路程大概要30分鐘。我升上高三後，家裡經濟比較有餘裕，爸爸買了新腳踏車，便把舊的腳踏車給我，我才改成騎腳踏車上課。

初中部的學生遍及桃竹苗地區，一個年級有3個班，一班50人。我記得初中一年級時，學校規定要穿童軍服，當時大家都會訂新的童軍服，我媽媽特別交代我不要訂，說是姊姊的（童軍服）還很新，叫我穿姊姊的就好。結果，我到學校後才知道原來男生和女生的童軍服不僅顏色不一樣，就連釦子都不同邊。不過幸好學校沒

有強制規定，只要我們穿童軍服就好，這件事也就這麼帶過了。

初中畢業後（1954），我順利考上新竹中學高中部。我在新竹中學一共待了6年，校長一直都是辛志平，¹⁴辛校長在校總共服務了三十幾年。他是廣東人，說話帶了點口音，因此有時候我們會聽不太懂他在說什麼。他治學非常嚴格，只要抓到學生作弊，一定開除學籍。而且他認為學生應均衡發展、三育並進，因此竹中對學生的音樂、美術、體育也都有所要求。

舉例來說，學校每年都會舉辦越野賽跑，規定每個學生都必須參加，而且得在規定時間內跑完，賽跑的距離是從學校跑到師範學校後再跑回來。其次，竹中的學生一定要在一年級通過25公尺的游泳考試，不然就會因為體育不及格而沒辦法升級。¹⁵當時學校雖然沒有泳池，¹⁶但新竹有市立泳池，我們就都到那上課。初中時，

13 即今國立新竹高級中學。前身為日治時期的新竹州立新竹中學校，1922年創立。1941年改為4年制普通中學。戰後，更名為臺灣省立新竹中學，設初中部、高中部。1968年，因九年國民義務教育實施，初中部逐年結束，於1970年7月正式變更為臺灣省立新竹高級中學。資料來源：國立新竹高級中學，2020年4月7日下載，<http://www.hchs.hc.edu.tw/files/11-1000-101.php>。

14 辛志平，廣東人。1934年畢業於國立中山大學教育學系。1945年，在臺灣省行政長官公署派令下接掌新竹州立新竹中學校，並將校名更改為臺灣省立新竹中學。認為教育是「平淡、平凡、平實」的工作，揭舉「誠、慧、健、毅」之校訓，堅持品德、學識、藝能均衡發展的「通才教育」理念，因而音樂、美術、體育不及格者不准畢業。辛志平於1975年退休。資料來源：國立教育資料館，《教育愛—臺灣教育人物誌》（新北：國立教育資料館，2006），頁129-141；國立新竹高級中學校史館，2020年4月7日下載，<http://library.hchs.hc.edu.tw/hchshistory/index01.html>。

15 相關回憶記敘亦可見：楊齡媛，〈辛志平校長故居—開啟新竹自由教育之風〉，《臺灣光華》（2017年12月），頁76-85；林建昌，〈新竹中學老校長辛志平的故事〉，《今周刊》（1998年8月12日），頁102。

16 新竹中學於1966年發動校友捐助竹中泳池，翌年落成使用。資料來源：新竹中學校友會，2020年4月7日下載，<https://www.alumni.hchs.hc.edu.tw/xin-history>。

我第一次游泳考試沒通過，心裡很緊張，爸爸便要我在家裡的榻榻米上練習泳姿。幸好後來我順利通過了補考，得以升上二年級。

我們學校內的運動風氣非常盛行，每學期都會有班際比賽，像是棒球、籃球、排球、網球、桌球。我記得學校還有很好的網球場地，校方專程請來了一位國手級教練上課，所以竹中的網球隊當時可是全臺第一。我自己也打網球和乒乓球，雖然技術不到校級選手，但我對運動的喜好一直延續到日後，不論我在竹東林區管理處（以下簡稱竹東林管處、竹東處）或是行政院農業發展委員會（以下簡稱農發會）服務，我都是處（會）的網球、桌球比賽選手。在農發會每年內部的網球比賽上，我都是第一名呢！在九州大學進修期間，也拿到留學生桌球比賽的冠軍。

辛校長之外，我在竹中印象比較深刻的還有教英文的李本題老師、教數學的彭商育老師、教國文的江學謙老師，以及擔任導師的向天福老師、謝雲飛老師。另外，還有一件讓我印象深刻的事是高中畢業旅行，當時我們去高雄，但我因為嚴重的暈車，可以說是一路吐到高雄。回程時狀況有比較好，比較不暈。高中畢業旅行我們去了高雄，我還記得自己第一次到愛河，但那時的愛河氣味很不好，我心裡就想怎麼還會有人想「永浴愛河」呢？現在回想起來也是蠻有意思的。

回想過去，儘管我成長在戒嚴年代，但我自小學到大學，身邊完全沒有發生過任何人突然被抓走或是消失的事件，因而我對「白色恐怖」並未有太深的感觸，也未被影響。

（三）記憶中的臺大森林系

1957年7月我自新竹中學畢業，以第一志願考取臺大森林系。我會想報考森林系是因為當時竹中有一位風雲的校友叫林森堂，他是我臺大森林系學長，本身是運動健將，時常回學校找辛校長。校長不僅對學長讚譽有加，也很鼓勵大專聯考報考丙組的學生唸森林系。當時臺灣的伐木量大，林務局需要很多人力，又因為是事業機構，福利好過於一般公務員，森林系可說是當時最熱門的科系。

大專聯考的甲組是理工組，乙組則是文法商（組）。丙組雖然是農學院，但農工系和農化系算甲組，而理學院的動物系和植物系算丙組。不過像師大的生物系、家政系也被放在丙組。丙組除了要考國文、英文、數學外，還要加考生物、化學。

由於新竹沒有考區，我便北上借住在萬華的姑母（姑姑）家備考。但因為我非常容易暈車，我還記得考試那天我光是搭公車到考場，這一段路就讓我暈得頭昏腦脹。那時考場設在濟南路上的（臺大）法學院，所有人都想趁進考場前再抓緊時間複習，唯獨我一個人虛弱地在旁找地方躺著休息。

考完試，姑母說要帶我去放鬆心情，於是就帶我搭公車去圓山動物園，沒想到搭車過去的路上我再次暈車，這次還難受到直接吐了。逛完動物園，我想到回程還得再來這麼一次經歷實在太痛苦，便拜託姑母能不能走路回家，姑母看我的樣子怪可憐的，只好同意。最後，我們走了整整兩個多小時才從圓山回到萬華。那時候姑母年紀不小了，所以我也很不好意思。

填志願時，家裡沒給我什麼壓力，我心想那就從分數最高的森

林系開始填吧。於是，我就這樣進了臺大森林系。當年大專考試丙組的榜首叫陳昭明，他是我高中的同班同學，他也進入了臺大森林系。¹⁷ 大一入學時，森林系有 30 個人，每個人都是第一志願錄取進來，其中有七、八個都來自新竹中學。不過這 30 個人全部都是男生，直到我唸大四時，大一那屆才有 3 個女生。期間，我們班上有人轉進來，到了畢業時我們班總共有 37 個人。

也因為自己容易暈車這個毛病，我真正進入森林系讀書後一度相當後悔，畢竟林業的工作幾乎都在山上，要搭車才能到達工作地點，山區道路又更崎嶇，對我這種搭車就暈的人而言，更是苦不堪言。有時候同學們相約去陽明山郊遊，我每次去每次都暈車，就連去碧潭划船我也暈船。我這症狀最嚴重是在我唸高中時，上學途中停平交道，光是看火車行駛而過我就暈了。

因而到了大學之後，我搭車一定自備報紙折成的簡易袋，就是為了解決暈車時的嘔吐問題，可說是暈車經驗相當豐富使然。所以大一下的時候我本來想申請轉系，改唸同為農學院的園藝系。但當時同學調侃我，說我想轉去園藝系是因為那邊女生多、不像森林系全部都是男生。我一聽這話，氣得直接撕掉了申請單，再也不提這件事。日後我真正進到竹東處服務，因工作關係經常要搭車，久而久之習慣了，暈車的毛病也就漸漸改善。火車最先被克服，汽車其次。不過每次要到復興、角板山出差，搭車走那種彎彎的山路我還是會暈車。所以，我一定都會提早到車站，就為了發車時能坐在司機旁邊，我發現只要是眼睛正看著路面，人也就比較不會暈。

剛入學時，由於我沒抽到宿舍只好在外租房。我的租屋在臺大

正門附近，位於羅斯福路和新生南路交界一家「好朋友攝影社」的樓上。我租的是雅房，衛浴是公用澡堂。當時若要洗熱水得另外加錢，房東會把大風呂桶的水加熱，並蓋上蓋子保持水溫。我捨不得那筆開銷，就沒有繳熱水錢。九、十月天氣熱洗冷水澡沒問題，到了12月天氣變冷了，洗冷水澡真的很難熬。有一天我真的忍受不了，但我不能用房東燒好的熱水，我就稍微打開一點風呂桶的蓋子，借點水蒸氣暖暖空氣。

沒想到有一次失手，我不小心把肥皂掉進了風呂桶裡。我嚇壞了，我一個沒繳熱水錢的人，要怎麼向房東交代我的肥皂會掉進熱水裡，這下真的是跳到黃河也洗不清！我當下本來想找東西來撈肥皂，但浴室裡什麼也沒有。我心裡更急了，我得趁肥皂溶解前迅速把它撈出來，要不然整桶熱水都變成了肥皂水。不過風呂桶的熱水溫度非常高，桶子又有一定的深度，我不可能直接把手伸下去撈。後來，我突然靈機一動，用毛巾纏住自己的手，沖了大量冷水後咻一下地伸手進風呂桶裡抓肥皂，這才免除了一場尷尬的災難。

當時我有很多同學會花錢把衣服交給外頭的歐巴桑洗，不過因為小時候我媽媽對我們在生活能力上的要求，連洗牛仔褲、外套、被單這種事都難不倒我，所以這倒是幫我省下了不少開銷。大二後我順利申請到了宿舍，最先住在學校的第八宿舍，大四時改住到了第十宿舍。

17 陳昭明，臺灣大學森林系畢業後前往德國留學，獲博士學位後返國任教於母系直至退休。資料來源：姚鶴年，〈臺灣林業歷史課題系列（五）—典型在夙昔，來者猶可追〉，《臺灣林業》第30卷第1期（2004年2月），頁71。

我跟老師們的關係都很好，對就學期間的老師們也都記憶深刻。教授育林學的是王子定老師，他上課認真，是一位非常仁慈的長者，非常照顧學生，我畢業後也常受到他的照顧。教樹木學的劉棠瑞老師¹⁸身兼系主任一職，後來也擔任過農學院院長。教森林經理學的是周楨老師，造林學則是郭寶章老師。¹⁹教森林經營的是楊榮啟老師，教木材採運的是兼任的陳龍馨老師。我記得擔任課程助教的有王德春老師、廖日京老師、劉嘉昌老師。另外，出於個人的興趣，我特別選修了戴廣耀老師²⁰的航空測量學。戴老師畢業於美國加州大學，他的航測技術是在美國學習的，他當時在農復會工作，是我們系上的兼任老師。航測學是第一次開課。我們上課的航測圖是使用國外的照片，而非臺灣第一次森林資源調查的成果。透過課程，我們學會判讀航照圖，把平面的圖片拼湊成立體的現實森林狀況。這對初次接觸的我來說是件很神奇的事，我覺得很有趣。比較可惜的是日後實際進入林務體系後，由於我從事的是造林工作，較少利用到這一塊的知識。至於說到其他學科在日後職場上的運用，我個人覺得難免會有落差，以森林測量為例，學校使用的設備和工作現場用的就不同。不過原則上來說，背景知識還是相通的，不過自己仍需要視業務情況運用。

課堂課程之外，森林系當時在校內有一塊小小的苗圃，我們會到那邊實際學習培育苗木。每個暑假我們也都有實習課。大一的實習地點由農學院分配，實習地點有溪頭實驗林、臺大農場或是屏東的臺糖農場。不過森林系當時特別規定，我們只能選溪頭以外的地方，理由是我們二年級之後的寒暑假實習都會在溪頭。我選了屏東

的臺糖農場，我在那待了至少一個月。與其說是去實習，不如說是真的到那裡種甘蔗、做工，每天都很辛苦。

二年級後的寒暑假後我們都在溪頭實習。溪頭當時還沒成立森林遊樂區，未正式對外開放參觀，卻還是有不少人會去那踏青。我們實習時住在裡頭的紅樓。實習時什麼都要做，像是樹木辨識、每木調查及測量、育苗及造林工作等等，每個科目都要實際動手操作。我個人最感興趣的就是造林，正因如此，之後我進入林務體系時也一直從事著造林相關工作，像我在檜山站時是造林主辦，調回竹東處也是在造林課服務，到農發會也是主辦造林，後來又兼辦環境綠化及森林遊樂。

大四時，我原本打算申請出國留學，但由於兩個哥哥和大姊都已經在美國唸書，再加上父母年紀又大了，我是留在家裡最大的孩

18 劉棠瑞，江西人。日本京都帝國大學理學部植物學科畢業。1947 年應陳兼善邀請來臺，任臺灣省立博物館（即今國立臺灣博物館）研究員兼植物學組主任。先於臺大森林系兼課，復於 1955 年改聘為專任教授。亦曾擔任森林系第五任系主任，任期為 1959 年 8 月至 1972 年 7 月；另於 1972-1977 年兼任農學院院長一職。資料來源：臺灣大學森林環境暨資源學系，2020 年 4 月 7 日下載，https://www.fo.ntu.edu.tw/zh_tw/orgi/org；國立臺灣博物館，《百年物語：臺灣博物館世紀典藏特展》（臺北：國立臺灣博物館，2008）；蒯通林，〈植物分類學巨擘－劉棠瑞教授〉，《現代育林》第 13 卷第 2 期，頁 89-92。

19 郭寶章，為臺灣大學森林環境暨資源學系名譽教授。資料來源：臺灣大學森林環境暨資源學系，2020 年 4 月 7 日下載，https://www.fo.ntu.edu.tw/zh_tw/orgi/org

20 戴廣耀，安徽人。畢業於美國加州大學。曾任職於臺灣大學實驗林處代理主任、農復會航測所、農復會森林組、農委會林業處長等，資料來源：國立臺灣大學生物資源暨農學院實驗林管理處，2020 年 4 月 7 日下載，<https://www.exfo.ntu.edu.tw/page.php?id=16>；呂一銘，《臺灣走向科技的那些年——關鍵的人與事》（臺北：远流圖書公司，2018）頁 84；黃博淵，〈一位認真勤奮、著述不懈的森林家－林文鎮博士〉，《臺灣林業》第 39 卷第 2 期（2013 年 4 月），頁 65。

子，我覺得自己有義務留下來幫忙照顧弟弟妹妹，又加上我通過了高考、沒有就業問題，我便決定放棄這個計畫。

我跟同學間的相處不錯，大四時我被選為班代表，在畢業典禮上代表上臺領取畢業證書。畢業後大家如果要聚會，也都是我負責張羅聯繫。說到這裡，我記得農學院以前有補助大四學生的畢業旅行經費。我們當時花了一星期環島，沿途拜訪太平山林場、大元山林場、森林開發處、大雪山林場，也特別走訪了橫貫公路。大學期間我沒有打工，就是專心在學業上。學校雖然有社團活動，但我很少參與，只加入了一個音樂社團，叫做「小小交響樂團」。這個社團還是當時我在物理系擔任助教的堂哥劉遠中所成立，社員人不多，我在裡頭負責吹奏橫笛。我們曾經去到東海大學演奏過。

（四）軍旅生活

很多森林系的學生會在畢業前報考高考，我自然也不例外。我在畢業的同年（1961）順利通過了「高等考試森林科」，取得森林技師資格。畢業後我先服兵役，待退伍後再找工作。

因為我是大專畢業生，所以入伍即是預備軍官。我是陸軍，先在鳳山步校受訓 3 個月，之後被分發桃園的龍潭營區，後來部隊移防到澎湖。當時澎湖共有兩個師，一支是前瞻師，一支是預備師。前瞻師在軍事地位上比較重要，所以有人退伍一定會馬上補充。我被分派到預備師，部隊駐紮在馬公島最南邊的山水，負責海岸巡防及機場站哨。我擔任少尉排長，白天帶士兵出操、晚上負責每天營房及機場站崗的人力安排。有時候補給艦來了，我也要負責調配人力到馬公港搬運米、水泥一類的物資回營區。

我剛到澎湖時，一排還有三十幾個人。隨著士兵們陸續退伍，最後一排只剩下十幾個人，到我退伍當年（1962）還沒有補滿。人力不足的後果，就是有時連我一個少尉排長也都得下岡站哨、到碼頭搬東西。舉例來說，到後期，排站哨班表時，排裡的每一個人人都排2班了（每班2小時），人力還是不夠。最後我只能自己也下去支援，還只能替自己安排最難熬的夜哨，從半夜12點站到凌晨2點。後來，我的傳令兵比我早退伍，所以我還得自己保養我的卡賓槍。

到碼頭幫忙搬貨時，由於米袋很重，還得從艦上扛出來，一路走到卡車才能卸貨，有時我會不小心失準沒丟到車上，米袋掉到地上。大家都是打赤膊做事，看不到彼此的軍銜，這時我一個排長就會被一些年紀比較大的基層士兵吆喝「怎麼做事的！」搬水泥的時候更是，我常常被士兵吆喝來吆喝去，真是哭笑不得。水泥要從卡車搬到倉庫時非常耗力，卸貨後，空氣更是塵土飛揚，讓人很不舒服。我一個少尉排長不僅當碼頭搬運工，還要半夜到機場站哨，真的很辛苦。本來排長是不必站哨及到碼頭搬東西，我因同情士兵們辛勞，自願協助、分擔他們的工作，也因此獲得他們的敬佩與合作，服役期間一直很順利。

整體來說，在外島的軍旅生活很艱辛，卻磨練出了我的體能底子，我的身體因而結實了不少。也因為我在外島服役，對當時緊張的軍事情勢非常有感。儘管澎湖不像金馬地區常有互相喊話，但時常能聽見謠言說我們要反攻大陸，搞得人心惶惶。另外一件讓我記憶比較深刻的事，是有次颱風過後要從臺灣回澎湖，雖然颱風已經走了，不過海上的風浪還是很大。想當然爾我不僅又暈船了，人還

吐到連膽汁都吐出來。當下真的是痛苦到想直接死掉算了。

（五）婚姻與家庭

我和太太鄭素美在 1965 年結婚，我們婚後共有 3 個孩子，2 女 1 男，老大以德是男孩，文化大學政治學博士，任教於真理大學，媳婦玟秀，紐約工學院碩士，任職於臺北市府殯葬管理處；長女以青，美國哈佛大學碩士，任職於醫藥品查驗中心，女婿林炯暉交通大學博士，大同大學光電工程研究所教授；次女以彬，美國杜克大學碩士，任職於疾病管制署，女婿高英哲，美國芝加哥大學博士，臺大物理系教授。太太也是新竹人，師大理化系畢業後，任教於新竹女中。我們是奉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結婚。我的教養觀多少受到父母的影響，而在孩子的教育上，主要由我內人負責，她就完全是一套屬於她自己的、原生家庭的教養觀。

結婚時我已經在竹東處工作，因此婚後不久我們就住在竹東處的職員宿舍，也就在新竹市街上。那個年代家電還不普及，我大學畢業那年臺灣才有電視，因此有時候我看見孩子沉迷於看電視時，都不免好氣又好笑地跟他說：「你爸爸大學畢業後才看電視！」公家單位都是早上 8 點上班、下午 5 點下班，中午休息一小時，午餐我會自己帶便當。那時很多同事的休閒是打麻將，他們可能下班後就會相約去誰家打個幾回合，但我不太喜歡這項活動，所以下班後通常都是直接回家。我還記得我太太有次問我：「我們住的宿舍怎麼鄰居大家都這麼喜歡炒花生來吃？天天都能聽到炒花生的聲音。」但其實那是人家在搓麻將。以我個人來說，假日休息時我比較喜歡和家人一起走路去青草湖踏青，或是去看場電影。²¹

1981 年，我調任農發會，將宿舍交還竹東處，因為農發會沒有宿舍。為了上班方便，我才在臺北的古亭捷運站附近買了一間位於 3 樓的公寓，走路上班只要 10 分鐘。那裡的地址原來是和平西路，後來改成了汀州路，不過其實就是在牯嶺街的小巷子裡。

退休後（2004），我跟太太考量到年紀大了、爬樓梯會有問題，想搬到設有電梯的大樓。原先我們想繼續住在臺北市，像和平西路當時有個建案叫「百達富麗」，就在原本的住家附近。我們本來考慮買那裡的房子，不過那邊的房價太高了，房子加上停車位要三千多萬元，根本買不起。我們便決定退而求其次，只要在捷運沿線就好，新店、永和一帶我們都曾找過，結果發現若不是看中意的買不起，就是買得起的又看不中意，很是苦惱。

後來，定居在樹林的兒子建議我們也搬到這裡。儘管當地沒有捷運，但社區的地點離火車站近，建案本身不僅是新蓋的電梯大廈，價錢又只有臺北的三分之一，附近就有量販店和超市、採買方便，樹林的物價也比臺北便宜，生活機能可說是非常好，我們便決定搬來了。

21 戰後，新竹市有 6 間戲院，分別為樂民、新竹戲院、新新、國際、新世界與國民。資料來源：洪惠冠等，《竹塹百年發展口述歷史：耆老座談紀錄輯》（新竹：新竹市立文化中心，1996），頁 75。

二 漫漫職涯路



退伍後（1962），我原本打算憑高考資格進入林務局，沒想到林務局因為人員滿編，暫時不招募新進人員，連林業試驗所也不招人，所以我們那屆畢業生竟然沒有一個人能進到林務體系工作。我找不到其他更理想的工作，只好先到竹東附近的二重初中教書。²²一學期後，山地農牧局成立，²³他們需要大量的水土保持推廣人員，報名資訊上說只要有高考資格就能登記，我便辭去教職前往應徵。

（一）山地農牧局新竹工作站時期（1963-1965）

山地農牧局（即現在的水土保持局）在全臺都有工作站，我被分發到新竹站。我們的業務主要是向農民宣導坡地開墾時，可以在山坡地開闢為平臺階段，或開設山邊溝，以便擷取雨水並防止表土流失。這個概念有點像梯田，但平臺的寬度只有一公尺多、不大。那時新竹有很多農民在坡地種柑橘，我們就會鼓勵他們開闢平臺階段，並改在那塊平臺種。我們的經費來源是美援，我們會依照農民的作業面積大小分配美援物資作為獎勵，像是麵粉、油。由於有獎勵物資發放，農民響應的情況相當踴躍。

儘管臺大森林系並沒有開設水土保持的相關課程，但因為高考有這個考科，所以我們自己都會閱讀相關書籍，至少也就有個基本認知。進入山地農牧局服務後，他們在草屯的水土保持訓練中心²⁴有開設訓練課程，因此倒是不需擔心專業問題。這個單位是山地農牧局為了推動水保業務所開辦，替我們上課的講師主要是農復會的專家、大專院校的教授與山地農牧局的資深員工，當然也會邀請美

籍顧問來做經驗分享。其中，我對一位叫廖綿濬²⁵的講師印象相當深刻。他是農復會的技正，本身專長於水土保持，對這一塊相當有研究。他還會帶我們到附近實習，我們最常去大肚山演練，現場做截流引水的山邊溝、坡地排水溝及平臺階段。

兩年後（1965），林務局因為要推動林相變更，²⁶再次開缺招募，我便辭去了山地農牧局的工作，轉往林務局求職。

22 即今新竹縣立二重國民中學。由於新竹縣於 1956 年試辦免試升學，縣立竹東中學二重分校奉准設立。1962 年，奉准獨立為新竹縣立二重初級中學。1968 年，因應九年國民義務教育實施，更名為新竹縣立二重國民中學。資料來源：新竹縣立二重國民中學，2020 年 4 月 7 日下載，<http://www.ecjh.hcc.edu.tw/p/412-1009-3.php?Lang=zh-tw>。

23 臺灣省農林廳山地農牧局於 1961 年成立，並於 1989 年 12 月 5 日改制為臺灣省政府農林廳水土保持局。1999 年，隨著精省而改隸行政院農業委員會轄下。2007 年，《行政院農業委員會水土保持局組織法》公布施行。資料來源：臺灣省政府，《臺灣省政府公報》50：夏：47（1961 年 5 月 25 日），頁 511；《臺灣省政府公報》78：冬：57（1989 年 12 月 12 日），頁 28；行政院農業委員會水土保持局，2020 年 4 月 7 日下載，https://www.swcb.gov.tw/About/item_list?mid=53。

24 受訪者表示由於年代久遠，現在已無法清楚記得確切的受訓單位名稱，只記得前往南投草屯受訓。筆者於 2020 年 8 月 11 日上午 11 時 20 分去電水土保持局企劃課詢問，據承辦人表示山地農牧局時期並未於南投設有訓練中心，僅有幾處工作處（似工作站），但也都不在草屯地區。現轄的南投草屯風水坪水土保持戶外教室為 1991 年設立。與其請教討論後，推測應為商借省政府社會處的「臺灣省社會福利工作人員研習中心」（即今衛生福利部衛生福利人員訓練中心）作為上課場地。

25 廖綿濬，1923 年出生，江西人。1945 年自江西省農業專科學校畢業，1949 年來臺，1972 年取得日本九州大學農學博士學位。素有「臺灣水土保持之父」的美譽。1989 年退休，返回江西老家，協助當地政府推動水土保持工作。資料來源：中國中共電視臺「台灣故事·種植生命的人」，2020 年 5 月 8 日下載，http://www.cctv.com/life/tygcs/371/concent_a.html。

26 1965 年 1 月至 1976 年 12 月，在聯合國世界糧農組織計畫下，我國推行林相變更的工作。計畫執行 12 年，共變更林相 38,723 公頃。資料來源：李桃生，〈農業 100 年精華一百年林業承先啟後〉，《臺灣林業》第 37 卷第 6 期（2011 年 12 月），頁 3-19。

（二）竹東林區管理處時期（1965-1981）

1965 年 3 月，我到林務局報到後，被分發至竹東林管處服務，也就是現在的新竹林管處。

1. 檜山工作站

我在竹東處的第一個單位是檜山工作站，擔任技術員。我剛到任時的主任是洪水發，後來換成了陳溪洲。檜山站的業務是直營伐木生產，目標生產量是達到一年 5 萬立方公尺。因此，伐採量要超過這個數字才會頒發生產獎金，大家也就會努力趕產。不過我記得我在檜山服務的這一年生產量差不多就在 5 萬立方公尺上下。畢竟還要考量到很多因素，下雨天不好做事、颱風來襲如果造成交通中斷也就無法順利將木材運下山等等，這些都會影響到伐採量。

我主要負責伐木後的造林，也就是要把伐採後的跡地重新造林，而檜山站造林的樹種多是紅檜、柳杉。與此同時，我也兼辦林政，負責取締盜伐濫墾。伐木主辦則由另外一個人負責。

造林作業採發包，契約一期 6 年，廠商們得標後要先整地、砍草，之後才能種植苗木。而契約會訂 6 年則是由於通常苗木長到第六年後會達到一定高度，不再需要擔心會被雜草覆蓋、影響生長。契約期間廠商總共要砍 12 次草，頭 2 年每年 3 次、中間 2 年每年 2 次、後 2 年每年 1 次。造林工人由廠商自行招聘，多數是原住民及客家籍的工人，有鄰近的五峰鄉原住民，也有來自南部的原住民。我主要是負責驗收，檢查樹苗成活率、造林地有無實際砍草。儘管有時會遇到乾旱，造林地的苗木枯死情形可能會多一點，畢竟我們也不可能跑到山上去澆水，但大致上的成活率說來還可以，而

且第二年我們會要求業者補植，補植的苗木確實會生長得比較小，畢竟它的種植時間也比較短。但若真的遇到了造林失敗，我們會判斷原因再決定要否向廠商究責，如果是天災等不可抗力因素導致，我們會給予延期並不追究違約金；不過如果是其他人為因素造成的話，就要看當時訂定的契約內容而開罰。驗收通過後我們也才會放款給承包商。

檜山沒有修建卡車能駕駛的道路，我剛到時大鹿林道才剛開建，路還只通到觀霧。因此，乘車到觀霧後就得自行走路到檜山，單趟耗時 1 小時 20 分鐘；也可以從林道 9 公里處爬山上工作站，途經腦寮後再走到檜山。不過因為山勢陡峭、一直都是上坡，也得花費一小時多，非常辛苦，所以多數人還是會選擇搭車到觀霧，然後步行到檜山。說起大鹿林道，那條路是由榮民所開建，不過不是工作站本身被配置的榮民。我記得開建過程中有幾位榮民因爆破意外而殉職，所以路建好之後設了一個紀念碑紀念他們。退撫會當年移撥了一批榮民至林務局，他們通常被分派做一些比較簡單的工作，像是砍草、在苗圃協助育苗或是林道養路等等。他們也要做工完才能領薪。日後，林務局為了解決這些榮民的安置問題，規劃了「榮民營造竹林輔育辦法」。²⁷

27 據時任林務局長黃裕星指出，林務局自 1956 年起奉命永久性安置榮民 4,275 人，從事造林、保林、伐木、運材、開路、治山等工作。1966 年，鑑於榮民年紀漸長，爰辦理國有林地榮民竹林保育工作，一人一戶，面積以 2 公頃為準，除竹苗及一切植栽工具由林務局供應之外，另按每月發給生活補助費、年終獎金等。參與榮民限齡退休，屆時交還林地之外，亦會安置於榮民之家就養。資料來源：黃裕星，〈國有林地租地造林問題之探討〉，《臺灣林業》第 28 卷第 4 期（2002 年 8 月），頁 3-7。

整個檜山站約莫有 10 個職員，連同作業現場的甲技、乙技工人加在一起則大概有二、三十人左右。職員及技工都住在宿舍裡，會有一個人專門負責煮飯。工人們多是客家人，為了要和他們順利溝通，我學會了客家話。除此之外，我們還有十幾個協助造林的榮民負責砍草及育苗工作，養路則由觀霧（站）的榮民負責。

通常我們一週下山一次，忙碌時十天半個月才下山也有可能。若是遇到風災那就更難說了，得看道路的損毀和修復情況。至於物資補給方面，通常都是從竹東運送上山，不一定每天會有，看實際情形而定。物資運送過程也如同人員上山，誤不過都是固定採卡車運送到林道 9 公里處後，改用索道將東西吊運上去。我記得有次因為風災造成道路中斷，我們就整整吃了一個星期的罐頭。就這點來說，觀霧方便許多，至少物資能夠隨運材卡車一起從大鹿林道運送到工作站。

檜山站有自己的發電機，晚上 10 點統一熄燈。在山上平時沒什麼娛樂，員工們閒來無事就是聚在一起打麻將、四色牌，或聽聽收音機、喝喝酒。不過因為我個人不太喜歡打麻將，所以只有在長官蒞臨指導時才會陪著打個幾圈，不然通常我都是自己在旁邊自習英文。看書以外，我也會和裡頭一位原住民籍的巡山員用日文對話溝通，他是五峰鄉的原住民，會講日語和族語。我在大學時曾修過一年的日文課，並且又再旁聽一年，算是有些日文底子。

就我的記憶裡，這一年其實沒有真正發生過什麼大事。以工安意外來說，我們工作站的索道與吊車也都運行得相當平順，沒有像太平山（林場）曾發生過索道意外。²⁸ 除此之外，就是曾發生過一

次比較嚴重的森林火災，但那是在觀霧站的轄區內。以前的山火撲滅主要還是靠天，開闢防火線、引火回燒的效果都有限。我記得當時我們接到支援請求，大家趕緊帶上滅火器跑去觀霧。抵達現場，才知道滅火器就山火來說根本是杯水車薪，發揮不了什麼作用。我們只能清除鄰近區域的林木，避免延燒的可能，加之入夜後氣溫降低、又下了雨，最後山火才漸漸自然消滅。因此，預防的重要性還是遠大過於實際打火，畢竟在臺灣，山火發生的主要原因還是在於人為，很少是閃電所造成。那時我們的保林設計是在林地邊緣預留 10 公尺寬的防火線，我們會定期派員清空區域內的植被。

唯一一次比較算是衝突的事件，是某天晚上有個榮民喝醉後因為工作上的不愉快，榮民拿著刈草刀揚言要把工作站除了我以外的人都殺掉。我趕快跑去把刈草刀沒收並保管，後來幸好沒釀成大禍。我想他們會覺得我是好人，大概是有次半夜有個榮民肚子痛，我特地想了辦法借來車子，送他到竹東街上的榮民醫院掛急診。他們覺得我是關心他們的人，所以我自己和工作站的榮民關係還算不錯，平常也都很尊敬我。

我在檜山服務滿一年後，檜山站的伐木作業結束，並將併入觀霧站（1966 年 4 月）。因此，原本的直營伐木便也順勢轉移到了

28 1957 年 6 月 28 日，林務局副局長邱欽堂於主持太平山林場榮民安置就業講習班結訓典禮時，搭乘土場上行仁澤（鳩澤）線軌道覆車，因公殉職。同行者尚有一員榮民管理員羅難，其於輕重傷者二十多人。覆車處現欲列為林務局體系文化性林業資產初擬清單中的遺跡類。林務局誌大事記－第二章 四〇年代大事記，2020 年 4 月 7 日下載，http://subject.forest.gov.tw/web/publication/main_01-8-6.htm；姚鶴年，〈臺灣林業歷史課題系列（七）－林務局體系文化性林業資產之處理〉，《臺灣林業》第 32 卷第 1 期（2006 年 2 月），頁 60-65。

觀霧。不過當下我沒有直接轉調到觀霧，我還在檜山多留了一段時間做造林，直到伐木基地的造林作業全部完成後，我才到觀霧站工作。另一方面，我在這段期間也曾兩次被選派前往南投的中興新村省訓團受訓。這種訓練就像是現在公務員必須參加的教育訓練，課程有技術層面、也有行政層面，只是我也不曉得為何我被選到了兩次。這種訓練短則兩、三週，長的話會有整整一個月，但中興新村那邊會提供宿舍。

2. 觀霧工作站²⁹

觀霧站的主任是陳宏謀，我在這裡服務了一年多，任內同樣負責造林業務，不過我有一小段時間也曾兼辦伐木。我在觀霧站的工作重點主要是執行林相變更，林相變更是當時林務局長官們大力推行的政策，我們採取皆伐砍除區域內的闊葉樹，然後種植針葉樹。因為同樣一塊林地上，針葉樹所佔的空間比闊葉樹小很多，能種更多的樹、獲取更多的材積量，而且針葉樹的利用價值也比較高。觀霧站的林相變更施作區域即大鹿林道沿線，主要種植柳杉，因此現在若是去到觀霧會發現許多柳杉的蹤影。柳杉不僅是當時臺灣主要的造林樹種，也是日本最主要的造林樹種。而林相變更的造林作業也採取發包，我們仍舊負責監工與驗收。此外，林相變更的造林績效優良也不會頒發獎金，但會受到育林督導團在植樹節當天公開表揚。

八仙山主要是二葉松的天然林地，然而人工育苗栽種的二葉松在那裡也長得不好，後來就改種紅檜、香杉，只是數量也不多。認真說起來，二葉松算是不太好的造林樹種。不過最不好種的是臺灣杉，臺灣杉是臺灣特有種，長成後的外觀跟柳杉很像。但因為它的

苗木很刺，工人們在種植時很容易由於被刺傷便隨便栽種，造成苗木存活率低下，所以它也不能算是成功的造林樹種，後來也比較少種。照常理來說，這些樹木栽種三十幾年後就能砍伐下來再利用。在當時的分類裡，紅檜、香杉、扁柏都算是一級木，臺灣杉、柳杉是二級木。

若提到什麼樹種適合栽種在什麼樣的環境，其實最主要的關鍵因素在林地的海拔高度及土壤深度，因為海拔高度不僅影響氣溫、雨量，土層深度也會因而不一樣。以觀霧為例，它的高度平均大概在 1,500 至 2,000 公尺，這裡就很適合柳杉生長。也因此種植前我們得先瞭解立地（即造林地）的情況，才能決定造林樹種。

觀霧是直營生產基地，不會有盜伐事件發生。會發生盜採的都是發包出去的伐木區，業者可能看到自己得標地鄰近的樹木價值高，於是就動了歪腦筋。因此，我們也都會派員定時去發包地查驗有無發生越界砍伐。我們會用油漆在界木的樹幹上標記，作為界線的大概標的。順道一提，當時林務局只有 4 個處有直營生產，分別是竹東處的觀霧林場、宜蘭處的羅東林場、嘉義處的阿里山林場，以及花蓮處的木瓜山林場。

3. 第一次出國進修：赴澳洲研習

1969 年，「聯合國發展方案」³⁰ 的外國專家建議我們林務局派

29 觀霧工作站於 1965 年設立，原為林相變更業務而設，1966 年錦屏工作站結束後，遂成為直營伐木單位。資料來源：林務局誌－第三章 五〇年代大事記，2020 年 2 月 13 日下載，http://subject.forest.gov.tw/web/publication/main_01-9-4.htm。

30 聯合國發展方案（United Nations Development Programme），係屬聯合國技術協助擴大方案及特別基金下成立的一項計畫，為國際技術合作的一環。1966 年 1 月 1 日

出 3 員前往澳洲研習。除領隊一人外，另外 2 人由 13 個林區管理處各自推派代表後，再從中遴選。我是竹東處的代表，但當時我只是一個技術員，不像其他林區管理處派出的是課長、股長或工作站主任等級。不過因為我的英文能力還算不錯，在英文測驗中考到了第一名，順利得到這個名額。

於是，我在 1969 年 12 月 15 日至 1970 年 6 月 15 日前往澳洲研習。我們主要學習澳洲的引火整地及森林火災控制方法。澳洲伐木後會殘留許多沒有利用價值的林木及殘材，必須引火將它們都燒掉後才能造林。因此，他們會透過引火整地去整理伐木跡地，焚燒後的灰燼是非常好的土壤養分。而為了預防發生森林火災，他們便是透過引火，在人為控制的情況下先行燒掉部份的枯枝落葉，以減少林地的燃料。日後若不幸發生山火時，就可避免森林的大規模焚燒，減輕災害的損失。

澳洲森林大都位於平地，因而引火整地時消防車可以直接在一旁待命。不過這點對於臺灣的環境來說其實不太適用，畢竟我們的森林大多位在高山，高山交通不便、坡度又大，火災的救治與平地森林很不一樣。而且我們的山上有許多珍貴林木，因此不適合用焚燒整地。儘管我們在竹東處大湖工作站象鼻地區有成功完成了「引火整地」，但發現風險太大，後續也就沒有加以推廣。正因如此，研習所得並不是一定能百分百將國外的那套措施應用於臺灣。

至於生活方面，我本身不太喜歡喝酒，一直都覺得酒不是好東西，這個觀點直到我在澳洲研習的半年有了轉變。澳洲的牛肉比蔬菜便宜，因此在旅館餐廳我每天幾乎都吃牛排。有一天我回到旅館

後覺得牙疼，但我住的地方算鄉下，鎮上沒有牙醫師，我只好去詢問旅館老闆有沒有止痛藥。沒想到他聽完我的話居然說「我早就知道你會牙齒痛了！因為大家（指房客）在進餐廳吃飯前都會先到附設的酒吧喝一杯啤酒，就你沒有！難怪你牙疼！」後來我才知道原來啤酒能夠協助弱化肉食的酸性，所以澳洲人每天餐前來一杯啤酒也不完全是愛喝酒。為了不牙疼，我只好採用當地的「土方」。不過說來也神奇，之後我的牙疼還真沒再發作。

說到這裡，我到農發會工作，因公前往金門指導造林工作時，更加確認了酒其實是個好東西。我當時看到很多人在酒廠排隊買東西，我原本以為他們在排隊買高粱酒，沒想到接待的人說他們是在排隊買酒槽。「因為吃酒槽長大的豬都很健康，而且完全不會生病。」我想豬吃酒槽都能健康，人喝酒也應該會健康，因此我在這之後才開始喜歡品酒，要不然我在大學時不僅完全不碰酒，工作聚餐的酒約我也向來能推就推。

4. 造林課造林股長、造林課長

之後（1970），我被調往竹東處的造林課服務，直到 1981 年轉調農發會。我在造林課的服務期間一樣從技術員做起，之後才擔任造林輔育股的股長。再之後，因原課長林德勝調局本部任造林組長，我在 1972 年升課長，是當時各林管處最年輕的課長。我卸任後的下一位課長是謝瑞彬。

起，聯合國派駐我國機構則改為「聯合國發展方案駐中華民國代表辦事處」。資料來源：〈聯合國發展方案〉（1966 年 2 月 16 日），臺北：國家發展委員會檔案管理局藏，檔號：A315800000M/0055/K31/000001。

我剛進入造林課時課長是林德勝，課內大概有十一、十二人，內部業務分成育苗和造林輔育兩個股。育苗股主要負責苗圃相關業務，造林輔育自然也就是造林相關事務。我剛入造林股時的股長是黃炎火，他本身受的是日本教育，因此為人相當嚴謹，但他對待下屬卻不會過於苛刻。

我們造林股的工作內容涵蓋了伐木後的造林地種樹、砍草、切蔓、修枝等等。不過受限於成本問題，臺灣在修枝這方面的工作做得比較少，不像澳洲、紐西蘭就是固定一段時間會進行。修枝的用意在於讓樹木長得更好，這樣比較不會產生「節」、節也會比較小，日後砍伐下來的木材會比較有價值。

早年我們會自行招募造林工頭，由他們再去找底下的工人從事造林工作，後來才改為承包式的總攬。如此一來，我們只要盯緊承包商的作業品質，少去了許多細瑣的庶務管理麻煩。就我自己的記憶來說，新竹比較大的造林承包商有黃明秀、陳光明、范來福與賴福居。承包的廠商們有等級之分，林務局會依照他們的規模、過去執行造林的業績，將廠商劃分成甲、乙、丙 3 個級別，不同等級能標的案子大小也不一樣。廠商們除了出示過去執行業務的證明文件之外，也一定得出示造林事業協會的入會證明，這有點像是雙重的資格保證。

而我自己經辦業務上一直也都還算順遂，沒有什麼比較棘手難辦的案子，造林工作也不太會有工安意外。至於與美國斷交後的影響層面，就我個人經辦的業務來說，以林相變更為例，一切仍舊按部就班、依計畫執行。

5. 第二次出國進修：美國奧勒岡州立大學森林學院

我在造林課任內曾獲得第二次出國進修機會。當時臺灣的林業深受松鼠危害困擾，農復會戴廣耀組長便提出建議，希望國科會能補助經費，贊助國內專業人員一人前往美國學習松鼠及小哺乳動物危害林木之防治。國科會同意並要農復會提供 5 名推薦人員，排序後再將名單送交，由國科會面試後決定。

面試由國科會的生物組長許世鉅負責，許本身是公共衛生專家。我還記得面試時許組長全程用英文和我們對話，不僅就專業提問，也要我們自我介紹、詢問一些個人相關問題。可能是我先前曾被派往澳洲研習半年，英文儘管不是很好，但對話沒什麼問題，最後竟然拿下了第一名。後來我才知道，原來我在農復會的推薦名單上也是排序第一。許組長很高興，跟農復會戴廣耀組長說「你們推薦的人很對，在我們這邊的考試結果也是第一！」

因此，我在 1977 年 9 月至 1978 年 8 月前往美國奧勒岡州立大學（Oregon State University, OSU）森林學院研習。原本農復會是希望送我過去學習如何防治松鼠及小哺乳動物對林木的危害，但沒想到在美國沒有松鼠危害林木的問題，倒是都在研究如何在森林經營上保護松鼠。例如他們會研究如何讓松鼠不必從樹上下到地面，而可以直接在樹與樹之間通行，以免下到地面、增加危險。不過美國有小型齧齒動物 Wood Rat 危害林木的問題，我覺得可以借鏡他們防治 Wood Rat 的方法。也因此，在 OSU 的一年，我最大的收穫是發現臺灣在殺松鼠用藥上的錯誤。³¹ 在臺灣，當時我們用滅老鼠非常

31 相關研究說明並可另見：應之璘、李遠欽，〈臺灣松鼠毒殺之初步研究〉，《中華林

有效的「滅鼠靈」作為毒餌來消滅松鼠。不過「滅鼠靈」有個用藥特性是必須連續餵食兩、三次才會生效。對室內滅鼠作業而言，補充毒餌是沒問題的；但在對付野外的松鼠上就會是一個非常棘手的狀況，畢竟在遼闊的戶外空間裡，連續投放毒餌相當不易。也因而當時在滅松鼠的投藥上都只施放一次毒餌，成效不彰。我回國後便向林務局提出建議，應改用吃一次即致死的毒餌，果然效果好很多。

我在奧勒岡時跟在 Dr. Ed Hooven 身旁學習，他對我很好，知道我出國一年就得歸國，時常帶我到野外實地考察，去程回程還會特地安排不同的路線、看不同的風景。除了課堂參與以外，老師也會帶我去學校的實驗林或是政府的林地做實驗。也在我的要求下，帶我去苗圃看育苗情形及觀摩實際的造林作業，因此，除了松鼠防治，我在美國奧勒岡州時也就近研習了他們的育苗、造林作業。他們的育苗都採用容器育苗，把苗木們種在保麗龍容器裡，待種植時再將植株移出。臺灣當時是培育裸根苗造林，苗木容易在搬運過程中因為根部缺水乾旱而枯死，進而導致成活率不佳。我發現奧勒岡州的容器苗比裸根苗成活率高很多，我認為我國有採用的必要。所以回國後（1978），我到林業試驗所做專題報告，分享自己在美國奧勒岡州苗圃的見聞。在我的報告後，林試所才開始試驗塑膠袋育苗的可能性，後來推廣至各地。³² 不過塑膠袋苗在栽種上，我們也會特別叮囑廠商要請工人先拿掉袋子後再種樹，不然苗木的根會長不好。

另一方面，我當時是住在租來的公寓，有不少生活用具得自行採買。Hooven 教授知道後，慷慨地借給我許多物品，像是床單、

鍋碗等廚房用具，甚至是野外實習必備的雨衣、雨鞋，替我省下了一筆開銷不說，也免除了我回國前的收拾困擾。不僅如此，他還常常分送我食材。我記得有次他問我吃不吃牛舌，他說他們每次採買都是一大堆，我跟他說自己沒有這方面的飲食避諱，他就送給了我許多的牛舌頭。後來他問我牛舌料理好不好吃，我跟他說「好吃是好吃，就是事前處理比較麻煩。」因為牛舌外頭有一層黏膜，必須先用刀刮除後才能再料理。沒想到，第二次 Hooven 教授再送我牛舌時，還已經幫我先處理好了。我真的非常感念對方，不管是專業上的指導，又或者是在生活上的照顧。此外，在奧勒岡唸書時，因為吃不慣美國食物，所以我都是自己煮飯菜、天天帶便當上學。我也曾招待六、七個留學生朋友，親自在宿舍煮了一大桌菜宴請大家。Hooven 教授在我回國前幾天，特別在他家準備豐盛晚餐為我餞行。離情依依，非常感傷。沒想到當天晚上他就因心臟病突然去世。回想他過去一年來對我的教導與照顧，頓時痛失良師，讓我傷痛不已。

6. 派往印尼 5 個月，參與移民計畫³³

1981 年，我又經農復會推薦，被派去印尼 5 個月。當時印尼打算疏減爪哇過於密集的人口壓力，想要開發地廣人稀的加里曼丹島。這個移民計畫的規劃屬於國際標案，最後由我們臺灣拿下。我

學季刊》第 17 卷第 3 期（1984 年 9 月），頁 31-39。

32 相關研究說明並可另見：李遠欽，〈美國容器育苗簡介〉，《臺灣林業》第 5 卷第 5 期（1979 年 6 月），頁 20-24。

33 應為由世界銀行貸款提供的移墾計畫（Transmigration Program）。業主為印尼政府移墾部，計畫涵蓋區域包括加里曼丹、蘇拉威西和巴布亞島。資料來源：吳偉瑛、張俊陽，〈印尼經驗回顧與展望〉，《中華技術》110 期（2016 年 4 月），頁 120-127。

記得那個團隊裡充滿著各方面的人才，都市計畫、交通建設、土壤學、建築學等等。我會被選上是因為我有修「航空測量學」，能從航照圖中判斷區域內的森林樹種、沼澤位置，進而過濾找出最宜開發的森林地。

（三）農發會與農委會時期（1981-2004）

1. 森林科技正、科長（1981-2002）

而我之所以有機會轉調農發會，則是因為剛好裡頭有位技正病逝。當時我經推薦被派往印尼，農發會在森林科林文鎮科長強力推薦下，林業處戴廣耀處長就問我有無意願在結束支援後轉調農發會。當時要想進農發會是相當困難的，畢竟農發會是中央機關，且工作環境較好、綜理全國性的業務。就這樣，我從印尼歸國後，於1981年下半年轉調農發會森林科任技正，負責經辦造林、環境綠化和森林遊樂業務。其中，造林的部分，我主要是負責防風林相關。1984年，我升任科長，農發會的編制也已經改組成了農委會（即行政院農業委員會，以下簡稱農委會）。³⁴

農發會隸屬中央政府，林務局則隸屬省政府，因此林務局並非直接隸屬農發會。以我個人經辦的造林及環境綠化業務來說，我們最主要的工作有二：補助各大專院校、林試所及林務局經費去做試驗研究計畫，並也給予縣市政府補助款去推動造林（防風林種植）及環境綠化工作。舉例來說，我們當時與澎湖縣府合作，成立了一個工作站推動澎湖縣造林及研究適合當地的防風林樹種。本土的防風林木大概就是黃槿³⁵與林投，³⁶木麻黃³⁷則是外來種。後來無心插柳，我在一次風災後下雲林勘災，發現海岸邊所有的樹木都枯死

了，唯獨小葉南洋杉³⁸存活。我當時心想，或許它有足夠的抗風抗鹽性，便交代澎湖的工作站推廣於當地種植，沒想到最後還真的成功了，現在澎湖當地有許多小葉南洋杉的原因便是如此，而非單純作為觀賞用途。在環境綠化方面，我們也協助工業局工業區的綠化，如桃園觀音工業區、高雄大發工業區，在我們的規劃與協助下完成綠化工作。

而森林遊樂方面，我們出面邀請了省政府、林務局、林試所、

34 即今行政院農業委員會。關於該機構之沿革，初始為 1948 年 10 月 1 日，依據中美兩國所簽經濟合作協定，於南京成立的中國農村復興聯合委員會（簡稱農復會）。1979 年，我國與中美斷交，農復會遂也一併結束。但為繼續推展農業發展工作，政府於同年改組成立行政院農業發展委員會（簡稱農發會）。1984 年 7 月 20 日，為配合國家經濟建設，集中中央農政事權，再將農發會與經濟部農業局合併，同年 9 月 20 日行政院農業委員會（簡稱農委會）正式成立。資料來源：行政院農業委員會，2020 年 4 月 8 日下載，<https://www.coa.gov.tw/ws.php?id=14>。

35 中名為黃槿，學名為 *Hibiscus tiliaceus* L.，為木槿屬錦葵科的喬木。分佈於全島海岸附近地區，屬原生種。資料來源：特有生物研究保育中心—臺灣野生植物資料庫，2020 年 5 月 8 日下載，<http://plant.tesri.gov.tw/plant100/WebPlantDetail.aspx?tno=440005150>。

36 中名為林投，學名為 *Pandanus odoratissimus* L. f.，為露兜樹屬露兜樹科的灌木。分佈於全島沿海邊緣，屬原生種。資料來源：特有生物研究保育中心—臺灣野生植物資料庫，2020 年 5 月 8 日下載，<http://plant.tesri.gov.tw/plant100/WebPlantDetail.aspx?tno=634002021>。

37 中名為木麻黃，學名為 *Casuarina equisetifolia* L.，為木麻黃屬木麻黃科的喬木。在臺灣屬栽培木，為引進樹種。1896-1897 年由森尾茂柱引進。資料來源：特有生物研究保育中心—臺灣野生植物資料庫，2020 年 5 月 8 日下載，<http://plant.tesri.gov.tw/plant100/WebPlantDetail.aspx?tno=301001020>；胖胖樹、王瑞閔，《看不見的雨林—福爾摩沙雨林植物誌：漂洋來臺的雨林植物，如何扎根臺灣，建構你我的歷史文明、生活日常》（臺北：麥浩斯，2018），頁 468。

38 中名為小葉南洋杉，學名為 *Araucaria excelsa* [Lamb.] R. Br.，為南洋杉屬南洋杉科的喬木。在臺灣屬栽培木，為引進樹種，通常用於景觀設計。確切引進時間仍有待考察。資料來源：特有生物研究保育中心—臺灣野生植物資料庫，2020 年 5 月 8 日下載，<http://plant.tesri.gov.tw/plant100/WebPlantDetail.aspx?tno=209002060>。

經建會、經濟部及大專院校教授等等，召集了跨部會會議，共同商討後訂定我國的「森林遊樂區設置管理辦法」，³⁹ 這個辦法訂定後臺灣的森林遊樂區才有設置的依據。會有這方面的設想是當時已有天然林禁伐的打算，林業資源利用勢必面臨轉型，另一方面也在於人民提出了山林育樂的觀光需求，像日本、德國當時都很流行在森林遊樂。在德國，醫生甚至會開出「應至森林休憩」這樣的處方籤。至於國家公園的設置及管理，那屬於內政部的業務範疇，不在我們農發會（農委會）或林務局。

天然林禁伐後，我們也曾想整理棲蘭山天然林伐採後的枯立倒木（1998）。以我們的觀點來說，保存原有的生立木、清除枯立倒木的用意在於整理林地，讓天然下種的種子能接觸到土壤，發芽成小苗，新苗能有足夠的空間生長，尤其棲蘭山先前已有類似的成功案例，我們更覺得有必要清除倒木、讓出空間，讓天然下種的苗木能生長。不過卻遭到環保團體的強烈反彈，後來就停辦了。⁴⁰

2. 第三次出國進修：日本九州大學造林學研究室

九州大學的宮島寬教授曾多次受邀來臺指導，他跟臺灣的關係很好，農委會便有意直接派員前往日本向他學習。由於我本身不僅有英文能力，亦能使用日文溝通，足以應付在日本的學習。因此，在通過交流協會的日文檢定考試後，1984年4月至1985年5月我又被派往日本九州大學造林學研究室，在宮島寬教授（農學部部長）、須崎民雄副教授、矢幡久助教的指導下進修。我在這裡主要研究木麻黃的抗鹽性，但也經常到「砂防教室」請教有關防風林的問題，並到圖書館收集有關防風林的資料。⁴¹ 臺灣當時已知木麻黃

的抗鹽性，我在九州大學的研究主要是為了進一步了解木麻黃的防風效應，及如何成功營造防風林。⁴²

日本人的個性比較一板一眼與嚴肅，這點也反應在課堂上。以樹木實習課為例，臺灣的教學通常是戶外實察完後回教室考試，考試完公布成績，然後就算結束，但日本學校會在公布成績後要求不及格的人留下，繼續考試直到及格為止。另個例子像是國曆新年時學校會大掃除，我待的森林研究室自然也不例外。我們在臺灣大掃除時通常也就是直接清掃，但日本人卻會把所有桌椅都搬到研究室外頭後再開始打掃，打掃得很乾淨。

39 森林遊樂區設置管理辦法，於 1989 年 1 月 21 日令訂定發布。2000 年 12 月 6 日，配合臺灣省政府功能業務與組織調整修正部分條文。2005 年 7 月 8 日，以農授林務字第 0941750355 號令再次修正並發布施行。資料來源：潘德發，〈森林遊樂區設置管理辦法修正簡介〉，《農政與農情》158 期（2005 年 8 月），2020 年 4 月 8 日下載，<https://www.coa.gov.tw/ws.php?id=9676>。

40 資料來源：邵冰如，〈勘查棲蘭山枯立倒木 退輔會保育人士 針鋒相對 環保人士 質疑新砍的檜木中有些是生立木 退輔會強調每一株皆經調查且蓋鋼印〉，《聯合晚報》，1998 年 12 月 23 日，第 4 版。

41 關於李遠欽對防風林的研究，可參見其之著作：游繁結、江永哲、李遠欽，〈海岸防風林帶抗風效應之研究（2）：地形對林帶摩擦抵抗係數之影響〉，《農林學報》33：2（1984 年 12 月），頁 55-76；李遠欽，〈海岸防風林不同林帶寬度消滅風力之效果〉，《農林學報》34：1（1985 年 8 月），頁 37-50。

42 關於李遠欽對木麻黃的研究，可參見其之著作：張隆城、郭幸榮、李遠欽，〈木麻黃類與不同種源固氮菌之親和力〉，《國立臺灣大學農學院實驗林研究報告》3：2（1989 年 6 月），頁 1-12；丁慧娟、郭幸榮、李遠欽，〈木麻黃固氮效率之研究（2）：影響根瘤形成及固氮效率之因子〉，《中華林學季刊》20：1（1987 年 3 月），頁 29-51；許博行、張峻德、李遠欽，〈木麻黃幼齡林施肥之效應〉，《中華林學季刊》19：3（1986 年 9 月），頁 25-37；張隆城、郭幸榮、李遠欽，〈木麻黃類與不同種源固氮菌之親和力〉，《國立臺灣大學農學院實驗林研究報告》3：2（1989 年 6 月），頁 1-12；曾世昌、郭幸榮、李遠欽，〈鹽沫對木麻黃之若干生理為害〉，《中華林學季刊》24：3（1991 年 9 月），頁 27-34。

我在九州大學進修時，非常幸運地住進了他們新建好沒多久的留學生宿舍，一人一間，加上當時農委會一個月發放的五、六百美金的生活津貼，生活水平算是相當不錯。校方也曾舉辦過留學生乒乓球比賽，我在那次比賽上拿到第一名。

3. 林業處副處長（2002-2004）

2002 年，我升任林業處副處長。林業處當時下轄森林、水土保持、水利與保育 4 個科。早期臺灣的林業其實是經濟部在管理，後來經濟部農業局才和農發會整併為農委會。再後來（2004），林業處甚至整個改制成農田水利處，林務業務至此完全交給了林務局，我也由林業處副處長變成農田水利處副處長。我的工作因而來到一個全新的領域，但當時我想說自己也快退休了，就還是硬著頭皮邊學邊做。2004 年，我因屆齡期滿正式退休。

此外，在林業處服務期間，我以「奧勒岡州立大學」及「九州大學」的進修經歷及一些研究報告，取得教育部核定的「講師」資格，在文化大學森林系兼課 3 年，講授「環境解說」課程。

（四）對我國林政改革的看法

我認為林務局當年會從事業預算改為行政預算是勢在必行。⁴³因為島內的天然林地其實已經砍伐得差不多，剩下來的林地若不是在高海拔山區，就是位於地形過於陡峭的山地，或是交通極為不便的地方。這些林地砍伐後的復舊造林極為困難，砍伐後可能造成林地裸露崩塌，影響國土保安。經多年砍伐，臺灣的天然林也所剩不多，急需保護，因此才會產生天然林禁伐政策。國內林業政策改變，伐木量勢必逐年下降，這就代表了靠伐木販售所得作為財源的林務

局收入會逐年銳減，至此，林務局也不得不轉型。不過，另一方面來說，其實我覺得有些交通便利或是地勢平坦等條件允許的地方，應該有限度、彈性地開放繼續採伐。畢竟伐木後一定還會再造林，這也是種森林更新的方式，維持森林的活力。



三 退休後的生活

現在回想起來，林務工作雖然辛苦，但仍舊是一份我非常熱愛且自豪的工作。我曾再回到觀霧去遊覽，看著當年林相變更下種植的小樹苗現在都長成了一片蓊鬱的森林，心裡尤其高興。我也還記得以前家裡人口多，當時又沒有洗衣機，我媽媽便請了一個專門洗衣的洗衣婦來幫忙，那位洗衣婦可以說是一路看著我們長大。我還記得她有次對我媽媽說：「我看恁這個囡仔（gin-á，孩子）的頭路（thâu-lōo，工作）毋好，毋是擲筆（giáh pit，拿筆）是做粗重的喔！」我猜大概是她很疑惑，明明我是臺大畢業生，又順利通過高考，怎麼工作後穿的衣服會這麼髒，沾滿泥土、樹汁和灰塵。不過林地工作就是這樣，無法避免弄髒衣物。

退休後我的生活非常單純，每天幫忙太太照顧 3 個孫子，和朋友相約打網球，也經常和太太一起出國旅遊，像我們有次就一起搭

43 1989 年 7 月 1 日起，林務局由事業機構及事業預算改制為公務機構及公務預算。原本的編制為 7 組 5 室（計 34 課）及 13 個林區管理處（下設 72 個工作站），精簡為 5 組 3 室（計 27 課）及 8 個林區管理處（下設 34 個工作站，嘉義林管處另特設森林鐵路），農林航空測量所體制則不變。資料來源：林務局誌－第六章 公務機構之林務局，2020 年 2 月 14 日下載，http://subject.forest.gov.tw/web/publication/main_01-6-1.htm。

郵輪去阿拉斯加玩呢！我記得那艘郵輪載有兩千多人，船公司舉辦了乒乓球比賽，我還拿到了第一名。不過 2014 年我因「椎間盤突出」動過脊椎手術後，醫生便叮囑我盡可能不要再做跑跳式的激烈運動，我只好放棄打球，改到住家附近的公園走路算是運動了。

另一方面，也因為我當時是以農委會副處長的職等退休，中央機關就我們農委會和經建會的人員，在退休時沒有「18 趴」能領（即軍公教人員退休優惠存款）。內人是私立高中退休，也沒有「18 趴」。因而我們退休後的收入驟減，養不起車子，就把原有的車子送人，至今我們一直都是無車階級，不過減少坐車多走路，反而有益健康。

我也參加了現在新竹林區管理處的退休人員聯誼會「新竹造林協會」，我們大概半年聚餐一次。我在退休前還有參與「環境綠化協會」，⁴⁴ 並且擔任過兩任的理事長。這個單位是由廖綿濬所發起成立，主要用意在於推廣環境綠美化，它算是民間團體，只是邀請我們這些專家、學者參加，畢竟我們當時也一直在推動綠美化。在環境綠化協會理事長任內，我曾彙整出版《工業區綠化技術手冊》供工業局參考。⁴⁵

說到社團，其實我們林業人有專屬的社團。比方說我在大學畢業後加入的「中華林學會」。⁴⁶ 它算是一個學術團體，要繳交年費，學會除了會舉辦學術演講之外，也還設有獎學金鼓勵相關學子。我參與的另個單位是「中國造林事業協會」，⁴⁷ 不過這個團體的參與者主要是造林承包商，所以我大概在竹東處服務的後期由於業務關係而加入。協會本身有發行自己的刊物《現代育林》，⁴⁸ 也會定期舉辦國外觀摩旅行，每年植樹節也都有辦理相關植樹活動。

-
- 44 全名為臺灣環境綠化協會，於 1983 年 10 月 26 日登記立案，屬社會團體。現任理事長為廖天賜，會址位於臺中市南區仁和路 290 號 12 樓。資料來源：內政部合作及人民團體司籌備處，2020 年 4 月 8 日下載，https://group.moi.gov.tw/sgms/html/new_search_team!searchteam.action。
- 45 於理事長任內曾彙整出版《工業區綠化技術手冊》。該書為工業局舉辦的「工業區景觀規劃設計審查會議」之成果，先以日本工廠為例進行說明，再回過頭探討臺灣工業區環境綠化的常見問題及對策，最後分就設計觀念、植栽技術、植栽注意事項說明，並列舉國內外 5 個案例進行分析探討。詳見：李遠欽等編撰，《工業區綠化技術手冊》（臺北：經濟部工業局，2000）。
- 46 中華林學會，於 1967 年 8 月 5 日登記立案，屬社會團體。現任理事長為王升陽，會址位於臺北市中正區杭州南路 1 段 2 號。資料來源：內政部合作及人民團體司籌備處，2020 年 4 月 8 日下載，https://group.moi.gov.tw/sgms/html/new_search_team!searchteam.action。
- 47 即今中華造林事業協會，於 1971 年 8 月 2 日登記立案，屬社會團體。現任理事長為林明宗，會址位於臺中市西區五權五街 151 號 9 樓之 5。資料來源：內政部合作及人民團體司籌備處，2020 年 4 月 8 日下載，https://group.moi.gov.tw/sgms/html/new_search_team!searchteam.action。
- 48 《現代育林》，1985 年 9 月由中國造林事業協會（即今中華造林事業協會）發行第一期，屬半年刊。該期刊於 2009 年 3 月發行第二十四期後停刊。資料來源：國家圖書館期刊文現資訊網，2020 年 4 月 8 日下載，<https://reurl.cc/j71X9Z>



你所不知道的人森事

桃竹苗地區林業訪談集

黃吉星先生

訪問紀錄

時間 2020年4月28日上午09:30至12:00

下午01:30至03:00

地點 新竹縣竹東鎮東林路48號3樓

鼎泰家具廠股份有限公司

使用語言 國語

訪問 張嘉顯、陳瑞琪

記錄 陳瑞琪



津津樂道竹東林業故事的黃吉星先生

受訪者簡介

黃吉星，1944 年出生，新竹尖石人。其父黃福來是竹東地區早年的林班標售業者，他年少時亦曾隨父一同入山工作見習。其父從事木材買賣時，苦惱小徑木無法妥善銷售，便動念自行開設鋸木廠、製材廠，以消化所有生產木材。1966 年，「臺灣森源林業公司」創立，原本在外工作的黃吉星也因而返鄉協助打理家業。1971 年，他們再成立「豐邦家具」，經營課題轉向提升各式木材利用率，並賦予產品更高價值。為了更專注於技術提升，他們在 1977 年結束森源，專心經營豐邦家具。即將邁向第五十年的豐邦，其之企業史不僅代表著我國傳統工業在全球化浪潮下的轉型，也見證了竹東地區的林業興衰。



一 個人生平與家世

（一）生平與求學歷程

我是黃吉星，1944 年出生。爸爸名叫黃福來，¹媽媽名叫劉三妹，他們都是客家人。我們老家在現在的新竹縣尖石鄉嘉樂村。我出生的第二年臺灣光復，5 歲（1949）的時候因為爸爸做生意，所以全家搬到了竹東街上，直到現在我都還住在竹東。我記得當時竹東出現了很多外省人，他們看起來就像難民，因為他們沒有房子能住，大多直接住在廟裡。

我爸爸一開始做生意主要是向人收購竹殼、竹葉，再轉賣給新竹火柴公司。²還沒有紙箱的年代，是用竹籠與竹殼製作外箱來包裝火柴。一、兩年後，他又和幾位朋友合資，轉作木材買賣。早年木材商的原木來源有 2 種，分別是由縣政府主管的山地保留地，以及林務局負責的林班標售或直營生產。保留地的林地面積通常比較

1 據羅文君研究指出，黃福來一脈原居於尖石鄉嘉樂村內油羅溪左岸加薪大橋以下至仙河間的「杓見牌」（Klapay，泰雅族語）9 鄰。黃福來隨後至竹東開設森源製材所，並於 1972 年成立豐邦企業股份有限公司，生產木造家具。資料來源：羅文君，〈山地鄉的平地客家人——以新竹縣尖石鄉前山地區客家住民之經濟活動為核心之研究〉（臺北：國立政治大學民族學系研究所碩士學位論文，2017），頁 58。

2 即今臺火開發股份有限公司。前身為日治時期的臺灣總督府專賣局臺中燐寸工廠。1945 年，國民政府接收後改為官營專賣的臺灣火柴股份有限公司。1947 年，開放民營並改組。1965 年，更名為臺灣火柴木業股份有限公司。1994 年，再更名為臺火股份有限公司。1998 年，為配合多角化經營目標，復異名為臺火開發股份有限公司。於新竹市、臺中市設有火柴及木柴生產工廠，惟因生活消費習慣變更，工廠分別於 1973 年、1994 年歇業停產。資料來源：臺灣省政府，《臺灣省政府公報》36：冬：46（1947 年 11 月 25 日），頁 719；許細妹，〈臺灣第一間火柴工廠〉，《鹿鳴電子報》第 40 期（2012 年 9 月 10 日），2020 年 5 月 22 日下載，<https://reurl.cc/xZWwV>。

小，而且位於淺山地區，開採成本相對於林班標售低，較易回收，因此市場非常競爭。林務局的林班面積雖然大，位置又較深山，但產量也高於山地保留地，所以還是有不少業者參與林班標售的競爭。我爸爸他們的木材來源主要是山地保留地，地主有平地人也有原住民。當時要承包竹東處的工程必須要以公司為單位，不過這部分的詳細過程我就不太清楚了。

我父母有 5 個孩子，3 男 2 女，我是長子，排行老大。1950 年，我進入竹東國小³就讀，從家裡走路到學校只要五分多鐘。當時若要唸初中必須考試，我想到若唸高中、大學，往後仍舊要面對就業問題，再加上我個人對機械蠻感興趣，我的一位學長很鼓勵我報考新竹高工，他說新竹高工有政府分配的美援補助，學校採購的車床等等都是最新最好的設備，我便決定報考新竹高工初級部（1956）。⁴新竹高工當時有好幾個專業班，分別是機械、電工、化工、礦冶、木工、鈹金等，我選讀的是機械科製造組。初級部 3 年畢業後（1959），我順利再通過考試，進入高級部就讀 3 年。除了在學校學習以外，竹工的學生有近三分之一的時間在工廠實習。校園位置和現在一樣，我唸書時每天都搭火車通學，到市區大概 7 點，我再走路去學校。以前的火車班次少，早上、傍晚才比較有車，竹東人若要到了新竹市街，一般來說都是搭班次密集的客運，比較方便。搭火車的通常是學生或一些上班族，尤其是學生，畢竟火車的月票比客運票便宜太多。

（二）軍旅生涯與退伍後的工作經歷

竹工高級部畢業後（1962），我考上了臺北工專⁵的機械系製

造組。臺北工專當時是兩年制，⁶ 學生入學後直接上各種專業學科課程，沒有實習課。臺北工專畢業後（1964），我先入伍一年服預官役。結束 3 個月的新訓後，經抽籤分發到高雄岡山的空軍基地，負責修復 F-86、T-33 教練機。退伍後（1965），我先在三重的東元馬達工作。一段時間後，我覺得與自己的志趣不合，又改到新莊的一家紡織廠上班。當時那家紡織廠正要引進日本 TSUTAKO 最新的整經漿紗機，我便負責與日方的人員學習如何使用及維修，學成

3 即今新竹縣竹東國民小學。前身為樹杞林公學校，設於 1897 年。1921 年，改名竹東公學校，轄下的橫山、沙坑分校亦獨立設校。1941 年，改名為竹東旭國民學校。1946 年，更名為新竹市竹東第一國民學校。1950 年，再改稱為新竹縣竹東國民學校。1968 年，因九年國民義務教育實施，校名再改為竹東國民小學。資料來源：曾水妹等，《春風一百 希望兩千 竹東國小創校一百週年特刊》（新竹：新竹縣竹東國民小學，1999），頁 53-55。

4 即今國立新竹高級工業職業學校。前身為新竹州立新竹工業學校，1944 年成立，設有機械、化工兩 2 科。戰後，改名為新竹工業職業學校，並由四年制改為三年制。1947 年，開始招收高級部學生。1969 年，奉令更名為臺灣省立新竹高級工業職業學校。2000 年，改名為「國立新竹高級工業職業學校」。黃吉星先生於竹工就讀期間（1956-1962），學校設有機械、化工、板金工、礦冶科、家具木工、電工科。其中，因臺灣利用美援實施工業改革方案，竹工於 1955 年接受實施單位行業訓練。資料來源：國立新竹高級工業職業學校，2020 年 5 月 22 日下載，http://www.hcvs.hc.edu.tw/school/publish_page/87/?cid=1576。

5 即今國立臺北科技大學。前身為日治時期民政局學務部附屬工業講習所，創立於 1912 年，並為臺灣工業教育之開端。1914 年，改名為臺灣總督府工業講習所。1919 年，改名為臺灣公立臺北工業學校。1921 年，更名為臺北州立臺北第二工業學校，以臺籍學生為對象；而臺北州立臺北第一工業學校則為 1918 年增設的臺灣總督府工業學校，專收日籍學生。1923 年，兩校合併，改稱為臺北州立臺北工業學校。戰後，更名為臺灣省立臺北工業職業學校，分初級部、高級部。1948 年，奉令升格為臺灣省立臺北工業專科學校。1981 年，改名國立臺北工業專科學校。1994 年，改制為國立臺北技術學院。1997 年，正式改名為國立臺北科技大學。資料來源：國立臺北科技大學校史館，2020 年 5 月 23 日下載，<https://archive.ntut.edu.tw/p/404-1050-91765.php?Lang=zh-tw>。

6 受訪者所言應指，其所就讀的為二專制的機械工程科。臺北工專當時尚有 5 年制、3 年制的不同學科學程。

後再教給自己公司內的員工。我大概在那工作半年多，後來因為我爸爸打算自行成立公司，我是家中長子，所以我便辭職，返鄉協助打理家業。

（三）婚姻與家庭

我和太太在 1969 年結婚，她的本名是蕭平妹，後來改名蕭馨吟。她是苗栗頭份人，婚前在華隆紡織上班。我們是媒妁之言而成婚，做媒的是以前竹東站前的丸松貨運行老闆。他們專門代辦火車貨運，我們製材廠常要透過火車運送原物料和商品，所以跟他們的互動頻繁，彼此還算熟悉，老闆便替我介紹了這門親事。我跟太太婚後共有 6 個孩子，4 女 2 男，2 個男孩分別排行第五和第六。

二 另類的林業人職涯



（一）臺灣森源林業公司

我爸爸在 1966 年成立臺灣森源林業公司，經營鋸木廠與製材廠。製材廠、乾燥廠和貯木場都在同個地方、離山上的林班地比較近，鋸木廠則位於竹東車站旁。公司設備則都是臺灣本土製造的機械商，像碎木機是向豐原的業者訂購，處理針葉樹的蒸餾室更是專門找廠商訂做。不過森源結束營業後（1977），這些地方的景觀也都跟以前不一樣了。

我爸爸之所以會想成立森源，原因在於他轉作木材生意後發現小徑木由於利用方式有限，多半會被棄置。他覺得辛辛苦苦砍伐下

來的木頭就這樣被丟棄很可惜，一直想找出解決辦法。再加上當時有一位我們本家的造林業者有意找他合作，他便決定自己開鋸木廠、製材廠，尋求更有效利用木材的方法。

森源的原木來源有兩種，一種是向林務局標得林班地的自行伐木，另一種則是直接向林務局直營生產的貯木場採買原木。接著我便先就林班標售及實際作業情形進行說明，再分享我們森源的經營轉變。

1. 林班標售

早年林務局把林班標售的訊息公告出來後，會一併附上每木調查結果，有意要承標的業者就會自行再前往相應的林班地考察評估。因為當時的規定是標售林班的業者得自負虧損，超產的部分要依規定繳納超額費，不足的部分只能自認倒楣，所以我們一定會親自到場踏查，評估該林班地的產量。

在每木調查上，我可以驕傲地說我們民間業者的進行速度與成效通常都優於林務局。我們一批人進到林班地調查，一定是分組將整個林班都巡完，不會只是測量其中一個範圍再去類推。大自然是沒辦法被估算的，地勢、山形這些都會影響植株分佈，像比較陡峭的地方植株一定少於平坦處。如果林班地裡有貴重木（即針葉樹），我們就會攜帶一根小木棍到現場敲打樹幹，探測它是不是空心木。空心的樹木長得會特別茂盛，畢竟它的養分可以更快輸送到枝頭。假若這個林班裡的空心木數量很多，那就要小心了，因為材積很有可能就會不夠，而這也是無法顯現在林管處的每木調查裡。我們森源有過一次虧本經驗，那個林班位於大鹿林道東線 20 公里處、鄰

近大霸尖山登山口。以前的針葉樹價格非常好，一棵樹甚至可能就價值幾十萬，因此在處理林班標售時真的要非常小心。

調查完，我們會考量生產的各項成本，參考竹東處開出的標單範例去製作投標單。完成後封口寄到郵局，到了開標日當天，管理處的承辦人會去郵局領標，並回到林管處的辦公室開標，我們業者都會在那等待開標結果。

得標廠商的標價一定都是最高標，而且價格高於竹東處訂定的底價。簽約完成，我們才能進到林班地開採。開採到一個段落後我們會通報竹東處，請他們派員到場丈量檢尺。直徑 18 公分以上的徑木才會列入量尺紀錄，18 公分以下的小徑木則無需丈量。檢尺完，他們會在原木上打上鋼印，我們才能搬上卡車，經大鹿林道運送下山。木材裝載時必須注意擺放方向，要把鋼印的那一面朝後，因為卡車經過上坪檢查站時還會再有一次抽檢。整個林班地開採完，我們會報告竹東處，他們再派員來做「跡地調查」。跡地檢查通過後，他們才會進入造林程序，但那部分就與我們林班標售業者無關了。

至於所謂的「跡地調查」：首先，他們會先檢查我們有無確實把區域內的林木都砍除與搬離；第二，他們會計算核對林產的總搬運量有無超出契約，若有超搬，便需繳納多出部分的金額；第三，檢查有無越界砍伐的情況。一般來說，我們不太會越界砍伐，畢竟這部分也有罰金規定，但有些業者在過程中若發現這塊林班的實際產量價值不如原先設想，就有可能動歪腦筋到一旁的林班地。

舉例來說，假若某個林班地的針葉木空心情況普遍，它的實際

生產材量就會低於預期規劃。業者為了不虧損，就會越界砍伐。據我所知，他們會在越界砍除鄰近林班地的貴重木後先回報竹東處，利用障礙木的名義去規避罰則。當然，在通報前他們通常都已經打點好內部的相關人士，因此幾乎會得到許可。換句話說，也就是會被判定不違法，他們是清除障礙木而非刻意。

就這方面來說，我想我能很自豪地說我們公司大概是全臺林班標售業者裡，唯一完全依照規定砍伐、沒有假藉任何名義進行盜採的業者。但我想，會產生這種違法行為的主因，還是要回歸到當時的制度問題，畢竟沒有哪個商人願意做賠本生意。

在廠商資格方面，我記得當時雖然有分甲、乙、丙 3 個等級，但並沒有地區限制，外縣市的業者也能到新竹投標。只是大家考量到成本問題，很少會有業者跨縣市投標。竹東早年有七、八家專門承包林班標售的廠商，也有一些專作山地保留地等較小型的林班標售業者。若以實際地域來說，大概清泉之前都算是淺山的山地保留區，大鹿林道後就算是一般的林班地。上坪、內灣、大溪、南庄算是比較小型的林班地，觀霧一帶就幾乎是大面積的林班。

山地保留地開採完後，他們也就加入了一般的林班地標售。我記得大概在 1968、1969 年後，竹東的林班標售業者大大小小加起來就有十多家。儘管市場變得很競爭，也談不攏直接分配區域，但大家在檯面下其實會有一股無形的默契，很少因為這樣而起衝突。

2. 實際作業情形

我們標到的林班位置大多在大鹿林道到清泉沿線，公司有自己的伐木團隊。不過這個團隊有點像是外包，因為我們只聘僱工頭，

工頭再自行招募底下的工人。作業現場和林務局直營生產的林班地一樣，工頭負責監督，現場則有伐木工、集材工、檢尺工等不同的工作人員。

伐木團隊人數最多時曾有兩百多人，分由 8 個以上的工頭監管，一天能有 10 部以上的集材機在運作。工頭會先預估好隔天的產量，並寫在紙上交付給第一臺運送下山的卡車司機，由他轉交給我，我再負責分配司機們隔天要到幾號集材機的位置去載貨。卡車下山後會先到竹東街上的地磅站過磅重，再把木頭送到貯木場堆放，卸貨時依照樹種分類疊好，減少後續移動增加的成本。其中，在卸材時我們會將木頭形狀比較漂亮、表層平滑的另外拉出堆放，直接販售原木。

過程中會要到地磅站的原因在於涉及薪工資計算。民間與官方的薪資算法不一樣，我們並非以日薪月薪計酬，而是以整體生產量下去計算工人薪水。直徑 18 公分以上的原木及 18 公分以下的薪材都秤重計價，闊葉木與針葉木的價格不同，但實際價錢多少我現在記不得了。我們當時是統一月結算給工頭，再由工頭去分發給底下的工人，所以工人實際的薪資狀況我不是很清楚，但應該會因為工作難易而有所不同。比如開集材機的人由於需要一定的技術，薪資通常會比較高。

我能確定的是他們沒有基本薪資，全憑實際生產量計薪。不過當時的生產量大，他們普遍的所得比一般在外工作的人還要好。我記得我在東元馬達工作時的月薪大概是四、五百元，但他們（指工人）一個月通常只要上工 7 天，收入就超過這個金額了。另一方

面，我們公司鋸木廠的員工薪水算法也是以量計價，今天生產了多少製品就領多少錢，不像坊間其他業者可能就是講好一整天的日薪多少。也因為這樣，我們的師傅都很有拼勁。

至於工人們的來源，我想應該都來自新竹縣內的鄉鎮。他們工作時都住在林班地附近的工寮，我們會出建材費用，由他們自己搭建工寮。蓋工寮有兩個位置考量，一是交通便利，一是取水方便的水源地。工人們需要自備鏈鋸，因為那算是消耗用品，不過集材機、索道的鋼索那一類較高單價的設備就都由我們準備。此外，我們也不負責工人們的三餐，他們自行處理。

就我所知，中央市場有攤販專門在做這類生意，他們雙方會自行談好價格與送菜頻率，到時請運材卡車司機上山時一併送上去。我們本身跟工頭的來往比較密切，當時大家的感情就像朋友、家人。工頭的年紀大都落在三、四十歲，因此，現在很難找到有參與到當時作業的人了。畢竟我當年一個二十幾歲的小夥子現在也都76歲了，更別提比我還年長許多的他們。就我個人認識的幾位工頭來說，他們現在都已經過世了。

而在製材方面，民間其實也比林務局更具有優勢。這部分能從兩方面來說：第一，林務局採取一定長度為單位進行砍伐，因而他們的製材規格也有所限制，這便使得製材後的產品加工相對缺乏彈性。因為有些產品的長度可能會超過製材長度，廠商在加工製造時就只能拼接組裝製材，如此一來，商品的價格就會相對降低。但我們（民間業者）就沒有這層困擾，因為我們本身就是直接與客戶接觸，會知道怎麼樣的製材長度最符合市場需求，所以在原木砍伐的

長度單位上具有彈性，能在後續製材的利益上尋求最大值。第二，也因為我們能做到客製化製材，更符合客戶所需，也就比公家更具優勢。

不過我們和竹東處的關係還算不錯，畢竟雙方常有業務來往。像在蓋大鹿林道附近的雷達站時，因為往清泉那邊的隧道口（桃山隧道）有高度限制，他們沒辦法把設備運上山，竹東處便請我們幫忙。他們補貼一些工錢，請我們利用索道與集材機將較大型的設備吊掛入山，小型的設備就一樣透過地面的木馬過隧道送進去。



圖一、父親黃福來與巡視的竹東處長官合影（1973 年左右）／黃吉星提供
說明：照片裡的人物從左至右分別是：竹東工作站時任主任楊仁惠、父親黃福來、處長張雨峯處長、經理課長陳溪洲（後方人員被擋住無法辨識）。

有時候他們的處長也會來民間標售的林班地巡視。我爸爸就有一張照片是和當時的竹東處處長張雨峯的合影。我對張雨峯處長有印象，他來巡查時常會仔細觀察我們的做法和林務局有什麼差異，從中學習我們的優點，回頭再去整頓他們自己，是一位很有意思的長官。

3. 森源的經營

森源最主要的生意是原木販售，其次則是做建材、箱板材一類的商品。比如說，松下電器、大同電器會向我們下訂包裝洗衣機、電冰箱的箱板材，新竹的新竹玻璃、香山的臺灣玻璃也曾向我們訂購大量的包裝木箱，就連宜蘭酒廠都曾向我們下訂木製酒桶。我還記得那批酒桶是用赤柯木製作，對方還要求整批貨的用材必須是直紋且顏色相近。赤柯木的材質比較堅硬，除了作為榔頭一類的工具握把，也是當時鐵道枕木的主要用材。

以我個人一天的行程為例，早上通常我都會先到鋸木廠監督產品製造與裝運，我們平均一天會有一臺卡車的產量北送到板橋。中午過後，山上的原木逐漸送下山了，我再改到一旁的貯木場監工卸材情況，下午回到製材廠監工。傍晚，最後一臺運材卡車也回來後，我再分配司機們隔天要到哪個集材機位置載貨，大家輪流照輪。

竹東地區當時有七、八家製材廠都是竹玻、臺玻的木箱供應商，大家都是小規模生產，沒有特別大型的廠商。值得一提的是，這些業者之中只有我們有做林班標售，其他都是直接向竹東處貯木場或是伐木商購買原木。

說到原木，它本身也有分成不同規格與用途。胸徑 18 公分以

上的原木屬於標準材，製材後會被切割成不同尺寸的成材後再進行商品加工，像是做成木箱。而胸徑小於 18 公分的闊葉樹小徑木，因為不好利用，主要被作為柴薪使用，所以又被稱薪材。若是針葉樹的小徑木則被稱為枝梢材，這種木材通常拿來作為報紙、雜誌內頁用紙一類的紙漿材。

以箱板為例，通常其他業者在做箱板材時，原料都是向林務局貯木場購買的標準材，成本較高。但由於我們有標售林班，可以將不符合規格的小徑木去除邊皮後，再製成箱板材，成本上略低於其他業者。除此之外，我們當時的客戶還有位於彰化的臺灣化纖，他們需要收購大量的木材碎片做成紙漿，再從中提煉出需要的化學纖維。他們對收購的原木碎片只有一個要求：能剷除 80% 以上的樹皮。因此，哪怕是胸徑小於 12 公分的細小薪材、或是長有節疤較不美觀的木材，都能做成紙漿。正因如此，對我們來說，各種尺寸的木材都有其利用方式，絲毫不浪費。也因為這樣，其他的鋸木廠業者也會將他們無法利用的邊皮材賣給我們，畢竟他們沒有能力及門路去處理、販售這些薪材。

我們曾接過一筆比較特別的訂單是內壢的榮民工廠，主要是利用枝梢材加工作成子彈箱。當時正值越戰期間，我聽說那批子彈箱的訂購人是美軍，我們算是初級代工，木箱送到內壢後他們（榮民工廠）會再加工，之後才送往越南。不過這種箱子的利潤不高，我們做完那批後就沒再接了。另外，我們也接受其他業者的木材乾燥製材委託，費用就是依照成本計算。

1968、1969 年左右，林務局推行「殘材整理」，⁷我記得竹東

處的觀霧工作站是當時全臺第一個施行的工作站。之所以會有「殘材整理」，緣由則要回溯到日本時代的伐木工程。受限於當時伐木技術還不發達，為便於人力施作，砍伐剩下的樹頭仍具有一定的高度，通常來說，地勢較平坦的地區樹頭高度會低於坡度較陡的地區。若樹頭沒清除乾淨，該區域就沒辦法重新造林再利用，尤其針葉樹本身具有油脂，可保持根部不腐爛，而且它本身沒有主根、只有側根，因而能長得比闊葉樹更加高大，砍伐剩下的樹頭也就更加穩固，很不好清除。

戰後，林務局將主力擺放在開採，砍伐了很多檜木外銷到日本，次級品才賣到羅東、嘉義的檜木市場，因而留下最多的也是針葉樹的樹頭。後來，為了造林再利用，林務局才又回過頭來整理這些伐木跡地上的樹頭。

我們考量到針葉木的價值高，樹材本身能利用以外，蒸餾處理後得到的油脂也能算是一項可以販售的副產品。當時我們正好接洽到中興紙業、竹南的一家紙廠和大肚的臺紙，他們有紙漿材的需求。又有朋友介紹了一位日本客戶，願意以一公斤 8 元美金收購針葉樹油脂，我們便躍躍欲試地標下了竹東處第一個「殘材整理」的林班，時間點上應該是 1969 至 1973 年左右。那塊林班地就位於現在觀霧工作站前面一帶，不過詳細的林班名稱我不記得了。

7 為加速臺灣木材工業發展，林務局於 1967 年下半年起決採 5 項臨時措施以充分供應工業原料材，其中一項即為整理 1964-1966 年間各直營伐木之跡地殘材。另外幾項則分別為：由直營伐木林管處直接與中興紙業公司訂約供應紙漿材；擴大林相變更續訂 5 年實施計畫，以所生產小徑木、枝梢材供應市場所需；劃撥國有林地放租給工業廠商營造原料林；抑低原料材生產成本，免計林木代金僅以成本為底價標售原料材。資料來源：林務局誌，2020 年 5 月 23 日下載，<https://www.forest.gov.tw/0001303>。

整理樹頭殘材比一般伐木還要費力，因為針葉樹的側根抓地力強，再加上又過了一段時間，樹根可能和土壤裡的石塊交纏在一起，所以鏈鋸也就更不好挖斷樹根。開挖時，得先清除樹頭一側土壤裡的石頭，用小鏈鋸挖斷表土層以上的樹根，再用機器吊起一側，好清除另一側土壤裡的石頭與樹根，最後才能把整個樹頭用集材機吊起來運到卡車上。由於卡車載運有高度限制，一臺車通常最多只能載兩棵樹頭，甚至有的樹頭大到一臺卡車都裝不下，這時就只能先砍除兩側的樹根，好讓樹頭能順利裝上卡車。整體工程相當麻煩，一組人馬十多個人一天能處理好一個樹頭就已經算是很不錯的成果。

不過因為竹東處標售的林班地都在大鹿林道沿線上，所以我們還是有標其他林產處分的林班地。像我們同時有塊林班地就在清泉到大鹿林道一公里處，是塊針闊葉樹混生林的小林班。

另一方面，儘管針葉樹的枝梢材販售相當順利，但油脂販售後來就作罷了。原先有意下訂的日本客戶說針葉樹的油脂能提煉出心臟病藥、眼藥的一些必要成分，提煉剩下的油脂則能再做成肥皂，所以打算來向我們收購。沒想到，之後他藉口說我們提煉出來的油脂不純，要改以每公斤 2 元美金的價格收購。

畢竟每天要處理的原木量很龐大，我們確實沒辦法做到先去除樹頭外層的白皮後，再依種類分別蒸餾取油，如此一來難免影響到油脂的純度。不過對方開出的收購價實在太低了，我們便決定放棄交易，另外買了油桶放在倉庫儲放，想著反正這種油脂可以久放，日後說不定能有其他用途。只是沒想到後來那個倉庫失火，全部都

燒光了。這是後話。

我們每天有一、二十臺卡車量的原木運送下山，哪怕兩天運送不便，數量會減少一點，整體來說還是非常龐大，我們鋸木廠的員工天天都得工作到晚上 9 點才能趕得及製材。為了消化倉儲壓力，再加上我們一直都想找到薪材以及其他長得比較沒那麼漂亮的木材更好的利用方式，便決定於 1971 年另外成立新公司豐邦。

除此之外，1960 年代左右我們也曾嘗試投資過租地造林，不過我們不是直接向林管處簽約，而是收購別人的租約，租地造林的權利是可以被過戶轉售。那塊地在三峽，詳細位置我現在記不得。當時我們看上租地造林的利潤回收較快，畢竟種植的柳杉屬於快速生長樹種，在臺灣只需要 20 年就能成材砍伐。不過獲得利潤其實還是很有限，所以沒多久後我們就放棄了這一塊的投資。

（二）豐邦家具

豐邦在 1971 年成立，隔年蓋好廠房，廠房最初位於竹中口。豐邦最初也是採買臺灣本土製造的設備，直到承接日本客戶的訂單後，為求更高的精確度，才開始進口國外的設備。其實兩者各有優缺點，像德國的設備雖然耐用，但一部機器只能完成一個道次；義大利出品的設備儘管比較不耐用，一次卻能完成兩、三個道次。這也是何以日後 CNC（Computer Numerical Control，電腦數值控制工具機）車床會流行的原因，因為只要一個輸入指令碼，就能針對一系列不同的工件進行加工。荷蘭做的寬帶砂光機便宜，卻還是能保有一定的品質；臺灣製造的設備最初是輸在材質，舉例來說，尤其是高轉速的鋼製軸心可能只能達到七、八千轉，直到中鋼提煉出更

好的材質，軸心耐用度達到一萬多轉，本土設備的精密度才逐漸追上。以豐邦來說，我們大概是在與美商 Dixie 家具合作後購入 CNC 車床、油漆線較為自動化等一類的設備。

在這個部份，我想談談我們的經營理念及過程轉變。若說從前的森源只是為了消化掉林班標售生產的木材，開設豐邦則代表了我們轉而專注於如何增加木材的利用率及價值，讓不被客戶喜愛的、外觀有瑕疵的木頭也能被使用。以實例來說，若就製材的角度來看，那些樹芯有洞的原木邊材是用來做門斗的最佳原料。因為木材乾燥後會收縮，像薪材的收縮彎曲現象就很明顯，邊材卻不會。其中，又以直紋邊材為最佳，就算回潮後也不會彎曲，所以很多日本業者都指定要用直紋邊材來做門斗。

因此，豐邦一開始的加工品只是很簡單的單件，像是 12 公分高的沙發腳、胡椒罐的瓶蓋頭，它們剛好都能用小徑木或是有空心的樹木製作。又或者是用楠木簡單加工做成書架、導演椅，外銷美國。楠木的韌性好，是當時很常見的椅子加工用材。不過這些產品其實對我們來說賺不了什麼錢，真正賺錢的是中介的貿易商。我們會接單是看上它需求量大，也算是一個消耗用途，還能有效利用木材。

因為我們林班地的樹頭多，儘管能賣作紙漿材，但當紙漿材需求減少時，樹頭的倉存就會變成一股壓力，所以我們提出了兩種嘗試可能。第一，利用樹頭本身的形狀加以雕塑，做成觀賞用的奇木，就像現在三義有名的奇木木雕。第二，將其切片並再組裝，製作成長桌等家具，把它本身的紋路線條變成加分的觀賞價值，而不再只是過往被人不喜的缺陷材，這類型的產品主要是外銷到日本與

德國。當然，在做這些加工前，我們都會先簡單清除表層的白皮及腐蝕處。

為了能更好地再利用針葉木的樹頭殘材，我們還特別請教過林試所要如何完善地去除針葉木油脂。林試所教了我們一個相當簡單的實用方法，只要在蒸煮過程中加入小蘇打，木材烘乾後便能除掉90%以上的油脂。

4. 轉型契機

後來，由於無法兼顧兩家公司，再加上林班標售的競爭愈來愈激烈，林班地又從皆伐改為擇伐，這不是我們慣行的專長；若要標售其他地區的林班地，不僅得配合當地的林木特性進行伐木策略上的修正，有時還無法避免與在地業者起衝突，像中部一帶的「木材王」孫海便是進入中部市場一個很大的考驗。再加上豐邦成立的前



圖二、當時所生產的楠木製導演椅／黃吉星提供

三、四年營運狀況一直不好，種種因素綜合考量下，我們決定在1977年結束森源，專心經營豐邦。

在這個過程當中我明白一件事：唯有升級自己的技術，才有可能獲得更好的利潤，而且不用害怕自己會被取代。我們會從單件轉向家具生產，正是出於技術加值考量。因此，我們是竹東地區第一個轉作家具商的木材行，也開啟了竹東的木材行與貿易商合作的先例。

而會與貿易商合作，原因當然也在於臺灣經濟趨勢轉向出口外銷，有許多貿易商會來向我們這種工廠下訂單。以前資訊不流通，我們也不清楚國外的市場情況，只能透過貿易商的訂單將原料製造成他們要的產品。這樣的商業模式對我們來說有好有壞。首要的好處當然是免除了客戶開發的壓力，而且貿易商一次下的訂單通常都很大量；壞處在於過度依賴貿易商，失去和他們商業對談的籌碼，我們公司就曾遇過一個很壞的貿易商。以前國際貿易的來往通訊是靠電報，對方向我們下訂了十幾個貨櫃的床架後，藉口客戶發電報說我們的貨品木材含水量太高、油漆顏色不對等等，要求我們半價出售。我當下很生氣，索性不賣了。

我透過資訊得知有個組織叫「貿協」⁸，只要通過他們的審查，他們就會幫忙處理參加國外銷售展的一切事宜，我們只要負責自己的機票與行程，其他展品運送與報名他們都會從中協助。不過要通過貿協的申請也不容易，不僅國內要有正式的工廠登記，還得先通過他們在臺北世貿中心舉辦的預展，證明自己公司的產品具有獨特性。我們公司順利通過申請後，便成功參與了國外的家具展，

並在會場上順利得到一張波多黎各（The Commonwealth of Puerto Rico）的客戶訂單。儘管只賣出了一小部份存貨，但至少是一個很好的價格，而且也給了我信心、堅定不再依賴貿易商的決心。我們公司發展到這個階段才算是比較穩定，並且往好的方面前進。

1977 年，日本三越百貨（みつこし，Mitsukoshi）的臺灣代理商找上我們。他說他是從貿協的臺北展覽上得知我們，希望能有合作機會。至此，展開了雙方長達 41 年的合作。三越百貨是日本相當老字號的百貨，他們以自己的百年名譽為擔保，戰戰兢兢地營運著。我個人對此受益匪淺，從中學習到經營一家公司的態度就該如此。直到 2018 年，由於他們決定結束家具部門，並把其轉賣給伊勢丹百貨（いせたん，Isetan）。不過伊勢丹百貨的家具部門經營不太順遂，不到一年就收起來了。

在三越百貨之前，其實我們還有透過貿易商接了一間日本的小公司訂單。他們的要求就現在的眼光來看或許會覺得太過份，因為他們驗貨點交時是拿游標尺一件商品、一件商品地測量，只要有一個環節不符標準就退貨。當時我們的成品大概有 50% 以上都被列為不及格，虧損了不少錢。我到現在都還記得我爸爸當時對我說：「我們這批做好後可以就不做了，但現在你就是要接受這個考驗。」

因此，後來我們召集了所有員工，逐件逐樣地告訴他們瑕疵處

8 即中華民國對外貿易發展協會（Taiwan External Trade Development Council, TAITRA），簡稱為外貿協會或貿協。係經濟部結合國內工商團體於 1970 年成立的公益財團法人，設立宗旨為協助臺灣各界企業拓展對外貿易。總部設在臺北之外，另於桃園、新竹、臺中、臺南及高雄 5 處設有辦事處，以及遍及全球的 63 處據點。資料來源：中華民國對外貿易發展協會，2020 年 5 月 23 日下載，<https://reurl.cc/62GXaZ>。

在哪，然後在他們面前將不合格的產品一一燒燬。我想，這個經驗對我們所有人來說都是一次震撼教育，讓大家不要抱持著僥倖的心態做事，覺得差一點點而已沒關係。我們公司也算是在這之後建立起品質保證，因此才有機會被三越百貨的代理商看見。就這點來說，其實我個人很感謝對方。

三越百貨之後，我們也和福岡的ナフコ（NAFCO）合作生產雙層床。從此之後，我們公司的經營模式算是正式轉型，改為從事少量多樣的生產型態。這樣的生產模式正好迎合了日本的市場需求，因此日本算是我們當時很用心在經營的一塊。

另一方面，也因為豐邦的生產型態改變，考量到自行製材時原木的大小不均一，成本偏高，所以漸漸改用進口的印尼白木（拉敏木）⁹與馬來西亞的橡膠木¹⁰來製材。除了成本考量，自行製材的好處還有2點：一，自行切割所需尺寸方便；二，切割完後能直接進行烘乾處理，木材的含水量會比較平均。舉例來說，我們大概一週能烘乾一吋板，並且把含水量控制在8%。因為木材加工時，刨除掉表皮後木質上浮，很快又會回潮，含水量會回復到12%左右。而外邊業者的製材含水量通常在12%左右，所以就算我們買現成品回來，也還是得再烘過一次。

我們向印尼採購的白木會經由海運送到高雄港，再轉由鐵路送到新竹。我們也會從宏都拉斯進口桃花心木，¹¹生產較高單價的產品。

5. 佈局全球

轉型後，我們真正有賺錢的案子要從1984、1985年和美國加州的B. B. John合作的餐廳組、組裝櫃、置物架等算起。我們生產

拆卸式的家具，以貨櫃方式運至美國後，他們再於當地組裝上漆。這樣的合作模式在當時是很新鮮的一件事，對他們來說，能用更低的成本維持「made in U.S.A」；對我們而言，則是進入到一個全新的市場，並從中學習截然不同的生產模式。這跟日本客戶的訂單商品不同，拆卸式的家具要是有一個單件的孔鑽錯位置，組裝上就會遇到困難，是另一種技術上的考驗。合作期間，儘管對方不會直接指導，但他們的生產工廠會開放我們參觀、甚至拍照記錄，我能就近觀查他們的生產模式再回來自我修正。

為了要應付他們的大量訂單，1986 年後我們不再自行製材，直接採購成品，但廠房內仍舊設有除濕房。我們的合作順利地維持了幾年，直到 1987 年他們在加州當地受到杯葛，開始惡性的削價競爭。B. B. John 撐了一年多後還是宣告倒閉，這才終止了我們的合作關係。不過美國的代理人不甘心失敗，把目光轉向了美國的家

9 拉敏木，學名為 *Gonystylus macrophyllus*，為一原產於東南亞的熱帶硬木樹。據國際野生生物貿易研究組織（TRAFFIC）東南亞區域辦公室出版報告指出，印尼拉敏木的採伐量從 1970 年代全盛時期的 150 萬立方公尺，降到 2000 年的 13 萬 1,300 立方公尺。拉敏木已於 2001 年列入瀕臨絕種物種貿易公約，印尼政府現已禁止拉敏木出口。資料來源：東亞野生生物貿易研究委員會，〈利用區域性國際合作強化拉敏木的國際貿易管理〉，2020 年 5 月 23 日下載，<http://www.wow.org.tw/traffic/archives/489>。據黃吉星先生補充說明，印尼市場現況係禁止拉敏木的原木輸出，已完成的製材成品則不在此限制內。

10 橡膠木主要產地在東南亞，其中以馬來西亞的橡膠木材質為最佳。膠農割完樹膠後的老材即能砍伐作為製作成建材和家具。橡膠木生長週期不長，10 年即可成材。資料來源：泰森國際木業有限公司，2020 年 6 月 4 日下載，<https://reurl.cc/mnXWp1>。

11 中名為桃花心木，學名為 *Swietenia mahagoni* (L.) Jacq.，為桃花心木屬楝科的喬木。屬外來種植物。資料來源：特有生物研究保育中心—臺灣野生植物資料庫，2020 年 5 月 23 日下載，<http://plant.tesri.gov.tw/plant100/WebPlantDetail.aspx?tno=420008030>。

具重鎮北卡羅納州，促成了我們與 Dixie 家具的合作。

若以顧客群的定位來說，Dixie 算是美國社會裡中高階層以上的消費群。由於我們有先前在日本客戶那磨練出來的品質，還能配合隨時調整生產線，出貨快、又能生產出系列家具，就算加上運輸費用，整體成本依舊遠低於他們本土生產，所以代理人順利說服 Dixie。他們請來了設計師設計 2 個系列請我們代工，算是試水溫。就結果來說，我想我們合作得相當愉快。因為後來他們決定改裝自己國內的一家製造工廠，變成專責組裝、油漆與包裝系列程序的生產線。至此（1989），我們才算是真正打開了在美國市場的知名度。2007 年，對方希望我們能在金額上再減少 15%，但這對我們來說就沒有利潤可言，便結束了合作關係。

與 Dixie 合作期間其實遭遇了不少挫折，像是美國當地的削價競爭問題，臺灣這邊則是做為 Dixie 供應商的我們遇上了香港柚木的低價競爭。香港柚木是當時唯一一個有打入美國市場的亞洲廠商，他們的產品定位正好和 Dixie 重疊，但他們的產品其實還是略遜一籌。他們有 3 家製造工廠，但因為廠房分散各地，系列家具的上市推出需要時間，所以這個時間差就給了我們機會。儘管我們的生產線規模沒辦法跟他們比擬，但臺灣的人力成本較低，我們的系列家具生產線集中、出貨速度快過他們，因此雙方競爭了好一段時間。我還記得當時我們推出了 3 個新系列家具，他們就也推出了類似的款式，可售價卻硬生生只有我們的一半。不過因為 Dixie 本身的組織架構非常龐大，旗下有十幾個工廠，所以他們算是老神在在地迎戰，雙方僵持了一年多，都還不見疲態。

後來，香港柚木的老闆覺得這樣下去不是辦法，就自己來找我談代工合作。其實他本來是打算藉機吞併掉我們在美國的市佔率，但我借此機會重新調整旗下生產線的配置。我先在臺中另外設廠專門做 Dixie 的椅子，原本的竹東廠就負責生產與之配套的桌櫃，以及日本、澳洲的客戶訂單。香港柚木的訂單量不大，我便也交給竹東廠生產。歐洲客戶的產品則因為多使用印尼的白木製作，我便改在有地利之便的新加坡設廠，不僅能降低原料的運輸成本，還能減少出貨過程中貨櫃經海港運送產生的中轉費。我們並也順利把生意觸角延伸至此，新加坡、馬來西亞當地都有我們的客戶。

豐邦之所以能如此迅速地調整生產線配置，不僅是因為我們捨得花錢升級設備，擁有 6 臺 CNC 車床。更在於先前與日本客戶合作時，就已經打下了少量多樣的生產型態基礎。因此，我們的生產線是具有彈性、可調動的，不會像坊間其他業者是固定大量生產某一種產品。值得一提的是，在此期間我們首度生產完整的系列性產品，在產品設計的概念上又提升了一個層次。

Dixie 之後，我們順利地找到新的合作對象 Ferguson。Ferguson 在美國國內市場的定位高於 Dixie，我們便循著先前與 Dixie 的合作模式。這次的合作雙方都很愉快，他們能用快速又合理的價格取得有品質的商品，我們也能從中學習到他們的設計理念與生產線配置，可以說是雙贏。

這次合作的成功大大地鼓勵了我，算是告訴自己技術已經達到一定水準，可以「出師」了。因此，再之後我們就維持 Ferguson 既有的產量，不擴大生產，另外找了其他美國的家具商及設計師合作，

推出「Eastern Legend」系列家具。豐邦負責生產供應，他們負責在美銷售事宜。他們會針對市場需求，邀請不同的設計師加入規劃。

另一方面，我們也透過代理人找到新的合作對象 Habersham，生產製造古典美式家具。繼續尋求自己的產品多樣化，並精進自己的技術。Habersham 在美國算是相當頂尖的牌子，特別之處在於他們的產品油漆道次非常多，而且追求的是隨著家具使用時間拉長、反應在木頭本身上的風乾龜裂也是一種美的呈現，而不再是瑕疵。

我們的市場佈局策略一直都在修正，客戶群不會只鎖定單一國家及地區，也不會接了新客戶就忘了舊客戶、有了大客戶就放棄小客戶。舉例來說，兩次石油危機發生前我們就有在接洽北歐的客戶。與日本模式有點像，北歐客戶的訂單量不大，但都是生產一些



圖三、「Eastern Legend」家具目錄／黃吉星提供

比較特殊造型的產品，像是雙人床頭櫃、沙發。這些也都是拆卸式製品，我們將單件以貨櫃運出後，再由他們於當地組裝上市。與此同時，我們努力將客戶群擴及澳洲、丹麥與英國，並也盡力維持著日本客戶。

我記得當時我們和澳洲客戶的合作產品最為特別，他們提供了我們當地一種特有的尤加利木，向我們訂製了一系列的大小桌面，從茶几、咖啡桌到餐桌都有。在那時，有很多外國客戶會向臺灣的家具商訂製咖啡桌，國內的生產量相當大。不過多數業者都只是追求能夠大量生產的三層桌，只有我和少數幾家「異類」在拚多樣化、特別的產品。

而讓我印象最深且驕傲的商品，則是幾年前我們在拉斯維加斯展覽上接到的客戶訂單：仿造英國當年贈送給美國總統放置於白宮的辦公桌。¹² 那張辦公桌的設計財產年限已過，任何人都能自行製造。不過那辦公桌的雕刻相當精細，非常考驗生產者的技術。我們能夠接受這張訂單，並且交出讓客戶滿意的成品，足以證明我們的技術已經提升到一定的層次。我到現在都還記得那張辦公桌要價兩千多元美金，臺灣國內只賣出 5 張，其他都是國外客戶下訂。

這樣的經營模式其實很累人，卻能大幅降低市場過度依賴的風

12 即「堅毅桌」（Resolute desk）。1853 年，英國皇家海軍堅毅號在執行搜救任務時迷航，幸被美國籍的捕鯨船拯救。時任總統富蘭克林決定修復堅毅號，藉以緩解當時僵硬的英美關係。其後，堅毅號返英並退役後，其船身的木材被打造成為書桌，由維多利亞女王於 1880 年致贈給時任的美國總統海斯。該書桌被視英美之間友誼的重要象徵。資料來源：The White House Gift Shop，2020 年 6 月 4 日下載，<https://www.whitehousegiftshop.com/product-p/62140.htm>。



圖四、當時合作生產的尤加利木桌，樹木紋路特殊／黃吉星提供

險。比如說歐元區建立後瑞典克朗大幅貶值，我們便能及時將市場重心再移回美國，減少衝擊。

6. 未來展望

隨著國內的勞資條件改變，為了降低成本，我們當然也無法避免將生產線外移。幾年前，出於臺灣的市場因素，我們也不得不將部份生產線遷往中國，以降低勞力成本。不過我個人在這一塊非常小心，寧願多花錢向人承租生產線，也不願意在那單獨建廠。像豐邦現在在廣東的生產線就是向人租賃，而非自己專有。我之所以會這麼謹慎，原因當然是自己曾吃過虧。

我在 2003、2004 年曾擔任「台灣區家具公會」¹³ 常務監事，以副團長的身份帶團到中國考察投資環境。我們從福州一路往北，到北京後我們跟他們工業部的高層商談投資相關事宜。坦白說，我

們的顧慮太多，一來擔心技術外流，二來其實我們也會害怕到時成了「無底洞」，必須不斷投注資金，最後卻什麼都拿不回來，賠上蓋廠房、買設備等先期投資。果不其然，雙方對簽署的合約年限沒能達成共識，我們希望能簽 30 年就好，對方卻很堅持要簽 50 年。我們當時提出顧慮，對方竟笑笑地說：「就當作是報效祖國嘛。」當下我們所有人都傻眼，最後誰也沒決定投資，不了了之。

兩、三年後，我以個人名義與陝西省太白林業局簽訂合作協議，雙方約定好我擁有 10 年當地特有的楓樺木開採權，我則在當地投資蓋加工廠、提供當地一定的就業機會。因此，合約完成後我便調動了一筆資金到當地蓋廠、買設備。正當一切就緒時，卻突然傳來消息說，因為林業局長換人，所以先前的合約條件必須重談。我當下非常緊張，趕緊跑去他們局長辦公室，再三強調我們已經簽署過正式的合作契約，就算是官方也不能說改就改。

沒想到對方還是賴皮，堅持我必須再追加投資金額才願意履行契約內容，甚至說出：「不然你拿契約去找先前的林業局長負責」。連正式簽署的合作書都能如此處理，更遑論其他。於是，我果斷放棄已經投入的廠房及設備，結束這場投資。此後 10 年，我不曾再涉足中國市場。就算幾年前不得不將生產線轉移到中國，我也是選擇另外成立子公司，只在當地做小型投資，決不投入過多母公司資源。以目前的規劃來說，豐邦這個品牌是專門負責國內內銷經營，

13 即台灣區家具工業同業公會。現任理事長為江清水。為全國性的工會，會員代表人數現有 330 人。1973 年 9 月 10 日登記成立，會址設於臺北市復興南路 1 段 249 號 6 樓。資料來源：內政部公益資訊平臺，2020 年 5 月 23 日下載，<http://npom.moi.gov.tw/npom/homepage/detail/362243195>。

鼎泰家具¹⁴則是負責國際外銷事宜。我們還有另外成立一、兩個小公司，接單客製化的家具生產。

從森源到早期的豐邦，我個人除了擔任經營者角色以外，平時也會實際動手參與工作，公司裡的每臺機器我不敢說都嫻熟，但我本身就是機械專業，基本原理還是懂的，機器故障時都是我負責維修。實際的技術鑽研之外，工業局若有開設相關經營課題的講座我也都會報名參加，像我對惠忠海技正¹⁵的講座就相當有印象。

很多人其實不看好臺灣國內的家具業發展，我們業界也有個說法是一間家具行的壽命不會超過 30 年。但我相信這一行在國內還是有市場與發展潛力，只是要找出自己獨特的風格，不能只滿足於當個大量生產的初階產品供應商，一定要提升自己的產品價值。豐邦一路走來其實遇到了很多困難，但或許是我的個性比較不服輸，再加上從小就在這個行業打滾、跟著爸爸進林班幫忙打雜，我自己對木頭有股難以言喻的感情，沒辦法說放就放，所以還是會想盡辦法去克服問題。

豐邦自 1971 年營運至今也快 50 年，算是打破「家具業撐不過 30 年」的魔咒。藉由和不同國家的客戶合作、成為他們的代工廠商，學習他們的設計理念及技術，我們的目標是要成為國內最好的家具製造商，而不是最大。與美國設計師合作的「Eastern Legend」家具只是第一步，我希望豐邦未來能不再只是替人生產的代工廠，而是能夠推出自己的產品，從設計、生產到上市都是用自己的名字。

（三）退休後的生活

我在 2017 年左右退休，事業現在交棒給小兒子負責。退休前

我還親自前往緬甸考察，不過後來因為天氣太熱而中暑，看診後醫生建議我應該放慢步調，我才考慮退休。退休後，我就遵照醫囑，每天過著悠哉的生活。



三 對我國林業政策的觀察與看法

以前林務局是預算機關，必須自籌一切費用，因而以財政目的來制訂政策是可以被理解的。比如說，1960 年代利用美援經費推行的林相變更，¹⁴ 就是透過皆伐原生的混雜林，改種單一旦能快速生長、以利後續砍伐加工利用，像是柳杉、臺灣杉。但柳杉的經濟價值並不高，用途多半是電線杆木或家具合成板。而說到臺灣杉，我個人真的強烈建議當局應該把這個樹種排除在造林之外。我個人也深信現在有很多造林業者跟我抱持同樣的想法，質疑當年的政策考量。

臺灣杉早年是建築工地的鷹架或模板用材，但現代工地早已改成鋼管鷹架與水泥模板，這些工具又能重複再利用，臺灣杉可說是

14 即鼎泰家具廠股份有限公司。1972 年 5 月 9 日核准設立，2019 年核准變更。代表人現登記為黃吉星，公司地址位於新竹縣竹東鎮東華里 10 鄰東林路 48 號 3 樓。資料來源：經濟部商業司商工登記公示資料查詢服務，2020 年 5 月 23 日下載，<https://reurl.cc/Aq9XOe>。

15 曾任工業局科長。後因涉入台泥花蓮廠變更弊案，於 1996 年自殺明志自己絕未接受關說收賄。資料來源：宋宗信，〈台泥花蓮廠復工准了！延宕一年多 曾爆發行賄、索賄疑案及工業局科長惠忠海自殺〉，《聯合報》，1996 年 8 月 30 日，第 19 版。

16 1965 年 1 月至 1976 年 12 月，在聯合國世界糧農組織計畫下，我國推行林相變更的工作。計畫執行 12 年，共變更林相 38,723 公頃。資料來源：李桃生，〈農業 100 年精華一百年林業承先啟後〉，《臺灣林業》第 37 卷第 6 期（2011 年 12 月），頁 3-19。

再也派不上用場。以前一味追求快速成林，十年、二十年就要收割，雖然臺灣杉、柳杉放眼望去也是一片綠油油，但要再製時就會發現這種樹的質地不夠堅硬，用途有限。我們在森源時期曾想過開發其他產品可能，但臺灣杉作為地板材來說材質太軟；做壁板材的話，它的紋路、顏色又不比其他杉木好看。

以時下流行的說法來打比方，我個人希望政府也能組成「國家隊」，在非洲或其他海外國家去尋覓一個適當的原生林區作為國家林場，確保國內相關木業加工者的原木來源穩定。而在國內造林上，則應該轉換管理思維，種植更具經濟效益的貴重木，像淺山地區能改植肖楠，高山地區就種紅檜、扁柏一類的針葉樹。儘管它們的生長期比較長，可能要到六、七十年甚至更久才能成材，但兩者的價值也完全不可比擬。臺灣的林木種類過於龐雜，使用不易，這也是為什麼當年林務局要推動林相變更、殘材整理。

我會有這樣的想法也是長久下來的經營觀察。若能有國家的力量幫忙，不僅能穩定取得原料，也能降低運輸、原木生產等各項成本，增加我國木造產品的價格競爭力。國內業者現在遇到的問題便是進口木材時，還得再加上一層中盤商的價金，像非洲的木材市場是法國人的天下。當然，在海外林場的原木取得上也要給予應有的金額，不能掠奪。



你所不知道的人森事

桃竹苗地區林業訪談集

楊駿憲先生

訪問紀錄

時間	2019 年 8 月 20 日下午 1-3 時
	2020 年 4 月 9 日上午 09:30 至下午 1:00
地點	新竹縣竹東鎮林森路 40 號
	新竹林區管理處竹東工作站
使用語言	國語
訪問	林純徵、洪廣冀、張家綸、張嘉顯、 張雅綿、何伊喬、許曉琪、陳瑞琪
記錄	陳瑞琪



第二次訪談會後之合影
從左起分別為新竹處代表何伊喬、楊駿憲先生、
本團隊助理陳瑞琪、張雅綿與張嘉顯

受訪者簡介

楊駿憲，1953 年出生，新竹竹東人。1976 年 6 月自屏東省立農專森林科畢業，並於同年通過「六十五年森林科專門職業及技術人員高等考試」。退伍後（1978），先於母校省立屏東農專工作。1979 年，通過「六十八年林業科專門職業及技術人員兼職公務人員高等考試」，分發進入竹東林區管理處（其後改制為新竹林區管理處，以下簡稱為竹東處、新竹處）服務。2011 年轉調至林務局服務，直至 2014 年 8 月退休。服務期間歷任竹東處（新竹處）觀霧站、造林課、育樂課服務股股長、林政課林地股股長、林政課課長、大湖工作站主任、竹東工作站主任、秘書、副處長，以及林務局林政組長、造林組長。



一 個人生平

我是楊駿憲，1953 年出生在新竹竹東，1976 年自屏東農專¹畢業。當時屏東農專共有七、八個專業科系，我會選擇就讀森林科是因為小時候家裡附近是竹東林場（貯木場及製材廠），我可以說是在林場旁邊長大，經常看到木材進進出出，又常隨大人到製材廠購買鋸木屑，對木材甚有好感，因此選填志願時我就想說「好吧，唸這個好像還不錯，至少知道在幹嘛。」結果等真的開始讀書了，才知道跟小時候看見的不完全一樣。

當時農專森林系的出路不是很多，大部分不是去木工家俱廠、合板工廠上班，就是通過高普考進入政府的林業單位服務。儘管我在畢業的當年（1976）就通過了該年度的「專門職業及技術人員高等考試」，但那年只有前 16 名具備公務員資格，剩下的 17 至 32 名只算擁有高考森林技師資格，得自行至各部門機關尋找職缺，當年入伍服義務役。退伍後（1978），在家裡幫忙兄長事業。1979 年 8 月再次報名林業科高考。高考未放榜前，1979 年 10 月回到母校屏東農專森林科擔任助理助教，負責帶學生實習課。印象中，當時森林科的助教有四、五人，每人要負責三、四個科目的實習，換

1 即今國立屏東科技大學。前身為日治時期的高雄州立屏東農業補習學校，創立於 1924 年，為 3 年制的農業學校。1928 年，改制為 5 年制的高雄州立屏東農業學校。戰後更名為臺灣省立農業職業學校，1963 年與臺灣省立農業專科學校併校。1964 年更名為臺灣省立屏東農業專科學校。1981 年，因改隸中央，改名為國立屏東農業專科學校。1991 年，升格為國立屏東技術學院。1997 年，更名改制為國立屏東科技大學。資料來源：國立屏東科技大學，2020 年 4 月 30 日下載，<https://wp.npust.edu.tw/%e6%a0%a1%e5%8f%b2%e7%b0%a1%e4%bb%8b/>。

算下來一週大概有 12 至 18 節課，可說是相當忙碌。系上的科目相當多，我現在比較有印象曾帶過綜合農業、樹木學、造林學、景觀樹木等等。

1979 年 11 月高考放榜，我以林業科第一名錄取。1980 年 3 月分發至林務局竹東林區管理處（以下簡稱竹東處）服務。當時向學校提辭職，科主任還一直慰留，他跟我說學校的工作環境會比林務局好。那時我有個同學也在學校擔任助理助教，他們也這麼覺得。不過我想說是分發到竹東處，工作地點離家近、回家比較方便，最後還是婉拒了主任的慰留。同期高考及格的同事之後在林務局工作，如前羅東處的處長吳坤銘、² 航測所的管立豪所長。³

二 林業職涯回憶



（一）竹東處觀霧工作站（1980-1984）

1980 年 3 月，我被分發到竹東林管處。竹東處當時轄下有 7 個工作站，其中只有觀霧站是直營生產工作站，伐採量每年 2 萬 5,000 立方公尺。因為當時林務局是屬於省營事業單位，所以支出經費必須自給自足，盈餘則繳回公庫，而伐木販售所得是局內一項很重要的預算收入。如果全臺的林管處都沒達到預定的年生產量，整個林務局的收入就會減少。

觀霧工作站在我的任職期間都能達到目標生產量，有時候還會超產一些，但遇到颱風較多，林道災害嚴重時就會影響生產。記得我去的第二年遇到很嚴重的颱風災害，往山上的大鹿林道多處中斷，

山上的伐區沒辦法作業。有時候不只是我們的林班道路中斷，前段道路路權屬於公路局的南清公路中斷，像是上坪、五峰那邊的道路，就得等公路局派員維修才行，而且前段路未修復前，後段林道也無法通行。也因為這樣，所以以前有「放暑假」這種玩笑話。如果當年生產材積已超產的話比較無所謂，但假若生產落後，那下半年就得加緊趕產，希望能達成年度目標。

竹東處的運材卡車是六輪的三菱 FUSO，是日本製的卡車。因為大鹿林道的路面不寬，又只是一般的泥土路，所以沒辦法像大雪山那邊用十輪大卡車。也因為這樣，我們的木材體積不會太大，視樹種而定，但一般都載 8 立方公尺以下。有些木材立方數不大、但很重，例如臺灣杉丸木。派車方面通常都是採申請制，我們會先預估隔天的產量，再向運材股申請車輛上山載運。運材股總共有 20 部卡車，如果產量大的話，20 部卡車都會出動；產量少的話就看申請的伐區申請幾輛車上山。不過那時的伐木量不少，卡車除了維修或駕駛司機休假外，大部分車輛均會配合各伐區需求，派車載運木材。

每週一上午 9 時有交通車在竹東載工作站的員工上山到觀霧，每週六中午 12 時以後有交通車載工作站員工下山到竹東。其餘時間如因工作需要或公出，則須搭運材卡車上下山。一般我們員工會

2 為第十九任林務局羅東林區管理處處長，任期為 2017 年 6 月 2 日至 2018 年 7 月 15 日。資料來源：林務局羅東林區管理處，2020 年 4 月 30 日下載，<https://luodong.forest.gov.tw/0000358>。

3 為第十任林務局農林航空測量所所長，任期為 2016 年 8 月 18 日迄今。資料來源：林務局農林航空測量所，2020 年 4 月 30 日下載，<https://www.afasi.gov.tw/0000122>。

坐在副駕駛座後面的那排座椅，但有些人是搭順風車上山的，他們就會坐在後面的載貨區。有些比較老式的卡車沒有副駕駛座，那就只好都坐後面。卡車通常都會有兩個駕駛、一正一副，除非副駕駛有事沒來，但這種情況很少。運材卡車行駛時間不見得會比載員工上山的交通車快，因為卡車上山時會輪流載「級配」，也就是載運砂石上山。砂石會在大鹿林道路況較差的路段卸下，交由養路班的人員保養維修林道用。

級配就是把大石頭敲碎後的稜角型小碎石，用來墊地基。因為木材卡車載重，行駛很傷路面，路走久了就會凹凸不平，所以要用級配去補路。林道養護由養路班負責，每個養路工負責 2 公里的道路維修。養路班隸屬管理處工務課負責，而不是由工作站負責。會這樣設置是因為養路班裡全都是榮民，雖然這些榮民也是林務局編制下的員工，但他們是退輔會分配過來的，所以退輔會也會請管理處派一個管理人員駐在工作站，管理這些榮民並負責兩個單位間的聯繫。

這些榮民因為年紀大的關係，之後能做養路工的人愈來愈少，後來一個人只負責一公里。大鹿林道從南清公路的竹東端起算至觀霧大概有 60 公里左右，觀霧再往山裡去的路線分成兩條：東線與東支線。東線通往大安溪事業區，東支線往大溪事業區的 134、135 林班，這兩個事業區名稱現在都還在。東線全長 35 公里，也是多數登山客攀爬大霸尖山的路線，馬達拉溪登山口位在東線 20 公里處，從觀霧到大霸尖山登山口全長 20 公里。

除了運材卡車，竹東林區管理處處本部當時也有四、五部四輪

傳動的吉普車，這種輪胎比較大、底盤高且馬力足，才適合在山區林道行駛。

細說工作站業務

工作方面，當時觀霧站內有 4 個業務股：作業、林產、經理與造林，另有行政支援的總務股。作業股負責直營伐木業務，林產股負責林產處分業務，而造林股則負責造林與育苗。經理股有點像是現在林政科的業務，主要負責森林保護、林地管理、地籍管理。當時山區無電信局的有線電話，而是由管理處自行架設，自觀霧工作站與位在新竹市的竹東林區管理處及竹東的運材股、貯木場、修理廠間的專線電話。

除了這 4 個股以外，另外有個工務班負責林道維護，並確保山上的電訊線路順暢。我在觀霧站四年多，分別曾負責作業、經理與造林 3 個股。一開始我負責的是經理（林政），之後改負責造林股及作業股。觀霧的職員少，大多是技術士，整個觀霧站有六、七十人，但連同主任在內的職員卻只有六、七位。換句話說，在觀霧，技術士不只在現場工作，也需擔任測量工、繪圖工、檢尺工、造林監工、作業監工與集材監工。除此之外，也會有技術士在站內協助經辦業務。

4 個股裡，人員最多的是作業股。其中，又以檢尺工的數量最多，畢竟觀霧是直營生產工作站。至於運材卡車的司機不算在工作站編制，他們屬於處內林產科的運材股，平時都在竹東，不過卡車的維修由工務科的修理廠負責。其他還有製材廠、木材乾燥場，不過它們都屬於林木伐木後的木材利用作業，跟工作站算是不同業務

體系。

1. 作業股

作業股主要負責年度預定直營作業伐區的伐木作業，而作業伐區則由管理處規畫後，派員會同工作站人員進行伐區的每木調查。每木調查結果由管理處上呈林務局，經林務局同意伐採後，再由工作站查定伐木集材所需的工資價金及附屬作業所需金額等等。所需經費預算經管理處呈報林務局同意後，該伐區始能正式進行伐採作業。

以工資價金來說，因作業區的作業難易度而有不同，所以有些比較難做的區域它的工資單價就會比較高，而所謂的難易度則視施作區域的遠近、林地坡度以及林木蓄積量等環境與自然條件而有所區別。附屬作業的話，像是工寮的材料費、拆遷費、集材機等設備的搬運費用等等，都算在裡頭。每個施做區域的工寮不會只有一間，而且還會依照用途分成住宿與休息兩種。一般來說，我們會有固定的工寮，這種的比較大間，通常不會拆遷。另種比較機動性質的就會依照區域改變而拆遷，像是會把甲地的工寮拆下後，移到乙地重新搭建，算是一種重複利用。不過這些工作原則上都由伐木集材的作業人員負責，等於他們只賺工資，其他材料、搬遷產生的費用都由管理處支付。需要用的材料，則會由管理處的材料股提供使用，零星小額材料則會視情況授權工作站採購。

至於每木調查，我們有調查手冊，按規定樹木的胸高直徑超過多少就要納入調查測量。闊葉樹和針葉樹的標準不太一樣。測量樹木的胸高直徑外，還要測量樹高並逐株記錄。每木調查的結果涉及

實際伐採量與作業費用支出，而伐採量又涉及林務局的預算收入。因此，如果兩者落差太大，負責的調查人員就會被檢討，嚴重者會被處分。不過在我任內沒有遭遇過這種被處分的情況。

當時直營伐木的伐區面積比較小，一個伐區不會超過 10 公頃；標售林班處分的林地面積比較大，每個林班通常有 10 到 20 公頃左右。印象比較深的直營伐木跡地如大安溪 54、55 林班的面積大概都是五、六公頃，雖然不大，但林木蓄積量不錯。一般來說，伐區與伐區中間會隔一段距離作為保護帶，避免兩伐區接近，造成砍伐後形成大面積裸露現象。

整個伐木計畫正式啟動後，我們會再依照作業工人的實際出工生產量每月核定薪資。因為每個人的能力不同，沒有辦法說每個人平均一天的生產量有多少。他們不是領日薪，一樣也是月結，不過生產量愈大薪水也就愈多，沒有固定或是最低薪資，也因為這樣，有時候他們的月收入還會超過我們呢！我記得我剛開始的高考及格月薪只有七、八千元，有些伐木造材工人一個月可以領到二、三萬元。

伐木集材作業現場的監工是甲技，甲技算是我們編制內的員工，也跟我們一樣按月領薪。監工會登記每天的上工人員和他們做的事，每種工作的薪資都不同，比如說操作集材機的人薪資和負責捆原木吊索的人不一樣。記得單價最高的是伐木造材工，其次是操作集材機的人。不過伐木、造材、集運人員都算是乙技（乙級工人），沒有辦法直接轉成甲技，他們有點像是臨時工，假設我們今天發現現場人力不足，就會趕緊再招人進來。雖然主要是找有經驗的工人，但沒經驗想學的我們也很歡迎，我們會從比較簡單的工作

開始發派，當然他的薪資單價也就會再低一點。之後乙技有爭取說他們也是林務局員工、要領退休金等陳情事件，但那是以後的事了。不過當時林務局都有幫他們投保勞保。

我們這邊不像太平山有發展出一個林業聚落，畢竟一個區域的伐木計畫結束後，工人也就跟著轉移到下一個基地，不會有人留下來。伐木期間雖然大家都住在附近的工寮，但乙技們如果臨時有事也會自己下山，行動上算是很自由。唯一一個比較像是聚落的大概是尖石鄉的錦屏（早期的工作站），錦屏設立得早，在日本時期的名稱叫做香杉山，是早期的直營伐木區，不像觀霧是 1969 年後成立的。不過香杉山在日據時期就開採得差不多了，光復後只伐採一陣子就轉移到檜山工作站，1969 年後再轉移到觀霧。

再說回伐木作業。一個伐區通常有 10 個人左右在工作，他們使用的是鏈鋸，而我們提供的集材機則是很大一臺的三輪軸柴油機。集材機的駕駛雖然是一個人，但原則上現場至少還會有另一個會開的人，以免駕駛有事沒辦法到班。觀霧站內的伐區大部分都是針闊葉混合林，以皆伐為主，但會保留較佳的貴重樹木當作母樹，做為天然下種的種子來源。整體來說，現場作業的情況是這樣的：乙技的伐木工把樹砍倒造材後，同樣也是乙技的集材工會負責把原木集材放置於集材機附近的臨時土場堆置，甲技的檢尺人員於木材裝車前會先丈量原木，並依照大小、樹種分等造冊紀錄，並製作搬運單明細表。集材機將原木吊裝於卡車後，再將搬運明細表交由卡車司機隨車運送下山。運材卡車載運時，沿途會經過觀霧及上坪兩個檢查站，檢查人員會檢查核對明細表上的原木數量、樹種及直徑

大小與載運之原木是否相符。木材載運至竹東貯木場後，貯木場人員會再重新檢尺核對過樹種、數量及材積。

伐區伐木作業結束後，管理處會派員會同工作站的經理股、作業股相關人員辦理伐木跡地檢查，確認境界木是否完整、有沒有越界採伐，以及有無漏伐林木或伐木未搬出等情形。待跡地檢查報告經管理處核定後，才能列入造林的預定地。原則上，第二年就會開始造林。

2. 造林股

伐木跡地的復育造林工作由管理處造林課主政發包，委由承包商施作，在 1980 年代左右，中海拔林地大部分種植貴重的針葉樹種，如紅檜、香杉、臺灣杉。柳杉是屬於比較早期的造林樹種，觀霧工作站轄內的較低海拔林班地大概於 1956 年開始種植柳杉，1970 年後就比較沒種了。不過柳杉在海拔 1,000 至 1,800 公尺的林地生長情況甚佳，在 2,000 公尺以上的高海拔林地生長情況就較不好。整體來說，造林樹種的選擇還是要看區域而定，像（海拔）比較低的南庄事業區以前還是會種柳杉。柳杉因為長得快、枝幹又少分岔，高聳直立，是當時電線桿、電信桿的主要用材，所以不分公私有林地均推廣造林種植柳杉。

當時的承包造林標案契約一般是 6 年，發包前我們也會先做過調查，像是搬運、整地、新植、刈草等作業工資、車輛運費等等的市價情形，以確保廠商報價沒有不實。苗木由管理處提供，承包契約期間的第一、二年都可以補植。每年的規定割草次數不一樣，「三三二二一一」，意思是前兩年每年割草 3 次，第三、四年每年

割草 2 次，第五、六年每年割草 1 次。林管處會直接派員或授權工作站派員檢驗割草工作是否符合承包契約規定，同時也會一併檢驗林木的成活率。

來投標的廠商資格，係依照工作實績（曾經執行過的年度造林面積）、林業技師證照有無等，區分為甲、乙、丙、丁等 4 個等級。每個等級能投標的造林或育苗面積不一樣，甲等最多，其他依序遞減。面積小的造林地只有丙、丁等業者可以標，但丁等只能標小面積的造林案，不能標超出丁等的案子。此外，造林投標資格採分區登記制。以前的年度是從 7 月開始算，每年都得重新登記一次，而且造林業商每年只能在一個林管處登記。當時林務局會設下這個限制，就是怕業者壟斷市場，而且我們也會擔心他是否真的具備這個能力。不過這個分級、分區限制已經在 2014 年取消了。

當時因伐木的面積多，因此造林地也很多、造林量大，光是竹東處觀霧工作站的伐木量就有 2 萬 5,000 立方公尺，換算成造林地面積的話，若以蓄積量較好的數值來說，中海拔山區一公頃地大概能有三、四百立方公尺，每年伐木跡地就約有 80 至 100 公頃之多。

就造林的作業程序來說，分別是整地、新植、補植及刈草，確保存活率有達到契約標的。因為造林也是標案，偶爾承包商也會遇到造林失敗的時候。對此，契約設有罰則，各分項工作驗收時存活率若不足就會依合約規定罰款，不會等到 6 年的契約期滿發現造林成活率不足才罰款。至於付款方式的話，其實和現在的標案方式一樣，廠商都得自備頭期款，我們要等各期作業驗收合格後才會支付該期的作業款。

3. 經理股（林政）

以前沒有土地登記，也就沒有「地段」這個概念，我們都用「林班」來稱呼。因為都是林務局管轄的土地，所以均由林務局規劃林班、小班。但之後地政單位規劃出來的地籍管理、土地登記，其實也是依照我們原有的林班界及小班界去劃分段號，然後地政機關再搭配地名去編輯地段名稱，進一步彙整成現在能供查詢的地政資料。

觀霧站轄是以直營伐木作業林班地為主，比較不會發生廠商盜伐林木案件，少部分莠民盜伐案是砍伐闊葉樹來就地種植香菇，當時比較少遇到竊取林木的盜伐案。1970 年代的香菇價格很好，一斤可以賣到七、八百元，好一點的菇類甚至能賣到一千多（元）。相較之下，我那時候一個月的薪資不過也才 7,000 元而已。在 1970 到 1980 年代間有比較多進入林班地砍伐樹木就地種植香菇的案件，不過當時被捉到作案的人以原住民居多。他們通常直接就地取材，砍闊葉樹截成一段一段的椴木，在原地將椴木種植香菇菌，就地培育香菇。

當時我們若接到巡山員回報說，他在自己的巡視路線上發現有一條走過的小路痕跡，八九不離十代表著有人進入偷砍樹種香菇，得趕緊前往清查，一旦發現有砍樹種香菇的情事，則會依當時的處理規定辦理，杜絕後患。因為現行犯不容易抓，再加上安全考量，平時我們會會同警察一起在適當地點埋伏，一經發現有現行犯，便會上前逮人並移送法辦，山區的警察單位和我們的配合度一直都很好。這種案件都是以《森林法》開罰，刑責不重，一般都是判處幾

個月的徒刑或易科罰金。

就我記憶中來說，新竹縣發生偷砍林班樹木種香菇的地區在五峰及尖石較多。觀霧工作站可能出入人車較多，而且觀霧的海拔太高、又寒冷，香菇不易生長，他們要偷種的話，會選在海拔低一點的地方。

關於香菇寮的取締衝突，最有名的就是發生在 1969 年的「Komin Tana 事件」，不過那早在我進入林務局以前，我也是後來才聽前輩們說。通常我們去到現場要取締時，他們就已經把東西收好、人躲起來了，我們就只能把現場木頭上長出來的香菇削掉，或是噴上鹽水、讓香菇菌長不出來，這要花費不少時間，很費力。有一次在大鹿林道上遇到一些人，我當下其實不知道人群中有人曾是偷砍林木就地種香菇的人，是他們開口抱怨說：「我曾經看過你，你以前有來取締我種的香菇椴木，把我的香菇椴木都破壞掉了。」我才知道自己遇到了誰。但多數時候我們也只能笑笑，不會多說什麼，避免發生衝突。我們破壞了他們的生計來源，他們會懷恨我們，這很正常。

不過憑良心說，那個年代其實很多人也沒有什麼保育觀念，所以原住民那時候也還會在山裡打獵，像是抓山羌、穿山甲、飛鼠。他們有時候騎摩托車進山，還會先經過派出所，警察也不會特別去攔阻他們。若提到他們把這些山產賣去哪裡、賣給誰，這我還真的不知道。一方面是我會特別注意五峰路上有沒有山產店，但同事之間很少聽說；另一方面，山產店也不會直接公開說自己有販賣哪些山產，至少我們鄰近的五峰、清泉，甚至是竹東街上也都沒有看到

山產店。我本身在觀霧遇到的原住民都說是打獵捉來自己吃的。

我自己任內沒有遇過因取締而爆發的衝突事件。我們巡山時不會特別攜帶什麼武器，只會帶一把腰刀而已，但我們不會只有一、兩個人去，都會一群人一起上山，而且我們觀霧離部落很遠。不過要是他們（原住民）在自己的保留地上種植香菇，這我們就不會干涉，那是保留地管理單位的責任。照理說，他們只要向縣府申請就不會變成違法行為了。

4. 林產股

林產處分是採取公開招標方式，管理處完成每木調查，報林務局核准後才會辦理公開招標。得標業者砍伐林木後，管理處會派員做伐木跡地檢查，確認廠商有無越界砍伐、擅伐或誤伐的情況，以及林班地內的材積搬出情形，若有超搬（超出契約規範）就會請他們依照契約規定繳納超搬部分的金額。但要是廠商實際的總搬出量超過了調查結果太多，我們內部除了會開檢討會、負責每木調查的人員也會被適當的處分。伐木跡地經檢查通過後，才會移請造林課進行造林。觀霧站的林產處分區域主要是在中低海拔的闊葉樹林地，針葉林比較少。

（二）竹東處造林課（1985-1989）

我在觀霧任職四年多，於 1985 年 10 月被調回處本部造林課，辦理造林疏伐和育苗業務。造林疏伐作業方面，各工作站會配合管理處的規劃進行作業，而在疏伐區域的選擇上主要有 3 個優先考量點：一是林木生長較密集的區域，二是交通較方便地區，三則是該區造林地具景觀價值，像是會擇定東眼山開發森林遊樂區便是如

此。

造林作業都會依照臺帳圖（卡）規劃進行，也會將工作期程登記在上頭。我們也會研究試驗各樹種最佳的造林方法。育苗方面，竹東處當時有 3 個主要的苗圃：大坪、南庄及大湖苗圃，其中最主要的是大坪苗圃。大坪苗圃位在往觀霧的大鹿林道 13 公里處，海拔高度 1,300 公尺，主要培育中高海拔造林所需苗木；南庄是低海拔苗圃，位在往東河的路邊，和南庄老街相距一公里左右，主要培育低海拔造林所需的苗木。

1. 育苗種子來源

每年工作站都會在主要造林樹種開花期調查他們轄區內各樹種的種子結實量，管理處會據此評估需要採種的種子數量後再公開招標，發包給造林合格廠商承包採種。管理處在每個事業區都有規劃母樹林區作為採種用。採種是一門專門的特殊技術，像檜木長得高，不僅得在樹幹上釘「字梯」，方便人員爬上爬下，還得在樹下搭網，人員在樹上先剪下結實的小枝條，落入網袋後集中蒐集果實背負下山，在山下統一曝曬，待果實開裂後才蒐集種子，交貨給林管處驗收。

當時廠商大部分是找原住民來擔任造林工作。觀霧當時的造林工人大都來自屏東和臺東，印象中他們好像不是魯凱族就是排灣族。當時很少請到在地的原住民，我想可能是因為平地造林那邊都會請他們，他們因而不太會到觀霧工作。不過造林工人的薪資怎麼結算，就要問廠商了，我覺得應該不會當天就結算工資，畢竟廠商也會怕工人亂做，或當天領了錢隔天就不來了。

再說回育苗。採種完，接著我們會依照年度造林預定地的面積規劃，看各個區域適合種什麼樹，再依預定種植樹種去培育苗木。苗木一般無法當年培育當年就出栽，必須提前一或二年培育，並預估明、後年可能需要多少的苗木。也因為是預估，所以沒辦法做到太準確。

等苗木培育到可出栽時，我們就會通知承包的造林廠商來苗圃領苗。我們會告訴他們該去哪個苗圃領多少苗木，原則上我們會儘可能安排離造林地比較近的苗圃領用苗木。當時培育的苗木有裸根苗也有膠袋苗，裸根苗適合在土壤較佳、容易成活的地區栽植；而膠袋苗適合在土壤較差、比較不容易成活的地區栽植。因此，我們在招標契約內就會依照造林難易進行分配，造林比較困難的地方就發膠袋苗，造林容易成活的區域就配發裸根苗。不過廠商都比較喜歡裸根苗，因為搬運比較方便，裸根苗的重量比膠袋苗輕多了，不論是裸根苗或膠袋苗，我們在查定工作費用時就會有所區別。不過現在管理處已較少培育裸根苗，大部分都改成了「容器苗」，較為方便栽植，成活率也比較高。

1980 至 1984 年間，管理處培育的針葉樹造林樹種以紅檜、香杉和臺灣杉較多。扁柏因成活率較差，育苗的數量相對就少了點，至於柳杉，我任職當時就已經沒再培養了。當然我們也有培育闊葉樹，像是櫟木、樟樹、楓香等等。至於臺灣檫樹，我們那時候已經知道它是臺灣特有種，並且開始試驗能否人工育苗。臺灣檫樹在新竹境內主要分布在大鹿林道，在東線 3 公里處就有一個臺灣檫樹的自然保護區。

2. 造林業務

一般來說，造林都是標案發包，「直營造林」只會出現在我們要做試驗的時候。因為所謂的直營意思就是林管處或工作站直接僱工到現場做。試驗研究計劃之外，大概就只有一種狀況會直營造林，那就是濫墾地收回。因為收回面積通常不大，而且要趕快完成造林，我們才會直接僱工找人來種比較快完成。

造林之外，我們當時也做了很多造林木疏伐，疏伐的用意在於維持樹木的生長空間。舉例來說，像是林木還小時，地表上的草要是長太密，就會妨礙樹木生長；但是林木生長太茂密致使林地完全沒有長草，對水土保持也不好。所以對造林木生長較茂密地區要實施疏伐作業，頻率的話則要看樹種，每個樹種的生長狀況不一樣。

在 1982 年開始陸續有實務較大面積的疏伐作業。林木生長過密、生長緩慢，都需要透過伐除部分被壓林木，保留優良木持續生長。疏伐前，管理處與工作站都會派員先做疏伐的每木調查，計算要保留和砍除的株數及材積量。我們會在被保留下的優良木上做記號，每一棵樹都要。但現在來說，因為疏伐集材機具設備變得更便利了，疏伐方式也會有些改變。通常疏伐地點會選在交通較便利的地方，方便把砍下來的木材搬運出來。不過若是實施除伐作業，因伐除的林木較不具利用價值，所以就不須搬出，那是另外一種作業模式。木材搬不搬出的考量除了交通，也會參考那裡的木材價值的高低，以及考量生產費用是否能「利及費」或「利不及費」。

（三）新竹處林政課保林股、林地股（1989 — 1993）

1989 年 7 月，林務局改隸為行政單位，我亦轉調至林政課保

林股。當時林政課轄下有 3 個股，分別為保林、林地與推廣。我最先經辦的是保林業務，負責辦理處內各工作站的保林相關業務，以防範取締轄區內的濫墾盜伐案為主。

1991 年，我改調林地股承辦礦業用地與特別放租地。以前者來說，業者向礦物局申請礦權通過後，就必須向欲開發區域內的土地管理機關林管處申請礦區用地承租。舉例來說，現在的臺泥公司在和平鄉（花蓮縣）的礦區開採地就是林務局的林班地。我們會檢視業者的申請用地是否符合林務局所訂定之礦業用地申請之條件與規定，據以審查是否同意租用。通常這種租約一期是 2 年，業者提出續約申請時我們會再派員前往實地勘查，若對方已無開採事實，又或者是原本的申請原因消滅、如礦權不再就會不予續租。不予續租時原租用土地的處理方式

承租約滿後，我們會要求業者將租地完成復育造林後歸還林地。以煤礦場來說，業者就必須把礦坑口封閉；矽砂礦和石灰岩的部份，由於是露天開採，我們則會要求回填土壤並予以造林。他們在租約到期前會檢送〈植生復舊計畫〉至管理處審查，裡頭會說明預定的造林計畫、樹種數量、執行期限等。依照租地合約規定，所需苗木都得由業者自行對外採購，林管處並無提供苗木。但曾發生過廠商因為所須苗木採購不到，申請無償提供苗木予以造林情事，不過依契約規定須有償提供苗木。

以新竹處的轄域來說，比較大型的礦產是作為水泥原料的石灰石礦，也就是臺泥與亞泥兩家業者；其次，是苗栗一帶的矽砂；觀霧地區並有少量生產的水晶礦；尖石鄉則有煤礦。不過我經辦任內

已經算是礦區生產的末期，多數礦區都是在處理收尾，像煤礦甚至可以說是只留有礦坑與坑道，實際上已很少實際開採。

而特別放租地的對象主要是針對政府機關，舉例來說，像是桃園的海邊有設垃圾掩埋場就是由我們協助辦理土地租用。這種租約通常是一期 2 年，但契約屆期如仍有需求使用，可申請續租。不論承租單位是政府機關或自然人、公司行號，契約期滿後我們一定會要求復育造林。例如海邊的垃圾掩埋場租地就會要求填土種植防風林樹種，而這部分也一樣會視區域不同決定造林樹種。

（四）新竹處育樂課服務股（1993－1996）

1993 年，我調到育樂課任服務股長，我記得服務股連我在內一共有 4 個人。當時新竹處下轄有內洞、滿月圓、東眼山及觀霧等 4 個森林遊樂區，還有達觀山（即拉拉山）自然保護區及火焰山自然保留區，而我負責的業務則是森林遊樂區及自然保護（留）區的解說服務規劃、森林遊樂區的門票管理與烏來臺車的相關事務。很多人認為服務股沒什麼業務量，常會調侃說「服務股應該很閒吧？」但在我任內卻是忙得不可開交，我想這大概也是自己的個性使然吧。

首先，在解說服務方面，林務局內有相關解說服務的訓練課程，分初級、中級、高級等不同層級開課，一年有一期到兩期的研習，只不過開放給各處的報名人數有限。因而，這部分主要還是靠我們處內自行規劃相關課程。以我任內來說，最初我們的課程以處內同仁為主，還未對外招募志工夥伴。訓練課程依業務需要及解說主題的不同，邀請適當的講師辦理培訓。因為觀霧地區當時的遊憩

遊客較多，再加上景觀具有特殊性，所以才最先針對該地區的生態環境規劃解說訓練課程。

來申請導覽解說服務的通常都是團體，他們會自行來電申請及詢問，經我們評估旅遊性質及解說人員許可後再決定是否派員。一開始，解說服務都是由育樂課或由工作站派員前往。但時間久了大家難免會產生彈性疲乏，再加上申請的件數愈來愈多，我們本身都還有其他業務要辦，便希望整個處的同仁都能協助支援。而且，另一方面說來，不是辦理相關業務的同仁其實也很少到觀霧，經參加解說訓練合格後，也能有機會在假日期間協助帶隊解說，同時自己也能更進一步深入瞭解自己轄區的生態狀況。

後來我們便把解說訓練課程擴及全處，由各課室、工作站同仁自由報名參加。連轄內無森林遊樂區的工作站也都有同仁報名參加，由於同仁本身就已具備相關的林業知識，因而會比坊間的解說員更具優勢。研習訓練時會先到現場瞭解當地有哪些解說資源、解說點、解說動線如何安排等等。原則上，當時申請的解說時間以週六、週日兩天較多，並且以團體為主。

「森林解說志工」

解說志工於 1996 年 3 月公開召募。最初錄取七十餘人，均利用週六、日的休假時間辦理解說志工訓練，經考核合格計 60 人。1996 年 8 月，新竹林區管理處「解說服務隊」正式成立。1996 年 12 月我轉調到林地股擔任股長。我們的志工福利制度還不錯，不僅有完善的解說課程訓練，出勤還會給予交通費與膳雜費（與管理處規定之出差旅費相同）。

再說回我在服務股的經辦業務。除了解說課程安排之外，我還偕同其他 3 位同仁一起，重新撰寫了各遊樂區的導覽摺頁內容，再交由專業的排版公司編排。以前不管是官方或民間的遊樂區摺頁，幾乎都是大量的照片配上簡單的解說文字。我認為好的導覽摺頁應該圖文並茂，不僅要讓遊客閱讀使用後有所收穫，更要讓人產生留存收藏的念頭。以觀霧為例，摺頁上頭不只要記載遊樂區內的遊覽路線，還要敘明沿途值得一遊的景點、特殊樹種的特性，讓人從中認識觀霧景觀的特殊性。因此，改版後的摺頁雖然變得比較大，完全攤開來後相當於半張報紙，但也變得非常精美，常常供不應求。

基於成本考量，我們通常就是三、四名遊客發一張。我記得最先重新規劃（宣傳摺頁）的是觀霧，之後才漸漸推及其他遊樂區。此外，東眼山森林遊樂區在成立前，⁴我們也負責則規劃設置各式解說牌、指示牌及解說摺頁等服務性工作。東眼山算是比較晚成立的遊樂區，因此在園區整體規劃及編制運作上相當完整。東眼山森林遊樂區內的步道很多都是利用早期舊有的臺車道或木馬路路跡整修成導覽步道。

至於烏來臺車部分，所有現場營運相關事務包括臺車修繕、門票販售管理、人員管理等由烏來工作站負責，服務股則負督導之責。如果臺車發生大小事故，也都得在第一時間派員或親赴現場了解及協助處理。不過任內並未發生過重大的突發狀況。

育樂課雖然有既定承辦業務，但更多的是靠同仁們發想創意，像我個人在 1994 年就規劃了一項新的業務：「國小校園樹木生態解說」。那時新竹市政府正要試辦推行國小週休二日，不過週六還

得到校半天，學校不會安排正課，學生自由在班級活動。我想說可以透過這個機會跟附近小學合作校園植物解說，便透過朋友先找了市區的國小老師詢問合作意願。經校方同意後，事先到校考察校園內的植物，然後規劃解說路線、製作教材。例如做樹木名牌提供給學校吊掛，影印該校既有樹木或植物樹葉做為解說教材，透過從樹葉開始帶領他們認識校園植物。開始時每校先以一班為申請試辦，課程大概 2 小時，分成 3 個部份進行：認識臺灣的森林、生態遊戲，以及認識校園植物。

我們從新竹市漸漸推廣到新竹縣，這項業務對我們的人力來說其實是個不小的負擔，因為我們股就 4 個人，一次出去至少得留一個人在辦公室，其他 3 人互相支援，不過因為學校方面給的意見回饋非常好，我們還是咬牙堅持了下來，我們在對學生解說時，很多學校的老師也都一同聆聽。後來，愈來愈受各校歡迎，我們便請各工作站接洽鄰近小學，也算是敦親睦鄰、與地方社區保持良好互動。像是竹東鎮的中山國小、大同國小和苗栗縣大湖鄉的大湖國小，我們也都派人做過解說導覽。就我所知，這項業務到我在大湖工作站當主任都還在推行（2002-2006），只是日後何時停止我就不大清楚了。

記得在 1995 年有次局務會議在新竹處召開，處長想在會議中專案報告本處最近的創新業務，因此就指派服務股報告「校園生態解說」實施概況與成效。局長聽完很認同，當場就指示各管理處也

4 東眼山森林遊樂區於 1991 年經行政院農業委員會核定公告成立。資料來源：臺灣省政府，《臺灣省政府公報》80：春：46（1991 年 2 月 28 日），頁 13-14。

能參考辦理。不過各個林管處的推動方式不太一樣，至於他們如何進行這我就無從得知了。

（五）新竹處林政課林地股長、林政課長（1996 — 2002）

1996 年 12 月，我被調回林政課擔任林地股長。1998 年，調升林政課長。我在課長任內主要經辦業務有三：第一，防止濫伐濫墾。過往的盜伐集團都是大規模進行，現在則演變成零星進入高山地區盜伐。盜伐集團會想方設法將木頭偷偷挾帶載運下山，舉例來說，像是在山上盜採木頭時，他們會在貨車車斗弄一個下陷式的儲藏空間擺放賊木，這樣車外觀看起來也不會有什麼異常；又或者是利用砂石車偷運海邊漂流木時，他們就在車斗底層先放漂流木，然後上面再覆滿砂石偽裝。對此，我們也會透過新興科技的輔助加強取締防範。

另一方面，我們也發現過往盜伐人幾乎都有些地緣關係，日後則慢慢轉變成臺灣人雇外籍移工來進行盜採及搬運。目前有些外籍移工食髓知味，反而轉變成「工頭」，招募其他外籍移工加入。不過我任內所捉到的盜伐成員還是以本地人為多，尚未出現聘僱外籍移工的情形。對此，我們除了加強宣導與取締外，在管理制度上也有所變化，像是 2002 年正式成立的森林警察隊，能有效協助取締調查。

第二，森林火災搶救。這部分也面臨到很大的變革：導入 GIS，火災現場亦實施專業指揮系統，各單位分工合作。平時並與空消單位密切配合空中消防演練，遇有森林火災狀況就能及時有效動員，及時撲滅森林火災。

第三，林地管理。這部分的業務主要在於處理長期違規使用的承租林地，像是大湖地區有許多非法種植的果樹情形，又或是三峽地區的工寮違建管理問題等等。其實局本部一直都有在推行「改正造林」，也就是漸進式地請承租人將違規使用的租地分年實施完成造林，以符合契約規定，並非短期立即改正。就盜伐處理與林地管理而言，前者會比較單純，畢竟抓到犯人就直接移送法辦；但違規之承租人常會找民意代表前來關切協調，我們也只能在不違反契約規定的前提下，盡可能地給予協助。

在林地管理上我個人比較嚴謹，要求同仁們一定要落實現場拍照，當時數位相機已經較為普遍，每個工作站都有撥配。因此，管理處便要各工作站辦理續租現場會勘時，必須檢附每塊承租地上物及工寮的實景相片，量測工寮大小、位置及面積，並將此附件列入契約書附件。會這樣要求的原因在於減少紛爭，比如說，若承租人提出工寮或建屋改建要求，我們通常都會要求就地改建，但他們也常提出申請，說要把工寮或暫准建屋前挪或後移等等。早期因為測量技術不甚精準，再加上又沒有詳實記載相關數據，改建時便容易產生認知上的紛爭。所以，若留有原始資料，這時便能派上用場。至於承租地的現場勘查相片，則能作為依照契約使用的佐證。一切都白紙黑字載明，不會產生異議。

儘管這能有效解決爭議，但確實加重了不少同仁們的業務量。有時工作站同仁會抱怨這樣的做法讓他們很累，但我會理性地勸說他們：我們之所以這麼累，正是由於以前的同仁沒有確實做好。因此，我們現在更應該把事情都處理完、處理好，這樣才不會被接任

我們工作的後輩責怪。幸而大家聽完後也都能體諒，再加上處長也支持，就這麼繼續推行了。

在林政課長任內，新竹處的轄區內較少發生濫墾事件，一旦發現均能及時處理收回林地。而租地造林須依照雙方約定之契約規定辦理。租地造林契約是每 9 年換約一次，造林人若不依約完成造林則無法換約。

就租地造林業務上可能會遇到的困擾來說，租地造林較麻煩處理的部分在於租地違規使用，也就是造林人未依照契約規定種植作物。舉例來說，林地應該就要林用，如果造林人種了果樹，他一定會為了讓果樹長得更好而去砍伐林木，這就違背了租地造林的營林目的。像卓蘭有很多造林地，他們雖然都有按照規定種滿 600 棵林木、符合續約標準，但為了讓果樹長得好，他們會不斷去修剪林木、不讓林木吃掉太多養份，等同於那 600 棵樹完全不會長大。三峽、卓蘭地區比較多租地造林違規情事。至於很多人在爭辯的復興鄉山區種植水蜜桃果樹問題，那裡其實不是林務局的管轄區，而是屬於桃園市政府管轄的原住民保留地。

至於與原住民的衝突方面，我任內比較有印象的一次發生在尖石鄉的鎮西堡，當時的處長是李桃生。⁵ 有一回大雨過後，部落的聯外道路上邊坡發生崩塌影響道路通行。居民們認為邊坡崩塌的原因是因為從前（約在 1960 年代期間）林管處在更上頭的山坡有標售伐木所造成的，再加上他們通報公路局及縣政府、鄉公所後，均表示道路土地是屬於林班地、土地不屬於他們管轄，所以無法派員維修。他們一群人就浩浩蕩蕩跑到管理處來陳情，李處長聽完訴求

後，當下就答應派人前往清理。我記得當時只花費一、兩天道路就搶通了，之後李處長還到現場訪視，深入了解部落居民的需求，像是協助鋪設部落內的登山步道、提供綠美化苗木，甚至於乾燥季節僱用當地原住民青年擔任森林救火隊員等敦親睦鄰措施。

（六）新竹處大湖工作站主任（2002－2006）

其實每個工作站的業務都大同小異，站內都是 4 個業務組，分別對應處內的課室。大湖站一直以來承辦最多的是租地造林管理業務，轄區內共有好幾千件租地造林案，再加上大湖站的暫准租地件數也特別多。一般工作站通常 1 至 3 人負責就能應付過來，大湖站卻整整配置了 7 個人，由此便可想見我們的業務量之大。

在處理租地契約這一塊上，要求落實現場勘查、拍照、記錄，因此辦理租地業務的同仁每個人都很忙。一天的作息通常是早上外勤跑現場拍照紀錄，下午再趕回辦公室做內業、處理文書。我自己在工作上也以身作則，沒有特殊待遇。因家住竹東，所以在大湖站是一個人住在員工宿舍，每天幾乎都是提前上班，一定把當天的業務處理完後才下班。時常是晚上七、八點以後才回到宿舍休息（當然是沒有加班費）。

至於所謂的「暫准租地」，則是由於早年省有土地或國有林班地內的違規開墾建屋的情形一直未被強制取締，隨著時間過去，墾民們一代傳承一代，有些地方甚至形成了社區型態的聚落。若是強

5 李桃生，1998 年 4 月至 1999 年 8 月擔任行政院農業委員會林務局新竹林區管理處（臺灣省政府農林廳林務局新竹林區管理處）處長。資料來源：行政院農業委員會林務局，2021 年 1 月 27 日下載，<https://hsinchu.forest.gov.tw/0000430>。

制將土地收回，法理情亦有所不合，政府訂定清理辦法後，經申報符合條件後，便訂定了一種特殊的暫准租賃狀態。土地仍舊屬於林務局，但擁有地上物所有權的承租人們能夠就地上物進行買賣轉讓。這類租地契約一期 4 年，我們通常都會給予續約，不過在續約時我們還是會派員到場檢查。

比較常遇到的問題是承租人提出改建或擴建要求時發生的爭議。屋舍型態確實會隨著時間產生變化而需要改建，比如說以前由於務農而需要有曬穀埕，但現在生產型態轉變，他們就會希望能擴建舊有屋舍，比如將庭埕改建擴大成停車場之類，不過以契約的角度來說，這其實是違規行為。若有發現違規等情，我們會先限期改善，雙方盡可能協調改善，很少發展到不予續約或強制收回。

由於那些地方多數是原來的省有地，現已移轉為國有地且已無法恢復林業使用，經林務局與國有財產局協議後就陸陸續續移撥給國產局統一管理，林務局現在應該只剩下少數零星的暫准租地。屬於林地的部分仍舊由管理處自行管理，但限制造林使用。

在職任內印象深刻的天然災害

我對任內比較有印象的災害是 2004 年夏天侵襲臺灣的敏督利颱風。簡稱「七二水災」，除了造成中南部農業嚴重的災害損失。⁶颱風過後，大安溪事業區下游還堆滿了好幾萬立方公尺的漂流木。漂流木屬於國有財產，其中的一級木更是價值不菲，會有很多不法之徒會趁亂來偷偷運走。因此，當時我們整個林管處的人都動員，大家輪流值班巡守，森林警察也積極配合。我們會先派員到河床檢查漂流木並打印註記，同時將一級木優先標示出來，之後趕緊招標

請搬運公司來協助搬運木頭。全程不僅派人監裝，連運送及卸貨過程都有人隨車監視，就怕業者中途起了私心，將木頭偷運到其他地方。由於數量實在太過龐大，非短時間能搬運完，木材又散布在十幾公里的大安溪河床，部分原木價值不斐，連已經打印蓋章並標示註記的木頭，還是有人會趁夜來偷取。因此，我們請地方警察機關及森林警察共同協助，沿大安溪河床及鄰近聯外公路攔查，也捉到不少批被竊走的原木及竊盜人員。

當年（2004）8月還有一個造成災情慘重的颱風艾莉，在8月23日登陸臺灣，其所挾帶的大量降雨造成了石門水庫集水區極大的土石砂害。⁷我記得事後政府為了解決水庫的淤積問題，特別訂定了〈石門水庫及其集水區整治計畫〉，⁸編列了相當大的一筆經

6 2004年7月1日，敏督利颱風於花蓮縣壽豐鄉登陸，7月2日上午由淡水河口出海。受颱風外圍環流及引進的西南氣流影響，連日豪雨造成中南部嚴重災情，全臺嚴重淹水面積達65,919公頃，計有33人死亡、12人失蹤，農林漁牧損失高達89億元以上，史稱「七二水災」。資料來源：〈2004年7月1日—敏督利（MINDULLE）颱風與72水災〉，《水利署電子報》106期（2015年1月23日），2020年4月30日下載，http://epaper.wra.gov.tw/Article_Detail.aspx?s=1EF2CE72394A3C21。

7 2004年8月23日，氣象局發布艾利颱風的海上陸上警報，豪雨重創苗栗、新竹、臺中山區，又以新竹縣五峰鄉桃山村災情最為嚴重。另外，豪雨也造成石門水庫集水區坡地崩塌，原水混濁致使水庫不得不停止供水，缺水長達18天，間接催生了〈石門水庫集水區整治特別條例〉。資料來源：張炎銘，〈8月25日—艾利（AERE）與勞娜（LORNA）颱風〉，《水利署電子報》127期（2015年6月19日），2020年4月30日下載，http://epaper.wra.gov.tw/Article_Detail.aspx?s=DD8DF08031D8CBA3。

8 2006年1月13日制定〈石門水庫及其集水區整治特別條例〉，為確保石門水庫營運功能、上游集水區水域環境之保育及有效提升其供水能力，保障民眾用水權益，政府以特別預算方式編列250億元，依工程、水利、環境、生態專業組成石門水庫及其集水區整治推動小組。該小組為任務型態，自公布日起施行，施行期間6年。該條例現已廢止。資料來源：立法院法律系統，2020年4月30日下載，<https://reurl.cc/lVQe6d>。

費提供給各單位進行修復工程。以新竹處轄區內的災損來說，尖石到大溪一帶的治山工程都受到嚴重的損壞，尤其是五峰地區的南清公路更因為山區多處土石坍方而中斷了對外交通，還有往觀霧森林遊樂區的大鹿林道也是多處土石坍方。

因此，中央編列給我們的經費也主要用在道路沿線上的治山工程整建，像是攔砂壩興建、擋土牆整建、山坡地噴漿固坡等等。該整治計畫是一項非常大型的跨部門計畫，我記得每3個月中央就會在石門水庫召開一次綜合檢討會，針對重建工作進行討論。我個人在其後擔任新竹處秘書時，便曾接觸過相關治山工程的重建；擔任副處長時，更曾代表新竹處參加過幾次檢討會議。

（七）新竹處竹東工作站主任、新竹處秘書（2006－2009）

2006年7月改調到竹東站當主任。不過我在竹東站大概只待了六、七個月，2007年1月就被調回處本部擔任秘書。因為竹東站主任接任人選尚未核定，處長指示身兼兩職，幸好竹東到新竹距離不遠，每天都開車二邊跑，期間長達一個月。

2007年，我回到處本部擔任秘書，常說自己這時候最主要的功能是「看家」。外人看來或許會覺得轉調到內勤後，工作也會比較清閒、不會再像之前待現場（工作站）那麼忙碌。畢竟秘書算是幕僚長，不僅要審理處本部的公文稿，擔任各業務單位之間的協調作業、主持各種大小會議及開標作業、秘書室本身的業務等等，其實是另種截然不同的忙碌。

任職秘書之前，除了治山課業務外，其他業務我都曾經辦過。因此，透過秘書任內須協調各業務單位的機會，我也學習到了很多

治山課相關的工程知識。

（八）新竹處副處長（2009 — 2011）

2009 年 7 月，升任新竹處副處長。副處長一職算是輔佐處長，督導各課室的業務進行。相較於秘書來說，副處長負責的公文審稿會少一點，但因為權責位置高於秘書，比較能針對各課室的業務提出建議。其實秘書的職等跟課室主管是一樣的。

在副處長任內，相對比較留意作業課及治山課的業務。以前在造林驗收上比較不會有派員複查的情事，為了能落實造林工作，啟動複查機制。用意在於要讓廠商知道不是通過驗收人員查驗合格即可，處本部這邊還會隨機派人再次複驗，能有效防止弊端產生。其次，加強治山課與作業課的橫向溝通。治山課工程多是委外廠商設計，其中有關工程中須栽植的造林綠化樹種，工程的設計廠商所設計的可能與現實狀況會有落差；而作業課是負責造林的業務推展，會更瞭解不同林地上的不同樹木生長情況。兩個課對植生綠化工程具有相關的連動性，無法切割的非常清楚，若兩個課能互相做好橫向溝通，則能達到更好的互補效果。

在職任內處理過的較棘手案件

育樂課的委外設計案有很多，其中最棘手的是滿月圓森林遊樂區的解說中心案。育樂課先辦一個「解說中心建築設計圖」標案，設計圖完成後，再另外開辦一個「解說中心建築工程」施作標案。因當初審查單位沒審查到設計師在設計上規劃使用了許多不必要的獨佔性建材，因此在建築工程開工後，設計師對建商提出使用的建材百般刁難、不予通過，還一直抱怨建築廠商無法在標案金額內如

實完成他所設計的工程建物。

在開標時，我們內部本身會先召開過檢討會，檢討得標金額是否能如實完成工程，得到的結果是完全沒有問題。我們幾次與設計師溝通未果，對方仍舊不願妥協，我們索性將詳情直接上報工程會（即行政院公共工程委員會）處理。沒想到，調查後的結果是設計師和工程施作廠商都有問題，最後設計師被吊銷執照，而得標的工程廠商則被發現借牌被罰款、取消資格。整個案子因而延宕許久，直到我退休後都還沒有結果。據聞，直到去年（2019）解說中心去年（2019）終於落成並正式啟用。⁹

除此之外，我任內另件大事是八八水災（2009）。¹⁰ 我曾代表農委會被派往南部救災指揮中心，隨其他部門一同駐紮在高雄旗山的陸軍八軍團營區。中央各部門與機關當時都有指派代表進駐指揮中心，被指派的人位階大概都是副處長以上等級。我們的任務是直接到場受理回應災民陳情案件，因此部門與機關代表們需要具備一定的決策權。農委會的代表連我在內共有 4 個人，而就我個人當時經手接觸到的民眾陳情來說，泰半都是希望能協助處理農田裡的漂流木，或是協助處理山崩後的農田道路修復。我們前後待了十多天，等待正式成立「莫拉克颱風重建委員會南部辦公室」¹¹ 後，才解散各自回到原單位。

（九）轉調林務局（2011－2014）

1. 林政組

2011 年 5 月 18 日，我從新竹處調升到林務局本部任林政組長，我對這個時間點印象深刻，因為這個調任命令來得非常突然。我記

得自己是星期六早上接到顏仁德局長的電話通知，下午就趕緊到辦公室整理打包自己的東西，隔週二就到臺北報到。會如此匆促的原因則是由於當時局本部造林組有些弊案發生（金門弊案），¹² 緊急人事異動，原本的林政組長被派往接任南投處長，所以顏局長希望我能及早到局裡協助局裡的業務推展。另一方面，也因為調任命令來得太快，儘管我有申請宿舍，一時還是沒有宿舍可立即入住，只好在臺北附近先借宿在親戚家。

儘管我擔任林政組長的時間不長，前後大概二個多月而已，但組內人才濟濟，大家的水準都很高，我才能在如此短暫的時間內與

9 滿月圓國家森林遊樂區遊客中心於 2019 年 1 月 26 日正式啟用。資料來源：新竹縣政府，〈滿月圓國家森林遊樂區新遊客中心 1/26 啟用〉，2020 年 4 月 30 日下載，https://www.hsinchu.gov.tw/News_Content.aspx?n=153&s=199698。

10 莫拉克颱風於 2009 年 8 月 6 日至 8 月 10 日間襲臺，期間山區降雨超過 2,000 毫米（臺灣年平均降雨量為 2,500 毫米），造成中南部及東南部嚴重災害，史稱「八八風災」。其中，又以位於高雄甲仙的小林村滅村事件最為嚴重。風災共造成 681 人死亡、18 人失蹤，全國經濟損失將近 2,000 億。資料來源：陳亮全、林李耀、李維森等，《莫拉克颱風之災情勘查與分析》（新北：行政法人國家災害防救科技中心，2010 年）。

11 2009 年 8 月 27 日制定〈莫拉克颱風災後重建特別條例〉，為迅速有效推動災後重建工作，並以特別預算方式編列 1,200 億元。本條例自公布日施行，適用期間為 3 年。由行政院設置莫拉克颱風災後重建推動委員會，負責重建事項之協調、審核、決策、推動及監督。編制為：召集人、副召集人、執行長、副執行長、主任秘書，綜合規劃處、基礎建設處、家園重建處、產業重建處與行政管理處。該條例現已廢止。另，委員會辦公室原設在旗山八軍團，2009 年 9 月 12 日後遷往行政院南部聯合服務中心（位於高雄市前金區）。資料來源：立法院法律系統，2020 年 4 月 30 日下載，<https://reurl.cc/3DXYdM>；行政院莫拉克災後重建推動委員會，2020 年 4 月 30 日下載，<https://reurl.cc/0ov6gK>。

12 發生於 2011 年 3 月的離島造林採購弊案。林務局及其所屬屏東林區管理處負責造林調查規劃、育苗及撫育之公務人員共計 9 人，經福建金門地方法院第一審判決，最重者處有期徒刑 25 年。資料來源：行政院農業委員會政風室，《行政院農業委員會林務局離島造林弊案再防貪報告》，2013 年 5 月。

同仁一同修訂完成嘉義處的〈濫墾地清理計畫〉，並且獲得層峰的核准。這個計畫的歷史源頭是 1969 年 5 月 27 日省政府頒布實施的〈國有林地濫墾地補辦清理作業辦法〉，¹³ 只是辦法頒布後，嘉義處在執行上一直遇到瓶頸，問題始終無法被解決而擱置。後來，儘管局本部有心處理，但林政組提交的清理計畫一直得不到層峰同意。適值林政組同仁再次研擬適當合理的清理計畫，加上我在管理處作業現場的累積經驗，能夠用更加全面的角度去周詳、補足計畫內容，終於獲得農委會核准清理計畫。

2. 造林組

同年（2011）7 月 22 日，我轉調造林組長，當時的局長已經由顏仁德局長¹⁴ 移交給李桃生局長。造林組轄下有 3 個科：國有造林科、輔導科以及林產科。國有林地的造林業務算是比較單純，輔導科則承辦獎勵造林業務及公私有林輔導。林產科主要負責林產管理事務。

我在造林組長任內有兩項最重要的變革：一是全局各管理處的造林標案都依政府採購法的規定辦理，各處的合約統一規格化。此舉不但符合政府採購法的規定，減少弊端發生，且簡化作業流程；二是鑑於年度造林計畫都是統一召集 8 個林管處到局開會討論後才定案，因各處新植造林時期不同，致計畫提送時間各處有所差異，不僅耗時，也使得計畫核定的期程被拉長。因此提議由各處視造林需求時間，個別送交造林計畫至局審定。先送文單位先審查外，對於位處較遠的屏東處、臺東處或花蓮處則以視訊會議審查，一來減少人員交通往返時間，二來也能在發現問題時，直接找相關承辦人

員到場參與討論或提問，更有助於計畫修訂。

不過當然這也有缺點。以前 8 個林管處共同開會，若遇到事情要宣布、或是送交計畫有同樣問題時，只要在會議上說明一次就好；分開審定後就得重覆敘述 8 次，而且又因為是先到先審，變成局本部的組內同仁會較忙碌。不像以前因為是統一開會，能夠提前得知各林管處的作業期程，同仁們得以先自行規劃作業時間。

3. 推動短期經濟造林計畫

本身在造林生產組任內經辦的業務裡，有件特別的修正計畫，在 2013 年提出〈平地造林獎勵辦法〉的修正計畫，將原先 20 年的期程縮減為 6 年。¹⁵ 平地造林獎勵辦法的出現背景在於當時農糧署有鑑於國內農業生產過剩，為鼓勵農民長期休耕，便決定與林務局合作推廣平地造林，希冀一方面在不損害農民權益下達到休耕目

13 因當時國有林班地被盜伐、侵墾的情況嚴重，為有效防範及取締，政府擬將侵墾地也納入管理。行政院於 1969 年 5 月 9 日核定〈臺灣省國有林事業區內濫墾地清理計畫〉，臺灣省政府並於同年 5 月 27 日頒布實施。依計畫辦理清理的墾民們得以依照當時〈臺灣省國有森林用地租地造林辦法〉，辦理訂約承租造林。易言之，此即為濫墾地清理的租地造林。資料來源：《監察院調查報告》，調查案號：108 財調 0079，2019 年 12 月 10 日公告。

14 顏仁德，於 2003 年 3 月至 2011 年 6 月擔任林務局局長。資料來源：行政院農業委員會林務局，2021 年 1 月 27 日下載，<https://www.forest.gov.tw/0000392>。

15 即「調整耕作制度活化農地及對地綠色環境給計畫」，改與農糧署合作推動短期經濟林。而原先的 20 年獎勵計畫名稱則為〈平地造林直接給付及種苗配撥實施要點〉（原名為〈綠海計畫—造林直接給付及種苗配撥實施要點〉），於 2008 年 3 月 26 日公布。2013 年度起停止受理新植案件，已核准案件持續辦理至獎勵 20 年期滿。資料來源：行政院農業委員會林務局，2020 年 4 月 30 日下載，<https://www.forest.gov.tw/0000055>；行政院農業委員會主管法規查詢系統，2020 年 4 月 30 日下載，<https://reurl.cc/MvOR2W>；黃佳琳，〈短期造林 6 年補助 66 萬 6 月底截止申請〉，2018 年 6 月 22 日，《自由時報電子報》，2020 年 4 月 30 日下載，<https://news.ltn.com.tw/news/life/breakingnews/2466009>。

的，一方面亦能透過環境綠美化增加民眾休閒空間。因此，共同規劃了 20 年的長期獎勵辦法，給予 20 年每公頃 60 萬元的造林獎勵金，再加上農糧署對休耕農地補貼的休耕給付 20 年每公頃 180 萬元，而原未符合休耕的農地參加獎勵造林時，林務局則給予每公頃 240 萬元的造林獎勵金，等同 20 年每公頃農委會會補助休耕農田每公頃 240 萬元。由獎勵金額可知，農委會當時投入了相當多的能量在推動平地造林，但這也是引起山坡地造林人員抗議不平的原因。在山坡地上造林的原住民們對此紛紛表達不滿，認為同樣是造林，山坡地的獎勵金每公頃只有 60 萬元的不公平現象。

這個爭議持續不斷地被討論，再加上農委會想推行新政策，讓農地再次回到農用，獎勵農民將休耕農地改種經濟雜糧作物，局內也奉指示研擬配合修正辦法。因屬短期造林，考量當時的造林木材用途轉變作為紙漿及菌菇類用材，造林樹種改以桉樹、楓香、相思樹及油桐能在短期內成長利用，並且又符合紙漿及菌菇類用途規格要求的經濟林木，提出修正版的 6 年短期經濟造林獎勵措施方案。

在修正方案裡，會針對農民的收穫期給予不同程度的補貼。以二期農耕者來說，農糧署每年每公頃會核發轉契作補貼 6 萬元，林務局給予造林補貼 3 萬元。而一期農耕者，農糧署則是每年每公頃核發轉契作補貼 3 萬元，林務局給予造林補貼 3 萬元。如此一來，不但減少了林務局的獎勵造林支出，也能兼及造林成效，農民們也還能保有一定的轉作收入，對林務局來說算是一個很好的結果，減少很多的經費支出外，山坡地造林人也較無抗議的聲音。新政策上路後，各地方政府並未有太大的反彈，唯獨雲林縣政府有著極大的

反彈聲浪。不過這算是農委會勢在必行的推行政策，因此如期推行。我並在 2014 年 8 月 4 日退休。

4. 國家公園的範圍大部分屬於國有林班地，在管理上有無遇到窒礙難行之處

林務局最早開始做的森林遊樂是高山山莊，像是大霸尖山的九九山莊、玉山的排雲山莊，不過現在排雲山莊已經移交給了國家公園，而九九山莊與登山步道仍舊由林務局管理。登山、健行步道系統是林務局很重要的工作項目，不可能交給國家公園經管。但對他們來說，若只有山屋維護、沒有維護步道，其實也不太行，所以這就是我們兩邊有很多需要聯繫協調的地方。再舉個實例來說，如果今天在國家公園的範圍內發生山火，哪個單位要負責？是林務局！國家公園居然不協助救火，因為他們說這是林務局管理的土地，這完全沒有道理啊！

我認為國家公園應該跟林務局隸屬同個中央單位管轄才對，現在國家公園隸屬內政部管轄，不像我們是在行政院農委會體系。比如說，行政院組織改照若林務局之後被劃歸到環境部，國家公園管理處也應該在環境部底下，這樣在同一部會兩邊要協調比較容易達成共識，不然我們永遠都會互相箝制對方、變成是一種衝突常態。



三 回憶中的竹東（新竹）林區管理處

我在竹東處（新竹處）的第一個單位是觀霧工作站，那時我對觀霧的情況完全不了解，問了前輩才知道觀霧在 2,000 公尺的山上，「上面什麼都沒有！」對年輕人來說會有被種「被關在那」的感覺，所以觀霧站的職員流動率算高，沒什麼人願意去。我剛進去時是站裡最年輕的員工，而且到了第三年才終於有一位新進同仁，不過對方待沒多久就申請調離了。

到觀霧上班，都是禮拜一上山，禮拜六中午才下山。我每個星期一早上 9 點前會到竹東林場搭交通車，一輛車大概會載二、三十位員工，交通車 9 點發車。觀霧站的員工有不少是外地人，大家在山下前一天不是暫住竹東的臨時宿舍，就是各自從家裡出發到林場搭車，像有些同仁就從苗栗和新竹湖口趕來。如果禮拜一沒辦法搭交通車上山，那就得隔日搭運材卡車上山，運材卡車的發車時間都很早。觀霧的員工宿舍有兩人房也有單人房，通常職員及比較資深的甲技都是一人一間，其他就是兩個人一間。觀霧也有員工餐廳，員工組成伙食團，固定時間供餐，每月伙食費直接從薪水裡扣。管理處員工出差到觀霧，也是在員工餐廳用餐，只要提前說一聲即可，餐費則按固定的成本計算。有時候鄰近的警察派出所員警也會來用餐。

到觀霧一定要走大鹿林道，當時路況不好，一般會走的只有運材卡車及軍用卡車，加上卡車都載重，路面上會留下很深的輪胎溝。因此，我們的交通車司機在開車上山時還要特別避開那些輪胎

溝，車速很慢、單趟路程 60 公里需費時 3 小時，到山上都十二點多了。當時山上沒有打卡機，我們上班是採人工簽到。工作時間也不像平地是固定的朝八晚五，在山上工作比較像是責任制，而且活動範圍也就那麼大，也不能跑去哪。夏天的觀霧還好，晚上氣溫很涼爽舒適；但要是到了冬天，整個人是從腳底冷上來！不過也還不到下雪的程度就是了，除了寒流來襲時偶爾才會遇到下雪。

至於在山上的娛樂，我們會自己帶收音機上山，因為山上只有辦公室有一臺電視機，不過當時收訊不好。1980 年我到觀霧時，工作站已經有臺電配電，前輩說我很幸運、來的時候就有電了，不然他們以前都還得用發電機發電，晚上 8 點後就沒電可用了。山上沒有什麼休閒活動，大家要是下班了或是休息，頂多就是聚在一起打麻將，但也是打的人少、看的人多。員工通常都是年紀比較大的人，所以也比較少的人看書。我最常看到的就是一群人坐在外面聊天，曬曬太陽、看看對面的雪山山脈。聖稜線很漂亮呢！不過看久了也會膩。尤其是比較早收工的檢尺工，他們都寧願每天一大早跟運材卡車上山，下午把工作做完後就直接跟著最後一班車下山，隔天再上山。

我們在山上時最怕遇到火災。我記得 1980 年 12 月中那時正逢五峰鄉的矮靈祭期間。晚上十點多山上打電話下來說山上失火了，趕緊聯絡主任並連絡在竹東住的員工，和主任帶著站內員工開車上山打火。那時失火的地方在大安溪第 48 林班的造林地，後來總共燒了 2 天。那時工作站人員有個默契，聽到或知道山上有森林火災，無論如何都會想辦法搭車上山協助打火。

在火場，撲滅山火的主要方式是在火場四周開設防火線，避免火勢蔓延，之後就是要防範有沒有零星的火花引燃到其他範圍。直升機滅火的最大助益在空中澆水，直接將初期發生的火勢減弱，有利於地面人員逐步控制火勢。觀霧因為比較乾燥，本來就容易發生火災，尤其伐木區域有大量木材更容易失火。火燒山如果發生在平日都還好，因為員工都在；但要是假日那就較累了，員工四散回家，只能先緊急從竹東找人上山，其餘人員隨後再陸續上山。



你所不知道的人森事

桃竹苗地區林業訪談集

李智慧女士

訪問紀錄

時間	2020 年 10 月 8 日上午 09:30 至 12:00
	2020 年 10 月 13 日上午 10:00 至 12:00
地點	臺北市中山北路七段 114 巷 陳宅
使用語言	臺語、國語
訪問	洪廣冀、李佩堃、顏翊卉、陳瑞琪、 郭惠珍
列席	陳敦國
記錄	郭惠珍



歡欣到起往事的李智慧女士

受訪者簡介

李智慧，1938 年出生，臺北市人，李好生長女。李好生（1905-1989），1924 年畢業於臺北商工學校商科。1936 年在淡水創立「老義發商行」，從福州進口福杉，將羅東檜木輸往日本，在 1930 年代是僅次於「施合發商行」¹ 的木材製造、加工、海陸運輸商行。「老義發商行」在高雄設有支店、臺北市設出張所、基隆設營業所。1939 年創立「淡水纖維工業」，販售草帽、草蓆、草鞋等。除個人事業外，他歷任淡水信用購買組合理事、組合長，淡水建築信用販賣購買組合監事、淡水合同運輸董事、臺灣木材組合監事、淡水街協議會員，及福榮商行董事長，臺灣木材商聯合會副會長，臺灣總督府木材及製造物價專門委員，皇民奉公會淡水郡支會及淡水街分會委員，臺北州木材配給組合理事等要職。1945 年於戰後，擔任第一屆淡水鎮鎮民代表會主席。²



一 個人生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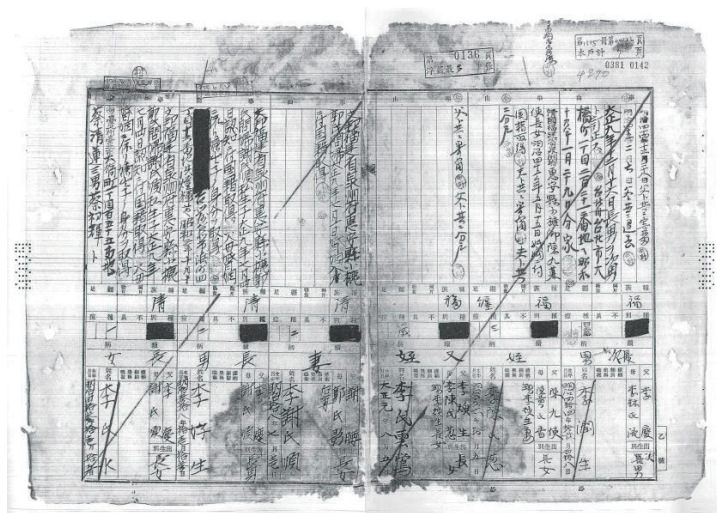
（一）家世

我是李智慧，1938年2月1日出生在臺北市迪化街（今臺北市大同區），日本時代原名李智慧子，之後才改為李智慧。我阿公李慶是中國泉州人，³經營船頭行，聽說名叫「東發」，專門運送貨物往返中國和臺灣兩地。阿公後來娶了臺灣妻子林流，並生下一子李潤生後，才又把中國老家的家人接來臺灣（1909）。就我所知，

1 施合發商行是日治時期淡水地區知名木材行，由施坤山（1878 — 1931）設立於1907年。起初經營木炭事業，1914年開始代理日本石油、寶田石油，之後接收日本人經營的「植松木材屋」，開始發展木材事業。1926年，施合發商行轉型為股份公司，成立「株式會社施合發商行」。商行位於淡水街草厝尾1號（今淡水中正路28號，華南金控淡水分行行址）。1931年施坤山逝世後，其長子施禎益被選為施合發商行董事長，施合發亦於1936年成為全臺灣屈指可數的大規模商行，但因1937年盧溝橋事變，臺灣與中國貿易被中斷，商行生意逐漸衰退。1944年10月，美國空襲淡水，施禎益不幸被炸身亡，施合發商行營運受到很大打擊，於是施氏家族栽培原擔任董事的施坤山二房招贅女婿（元配施秋鳳，後再贅秋鳳之妹秋鶯）邱秀城擔任董事長。戰後，邱秀城以施合發商行董事長身份，成為當時臺灣木材工業最重要的領導人，並於1947年當選「臺灣省木材工業同業公會」首任理事長，任內積極爭取美國共同安全總署中國分署及農復會支持，撥款從事臺灣森林的保育造林工作。1953年，邱秀城被告發盜伐臺中縣八仙山事業區的「八仙山盜林案」。歷經數年訴訟，邱秀城等最後雖獲無罪，但商行及其個人財產除保留家屬生活費外，全部沒收，而施合發商行亦隨之走入歷史。資料來源：周宗賢，《淡水鎮志（第十篇）：人物志》（新北：淡水區公所，2013），頁321-322；淡水維基館，〈施合發商行〉，2020年11月12日下載，<https://tamsui.dils.tku.edu.tw/wiki/index.php/%E6%96%BD%E5%90%88%E7%99%BC%E5%95%86%E8%A1%8C>。

2 資料來源：周宗賢，《淡水鎮志（第十篇）：人物志》（新北：淡水區公所，2013），頁327；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近現代人物資源整合系統，〈李好生〉，2020年10月24日下載，<http://mhdb.mh.sinica.edu.tw/mhpeople/result.php?peopleName=%E6%9D%8E%E5%A5%BD%E7%94%9F&searchType=1>。

3 據李家日治時期戶籍謄本為泉州惠安縣人。



圖一、李家日治時期戶籍謄本／李佩蓁提供

阿公和阿嬤（李謝順）⁴來臺灣還生有李玉水、⁵李珠涼兩女。⁶

我爸爸李好生於1905年出生在中國，5歲隨阿嬤來臺灣（1909），之後就讀開南商工⁷，畢業後就在迪化街做生意。爸爸一共有3位妻子，分別是元配蘇月梅、二房清琴（藝名，本名可能為陳桃）、三房王麗君。原本爸爸要先娶清琴，但因為她是藝旦，阿公認為門當不戶對，所以先娶蘇義吉商行的女兒蘇月梅，也就是我媽媽。至於王麗君，她在日本時代被商社派去おきなわ（沖繩），日本戰敗被遣返回臺，當時三十幾歲，比我大哥（李榮廷）年長一歲，又因為她媽媽生病需要錢，所以才嫁給我爸爸，說來算是戰爭的悲哀。

除了我之外，我爸爸共有5個親生兒子，和蘇月梅生有長子李榮廷、次子李榮傑、三子李榮修；和王麗君生有四子李榮明、五子

李榮哲。另外，還與清琴撫養一個養子陳朝熙（原名李朝熙）⁸與一個養女（名字未知）。

雖然我名義上的父母是李好生與蘇月梅，但我十幾歲時聽奶媽說才知道，原來我親生父母是叔叔李潤生和孀孀郭金。因此包含我在內，叔叔和孀孀其實有兩子、六女。⁹我出生後，可能和阿嬤很有緣分，她很喜歡我，所以我從小都和她一起睡。再加上當時爸爸李好生與生父李潤生都已有一個兒子，後來他們就決定把我過繼給爸爸。

（二）兒時與求學生活

我出嫁前主要住在迪化街三進的房子，它在日本時代好像是 2 層樓，但前面有小閣樓，算是 3 樓。我和阿公、阿嬤就住在那裡，

4 本文所述「阿嬤」皆指李慶在中國的元配妻子李謝順。

5 據李家日治時期戶籍謄本名為李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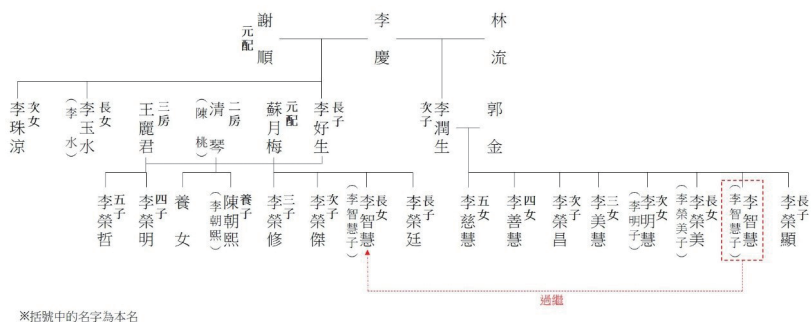
6 據李家日治時期戶籍謄本，李玉水、李珠涼與李好生皆同在 1920 年入籍日本，所以推測當時李慶可能先將元配妻兒接到臺灣定居一段時間後，才完成入籍申請。

7 當時校名應為東洋協會臺灣支部附屬私立臺灣商工學校，簡稱臺灣商工，創立於 1917 年。戰後為私立開南商工職業學校，簡稱開南商工，2020 年 4 月 13 日，更名為開南學校財團法人臺北市開南高級中等學校，簡稱開南中學迄今。資料來源：臺北市開南高級中等學校校網，2020 年 10 月 27 日下載，http://www.knvs.tp.edu.tw/kn_index.php。

8 據受訪者口述，陳朝熙本名李朝熙，曾在就讀建國中學時，因童軍衣著問題，毆打過蔣經國長子蔣孝文，因此被退學改念開南商工。之後，因參與 1964 年湖口兵變，又稱湖口裝甲兵事件，被判刑入獄，所以被李好生要求脫離父子關係，遂改從母姓為陳朝熙。他在綠島服刑期間，自學法文、日文，出獄後靠翻譯相關書籍維生。又，湖口裝甲兵事件為陸軍裝甲兵副司令（時任代理司令）趙志華少將在新竹縣湖口鄉裝甲基地所發動的一起政變未遂事件。資料來源：薛化元，〈湖口兵變〉，《臺灣大百科全書》（2009 年 9 月 9 日），2020 年 10 月 27 日下載，<http://nrch.culture.tw/twpedia.aspx?id=5719>。

9 李潤生子女姓名詳見圖二。

李智慧女士 訪問紀錄



圖二、李家家譜／本團隊依李智慧女士口述內容與李家日治時期戶籍謄本資訊繪製



圖三、李家家族合影（前排坐者左起陳世礎、李智慧、奶媽、清琴、李好生、蘇月梅、李榮廷、李榮廷妻；後排左起李榮哲、李榮廷長媳、李榮廷長子、李榮傑、李榮傑妻、李榮修、李榮修妻、李榮廷次子、李榮廷次媳、李榮廷三子、李榮明、李榮明妻；最前排左右為李榮傑雙胞胎兒子、中間為李榮明兒子）／李智慧提供

其他兄弟姊妹都住 2 樓，所以他們都叫我「3 樓的」。光復後，整個房子改建成 3 層樓。

另外，我爸爸在淡水還有間漂亮的別墅，我都住在 2 樓。那棟房子的巷口附近現在是有名的阿婆鐵蛋，別墅後門出去就在淡水河邊，小時候我都在那裡玩。房子裡有個很漂亮的日式庭園，但現在那裡被放了很多小吃攤販的器具，我看了心很痛。

我阿嬪很疼我，除了從小帶我一起睡外，聽說我度晷（tōo-tsè，嬰兒出生滿一年）後還不敢讓我在迪化街家的地板爬，都抱著我，直到去淡水家才放心讓我爬，因為她覺得那邊的房子比較乾淨。我長大後，她到哪裡都帶著我，也常常帶我去淡水，尤其是夏天，因為那裡比較涼爽。

我阿公是他兄弟輩中最長壽的，所以他來臺灣的時候，也把他哥哥的太太、小孩都帶來，並照顧他的侄子到大學畢業、娶妻生子。他們後來搬出去是因為他們有了自己的小孩，覺得繼續住家裡的話，活動空間不夠。我爸爸這點（寬厚）像阿公，如果員工沒有錢，我爸爸會讓他們就住在我們家、連吃飯也一起，所以我記得小時候我家吃午餐時，總共有四、五十人，大家輪流吃。

我 7 歲的時候（1944）考上建成小學，¹⁰ 不過我覺得很奇怪，明明我聽不懂日文，怎麼考試還會過？後來我想可能是我爸爸有

10 指日治時期建成小學校，成立於 1919 年。戰後廢校，原校舍作為臺北市政府辦公廳舍。1993 年決議將市政府遷往新市政府大樓，原建物規劃為二：正面為臺北第二美術館，兩翼為建成國中校舍。1996 年建築物由臺北市民政局評定為市定古蹟。2000 年臺北市政府宣佈臺北第二美術館正名為臺北當代藝術館，並於次年開館。資料來源：國家圖書館 臺灣記憶，〈臺北市政府（原建成小學校），2020 年 11 月 1 日下載，https://tm.ncl.edu.tw/article?u=005_001_0000358882。

under the table。¹¹ 我讀了一年後就遇到空襲，我們家被疏開（soo-khai，疏散，指戰爭時因躲避空襲而疏散到鄉間）到新店屈尺，我們就在附近租了一間房子。當時有錢也買不到東西，所以我們家都是男生吃白飯、女生吃粥，然後米跟番薯簽（han-tsi-tshiam，用刨子將地瓜刨成的條狀物）一起煮。

在屈尺租屋處附近有溪，我當時整天都在那裡抓魚、玩耍。但過沒多久我就和李榮顯兩人被爸爸送去新店的一間日本學校，同學都是日本人。那時候要從屈尺搭船上學，我阿嬤都哭著不讓我們搭船，我也哭著不想去，媽媽曾笑說明明只是要出門讀書，我們卻哭得就像我要出嫁了一樣。

當時我是小學二年級，不過課程內容學什麼我都忘了，我只記得每天吃完早餐要去海邊用畚箕扛石頭，還有每天都要做體操。星期一到星期六要住校，星期六短暫回家後，隔天就又要回學校。住學校要自己洗衣服，但我不會，都在那邊哭，而且我也不太會說日語，幸好有大哥（李榮顯）在旁邊照顧我。我覺得自己那時很可憐，所以每週上學都在等星期六可以回家的時候。

我爸爸每隔幾週會來看我們，那時候我們不能隨便出校門。剛好他認識一位管理員，他就給管理員一種當時很難買到的アメタマ（Ametama，即金柑玉糖），再請他帶我們出來和他吃飯。爸爸還會另外準備一大包糖要分給全校的學生一人一顆，連我和哥哥（李榮顯）也都只分到一顆。雖然那時候我很恨爸爸把我送去學校，但是他這個特別把我們帶去吃飯的行為，讓我永遠記在心裡。

我小學三年級時臺灣光復（1945），我記得那時阿公特別穿

上只有過年才會穿的長衫（tîg-sann，舊時的禮服，指男子穿的大褂），去碼頭迎接祖國來的外省兵，但他回來後表示很失望，說那些外省兵都穿草鞋、全身很臭，而且他回到家後身上莫名出現跳蚤，全身都很癢，後來，阿公就在那年過世，但我不知道他過世的原因。不過我們家在同年出生了3個男孩，分別是叔叔次子李榮昌、我二弟李榮傑，還有我姑姑珠涼的次子。其中，弟弟李榮傑出生時我爸爸更是開心到那陣子每天都辦桌請客，因為他是爸爸時隔近20年後才獲得的兒子。

光復後，我們迪化街這邊的人都讀永樂國小。¹² 學校老師因為多數受日本教育，都不會說國語，所以他們晚上會去上國語課，白天再教我們，但都是用「臺灣國語」。我記得三年級的班導叫王粉，年紀很大，差不多是我媽媽的年紀；之後還遇到一位姓曹的班導，他很凶、很嚴格。當時課程內容我忘了，只記得第一課是「你是臺灣人，我是臺灣人，他是臺灣人，我們都是臺灣人」。另外，我9歲時（1946）曾經去臺大醫院¹³ 動盲腸手術，手術前阿嬤為緩解我

11 意即李好生可能在私下與校方有交易。

12 當時校名應為永樂國民學校，前身為國語傳習所，創立於1989年。歷經大稻埕公學校、大稻埕女子公學校、大稻埕第二公學校、永樂公學校、永樂國民學校等名稱更迭。1968年更名永樂國民小學迄今。資料來源：臺北市大同區永樂國民小學校網，2020年11月1日下載，<https://sites.google.com/ylps.tp.edu.tw/ylps-history/%E9%A6%96%E9%A0%81>。

13 當時院名應為國立臺灣大學醫學院第一附屬醫院，前身為臺灣病院，創立於1895年。歷經臺灣總督府臺北醫院、臺北帝國大學醫學部附屬醫院、國立臺灣大學醫學院第一附屬醫院等名稱與機構變遷後，1947年改為國立臺灣大學醫學院附屬醫院。1950年，再次更名為國立臺灣大學醫學院附設醫院迄今，並在臺北、新竹、雲林等地區設有分院。資料來源：國立臺灣大學醫學院附設醫院網站，2020年11月1日下載，<https://www.ntuh.gov.tw/ntuh/Fpage.action?muid=57&fid=2963>。

手術時的疼痛，還讓我吸過一次鴉片，印象中那味道很苦。

我初中和高中都就讀靜修女中。¹⁴ 原本阿嬤反對我上中學，但是我媽媽說靜修離迪化街很近，如果遇到空襲躲回家比較近，所以阿嬤才同意。我初中時學校分 A 到 F 班，共有 6 班，每班大概有五、六十人。從二年級開始人數變少，三年級時剩下 5 個班，分 A 到 E 班。高中時每個年級只有一個班，每班也是六十幾個人，很少有留級生。那時有很多不想加入國民黨的外省人會來靜修女中教書，也有一些有名的臺灣老師，像是我的音樂老師呂泉生，¹⁵ 是《丟丟銅仔》作者，還有臺灣著名畫家林玉山。¹⁶

我從小就喜歡唱歌，從小學開始，我音樂考試若是用唱的，老師都會給我最高分，所以我初中也就加入靜修女中合唱團。合唱團是由呂泉生指導，他態度冷冷地，我看到他就怕，沒跟他說過話。當時沒有參加過比賽，只有在 Christmas（聖誕節）時會參加大合唱表演。

那時靜修女中最出名的是壘球，比賽都拿冠軍。雖然我不是壘球校隊，但我也是投得很好的 pitcher（投手），只是我跑得很慢，每次跑到壘包時都是 out（出局）。不單壘球，我什麼球類都喜歡，例如排球、籃球、乒乓球等。我都利用中午人家休息的時間去打球，所以我都會在第三、四節課接近中午時偷吃便當，下課就和同學去打球。當時喜歡運動的也就是我們這些人，所以比賽都派我們去。

另外，我還喜歡游泳，可是靜修女中沒有游泳課，因為修女洪校長說「去外面游泳好像在大眾底下洗澡。」我記得好像有人被抓到去游泳因而被記過，當時我阿嬤也不讓我游泳。不過，我有一個

會做衣服的朋友，她幫我做了一件三點式的泳衣。在沒有人教的情況下我還自己學會游泳，假日時只要去到有水的地方我就會下水游泳，像是我就游過碧潭。

我 18 歲（1955）高中畢業後，在家沒事做，所以被家人叫去學裁縫。那時跟一位姓陳的老師學了一年多，他原本是知名裁縫教室トレビアン的老師，後來自己出來開教室，但我忘了教室位置在哪裡，只記得班上至少有 10 個人。不過，我學到最後，什麼都會做，就領子不會做，所以我孩子小時候的西裝都沒有領子，而且我做事情很慢，一件衣服要做好多天。

因為家裡不用我幫忙，學完裁縫後就又有沒事做，我便常去一位住在我們家對面的朋友家。那位朋友名叫何素寬，我常常去她家

14 靜修女中，前身為私立靜修高等女學，由臺灣天主教道明會創立於 1916 年。戰後，改為初中部及高中部，修業年限各為三年，並更名改為臺北市私立靜修女子中學，簡稱靜修女中。2020 年 7 月 6 日，更名为臺北市私立靜修高級中學迄今。資料來源：臺北市私立靜修高級中學校網，2020 年 11 月 1 日下載，<http://www.bish.tp.edu.tw/>。

15 呂泉生（1916-2008），臺中神岡人，臺灣知名作曲家、合唱指揮家。1939 年畢業於日本東京東洋音樂學校。1943 年回臺後，擔任「臺北放送局」演藝股長及合唱團指揮兼編寫樂曲，並採集編整閩南民謠，同時積極創作，著有《搖籃仔歌》、《阮若打開心內門窗》等歌曲，被譽為「臺灣合唱之父」。1950 年受聘於靜修女中，至該校籌組藝術班，隔年暑假辭專任教職，改為兼任音樂教師，兼訓練該校鼓笛隊、合唱團。1957 年辜偉甫創辦「榮星兒童合唱團」，任團長兼指揮，並於同年暑假辭靜修女中兼任音樂教師。1991 年正式從榮星合唱團退休，但之後仍持續參與榮星合唱團相關活動。資料來源：國立傳統藝術中心 臺灣音樂館，2020 年 11 月 4 日下載，<http://musiciantw.ncfta.gov.tw/list.aspx?p=M011&c=&t=2>。

16 林玉山（1907-2004），本名英貴，字立軒，嘉義人，以膠彩畫與水墨畫聞名。1926 年赴日本東京川端畫學校求學。1927 年參加第一回「臺灣美術展覽會（臺展）」獲入選，與陳進、郭雪湖被譽為「臺展三少年」。戰後，於 1950 年遷居臺北，先於靜修女中執教，不久轉往臺灣省立師範學院藝術系（今國立臺灣師範大學美術學系）授課，直至退休。資料來源：李進發，〈林玉山〉，《臺灣大百科全書》（2011 年 12 月 29 日），2020 年 11 月 4 日下載，<http://nrch.culture.tw/twpedia.aspx?id=4669>。

玩。何素寬的爸爸是臺中人，原本在日本做貿易，賺了很多錢。日本戰敗後，她爸爸想要結束在日本的公司，於是請員工把錢先拿回臺中，結果那個員工帶著錢和有價值的東西跑掉，所以她爸爸只好把臺中的房子賣掉，結果又很倒楣，遇到4萬元換1元的貨幣改革，¹⁷家裡剩沒多少錢，於是他們搬到臺北，跟我姑姑玉水租房子。何素寬則和她嫂嫂兩人幫忙做衣服養家，但她爸爸因為之前的事情生病，到臺北沒多久就過世。

（三）婚姻生活

我在1960年11月20日結婚，那年我22歲。我先生叫陳世礎，¹⁸1933年出生，他媽媽唐金枝和我媽媽是靜修女中同學，同時他也和我大哥（李榮廷）同個奶媽。有一次他媽媽來我們家時，剛好看



圖四、李智慧女士結婚照／李智慧提供

到我，就跟我媽媽說他有一個兒子剛當兵回來還未娶，於是就撮合我們兩人。

我們婚宴辦在蓬萊閣，¹⁹ 我記得那裡很寬敞，還有樓梯。我先生是長子，公公陳發得²⁰ 是臺北有名的牙醫師，當時很多知名高官都是他的顧客，例如連震東。婚禮當天，很多公公的醫生朋友都來參加，再加上我先生本身是扶輪社員，所以整個場面很盛大，可能開有 100 桌。

公公的醫院²¹ 設在南京西路，在法主公廟²² 對面、黑美人酒家旁邊，我和先生婚後也住在那裡。因為住家鄰近二二八事件發生地

17 指 1949 年 6 月 15 日，國民黨當局為避免臺幣受國共內戰影響繼續貶值，遂進行貨幣改革，宣布將臺幣以四萬元比一折成「新臺幣」之政策。資料來源：薛化元，〈舊臺幣 4 萬元兌換新臺幣 1 元的故事：戰後臺灣為何被捲入中國嚴重的通膨風暴？〉，《The News Lens 關鍵評論》（2015 年 11 月 9 日），2020 年 11 月 4 日下載，<https://www.thenewslens.com/article/29655>。

18 陳世礎（1933-2004），畢業於淡江英語專科學校，曾任職英商怡和洋行船務部、日商三井物產株式會社、博士食品公司總經理、世礎公司負責人，以及愛爾蘭酪農局臺灣代表等。資料來源：陳世爵，《世園隨筆（一）家譜》（未出版，1992）。

19 蓬萊閣，日治時期臺北市大稻埕著名的高級臺菜飯店，與「江山樓」、「東薈芳」、「春風得意樓」並稱為「四大旗亭」。1922 年由淡水富商黃東茂興建，後轉手大稻埕茶商陳天來。1957 年再次轉賣徐傍興，改裝成徐外科醫院，現已改建為商業大樓。資料來源：趙筱蓓，〈大稻埕蓬萊閣〉，《臺灣大百科全書》（2011 年 5 月 20 日），2020 年 11 月 4 日下載，<http://nrch.culture.tw/twpedia.aspx?id=26068>。

20 陳發得（1904-1965），臺北市人。1932 年取得玉置舞蹈學院師範科舞蹈教師資格證。1933 年畢業於日本齒科醫學專門學校，同年在臺北市創立中央齒科醫院。歷任戰後臺北市牙醫師公會第一屆理事長、臺灣省牙醫公會常務理事、臺北市市政建設委員、臺北西區扶輪社社社友及膳食委員會主任委員等職。與妻子唐金枝育有三男、八女，長子為陳世礎、次子為陳世爵、三子為陳世燦。資料來源：陳世爵，《世園隨筆（一）家譜》（未出版，1992）。

21 指中央齒科醫院。資料來源：陳世爵，《世園隨筆（一）家譜》（未出版，1992）。

22 指臺北法主公廟，位於臺北市大同區朝陽里南京西路 344 巷 2 號。

點天馬茶房，所以我曾聽我先生說，他以前讀建國中學²³時曾在家裡二樓看到二二八事件的事發情形，而且當時謝雪紅²⁴也住在附近（大千百貨二樓或三樓），他說當天有很多人上門搜她家，場面搞得像在抄家似的。

因為我先生對政治很熱衷，以前都會說一些事情，但我那時候對政治不感興趣，又每天都在做家事，很累，所以聽完也就忘了。不過我記得他很氣國民黨，他說他當兵時被迫入黨，因此一退伍就退黨。他很喜歡聽政治演講，大學第一志願就是臺大政治系，²⁵但第一次沒考上，後來重考，念了淡江大學，²⁶和他二弟陳世爵同年級。他大學畢業當兵後就到怡和洋行、日本三井物產公司²⁷上班。



圖五、李智慧女士全家福／李智慧提供

結婚後，我都在家照顧小孩，那時候家裡有請傭人，但是傭人回家後，因為我都不會做家事，常被我婆婆罵，我印象深刻她曾罵我一句名言：「你不會做家事，怎麼還敢嫁到人家家裡當大媳婦？」現在很感激我婆婆，把我從無能訓練成無所不能。

我在南京西路住了 5 年後，因為長子陳敦弘（1961）、長女陳敦香（1963）與次子陳敦國（1964）3 個孩子一個一個出生了，住家空間不夠，所以和先生搬出來。剛搬出來很可憐，在南京東路 5

23 建國中學，前身為國語學校第四附屬學校增設尋常中等科，創設於 1898 年。日治時期歷經臺北州立臺北中學校、臺北州立臺北第一中學校等更名。戰後改名為臺灣省立臺北建國中學，簡稱建國中學。之後又歷經臺北市升格直轄市與教育政策改變，於 1968 年更名為臺北市立建國高級中學迄今。資料來源：臺北市立建國高級中學校網，2020 年 11 月 1 日下載，<https://www2.ck.tp.edu.tw/administration/65/287>。

24 謝雪紅（1901 — 1970），彰化人，本名謝阿女，臺灣共產黨創始人。1920 年代曾參與文化協會活動、進入莫斯科東方大學就讀，並在上海成立臺灣共產黨（日本共產黨臺灣民族支部）後，擔任主席，開始從事農工運動，期間亦曾被捕入獄。1945 年終戰後，在臺中組織人民協會與農民協會，遭陳儀政府強迫解散，另創建國工藝學校以教育青年學子。1947 年二二八事件爆發，3 月 2 日在臺中召開市民大會，被推為主席，3 日設立「臺中地區治安委員會作戰本部」，試圖主導臺中地區成立的民兵「二七部隊」，與國府軍進行游擊戰，直至 9 日才黯然逃出臺灣，潛赴香港。之後，在上海成立「臺灣民主自治同盟」，擔任主席。1948 年開始出任中國婦女聯合會執委、政協委員等職。1957 年被批鬥為右派，又於 1968 年文革期間遭紅衛兵批鬥，被毛澤東指為地方主義者。1970 年病逝於北京。資料來源：線上臺灣歷史辭典網站，2020 年 12 月 13 日下載，<http://lib2.tngs.tn.edu.tw/Doth/Article.aspx?4443^%c1%c2%b3%b7%ac%f5>。

25 指國立臺灣大學政治學系，創設於 1947 年。資料來源：國立臺灣大學政治學系網站，2020 年 11 月 1 日下載，<http://politics.ntu.edu.tw/?p=4>。

26 當時校名應為淡江英語專科學校。由張驚聲、張建邦父子創辦於 1950 年。1958 年改為淡江文理學院。1980 年獲准升格，改名淡江大學。2020 年 8 月更名為淡江大學學校財團法人淡江大學迄今。資料來源：淡江大學校網，2020 年 11 月 1 日下載，<https://www.tku.edu.tw/>。

27 應指臺灣三井物產公司，由日本三井物產株式會社在臺北設立於 1952 年。資料來源：臺灣三井物產公司官網，2020 年 11 月 1 日下載，<https://www.mitsui.com/tw/zh/company/profile/index.html>。

段租房子，我們在那也住了5年。那時候那附近就這幾間房子而已，很稀微（hi-bî，寂寞、寂寥）。當時什麼都要自己做，但我不會煮飯，只會煮鹹粥。以前沒有洗衣機，都手洗衣服，所以手不但整天泡水，還因為不太會洗都把手磨破，也因此晚上都在流血。那間房子是跟我同學媽媽租的，但是他媽媽很節儉，說因為房租算我們很便宜，所以不願意花錢幫我們買燒水的設備。因為這樣，我每天都要燒洗澡水。我們家有5個人，我每天都得燒好幾鍋的熱水。我覺得這5年是最辛苦的，不過也是這樣苦過來。現在回頭想，我覺得以前自己很勇敢，可以給自己「按讚」。

之後，我和先生貸款在仁愛路買房子，位在仁愛醫院後面，大概住3年，可是那間房子太小間，只有兩間房間，所以3個小孩睡一間，我們夫妻睡一間。後來，經我妹妹介紹再買忠孝東路的房子，位在臺北工專²⁸附近，我們在那住了7年。忠孝東路當時一坪才一萬元，很便宜，我們本來預計要買五十多坪，結果因為是最末間，還多出了二十幾坪、建商沒辦法蓋一棟新的，所以變成那間特別大，有七十幾坪。住在忠孝東路那段時間是我覺得最快樂的時光，因為那間房子冬暖夏涼，客廳、廚房都很大，房間很多，我光是洗陽臺就要花掉半天時間。當時附近很多違章建築，好像還有空軍眷村。

再後來，我們搬去敦化北路住了一段時間，之後就在1978年移民美國。忠孝東路那間房子因為太大間租不出去，沒想到在我移居美國期間先生把它賣掉了，我很不捨。

我先生沒送過我禮物，我們婚後也常鬥嘴，但是為了小孩還是

要忍耐，所以他常說：「談戀愛的人沒幾年就離婚，我們每天都吵架也沒有離婚，所以愛情不一定要我愛他。」不過，有一點我很感謝我先生，在小兒子一歲多後他讓我去參加榮星合唱團。²⁹因為他在日本公司工作，每天都要去應酬，但是我每個禮拜一要練唱，所以為了讓我放心去唱歌，他一定會回來幫我照顧 3 個小孩。

（四）移民美國

受到臺灣退出聯合國以及中美斷交（1979）情勢³⁰影響，我先生決定在 1978 年讓我帶 3 個孩子移民美國，不過他選擇自己留在臺灣工作，因為他說他有年紀了，不想再「受洋罪」。

本來我們申請移民洛杉磯，但先生弟弟（陳世燾）住在夏威夷，而且從臺灣搭機去夏威夷機票比較便宜，所以後來我們決定改移民夏威夷。當時我們和他弟弟一家住在同一棟樓，我們住 12 樓，他們住 9 樓。他們家晚上五點多就吃晚餐，八、九點就睡覺，大家作息錯開，所以我們很少看到他們。

28 前身為民政局學務部附屬工業講習所，創立於 1912 年。1945 年 12 月 31 日更名為臺灣省立臺北工業職業學校，簡稱臺北工專。1994 年 8 月改制為國立臺北技術學院。1997 年 8 月更名為國立臺北科技大學迄今。資料來源：國立臺北科技大學校網，2020 年 11 月 23 日下載，<https://archive.ntut.edu.tw/p/404-1050-91771.php?Lang=zh-tw>。

29 1957 年章偉甫創辦「榮星兒童合唱團」，呂泉生任團長兼指揮。之後又陸續成立榮星混聲團、榮星婦女合唱團等音樂組織。資料來源：財團法人臺北榮星文教基金會官網，2020 年 11 月 4 日下載，<http://www.rscf.org.tw/site/%e6%a6%ae%e6%98%9f%e5%90%88%e5%94%b1%e5%9c%98/%e5%90%88%e5%94%b1%e5%9c%98%e8%b6%b3%e8%b7%a1/>。

30 由於 1978 年 12 月，美國與中華人民共和國才正式宣布從隔年 1 月 1 日起開始建交，以及美國將和中華民國斷交。所以此處應指自 1971 年中華民國聯合國席次被中華人民共和國取代後，對於中華民國未來處境以及與美國外交情勢的擔憂。

當時我壓力很大，獨自帶 3 個小孩去美國，又不會講英文，因此剛開始我都帶著 3 個孩子一起去 Adult School（成人學校）、Summer School（夏季學校）學英文。那些學校是政府辦的，不用錢，想學的人都可以去，因為要達到一定人數才能開課，所以上課的老師都很巴結我們，怕我們不去。他們每天都會泡咖啡和帶自己做的蛋糕給我們，我喝咖啡的習慣就是從那時候開始的，要不然以前我都不敢喝。我很喜歡當學生，覺得很好玩。我是很好的學生呢！老師們在課程結束後都還記得我。在那段時間裡讓我印象深刻的是，由於 Adult School 在 McKinley High School，從我們住的地方到學校需要搭車，但因為我是路癡，剛開始又不懂得要怎麼搭車，所以常常帶著他們迷路。

另外，我還有幫忙靜修女中同學的農場種小黃瓜。我同學和靜修女中老師談師生戀，後來兩人也來到夏威夷開農場，但需要有 2 個有 Green Card（綠卡）³¹ 的人做事才可以，所以請我幫忙。我記得每天早上 6 點就要到農場，那個時候很辛苦，部分皮膚都曬黑，一小時好像 2 元還 2.5 元美金，差不多做了兩、三年。

我有一點英文基礎後，就改去 Waikiki Gift Shop（禮品店）打工，賣禮品和 Aloha Shirt（夏威夷衫），當時生意很好。這份工作是一個叫 Chris 的朋友介紹。他先生和我同年出生，在夏威夷州政府工作，副業是 broker（掮客），幫人介紹房子，我們又都是臺灣人，我親戚也是他的好朋友，我們後來也變成了牌友，偶爾一起打牌。

我先生每隔幾個月會來夏威夷看我們，但他一不敢喝牛奶、二不敢吃麵包，所以他來我都要煮粥給他吃。我們也曾一起在美國旅

行，不過若當地沒有賣中國料理的餐廳，他只能吃漢堡時，他常常吃沒幾口就吐，還好夏威夷有很多廣東、越南料理店，他蠻喜歡的。不過他來時我也變相地沒了自由，所以朋友都會開玩笑地問我「你先生什麼時候走？」因為他們要找我打牌。

（五）返臺定居

我先生 1989 年底在夏威夷中風。醫生說他中風原因是「偏食」。除了不喝牛奶、不吃麵包外，他也不敢吃魚，蔬菜只吃白菜、水果只吃橘子。在中風前，他身體很好，從來不生病，連小毛病都沒有。他中風後需要洗腎，但夏威夷洗腎很貴，一次要 1,000 元美金，一個禮拜要洗 3 次，所以在夏威夷住了幾個禮拜後，我就帶他回臺灣，因為臺灣有保險。後來，我就一直在臺灣定居照顧他，而他最後在 2004 年過世。

我們大概是在 1990 年回臺灣，當時大兒子和大女兒都已經結婚，只剩小兒子住在夏威夷。我回來臺灣後就住在目前的房子，當時這裡剛蓋好。這裡原本是我公公的一間大房子，以前租給美軍，美軍回去後這裡變成我先生的二弟（陳世爵）在住，後來因為四周房子都改建，房子也就跟著改建成大樓。

以前我對政治不感興趣，都是選「蔣總統」，³² 到李登輝選總

31 指美國永久居留證（Permanent Resident Card），因卡片為綠色系，所以常被稱為綠卡（Green Card）。

32 指蔣中正與蔣經國。31 由於 1978 年 12 月，美國與中華人民共和國才正式宣布從隔年 1 月 1 日起開始建交，以及美國將和中華民國斷交。所以此處應指自 1971 年中華民國聯合國席次被中華人民共和國取代後，對於中華民國未來處境以及與美國外交情勢的擔憂。



圖六、參與逆轉勝的活動留影，李智慧女士（右）後為蔡丁貴／李智慧提供



圖七、參與「UN for Taiwan」紐約遊行，左前為李智慧（2009）／李智慧提供

統時（1996），還是投給國民黨，我那時候還不認識其他候選人，例如彭明敏。但後來覺得國民黨做得太讓人失望，所以我從陳水扁時代（2000-2008）開始支持民進黨。在謝長廷、蘇貞昌選總統時（2008），我加入民進黨。後來我還有參加「逆轉勝」遊行，從屏東恆春走到臺北，³³ 過程中還遇到游錫堃，並和他拍照。

我也曾參加過 2009 年在美國舉行的「UN for Taiwan」遊行。³⁴ 當年我結束榮星合唱團在美國林肯中心（Lincoln Center）³⁵ 演唱會，剛回臺約兩個月，就被我妹妹邀約參加遊行。她說多一個人參加機票會比較便宜，又剛好我對這活動有興趣，所以就答應參加。我覺得這次活動很有意義，一共有 16 個志同道合的朋友一起參加，我們還一起去了白宮（White House）等其他知名景點。除此之外，我也參加 2013 年非核家園遊行。³⁶

現在我一週有幾天會去上課，我有很多事情要做，也繼續參加榮星合唱團。我今年（2020）已經 83 歲，合唱團老師覺得我聲音還是很厚、很好，還被他誇讚說：「薑還是老的辣」。

33 根據受訪者所提供的活動照片，該活動應為由公投護臺灣聯盟等社團於 2009 年發起的遊行活動，用以表達對地院羈押時陳水扁的不滿。

34 由美國臺僑與「臺灣聯合國協進會」共同舉辦之遊行，以表達臺灣欲加入聯合國訴求。

35 林肯表演藝術中心（Lincoln Center for the Performing Arts），簡稱林肯中心（Lincoln Center）。

36 指 2013 年「519 終結核電大遊行」。



圖八、2013 年「519 終結核電大遊行」報導，李智慧女士為左下身穿綠衣者

二 對父親李好生的記憶



（一）父親形象與日常互動

我爸爸常穿吊帶西裝，身材肥胖，像「大肥哥哥」林熊徵，所以他坐三輪車需要很多人力，車夫每次載他都很累。他公司員工也常戲謔他身材，人前叫他社長（siā-tiúnn），背後叫他水雞（tsuí-ke，青蛙）。

我爸爸臉很凶，在我小時候很少跟我們說話，而我也不敢主動跟他講話。還記得以前每當看到他從前面走來，我就會趕緊從後面跑掉，直到我出嫁後、他也慢慢老了，我們才比較有談話。雖然他很兇，但不常打小孩。我只有因為說謊，曾經被他打過一次，他非



圖九、李好生擔任淡水第一信用合作社
第二任理事主席時的畫像／李榮傑提供

常討厭別人說謊。兄弟當中，我記得李榮明因為比較叛逆，所以被爸爸打過幾次。

我爸爸很孝順，我阿嬤說的話他都會聽，唯獨教育這件事他沒有聽話。阿嬤覺得女孩子不用受太多教育，因此我小姑姑（李珠涼）考上第三高女³⁷時她就不讓她去唸。但我覺得我爸爸很重視子女教育、不分男女，所以他不但讓我唸日本學校，就連疏開的時候還堅持送我去上學。

37 指臺北第三高女，前身為臺灣總督府國語學校第一附屬女子分教場，創設於 1897 年。之後歷經幾次更名，於 1922 年，更名為臺北州立臺北第三高等女學校，簡稱臺北第三高女。戰後，再更名為臺灣省立臺北第二女子高級中學。最後，於 1967 年更名為臺北市立中山女子高級中學，簡稱中山女高迄今。資料來源：臺北市立中山女子高級中學校網，2020 年 11 月 1 日下載，<https://www.csghs.tp.edu.tw/category/about/>。

我爸爸偶爾抽菸，他酒量很好，可以一個晚上喝完2瓶威士忌。在他生意失敗前，幾乎每天晚上都去酒家和人談生意，也因此在他生日時，總是有很多「乾女兒」（酒家女）前來祝壽。從酒家回來後，他常因為口渴叫我幫他買愛玉（ò-giô），當時我都是拿碗公去買。

我爸爸很厲害，不太會說國語，但還是可以和外省人談生意。我有一次聽到他和外省人講電話，他向對方說「等一下（tán--tsit-ê）我去拜訪你」，而他那「臺灣國語」的句子讓我笑很久。

（二）對父親事業與「老義發商行」的記憶

從我有記憶以來爸爸已經在做木材生意，經營老義發，我們家很有錢。小時候家裡有奶媽、傭人和司機，我們出門都是坐烏頭仔車（oo-thâu-á-tshia，黑色轎車），家裡的傢俱都是用當時木材行裡最好的木材製成，就連學校老師也曾說我很好命（hó-miā，指人的出身好或際遇好）。後來4萬元換1元時，³⁸ 爸爸的錢是一布袋（pòo-tê，用棉布製成的袋子）、一布袋裝著拿去換，但是換完還是很多。我媽媽以前都把錢隨便扔進床上的櫃子裡，櫃子裡全是一只（tsí，計算成疊紙張的單位）、一只的錢。也因為我以前看過很多錢，所以我對錢決看重（bê-khuànn-tiōng，不重視、不著重）。

在商業上，我記得爸爸當過木材商會理事，³⁹ 另外也當過開南工商董事，⁴⁰ 參與創辦松江路李氏宗親會。⁴¹ 那時淡水街上誰不知老義發？誰不知李好生？我聽說當時還是 small potato 的王永慶⁴² 也曾經為木材生意來求見我爸爸，但爸爸沒理他、不見他。

因為我和爸爸不常說話，所以關於他生意上的事情我多數是聽

我阿嬤、奶媽或兄弟轉述。兄弟當中最了解他生意的人，應該是後來接手事業的叔叔李潤生長子李榮顯，但是他已經過世多年。

不過，我印象中老義發 office（辦公室）是在迪化街住家⁴³二樓，旁邊是有名的百年紙紮燈籠店。⁴⁴叔叔（李潤生）負責銀行業務，他總是很晚起床，所以很少看他在辦公室位子上。我記得高雄鼓山設有木材行，是由叔叔兒子李榮顯和李榮昌管理，但我很少去，所以沒什麼印象。烏來那有木工廠，好像還有橘子園，每當收成時，家裡客廳都會放滿很甜的極柑（phòng-kam，橘子的一種，為臺灣特有柑橘種類）。除了木材生意外，老義發在基隆還有遠洋漁業，船長都是雇用日本人，也因為這樣，我家裡有吃不完的魚。我記得孀孀也曾帶我去基隆坐船到外海玩。

當時淡水另家有名的商號叫施合發，聽說經營得比老義發好，但我不知道兩家有沒有競爭。另外，我也曾聽李榮顯說日本時代比較好做事情，國民政府來了之後，木材出貨都會有官員來監督，商家不僅要供吃、供住，還要給錢。如果讓官員不爽，他們就會說不

38 指新臺幣兌換政策。1949 年 6 月 15 日，臺灣省實施幣制改革方案。臺灣銀行發行新臺幣兩億元，兌換率訂為新臺幣一元：舊臺幣四萬元，保持美元連鎖制度，五元：一美元。資料來源：臺灣省政府，《臺灣省政府公報》38：夏：62（增刊）（南投：臺灣省政府，1949），頁 770-774。

39 可能指李好生於 1940 年擔任臺灣木材商聯合會副會長之事。

40 應為開南商工，有關說明詳見註 6。有關李好生任職年限有待查找。

41 可能指於 1973 年正式成立的「世界李氏宗親總會」，但該會位於臺北市南京東路 3 段 309 號，同時於公開資料中，未見李好生有關資訊，因此有待考證。資料來源：世界李氏宗親總會網站，2020 年 11 月 4 日下載，<http://www.whlf.org.tw/history.php>。

42 意即王永慶當時還是小人物。

43 今臺北市大同區迪化街一段 294 號。

44 指老綿成燈籠店，位在臺北市大同區迪化街一段 298 號。

通過，讓貨無法出去。

老義發大概在 1950 年代開始衰敗，我記得那陣子我媽媽很常在房間裡哭，我自己的感覺大概家裡就是從那時候開始向人借錢，而起因我猜是爸爸投資東臺灣會社⁴⁵失敗。當時省議員賴森林⁴⁶找他一起投資種樹，但是種樹不簡單，要建築鐵路、面對颱風等問題。他投資失敗後，好像因此被抓去關，可是賴森林卻沒事。不過以前有錢可以解決事情，當時好像拿幾皮箱的錢去保釋他就沒事了。

另外一次意外，我聽說是吳國楨⁴⁷跑掉後，⁴⁸我爸爸曾去找過他岳父黃金濤⁴⁹吃飯，可能是要談鐵路相關生意。但後來不曉得為什麼，只有我爸爸被抓去關。我記得家裡最後好像也是拿一皮箱現金去保釋他。

到了我要出嫁時（1960），爸爸曾感嘆哭著說：「今天我李好生的女兒要嫁，卻沒什麼嫁妝。」出嫁後，因為爸爸債務問題，家人四處向人借錢還債，我也曾拿出自己私房錢，還因而被婆婆罵，說我是騙子。後來，我曾因為被婆婆欺負回娘家，爸爸就感慨說：「今天我李好生若有從前的名望，誰敢欺負你。」可以想見他當時落敗後的無力感。

除了投資失敗與接連牢獄之災，我覺得爸爸事業走下坡還有幾個因素，第一是他事業搞得太大，木材事業需要時間與人力，又因為風險很高，人員傷亡賠償費開銷很大。第二是用人不當，他失敗後，那些曾幫忙借錢的職員、經理，反而都擁有好幾間樓房。第三是市場趨勢，木材生意不像以前好做。第四是太太不會理財，我媽媽因為是有錢人家的女兒，什麼都不懂，只會打四色牌、打麻將、

- 45 指「東臺灣開發公司」。該公司於吳國楨擔任臺灣省政府主席任內（1949-1953）以開發東臺灣漁業、林業及鼓勵華僑回國投資為名成立。又因當時吳國楨林業特賣政策，使該公司享有林班特賣權。吳國楨於 1953 年 4 月辭去臺灣省政府主席一職，離臺赴美，隨後於同年 12 月因貪污傳聞爆發「吳國楨事件」，遭當局調查，而該公司亦為被調查項目之一。然而，為回應時任林產管理局陶玉田副局長對開發東臺灣伐木興造林計畫報告之問題，臺灣省臨時省議會早於 1953 年 4 月 6 日發函指派時任省議員李萬居、白金泉、劉金約三人組成「臺灣省國有森林原野產物處分規則第廿一條修正意見研究小組」，當時亦調查該公司。最後，於 1953 年 6 月 23 日由時任臺灣省政府主席俞鴻鈞主持的臺灣省政府委員會第 307 次會議中，基於臺灣省臨時省議會對該公司特賣林班案之意見，以及該公司呈請撤銷申請特賣林班林木一案之事，決議撤銷該公司特賣林班申請案。資料來源：〈臺灣省政府電送本省國有森林原野產物處分規則請臺灣省臨時省議會審議〉（民國 41 年 8 月 2 日～民國 42 年 1 月 15 日），檔號：002_01_200_40013，查檢日期：20201122，「臺灣省臨時省議會檔案」，臺灣史檔案資源系統 <http://tais.ith.sinica.edu.tw/sinicafrsFront/index.jsp>；〈吳集團人物 手腕巧擒 但政府如具有決心 貪污證據不難搜獲〉，《聯合報》，1954 年 3 月 14 日，01 版；〈省府昨會議通過 改進民防機構 重新劃分事權 原機構僅負設計與考核 業務劃歸有關主管單位 縣市民防總隊撤銷〉，《聯合報》，1954 年 6 月 24 日，03 版；蔡燦生等著；蔡登山編，《吳國楨事件解密》（臺北：獨立作家，2014），頁 10、13-16、90-97。
- 46 賴森林（1906-？），臺中人，1926 年畢業於臺北商工學校商科。日治時期曾任南投製冰株式會社董事、三友炭礦株式會社副社長等職。戰後曾任臺灣省政府參議、臺灣省臨時省議員（1951-1959）、臺灣省議員（1959-1968）、臺灣紙業公司董事、臺灣區煤礦公會理事長、臺灣工礦公司常務董事、互益煤礦公司董事長、三友煤業公司董事長等職。資料來源：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近現代人物資源整合系統，〈賴森林〉，2020 年 11 月 4 日下載，<http://mhdb.mh.sinica.edu.tw/mhpeople/result.php?peopleName=%E8%B3%B4%E6%A3%AE%E6%9E%97&searchType=1#5>。
- 47 吳國楨（1903-1984），中國政治人物，美國普林斯頓大學政治系哲學博士，曾任上海市長、臺灣省政府主席等職。1949 年 12 月因留美背景，被任命為臺灣省政府主席，然其行事作風與國民黨當局不契合，如推動臺灣自由選舉、干預特務組織隨意逮捕人民等，因此曾於任內數次請辭，但皆被慰留。1953 年 4 月獲准辭去臺灣省政府主席職務，但仍留任時任行政院長陳誠內閣政務委員，並於 5 月請假奉准離臺赴美。同年 12 月，臺灣傳出吳國楨貪污套取巨額外匯的傳聞，又謂與王世杰去職總統府秘書長有關等謠言，當時立法院等單位人士提議查辦，亦即著名的「吳國楨事件」。之後，吳國楨於雜誌、報刊發言闢謠，並公開批評國民黨當局在臺灣的專制統治。1954 年，國民黨當局將吳國楨撤職查辦，並開除其國民黨籍，而其餘生則在美國度過，並任教於美國喬治亞州立阿姆斯特大學教授，直到退休。資料來源：蔡燦生等著；蔡登山編，《吳國楨事件解密》，頁 10、13-16、90-97。
- 48 指吳國楨已離臺赴美後。
- 49 黃金濤（1888-1957），生於福建廈門，冶金學家。1914 年取得美國哥倫比亞大學機

喝茶，和聽陳一明⁵⁰講古（kóng-kóo，說書、說故事）。

最後，老義發在高雄的事業由李榮顯和李榮昌繼承，但是他們當時太年輕，壓力很大。我其他兄弟則是到外面公司上班，像是李榮廷就在日本三菱公司上班，⁵¹而他也最像我爸爸，是「酒國之王」，常常去酒家。

（三）父親晚年

我 1978 年移民美國前，爸爸、媽媽和二弟夫妻、四弟夫妻還一起住在迪化街的房子。爸爸二房清琴當時已因肺癌過世，至於三房王麗君，被我大哥（李榮廷）以無責任照顧為由請出門，她後來改嫁醫學博士郭松根。⁵²不過她的兩個兒子在戶籍上是我媽媽的孩子，所以有留下來。

王麗君之後隨郭松根去法國，但她很疼我，我們感情很好，她回臺灣都住我家。我還住在忠孝東路時，有一次她暫住我家，碰巧那天爸爸來訪，她剛好去開門。門一開，兩人相見就像仇人相見一樣，爸爸很生氣罵我。當時我比較敢跟他頂嘴了，便不客氣地回嘴說：「她以前很疼我，她永遠是我阿姨，這跟你沒關係。」

後來我移民美國，剛開始因為小孩還小，很少回國，之後每一年回來一次，回來時我都會去看爸爸、媽媽。不過也因為人幾乎都在國外，關於爸爸晚年生活其實我不太清楚，多數是聽兄弟轉述。不過，我覺得爸爸後半生真的很淒慘，什麼都沒有了，連自己住的房子也沒有了。淡水別墅後來給債權人，迪化街三進的房子也分批賣給肉鬆業者，本來二弟李榮傑還曾想把迪化街房子部分買回來，但那個肉鬆業者說要把樓梯與出入口關起來，所以最後全部賣給他。

每次我回國看爸爸，最常帶他去吃他最愛的燒賣，他都很開心，他曾跟我說媳婦們對他不孝，其實是他為人比較嚴肅，大家不敢親近他。另外，我覺得兄弟中，李榮明是比較孝順的，可惜等他開始賺大錢時，爸爸已經過世。

1980 年，爸爸曾經到夏威夷找我，後來又說要去歐洲玩，所以我有拿一點錢給他，他好像還買了 Rolex（手錶），很開心。

我爸爸過世前幾年，家裡有請一個女傭照顧他，但是那個人很喜歡賭博，每次領到錢就去賭博，直到賭光才回來，也因此讓他常常有一餐沒一餐，很可憐。我有幾次回國都剛好遇見爸爸沒吃午餐

器工程師及碩士學位，同年回國任漢陽鋼鐵廠冶金工程師。之後曾任國民政府實業部礦業司長、國民政府立法委員、重慶市政府秘書等職。戰後曾任福建省政府委員兼福建省財政廳長等職。其女黃卓群於 1931 年與吳國楨結為連理。資料來源：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近現代人物資源整合系統，〈黃金濤〉，2020 年 11 月 4 日下載，<http://mhdb.mh.sinica.edu.tw/mhpeople/result.php?peopleName=%E9%BB%83%E9%87%91%E6%BF%A4&searchType=1#5>。

50 陳一明（1914-？），中學畢業，1960 年成立「陳一明廣播劇團」，自導自演擔任男主角，並錄製臺語廣播劇在各民營電臺播出，在中南部地區廣受歡迎。1965 年至 1966 年為其事業巔峰，連續推出幾齣廣受好評的廣播劇。之後，隨臺語廣播劇熱度下滑，其廣播節目亦式微。資料來源：臺北縣三重市公所，《三重唱片業、戲院、影歌星史》（新北：新北市三重區公所，2007），頁 183。

51 曾任日本三菱商事株式會社臺北支店副總經理與顧問。

52 郭松根（1903-），臺南市人，郭樹榮長子。1926 年畢業於臺北醫學專門學校。隨後到中國及南洋各地遊歷，並在英領新加坡市維多利亞女皇醫院（Queen Victoria Hospital）任職，1929 年辭職回臺，任臺灣總督府中央研究所衛生部技手，研究熱帶醫學。1933 年獲得京都帝國大學醫學博士學位。之後赴法國留學，獲巴黎大學理學博士。1940 年赴滿州國，任新京（長春）醫科大學教授。戰後組織長春臺灣同鄉會，任會長，負責與聯合國救濟總署交涉，將在長春臺灣人分五批送回臺灣。戰後任臺大醫學院教授，並主持公共衛生學院。資料來源：國家圖書館 臺灣記憶，〈郭松根〉，2020 年 11 月 4 日下載，<https://tm.ncl.edu.tw/>；許雪姬，〈郭松根〉，《臺灣大百科全書》（2009 年 9 月 9 日），2020 年 11 月 4 日下載，<http://nrch.culture.tw/twpedia.aspx?id=5653>。

的情形，所以我只要有回來，就會帶他去附近的炎仔⁵³吃飯。

有一次，我回國時大兒子也剛好在臺灣，本來想讓大兒子帶我爸爸去淡水，看看他曾投注很多心血、很惦記的房子，沒想到剛好遇到廟會封街，車子沒辦法進到街上。在那之後爸爸好像就沒再回去過淡水。

後來，可能因為我爸爸以前太會喝酒，所以引發胃出血，但起初卻被誤診為痔瘡，之後聽說因為身上輸入太多別人的血，造成心臟衰竭。再後來，他被已故二房清琴的養女帶回鄉下照顧，因為那裡空氣好。1989年，我爸爸在那個養女家過世，當時我人還在美國，是接到李榮顯電話通知，才連夜趕回來奔喪。

最後，我爸爸被葬在八里，因為從八里看出去就是他的第二故鄉——淡水。不過，他的個人墓園旁邊後來蓋了家族墓園，所以之後被移葬至家族墓園。



圖十、1980 年李好生（左）到訪美國夏威夷時與長女婿陳世礎（右）合影／李智慧提供

53 指賣麵炎仔金泉小吃店，位在臺北市大同區安西街 106 號。

你所不知道的人森事 下

桃竹苗地區林業訪談集

主 編／洪廣冀
訪 問／洪廣冀、張家綸、陳瑞琪、張雅綿、李聲慶、何伊喬、顏翊卉
記 錄／陳瑞琪、李聲慶、郭惠珍、張嘉顯
編 輯／陳瑞琪、張雅綿

發行人／夏榮生
出版者／農業部林業及自然保育署新竹分署
300191 新竹市中山路 2 號 03-5224163
<https://hsinchu.forest.gov.tw/>

初 版／中華民國 113 年 10 月

I S B N ／ 9786267454633 [PDF]

封面設計／日籽生活設計 朱婉萍 <https://www.dailyseeddesign.com/>

版型設計／兔子的右腦設計有限公司 <https://rabbits.com.tw/>





ISBN 9786267454633 (PDF)

